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陳奇祿 等著

3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陳奇祿等著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陳奇祿 等著



台灣原住民系列 3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AMONG THE THAO OF SUN-MOON LAKE, FORMOSA



日 月 潭 邵 族 播 種 祭 儀 式 之 一

播種祭爲邵族的三個固定祭祀之一，每年農曆三月初一起舉行，歷時七日。其第二日，各戶以小籃盛飯集置村人謝宗結家之庭前，由社中巫師行告祖儀式，祈求稻作之迅速成長。（本照片爲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廿五日，調查卜吉社時所攝者。 ——陳 奇 祿——

A Ceremony of the Seed Sowing Ritual or mulalu pišká•mar of the Sun-Moon Lake Thao

On the morning of the second day of the ritual, the *šiŋši'*, or shamans, of the village gathered in front of Hsieh Tsung-chih's house to pray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for fast growing of the rice. Each household presented a small bamboo basket of boiled-rice to offer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Chen Chi-lu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序

考古人類學刊，創始於民國四十二年五月，目的在登記本系保存之資料，報告本系師生之調查工作及研究計劃，均以短篇爲限。其較有系統之長篇報告，僅能分載，往往需時甚久，易失其連續性。就研究工作之本質論，若每一題有一單獨報告，實爲促進研究工作最有效之鼓勵，不但作者讀者與圖書舘可得若干方便也。編輯委員會討論此事甚久，今以分載於系刊之日月潭調查報告已刊布完成，乃加以編輯，就原打紙版，重印成冊，作爲專題報告之第一本。在此一計劃中，尙有若干其他研究，編輯會希望可以陸續付印，但現時尙不能作一定期安排。所能預告者，若本系之教學工作能正常發展，此一不定期刊物，亦必能常常問世的，編輯會的希望是，專題報告每兩年可以出版一次。

臺灣所留存的考古學與人類學資料，近來從事此項研究者已感覺到有其獨具之特性。就中國歷史言，臺灣所居之地位，恰在中國文化區之東南，海洋文化區之西北，爲兩區文化交流之一重要場地。此不特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有此認識，凡深入中國民族之形成與遷移有關之問題者莫不感覺臺灣資料之重要性。專題報告之出版實期能對此類問題有所貢獻。

但這些問題牽涉的範圍是很廣的；編輯委員會的同仁，只是希望藉此類報告，可以引出若干新的興趣，及對於若干向不爲大衆注意的重要材料之新認識。若能於此有所收穫，亦學術界之幸事也。

李　濟　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目　　次

CONTENTS

(An English summary is attached at the end of each article)

日月潭的邵族社會

陳　奇　祿

一、引　言

日月潭的位置約略在臺灣島的中央（東經 120°55′，北緯 23°52′），為水社大山、卜吉山、盆積山、潭頭山、松柏崙山、猫囒山等所圍繞。周圍約24公里，潭面海拔約 740 公尺。潭分兩部，南半狹小，稱月潭，北半圓大，稱日潭。日潭南面有一小部落，即卜吉社，為邵族（Thao)之聚落[註1]。

日月潭為臺灣八景之一，遊客很多。到日月潭遊覽的人大概都到過卜吉社。在一般遊客的心目中，卜吉社的居民便代表了臺灣的「高山族」。但是他們是那一族，或與那一族有較深遠的關係，却很少有人過問。清朝時代這一帶的原住民，被稱為水沙連化番；過去數十年中，學者有的以為他們是阿里山鄒族的一支[註2]；有的以為他們和其南鄰的布農族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註3]；有的以為最好把他們視為一個獨立的族羣[註4]。民族分類學上的地位的決定，應有詳細的民族誌的資料為其根據，而卜吉社雖負盛名，但迄今未曾有民族學者在他們之間進行過科學的調查研究，在臺灣民族學研究工作上，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遺漏。彌補這個缺陷是我們這次調查的目標之一[註5]。

漢族移居臺灣已數百年，此數百年中的漢文化與臺灣土著文化的接觸關係，為民族學者的一個有趣而重要的研究課題。今日臺灣山區雖尚有十餘萬保有印尼文化特質的「高山族」，但在近二百年中，至少與此同數量的居住於臺灣平地的若干原住民族已先後溶入於漢文化之中而消失。漢文化逐漸的擴大其地域範圍，而原住民族的文化却相對的縮小。我們以為今日的邵族，正介在這兩個文化的邊緣，為文化接觸變化過程的一個好例。我們並以為紀錄一個行將消逝的文化，為民族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的任務。這是我們選擇邵族作為我們的調查研究對象的另一個目標。

（註 1）　關於日月潭之一般記述，請參閱前島信次：日月潭の珠仔嶼，載民族學研究第二卷第二號，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及劉枝萬：臺灣日月潭史話(油印本)，四十年(1951)，埔里。

（註 2）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圖譜，日本大正四年(1915)，臺北。

（註 3）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臺北。
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日本大正八年(1919)，臺北。

（註 4）　Ryuzo Torii: Etudes Anthropologiques, Les Aborigènes de Formose, 1910, Tokyo.
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民族學研究第十八卷第一、二號，日本昭和二十九年(1953)，東京。

（註 5）　關於邵族在民族分類學上的地位，作者曾在日月潭邵族在民族分類學上的地位（中國民族學會第二次年會宣讀論文，四十四年十一月）；及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載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四十四年十一月），中論及，請參閱。

邵族的諸文化面，其變化的速度頗不一致。在語言方面，邵族雖多能操用漢語(臺灣閩南語)，但其固有語言保存尚稱完整；在宗教方面，漢族所信仰的傳統宗教(即道佛兩教合而爲一的信仰)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雖早已傳入，但其固有的祖靈信仰仍頗根深柢固；在社會與經濟方面，則改變至爲快速。爲此，我們的報告，雖力求兼顧新舊兩面，但因我們在調查時所面臨的若干條件上的限制，不得不而有所偏重：如在經濟生活方面，我們的記述以現況爲主；在宗教生活方面，則多記其固有者，等等，原因即在乎此。

這次調查邵族，由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和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合作進行，分二期：第一期自四十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八日，第二期自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計爲時約一個月。工作人員有余錦泉、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鄭聰明、李卉(以上臺大)，和劉枝萬(文獻會)。工作分配爲：陳奇祿，人口、社會組織、物質文化；李亦園，經濟生活；唐美君，宗教信仰；李卉，生命禮俗；劉枝萬，地理環境和歷史沿革；余錦泉、鄭聰明，體質測量。其後，由於語言調查之缺如，乃由臺大李方桂先生帶領陳奇祿、唐美君及鄭清茂三人，於翌年(四十五年)一、二月間再至卜吉社作爲時約一週之調查。

我們這次調查日月潭，很感謝地方耆老毛伊力、袁阿送，毛信孝、高武老、石松加諸先生的報道；日月潭國校陳維躍班主任之協助。我們尤其感謝的是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之於第二工作期中不煩跋涉的來到調查地點予我們以工作上的指導；南投縣文獻委員會許以仁委員的惠臨，爲我們連絡地方當局，予以工作上的便利，謹藉此表示衷心的敬意。又本調查承臺灣省教育廳特種教育基金處理委員會之經費補助，始有其可能，謹此申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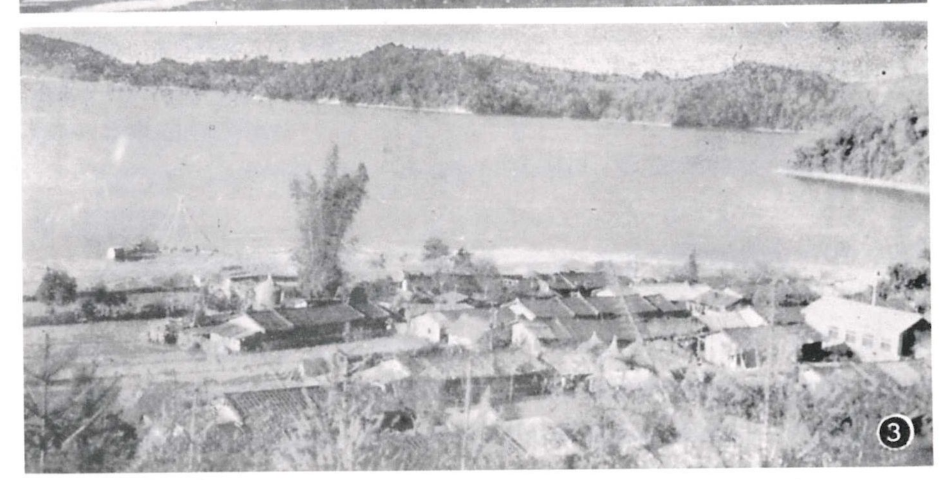
二、沿　　革

關於邵族的移動沿革，報道人毛伊力依其記憶，作如下的一段敍述：

“我們的祖先原住在 pú·ðiˀ (漢音 tʻo-teŋ-a) 的地方，後來搬到 la·luˀ (即光華島)珠仔山去。那時日月潭水淺，珠仔山很大，所以珠仔山上除了房屋所佔的基地外，其四周還有些少田地。在那裏我們的祖先居住了約百年之久。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很能幹的頭人，叫做 pajtaˀbuˀ。pajtaˀbuˀ 死後，其子 makajtan 繼爲頭人，其時因爲清朝政府在珠仔山頂蓋了一個六角亭，把原來尖尖的珠仔山削平了頂，我們的“風水”(地理)被破壞了，番人死亡的很多，無法再在珠仔山繼續居住下去，於是纔搬到 kankwan (在今之水門一帶)。但是不久又四散遷徙，三十餘戶遷 taliŋkwan (石印)，三十餘戶遷 wakraθ (茅埔，今名五城)，三十餘戶遷 tafwale (頭社)，十戶遷 katafatuˀ (猫囒)，八戶遷 punan (新興庄或稱sin-ŋ-tsŋ-a)。遷徙後，taliŋkwan (石印)，katafatuˀ (猫囒) 一帶由 makajtan (姓袁 šinawanan) 所統轄，而 wakraθ (茅埔) 和 punan (新興庄？) 一帶則另立 paloŋkwan (姓石 katafatuˀ)爲頭人。其後，因各地番人死亡均多，所以相率遷回 taliŋkwan (石印)；住在 tafwale (頭社)的遷往大平林。paloŋkwan 率其部下來 taliŋkwan是日據初期的事。這時候，我恰在taliŋkwan出世(誕生)。同在這個時候，makajtan 帶了數戶搬到 rawš (竹湖) 去，paloŋkwan 便繼了







1. 從名勝巷(旅社密集處)眺望光華島(珠仔山)；2. 日月潭畔邵族聚落卜吉社之入口；
3. 自村落背面山上俯瞰卜吉社。

1. Kwang-Hwa Island or *la•luˀ*, an old village site of the Pak-khut Thao, viewed from the place where hotels are located.
2. A ferry, the entrance of Pak-khut village.
3. Pak-khut, viewed from the hill behind the village.

makajtan 的位，做了 taliŋkwan 的頭人。makajtan 等在 rawš 居住了約十年，因爲未得興旺，所以又回到 taliŋkwan 來。makajtan 是在 taliŋkwan 死去的”。

“去今二十餘年前（日本昭和九年，1934年），日人興造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我們放棄了 taliŋkwan，遷到現在的地方 barawpaw（卜吉)來。barawpaw 那時候是漢人的部落”。

毛伊力在回答關於邵族以前的領地時說：

“那個時候， 番人很多， 所以居地很廣。袁姓(參看氏族節)的轄地最大，自日月潭直至埔里（karjawan）一帶都是。魚池（pawan）方面是石松加一族（參看氏族節）的領地，猫囒(katafatu?）方面是石臨一族(參看氏族節）的領地。毛姓（參看氏族節）領有 wakraθ 一帶，而其勢力及於水裏方面”。

我們的報告人僅給我們一些相對的年代，不過從舊報告的記載，我們可約略推算出他們移動的絕對年代。關於他們居住在珠仔山上的事，番境補遺、諸羅縣誌、番俗六考、藍鼎元紀水沙連文、吳廷華詠日月潭詩、皇清職貢圖、小琉球漫誌、埔里社紀略等均有記載：

“水沙廉雖在山中， 實輸貢賦， 其四面高山，中爲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下，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番境補遺；彰化縣誌引襲之)

“水沙連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爲潭，廣可七八里，曲屈如環，圍(番俗六考作圍）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爲屋，則社有火災”。(諸羅縣志；番俗六考引襲之)

“水沙連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 其水四周大山， 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滙爲潭。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番繞嶼爲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爲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 自昔禁忌， 相傳山頂爲屋， 則社有火災， 是以不敢”。(藍鼎元紀水沙連)

“水沙浮嶼，在水裡湖之中，一峰孤擁，四面溪流，番人結社其麓，殆疑異境”。(吳廷華詠日月潭詩註)

“水沙連及巴老遠沙里興等三十六社，俱于康熙、 雍正年間前後歸化。 其地有大湖，湖中一山聳峙，番人居其上，石屋相連”。(皇清職貢圖)

“水沙連，四圍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爲潭，廣可七八里， 中突一嶼， 番繞嶼以居，白波青嶂別一洞天，隔岸欲詣社者，舉火爲號，番划蟒甲以渡”。(朱仕玠小琉球漫誌)

“十五里而至水裏之頭社，地頗平廣，皆番墾成田甚熟。 更進八里則爲水社。 中有大澤，廣可七八里。潭中有小山，名珠仔山。番皆遶山而居。番俗六考所謂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者也”。(姚瑩埔里社紀略)

由於我們所得的報道和上引的文獻相符，可以彼此互證而予信憑。上引文獻，以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的番境補遺爲最早，而姚瑩之埔里社紀略則成於道光初年(四年)。則至少自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卜吉邵族是居住在珠仔山的。不過，在1820年左右，他們便早已離開了珠仔山，而已在水社、頭社、猫囒、審鹿(魚池)等地形成部落，且猫囒和審鹿二社亦已先後衰微了。鄧傳安

在他的遊水裏社記中記：

"鹿洲所云，番黎繞嶼以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

又在水沙連紀程中又云：

"過猫𠯿及沈祿，昔為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虛，漢民既逐，鞠為茂草"。

姚瑩的埔里社紀略載：

"潭東為剝骨社， 西岸則水裏本社 。……遶潭更北行，逾山七里，至猫𠯿社，又北五里至沈鹿"。

劉韻珂在他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勘番地疏中云：

"至水裏社之日月潭，……四圍層巒疊翠， 潭心孤峙一峯， 名珠子山 ， 高里許 ， 頂平如砥，可容屋十數家椽，番倉數十間，依山繞架。……"

"頭社番目擺典，水裏社番目毛蛤肉，猫𠯿社番目六改二，審鹿社番目排搭毌"。

"田頭社……水裏社……猫𠯿社……審鹿社……均遷附水裏社居住"。

1873年臺南長老教會英國牧師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過日月潭，稱水番有水社 (Tsui-sia)，剝骨 (Pak-khut 即現之卜吉)， Wa-lan (猫𠯿)，Thau-sia (頭社)等四個部落 ，而謂番目 Pai-ta-buk 頗具勢力。甘氏未記審鹿社名，是值得注意的(註1)。

日本明治二十九年(1896)頭水六社化番總理黃玉振呈送日本政府之地志(註2)，記云：

"一、水社化番於光緒十四年間， 有二十四戶移於水社北畔大茅埔庄居住， 離水社有二十四里之遙。又有六戶移於水社南畔潭邊(石印社)，離水社有四里之遙。又有七八戶移於水社東北畔(竹湖)，離水社有七里之遙，後移大茅埔庄。

一、頭社化番，現插居於頭社南畔山下，離大路有里之地。

一、猫𠯿社化番，於光緒十五年間，移於猫𠯿北畔小茅埔居住，離猫𠯿有二十二里之遙。

一、轄轆社(今魚池庄)化番，於光緒八年間，悉皆移於轄轆北方(新興庄)居住，離轄轆有三十餘里之遙"。

邵族遷移到日月潭一帶以前的史實，雖然邵族及其鄰族有一二有關傳說(註3)，但已不甚詳確了。他們遷移到日月潭以後的沿革，我們依據上記資料，重建如次：

邵族居住於pú·ði?，可能為康熙以前的事。康熙年間他們已移徙於光華島(即珠仔山)上。道光以前，他們便開始放棄了光華島，分散於日月潭周圍地區，在魚池(審鹿、沈鹿、沈祿或作轄轆)、猫𠯿、水社 (包括水社 (kankwan)，石印 (taliŋkwan)，茅埔(wakraθ)等地)，頭社等地，形成聚落。光緒年間由於漢人的侵入，居住在魚池的移居於其北三十里之新興庄，居住在猫𠯿的移居於其北二十餘里之小茅埔，居住在水社的分散於大茅埔(水社北)，石印、竹湖等地，居住在頭社的移居於其南畔山下，而魚池、猫𠯿、水社、頭社，均變為漢人的村落了。日據初期，他們又有了一次大移動，新興庄、小茅埔、大茅埔、竹湖諸部落均被放棄而合併於石印；頭社的若干戶則搬徙至大平林。二十餘年前(日本昭和九年，1934年)，日人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他們被迫放棄石印，而

(註 1) 看臺灣日月潭史話葉二三——二四所引。

(註 2) 收載化番六社志，經曾發表，載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四十二年十二月，南投。

(註 3) 如有名之白鹿傳說，作者等在作語言調查時亦曾採錄之，看邵語記略。



幾個主要報道人：1. 耆老毛伊力； 2. 頭人石松加正在編製魚筌； 3. 大巫師毛麻里彈奏弓琴； 4. 耆老謝大同。

Some of our informants: (1) škapamumu? ?irak; (2) škatafatu? sjonkawi?; (3) mani?; (4) škatafatu? lakajnu?.

遷住於卜吉(即剝骨)。卜吉其時原爲漢人的聚落。這樣邵族在卜吉居住，到現在不過二十餘年而已。

三、人　　口

日月潭卜吉社的人口，依據政府的戶籍記載，在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有65戶，306人。但作者就實際情形予以校正，得68戶，309人。卜吉社的人口這麼少，但它却是人口學上很有趣味且很有啖示性的資料，玆分項記述如下：

(一) 邵族的人口增減

卜吉社是一個所謂"漢""番"雜居的聚落，如果我們將漢戶除去不計，則邵戶僅有40戶，185人。這些邵戶且包括有漢人養女、招壻及布農族嫁入本社婦女(共計42人)等，故邵人在卜吉社的總人數實僅佔總人口數之46.28%而已。

邵族在近百年中，人口逐漸減少。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指出，在道光年間，他們雖已開始衰微，但仍分居於魚池至頭社一帶之頗爲廣大的地區。道光二十七年，劉韻珂在他的勘番地疏中，舉列水沙連六社丁口，仍有千人，即"田頭社大小男婦二百八十丁口，番寮八九十間；水裏社大小男婦四百三十四丁口，番寮八九十間，猫蘭社大小男婦九十五丁口，番寮三十餘間；審鹿社大小男婦五十二丁口，均已遷附水裏社居住"。明治二十九年(1896)黃玉振所呈報戶口爲："頭社三十一戶，人口一百五十六人；水社三十七戶，人口一百三十一人；轄轆社十一戶，人口三十五人；猫蘭社九戶，人口三十人"。(註1) 頭社童生莊士杰所呈報戶口爲："頭社化番男女計共一百六十五名，水社化番男女計共一百五十名。猫蘭化番男女計共五十三名"(註2) 合計約三百五六十名，已大大減少了。日據時代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1920年)，邵族之人口數雖與其二十餘年前差不多，即水社男73人，女71人，計144人；頭社男74人，女64人，計138人；「新高郡」(包括水社、頭社及少數散佈於其他各地之零戶)計有男187人，女182人，總計369人(註3)，但，其後數十年間，邵族人口日漸減少。

今日邵族的分佈，據作者調查，僅剩卜吉社之48戶，185人，和大平林之13戶，約60人(註4)，合計53戶，而其人口已不及二百五十人了。

(二) 卜吉社人口的年齡分組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卜吉社人口的年齡分組如表Ⅰ和表Ⅱ所示。表Ⅰ包括邵戶及漢戶，亦即卜吉社之總人口，故以全社人口總數309人爲100，算出其百分比；表Ⅱ則未包括漢戶，故以邵戶人口數185人爲100，算出其百分比。圖Ⅰ、Ⅱ爲此項資料之圖解。圖Ⅲ則爲卜吉社漢人(包括邵戶中之漢人)之年齡分組圖解。卜吉社之漢人，除漢戶28戶之123人(漢戶人口總數爲124人，但其中有邵人女子1人，故爲123人)外，尙有邵戶中28人，合計151人，故圖Ⅲ所示爲以漢人人口總數151爲100所算出之百分比。

(註 1) 見前揭文獻。
(註 2) 亦收載化番六社志，見前揭文獻。
(註 3) 見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報告。
(註 4) 根據丹西原之報告，丹氏原大平林人，入贅於卜吉社。參看譜表十八。

表Ⅰ：卜吉社人口(包括漢戶邵戶)年齡分組表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

年齡	男						女						計					
	邵戶		漢戶		小計		邵戶		漢戶		小計		邵戶		漢戶		小計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80—84	0	0	1	0.32	1	0.32	0	0	0	0	0	0	0	0	1	0.32	1	0.32
75—79	0	0	0	0	0	0	1	0.32	0	0	1	0.32	1	0.32	0	0	1	0.32
70—74	3	0.97	0	0	3	0.97	1	0.32	0	0	1	0.32	4	1.29	0	0	4	1.29
65—69	1	0.32	0	0	1	0.32	0	0	0	0	0	0	1	0.32	0	0	1	0.32
60—64	2	0.65	0	0	2	0.65	0	0	0	0	0	0	2	0.65	0	0	2	0.65
55—59	3	0.97	1	0.32	4	1.29	5	1.62	0	0	5	1.62	8	2.59	1	0.32	9	2.91
50—54	4	1.29	3	0.97	7	2.27	2	0.65	2	0.65	4	1.29	6	1.94	5	1.62	11	3.56
45—49	9	2.91	2	0.65	11	3.56	7	2.27	4	1.29	11	3.56	16	5.18	6	1.94	22	7.12
40—44	6	1.94	5	1.62	11	3.56	5	1.62	0	0	5	1.62	11	3.56	5	1.62	16	5.18
35—39	4	1.29	3	0.97	7	2.27	4	1.29	5	1.62	9	2.91	8	2.59	8	2.59	16	5.18
30—34	8	2.59	4	1.29	12	3.88	3	0.97	6	1.94	9	2.91	11	3.56	10	3.24	21	6.80
25—29	7	2.27	6	1.94	13	4.20	7	2.27	2	0.65	9	2.91	14	4.53	8	2.59	22	7.12
20—24	9	2.91	9	2.91	18	5.82	5	1.62	7	2.27	12	3.88	14	4.53	16	5.18	30	9.71
15—19	9	2.91	7	2.27	16	5.18	16	5.18	3	0.97	19	6.15	25	8.09	10	3.24	35	11.33
10—14	4	1.29	7	2.27	11	3.56	11	3.56	4	1.29	15	4.85	15	4.85	11	3.56	26	8.41
5— 9	8	2.59	10	3.24	18	5.83	6	1.94	9	2.91	15	4.85	14	4.53	19	6.15	33	10.68
0— 4	20	6.47	12	3.88	32	10.36	15	4.85	12	3.88	27	8.74	35	11.33	24	7.57	59	19.09
計	97	31.39	70	22.65	167	54.05	88	28.48	54	17.48	142	45.95	185	59.87	124	40.13	309	100
4— 5	4	1.29	1	0.32	5	1.62	5	1.62	1	0.32	6	1.94	9	2.91	2	0.65	11	3.56
3— 4	2	0.65	0	0	2	0.65	1	0.32	4	1.29	5	1.62	3	0.97	4	1.29	7	2.27
2— 3	4	1.29	3	0.97	7	2.27	2	0.65	2	0.65	4	1.29	6	1.94	5	1.62	11	3.56
1— 2	3	0.97	4	1.29	7	2.27	5	1.62	1	0.32	6	1.94	8	2.59	5	1.62	13	4.20
0— 1	7	2.27	4	1.29	11	3.56	2	0.65	4	1.29	6	1.94	9	2.91	8	2.59	17	5.50

附註：實爲實數，比爲百分比。

表Ⅱ：卜吉社邵戶(包括戶中布農人及漢人)年齡分組表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

年齡	男						女								計							
	邵人		漢人		小計		邵人		布農人		漢人		小計		邵人		布農人		漢人		計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實	比
80—8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5—79	0	0	0	0	0	0	0	0	1	0.54	0	0	1	0.54	0	0	1	0.54	0	0	1	0.54
70—74	3	1.62	0	0	3	1.62	1	0.54	0	0	0	0	1	0.54	4	2.16	0	0	0	0	4	2.16
65—69	1	0.54	0	0	1	0.54	0	0	0	0	0	0	0	0	1	0.54	0	0	0	0	1	0.54
60—64	2	1.08	0	0	2	1.08	0	0	0	0	0	0	0	0	2	1.08	0	0	0	0	2	1.08
55—59	3	1.62	0	0	3	1.62	1	0.54	3	1.62	1	0.54	5	2.70	4	2.16	3	1.62	1	0.54	8	4.32
50—54	3	1.62	1	0.54	4	2.16	2	1.08	0	0	0	0	2	1.08	5	2.70	0	0	1	0.54	6	3.24
45—49	9	4.86	0	0	9	4.86	4	2.16	3	1.62	0	0	7	3.78	13	7.03	3	1.62	0	0	16	8.65
40—44	6	3.24	0	0	6	3.24	1	0.54	3	1.62	1	0.54	5	2.70	7	3.78	3	1.62	1	0.54	11	5.95
35—39	4	2.16	0	0	4	2.16	4	2.16	0	0	0	0	4	2.16	8	4.32	0	0	0	0	8	4.32
30—34	8	4.32	0	0	8	4.32	2	1.08	0	0	1	0.54	3	1.62	10	5.41	0	0	1	0.54	11	5.95
25—29	5	2.70	2	1.08	7	3.78	4	2.16	0	0	3	1.62	7	3.78	9	4.86	0	0	5	2.70	14	7.57
20—24	8	4.32	1	0.54	9	4.86	4	2.16	0	0	1	0.54	5	2.70	12	6.49	0	0	2	1.08	14	7.57
15—19	8	4.32	1	0.54	9	4.86	5	2.70	*5	2.70	6	3.24	16	8.65	13	7.03	5	2.70	7	3.78	25	13.51
10—14	3	1.62	1	0.54	4	2.16	6	3.24	0	0	5	2.70	11	5.95	9	4.86	0	0	6	3.24	15	8.11
5— 9	7	3.78	1	0.54	8	4.32	4	2.16	0	0	2	1.08	6	3.24	11	5.95	0	0	3	1.62	14	7.57
0— 4	20	10.81	0	0	20	10.81	14	7.57	0	0	1	0.54	15	8.11	34	18.38	0	0	1	0.54	35	18.92
計	90	48.65	7	3.78	97	52.43	52	28.11	15	8.11	21	11.35	88	47.57	142	76.76	15	8.11	28	15.14	185	100
4— 5	4	2.16	0	0	4	2.16	5	2.70	0	0	0	0	5	2.70	9	4.86	0	0	0	0	9	4.86
3— 4	2	1.08	0	0	2	1.08	1	0.54	0	0	0	0	1	0.54	3	1.62	0	0	0	0	3	1.62
2— 3	4	2.16	0	0	4	2.16	2	1.08	0	0	0	0	2	1.08	6	3.24	0	0	0	0	6	3.24
1— 2	3	1.62	0	0	3	1.62	4	2.16	0	0	1	0.54	5	2.70	7	3.78	0	0	1	0.54	8	3.78
0— 1	7	3.78	0	0	7	3.78	2	1.08	0	0	0	0	2	1.08	9	4.86	0	0	0	0	9	4.86

附註：實爲實數，比爲百分比。　*15—19歲之布農人(女)中包括有泰雅人(女)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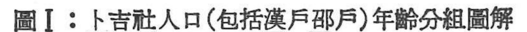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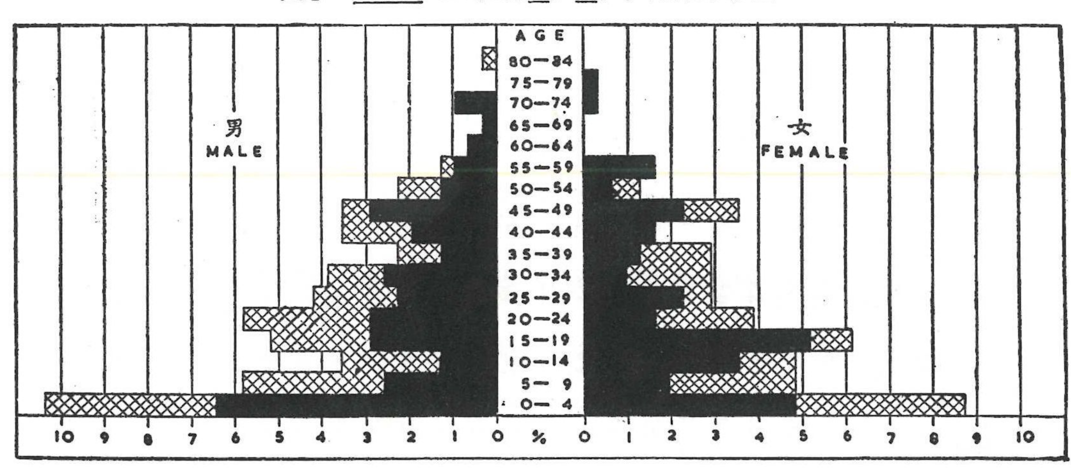


圖 I：卜吉社人口(包括漢戶邵戶)年齡分組圖解



黑色部分：邵戶　　斜格部分：漢戶

我們如果依照 Sündbarg 氏定的年齡構成分組(註1)，將上列二表所列數字重新排列一下，則可更清楚的看出日月潭卜吉社的人口特點：

表 Ⅲ：卜吉社(漢戶、邵戶及邵人)年齡構成表

		0—14歲	15—49歲	50歲以上	總　計
Sündbarg 所定標準人口	增進型	40%	50%	10%	100%
	固定型	33%	50%	17%	100%
	減退型	20%	50%	30%	100%
卜吉社人口	實數	118	160	29	309
	百分比	38.19%	51.78%	9.39%	100%
漢戶人口	實數	54	53	7	124
	百分比	43.55%	42.74%	5.65%	100%
邵戶人口	實數	64	99	22	185
	百分比	34.59%	53.51%	11.89%	100%
邵人人口	實數	54	72	16	142
	百分比	38.03%	50.70%	11.27%	100%

(註 1) Sündbarg, G.: Bevölkerungsstatistik Schwedens 1750-1900, Stockholm, 1907, pp. 4-8;
———: "Sur la repar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 âge et sur les taux de mortalité" Bulletin de l'Internationale de Statistique (Norway), Tome XII, 1re livraison, 1900, pp. 8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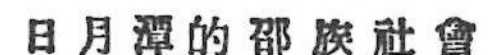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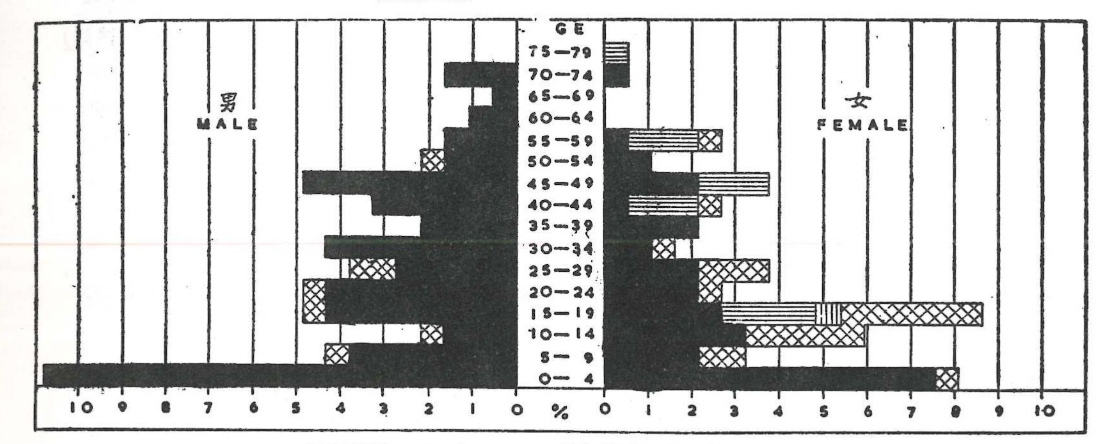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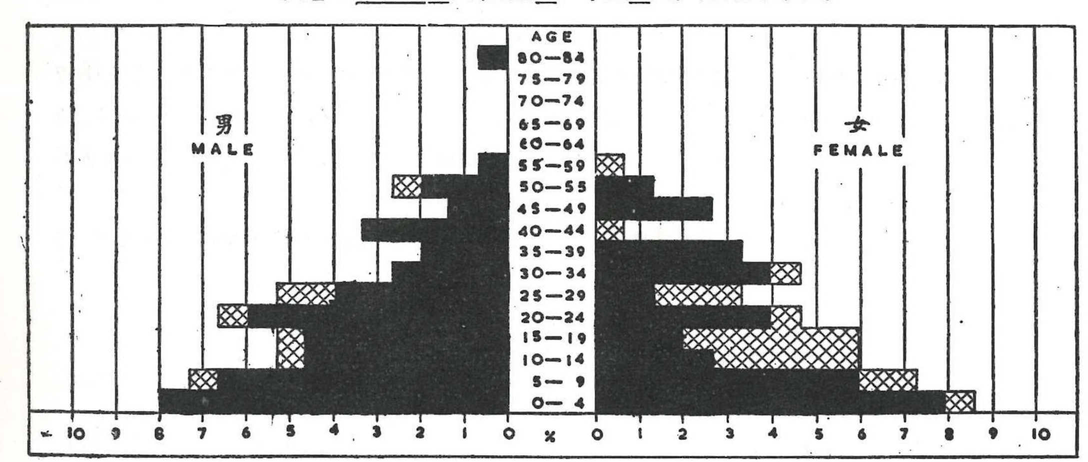


圖 Ⅱ：卜吉社邵戶(包括戶內他族人)年齡分組圖解



黑色部分：邵　人　　斜格部分：漢　人
橫線部分：布農人　　縱線部分：泰雅人

圖 Ⅲ：卜吉社漢人(包括邵戶中之漢人)年齡分組圖解



黑色部分：漢戶中之漢人　　斜格部分：邵戶中之漢人
附註：20-24 歲之女子組中有漢戶中之邵人女子一名，除去不計。

(三) 性別構成

從表 I 與表 Ⅱ 所示，卜吉社全社（包括漢戶，邵戶）之性別構成百分比爲男 54.05 %，女 45.95%；漢戶(自所示實數算出)爲男56.45%，女43.55%；邵戶爲男52.43%，女47.57%。但如將邵人以外之人口(即漢人，布農人和泰雅人)自邵戶中除去，則邵人之性別構成百分比爲男 63.38 %，而女則僅爲 36.62 %。這些數字，表示卜吉社全社及其漢戶邵戶，雖均男多於女，但以邵戶而言，其差額尚不太大；惟邵人本身之性比例，則相差甚多，爲臺灣各族之差懸最大者。玆示如表Ⅳ。

表Ⅳ：卜吉社及臺灣各族性別構成比較表

	性比例（相當於男每百之女）	性比例的差數（正數爲男多於女負數爲女多於男）		性比例（相當於男每百之女）	性比例的差數（正數爲男多於女負數爲女多於男）
卜吉社	85.01	14.99	雅美	92.40	7.60
漢戶	77.15	22.85	布農	94.41	5.59
邵戶	90.75	9.25	排灣	99.89	0.11
邵人	57.78	42.22	阿美	100.75	–0.75
			泰雅	101.29	–1.29
鄒族	85.77	14.23	賽夏	101.79	–1.79

資料來源：卜吉社：本次調查；其他各族之材料，根據陳紹馨先生所算出比例。參看瑞岩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

（四） 卜吉社人口現象的特色

從上面所揭圖表和記述所示，我們可以看出卜吉社人口現象具有下列的幾點特色：

1. 如果粗略的就 Sündbarg 所定的年齡構成標準看，不論邵人，邵戶，漢戶，或卜吉全社的人口均屬增進型。但是由於其壯年階段之組別分配及性比例的差懸，這些統計數字所示的現象與事實未盡相符。歷年來，邵族人口日趨減少，與臺灣各族人口之不斷增加相反，爲一值得注意的現象。

2. 卜吉社的性比例的差懸現象，以邵人本身（即將邵戶中之非邵人除去不計）最爲顯著，對每百人男子即不足女子 42.22人。這種差懸現象引起了求偶上的嚴重問題。爲解決性比例的差懸，邵族自漢人收養養女或求偶於他族（參看家族構成及婚姻節）。表Ⅱ及圖Ⅱ－Ⅲ揭示，在邵戶男子97人中，7人爲漢人，佔邵戶人口總數之 3.78%；女子88人中，則有非邵人36人（漢人21，布農人14，泰雅人1），佔邵戶人口總數之 19.46％。邵人女人僅佔總人口數之 28.11%，即在邵戶中有五分之二的女子不是邵人，這實在亦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3. 漢戶的年齡構成與性比例顯示其屬於移民型，即男多於女（性比例每百個男人僅得女 77.15個女人），老年人少（六十歲以上者僅 1 人）。

四、家族構成[註1]

家族是邵族最小的社會單位，在卜吉社每一家族構成一戶。

卜吉社有邵戶40戶，人口 185 人。依此算出，每戶之平均人數爲 4.625 人。每戶自 1 人至14人不等，衆數爲 6 人，中數爲 5.226 人。

表Ⅴ：卜吉社邵戶人數表

每戶人數	戶數	人數合計	每戶人數	戶數	人數合計	每戶人數	戶數	人數合計
1	5	5	5	6	30	11	1	11
2	2	4	6	7	42	14	1	14
3	9	27	7	4	28	總計	40	185
4	4	16	8	1	8			

（註 1） 本節但記述家族構成，關於家族生活，請參閱經濟生活。

茲就家族予以分析如表Ⅵ，以窺其構成型式：

表Ⅵ：卜吉社邵戶的家族構成

稱謂	戶長	妻	子女	父	母	媳	壻	孫	孫媳	同胞	同胞之子女	其他	戶數	實例
1	V												5	8-3, 8-8, 10-10, 11-12, 0-1
2	V	V											2	8-23, 9-1
3	V	V	V										17	8-4, 8-7, 8-9, 8-14, 8-22, 8-24, 8-27, 9-3, 9-9, 10-6, 11-3, 11-8, 11-13, 11-14, 11-19, 0-2, 0-3
4	V	V	V			V							1	11-2
5	V		V			V							1	11-5
6	V	V	V			V		V					5	8-11, 9-4, 9-5, 11-7, 11-18
7	V	V	V				V	V					3	9-6, 10-1, 11-1
8	V	V	V	V			V	V					1	8-6
9	V	V	V		V					V			1	9-10
10	V	V	V	V	V					V			1	10-4
11	V	V	V	V							V		1	9-7
12	V					V						V	1	11-9
13	V	V	V			V		V	V			V	1	9-2
總計	40	33	32	3	2	9	4	10	1	2	1	2	40	

表Ⅵ實例項下所標示數字表示各該戶所屬之鄰戶，"–" 前之數字表示鄰，其後之數字表示戶。0鄰之三戶，爲筆者依實際情形整理所得者，在戶口上尚未立戶，即 0-1 戶長袁木松原屬10-10，爲 10-10 戶長袁阿米之弟；0-2 戶長石阿松，0-3 戶長石阿賢均 11-5 戶長石阿順之子，最近分戶，但戶口仍屬於 11-5 戶中。

從上面所示各戶平均人數及表Ⅴ和表Ⅵ所示，可知，卜吉社邵戶之大多數屬核心家族(Nuclear family)，即爲包括一對配偶及其子女所構成的家族，在40戶中，佔19戶（第2–3排），百分率爲47.5%。子女結婚，而仍居留戶中，則構成親子型伸展家族 (Parent-child type extended family)，在這種家族中，通常含有二對或二對以上之配偶。在卜吉社邵戶中，屬於此型之家族有13戶（第 4–8，12–13排）。戶長之父母同居於戶中，亦構成親子型伸展家族，卜吉社邵戶中（包括屬於上項之第 8 排之 1 戶）有 3 戶（第8,10–11 排）。值得注意的是此三戶之戶長之父均爲繼父。卜吉社戶中僅有戶長一人者有 5 戶（第 1 排）。此五戶除 0–1 之袁木松爲新近自其兄袁阿米之戶（亦爲僅有戶長之家族）中分出之未婚男子外，其他 4 戶均因妻子之離異或死亡而成爲單人一戶者，即實爲由核心家族之瓦解所致。

從構成分子看卜吉社邵戶的家族，如表Ⅵ所示，40戶中，有妻者33，有子女者32，有父者 3，有母者 2，有媳者 9，有壻者 4，有孫者10，有孫媳者 1，有同胞者2，有同胞之子女（即侄）者1，有其他者 2。其各該項與戶長之百分比示如表Ⅶ：

表Ⅶ：卜吉社邵戶家族構成分子百分比

稱謂	戶數	與戶長之百分比	稱謂	戶數	與戶長之百分比
戶長	30	100.0%	壻	4	10.0%
妻	33	82.5%	孫	10	25.0%
子女	32	80.0%	孫媳	1	2.5%
父	3	7.5%	同胞	2	5.0%
母	2	5.0%	同胞之子女	1	2.5%
媳	9	22.5%	其他	2	5.0%

茲再進而分析家族的構成分子：

（1） 戶長

戶長均屬男性，年齡最小18歲，最大73歲。年齡最小之戶長爲 0–1 袁木松。袁木松爲 10–10 袁阿米之弟，袁木松未娶而自袁阿米之戶中分出獨立爲一戶，或可說明邵族有十八、九歲男子應事獨立生活之觀念。卜吉社邵戶超過65歲之男子有 4 人，（黃宇順73歲，袁阿送73歲，謝大同71歲，毛卓肉67歲），其中三人爲戶長，袁阿送未爲戶長，蓋因其喪妻而無子，孤苦零丁，故復爲9–7袁觀之母阿實所招贅，爲袁觀繼父而入於其戶中。故如有子女，則雖年邁，亦似無隱退之俗。

（2） 戶長之妻

40戶中，戶長未婚者僅 0–1 袁木松 1 戶，但有戶長之妻者爲33戶，即除 0–1 外尚有 6 戶無戶長之妻。此 6 戶可分二類：A. 由於戶長之妻亡故者 4 戶(10–10, 11–5, 11–9, 11–12)，B. 由於配偶離異者 2 戶(8–3, 8–8)。

（3） 子女

40戶中，有子女者32戶。子女有 A. 婚生子女，和 B. 養子養女二類。收養子女爲卜吉社邵戶的一重要慣習。32戶中，有養子者 2 戶，有養女者12戶，既有養子又有養女者 2 戶，合計16戶，恰占32戶之半數，其比例之大是值得注意的。養子養女之風之所以興盛，應與其生育率有關，故收養對象多爲漢人，如作者在人口節中指出。邵族爲一父系社會，收養子嗣，爲繼家緒，理應收養男子，但養女多於養子，據報告人稱蓋因於漢人亦爲父系社會，故不易自之收養得男子，並非對養女有所偏好也。有一例特別值得指出：9–5 毛伊力有婚生女毛阿品，但又收養一子一女，即毛老先與劉秋香。成長後，阿品嫁 9–6 高仕來，而養子老先與養女秋香則匹配爲夫婦。

（4） 父與母

3戶(8–6, 9–7, 10–4)，有戶長之父。值得注意的是這3戶之戶長之父均爲繼父。無戶長之生父，亦可說明其似無隱退之俗。 2 戶(9–10, 10–4)有戶長之母。9–10 爲父死母改嫁，而其後夫又死而又返戶者；10–4 則爲父死，而母復招贅後夫。

（5） 媳與壻

有媳與壻則構成親子型伸展家族。有媳者 9 戶，有壻者 4 戶。值得注意的是媳與壻之非邵人之比例之大。 9 戶之媳中只有 2 戶爲邵人， 4 戶之壻中亦只有 2 戶爲邵人。(參看下節婚域)在邵族之

父系社會中，招壻蓋因無子而爲延續家緒而行，如上所指出養女亦爲延續家緒，故多招壻。養女招壻有 2 例。

（6） 孫與孫媳

有孫者10戶。有孫媳者 1 戶 (9–2)。有孫媳則構三代之親子型伸展家族。

（7） 同胞與同胞之子女。

有戶長之同胞居留在戶中者 2 戶 (9–10, 10–4)。有戶長之同胞之子女(即侄)在戶中者 1 戶 (9–7)。同胞中，10–4陳進復爲戶長陳進富之胞弟，現年17歲，或因尚未達獨立年齡，故在戶中。9–10朱阿花爲戶長陳永享之同母異父妹 。 即其母王月汝於陳永享之父死後 ，改嫁朱文吉而生朱阿花，朱文吉死後，月汝率阿花歸入永享戶中。 9–7 袁觀戶中有侄袁光河。袁光河寄居戶中，蓋因其父袁改旦於大戰期間被徵召至南洋不歸，而母綢仔爲漢人，因夫死返里，遺下光河。光河現年11歲，未能獨立，故寄居於伯父袁觀戶中。上記三例，雖有同胞或同胞之子女居留戶中，但如上述情形，均未能視爲屬於所謂同胞型伸展家庭 (Sibling type extended family)。關於此點，自次子婚後，長子每即離其父母之家而行分居，亦可得到佐證。

（8） 其他

“其他” 項下有 2 戶 (9–2, 11–9)。9–2 黃宇順在本社爲一具有特色的家族。本戶爲家族成員數最多之一戶，有14人。又有祖孫三代之配偶同居於一戶中者，在本社中亦僅此一戶，故僅本戶有曾孫。尤值得注意的一特色，爲本戶戶長黃宇順雖爲邵人 (原姓 škapamumu?)，但因幼失怙恃，而爲卜吉社漢人黃達理所收養，故改姓黃。日月潭因發電工程水位增高，漢人他遷，邵人自石印移居卜吉，黃宇順因其原屬邵人，故未隨漢人移徙。但由於宇順原承漢人之家緒，其家人自宇順以下又均與漢人結婚，故本戶雖爲邵戶 ， 在血統及文化上 ， 實應視爲漢戶，此爲應特予指出者 。 11–9 謝大同一戶之家族構成， 亦爲一值得特予記述者。 謝大同姓 škatafatu?(石)，爲 11–7 石松加之堂兄，原有一子謝進成。謝進成娶朱玉英。後於大戰期間，進成從軍至南洋而陣亡。朱玉英乃復招贅邱進財爲夫。邱進財爲石松加之三男，現年28歲， 2 歲時即爲山楂脚漢人邱潤嘴養子，因潤嘴家亡，返社與朱玉英同居。值得注意的是，在血統上，進財爲進成之再從弟 (參看下節關於族弟繼娶寡嫂之記述)。 今謝大同、謝進財、朱玉英同居一戶中。

五、婚　　姻

邵族行單偶婚 (Monogamy)，雖有離婚的和再婚的，但沒有多偶之家族。

邵族有氏族組織(看下節)，行氏族外婚 (Sib exogamy)。我們所採得的系譜，證明氏族外婚制度仍爲邵族所嚴守 (參看表Ⅷ、Ⅹ)。由於氏族外婚制的限制，且因性比例的差懸 (見人口節)，使邵族的男女在求偶上發生問題。上節我們分析邵族的家族，雖曾指出邵族盛行收養子女之習俗，且養女之數比養子爲多，作者以爲養女乃由於男子之不易得，而非對女子有所偏好。作者並以爲邵人

當無自覺其性比例之差懸，而有意以養女來平衡之也。蓋邵族收養子女純爲延續家緒，故卽養女，亦多行招贅夫壻，而甚少予以嫁出者；而所招贅的又多爲漢人，故亦自無補於其本身之性比例之平衡。由於性比例的差懸及氏族外婚，邵族男子頗多求偶於社外。卜吉社現有配偶48對，玆列表示其婚域如下：

表Ⅷ：卜吉社邵戶的婚域

	袁姓	石姓	毛姓	陳姓	高姓	筆姓	朱姓	布農	漢人	泰雅	合計	百分率
袁姓	— —	**2** 5	**1** 3	— —	— —	— —	— —	**4** 4	**3** 3	— —	**10** 15	**20.8** 15.6
石姓	**3** 5	— —	**1** 1	**2** 3	**1** 1	— —	**1** 1	**3** 3	**3** 3	**1** 1	**15** 18	**31.3** 18.8
毛姓	**2** 3	— 1	— —	**2** 2	— 2	— —	**1** 1	**1** 1	**5** 5	— —	**11** 15	**22.9** 15.6
陳姓	— —	**1** 3	— 2	— —	— —	— —	— —	**3** 3	— —	— —	**4** 8	**8.3** 8.3
高姓	— —	— 1	**2** 2	— —	— —	— —	**1** 1	**1** 1	**1** 1	— —	**5** 6	**10.4** 6.3
筆姓	— —	— —	— —	— —	— —	— —	**1** 1	**1** 1	— —	— —	**2** 2	**4.2** 2.1
朱姓	— —	— 1	— 1	— —	— 1	— 1	— —	— —	— —	— —	**0** 4	**0** 4.2
布農	— 4	— 3	— 1	— 3	— 1	— 1	— —	— —	**1** 1	— —	**1** 14	**2.1** 14.6
漢人	— 3	— 3	— 5	— —	— 1	— —	— —	— 1	— —	— —	**0** 13	**0** 13.5
泰雅	— —	— 1	— —	— —	— —	— —	— —	— —	— —	— —	**0** 1	**0** 1.0
合計	**5** 15	**3** 18	**4** 15	**4** 8	**1** 6	**0** 2	**4** 4	**13** 14	**13** 13	**1** 1	**48** 96	**100** 100
百分率	**10.4**	**6.3**	**8.3**	**8.3**	**2.1**	**0**	**8.3**	**27.1**	**27.1**	**2.1**	**100**	
	43.8							**56.2**				
	15.6	18.8	15.6	8.3	6.3	2.1	4.2	14.6	13.5	1.0	100	
	70.9							29.1				

表Ⅷ應附加下列的解釋：

（1） 每排兩數字之上面的數字（卽粗劃字體之數字）表示娶入或贅入的件數，如：第一排之上一行數字表示在袁姓的11戶中有配偶10對，卽娶入或贅入之人數共有10人，其中2人爲石姓，1人爲毛姓，4人爲布農人，3人爲漢人。第一列之每組數字之上一數字表示袁姓嫁出或贅出之人數有5人，其中3人適石姓，2人適毛姓。

（2） 兩數字之下面的數字（卽細劃字體之數字）表示嫁出及娶入的人數之和，如：第一排之下一行數字表示社中邵戶之48對配偶96人中，有袁姓15人，其中5人之配偶爲石姓，3人之配偶爲毛姓，4人之配偶爲布農人，3人之配偶爲漢人。由於其數字表示嫁出和娶入之和，故與縱列之合計

相符。由此數字亦可約略窺知各族在婚姻上的關係。

（3） 我們如將縱列與橫排之上面之數字作一比較，可看出一個至有興味的現象。如百分率之所示，娶入或贅入者（看縱列），除一布農人外[註1]，均爲邵人；而嫁出或贅出者，則非邵人佔半數以上（56.2%），其中布農人與漢人均佔27.1％。如作者在人口節及上節中所指出，布農人均爲女性，卽均爲嫁入；而漢人則多爲男人，卽多爲贅入，這亦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4） 整個卜吉社邵戶的婚姻活動的情形，可自合計之下一數字看出，卽：在48對配偶之96人中，66人爲邵人，28人爲非邵人。非邵人之28人中，14人爲布農人，13人爲漢人，1人爲泰雅人。以百分率言，因婚姻而向域外求偶，每一代卽有約百分之三十之非邵人之血統之滲入。我們尙應予以注意的是，在百分之七十之所謂邵人中，且包括有若干原爲漢人之養子及養女。這實在是邵族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5） 從地域看，則來自社外的配偶之比例之大，更是值得注意的。如我們在人口節指出，邵族現僅存二聚落，而卜吉社爲較主要者，由於漢人在大平林勢力之擴展，且大平林又無日月潭之營生之方便（如新興之遊覽業，看李亦園：邵族的經濟生活），故邵族頗有放棄大平林而集中於卜吉社之傾向。在婚姻上所表示的此一傾向，爲大平林人之嫁入或贅入於卜吉社。朱姓嫁入或贅入之4例均來自大平林；石阿喜之妻石毛阿菊（姓 škapamumu??）原住大平林，石松之妻陳宇妹（姓 škahihian?）亦來自大平林。故其域內婚率（卽社內婚率）應再減去6人，則邵人自卜吉社求得之配偶僅爲配偶總數之31.3%了。

邵族之結婚年齡，就所調査之46對（因48對中2對其婚齡不明）看，男子最低爲15歲，最高爲51歲，平均爲24.35歲，衆數爲21歲，中數爲21.5歲；女子最低爲13歲，最高爲57歲，平均爲21.78歲，衆數爲18歲，中數亦爲18歲。衆數、中數比平均年齡爲低，蓋平均年齡包括再婚者之年齡計算，而衆數、中數則表示初婚年齡。

配偶之年齡差數如依平均歲數計爲2.57歲，依衆數計，爲3歲，依中數計，爲3.5歲。倘將其個別之差懸示出，則如表Ⅸ。

表Ⅸ：卜吉社邵戶配偶之年齡差數

差數	例數	差數	例數	差數	例數
10	1	4	1	−4	1
9	5	3	6	−5	1
8	2	2	2	−7	2
7	3	1	7	−12	1
6	5	0	3	−13	1
5	4	−1	3		

上表差數項下之數字，正數爲男大於女之歲數，負數則爲男小於女之歲數。

（註1） 此一布農人，爲10—4陳進富之母陳梅欄。陳梅欄爲布農族 Tamaruan 人，嫁進富之父 ʔubin，ʔubin 死後，招贅漢人莊新德。看譜表十三。

邵族的社會是一個父系社會，故其居住制以父居制 (patrilocal) 爲常，但近年由於養女及招壻之風盛行(參看上節)，故亦有行母居制 (matrilocal) 的。在48對配偶中，行父居制者41例；行母居制者 6 例；既爲父居，又爲母居者 1 例 (即毛老先與劉秋香均爲毛伊力之養子女，婚後仍與伊力同住，看譜表十)。此一比例雖不甚大，但行母居制的諸例，除袁阿金之招贅袁秀早在十餘年前(民國三十三年) 外，其他各件均行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以後。吾人如以四十年一月以後之結婚件數12件看其比率，則 5 例所佔之百分比竟達 41.7 %，這便值得吾人的注意了[註1]。這種居住制的改變，除前述因無嗣而行養女招壻的原因外，由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女子(尤其是年輕的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較前提高，亦爲不可忽視的促成因素。居住制的改變，更加速邵族的舊社會體制的崩壞。

邵族的求偶方式，今日所行，多與漢人一般所行者相同。即現娶婦應送聘金，嫁女應有嫁奩。茲簡記報道人所述較早之婚俗二例，以見其舊制之一斑。

(1) 例一：婚事應有媒人，袁阿送娶 kare?(毛姓，škapamumu?) 時，阿送之父 makajtan 請頭社人 (邵人) ?ibu? 爲媒，由 ?ibu? 代表袁家向毛家說親。kare? 之父 ?irak 許諾。?ibu? 乃回覆 makajtan，男家始造酒備聘。酒約五日即可造成，以竹筒盛之。阿送結婚時，造酒十二竹筒。聘禮除酒外，有豬一屏(即半隻豬)，糯米糕一塊(徑二尺，厚約二寸)。聘禮由青年族人送至女家，另代表新郎迎親之男方女戚二人陪往。聘禮送達女家，女家青年男戚齊集相候。男女兩方之青年男戚乃行擬似「打架」之儀式。新娘開始哭泣，然後由親戚四人陪同，隨男方遣去之迎親者至男家。新娘入夫宅，應即拜祭祖宗籃。親戚四人於酒宴後離去。翌日，男家復宴請女家親戚。

(2) 例二：毛伊力娶陳阿却乃由石臨之祖母 marał 爲媒。男家托媒至女家說親，女方允諾，男方乃備酒。在訂婚時，男家送至女家酒三罈，豬一腿；迎娶時，又送酒四罈，豬半屏，錢(約)百串，及柴刀、斧頭等。迎親之日，男女家之青年男子行「打架」儀式。新娘始由男方男子背負至男家。

由上面所記述二例，可知邵族與大部份的高山族(泰雅、賽夏、魯凱、排灣、和卑南)相同，行聘物婚[註2]。又在儀式中含有若干類似掠奪風習之擬似「打架」儀式，以使此一人生推移儀禮更加戲劇化而隆重。

交換婚，在臺灣見於賽夏、布農、和鄒三族。邵族在社會組織上，與此三族類似，在分類上，吾人曾將此四族合稱爲父系氏族羣[註3]，則邵族有沒有交換婚，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很遺憾的是，從所得的材料，尤其因近年自域外求偶數目的加增，我們不能確言。但邵族的某兩個氏族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而其彼此間的通婚率較大，則可自系譜看出，而亦爲我們的報道人所承認。從本文所附譜表，確知其所屬氏族之配偶有73對。現在且列表如下，以覩各氏族之婚姻關係。

(註 1) 四十五年二月至卜吉社調查邵語，得悉在四十四年間，增結婚件數2件，均爲招贅(即均行母居制)。
(註 2) 請參讀拙作臺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族和婚姻，載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四十四年八月，台北。
(註 3) 參看拙作日月潭邵族在臺灣民族分類學上的地位及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

表X：卜吉社各氏族之婚姻關係

	袁姓	石姓	毛姓	陳姓	高姓	筆姓	朱姓	合計	百分率
袁姓	— —	6 14	12 17	1 4	— 1	1 1	— 2	20 39	27.4 26.7
石姓	8 14	— —	7 7	3 3	1 1	— —	2 4	21 29	28.8 19.9
毛姓	5 17	— 7	— —	4 8	— 4	— —	2 4	11 40	15.1 27.4
陳姓	3 4	— 3	4 8	— —	— —	— —	— 1	7 16	9.6 11.0
高姓	1 1	— 1	4 4	— —	— —	— —	1 1	6 7	8.2 4.8
筆姓	— 1	— —	— —	— —	— —	— —	1 1	1 2	1.4 1.4
朱姓	2 2	2 4	2 4	1 1	— 1	— 1	— —	7 13	9.6 8.9
合計	19 39	8 29	29 40	9 16	1 7	1 2	6 13	73 146	100 100
百分率	26.0 26.7	10.6 19.9	39.7 27.4	12.3 11.0	1.4 4.8	1.4 1.4	8.2 8.9	100 100	

表X說明：

(1) 本表之讀法與表VIII相同，即兩數字之上面之數字表示娶入或贅入的件數，如：第一排之上一行表示袁姓娶進20人，其 6 人爲石姓，12人爲毛姓，1 人爲陳姓，1 人爲筆姓。第一列每組數字之上一數字表示袁姓嫁出19人，其 8 人適石姓，5 人適毛姓，3 人適陳姓，1 人適高姓，2 人適朱姓。

(2) 兩數字之下面之數字表示嫁出及娶入人數之和，如：第一排之下一行數字表示譜表中之姓氏清楚之73對配偶之 146 人中，有袁姓 39人，其配偶 14人爲石姓，17人爲毛姓，4 人爲陳姓，1 人爲高姓，1 人爲筆姓，2 人爲朱姓。

(3) 從數字所示，可知袁姓與毛姓及石姓，在婚姻上具有較密切的關係。即在有袁姓之39對配偶中，其配偶爲毛姓者17，爲石姓者14。我們檢查譜表，更發現一個與他們的遷移沿革相吻合的有趣的事實，即袁姓與毛姓的婚姻關係多爲較早者：除了袁觀娶張阿邁(姓 škapamumu?)，毛阿金招袁秀，及毛智萬娶袁阿金三對配偶外，其餘的 14 對均或已死亡 (譜表一之 ?ušun 與 pišal, makajtan 與 šinhaw, pašuran 與 tamani?, ?buraw 與 šinhaw, šjappuraj 與 ?ajšan, rakut 與 šuraj, kimme 嫁 paljawan; 譜表二之 to?ba? 與 šinhaw, mu?u? 與 ?umaw, šapan 與 tunpet; 譜表三之 tane?bu? 嫁 kinał; 譜表十之 taruma? 與 ?apaj)，或其婚姻關係經已解除 (如譜表一及譜表十之 pajta?bu? 袁阿送與 kare?，及譜表二之 karurut 與 šinhaw)；而與石姓的婚姻關係則晚近者較多，配偶今仍存在的有 5 對 (袁其麟與石阿謹，袁阿安與石玉英，石竹吉與袁妙美，石阿松與袁嫦娥，謝進財 (姓 škatafatu?) 與袁金玉)；婚姻關係因其一方死亡而解除的有 3 件(譜表一、五之 pajta?bu? 袁阿送與 kurari?，譜表一、七之 tane?bu? 石阿順與 punne, 譜表二之 ?uput 袁宇福與 ?umaw)，配偶均已死亡的 6 件 (譜表一之 mašti·ni? 與 ?akul，譜

表二的 taruma? 與 kurari?, paloŋkwan 與 laloŋ, katat 與 ?aruma?，譜表四、八之 ta?rel 與 ?apin，譜表八之 pjašan 與 šja?do?)。

（4） 由上面所示的關係，可以推知：a) 毛姓從前可能是比較强大的氏族；b) 茅埔石姓的移入，卜吉社乃由二大氏族的平衡而變成三大氏族的鼎立，繼而猫𠹭石姓的移入，石姓乃取代了毛姓的地位[註1]。c) 毛姓曾爲一與袁姓相等之强大氏族，可自其婚姻活動的情形窺知，即73對之 146人的配偶中，毛姓佔40人之多，這一數字且超過袁姓之39人，石姓之29人。

（5） 一個氏族的衰微或興隆，我們亦可自本表得到若干解釋。嫁出多於娶入者日趨衰微，而娶入多於嫁出者日漸興隆。毛姓在婚姻活動之40件中，29件爲嫁出，11件爲娶入；與石姓之29件中，8件爲嫁出，21件爲娶入，恰成反比，宜乎毛姓衰微(今有 6 戶)，而石姓興隆也(今有12戶)。袁姓之嫁出件數(19)與娶入件數(20)約略相等，故尙能維持其原有情形。

（6） 高姓本爲一個小氏族，今日其成員與家戶數已漸與陳姓相等，其理由亦與上述者相同。

（7） 筆姓與朱姓原住大平林，故與卜吉社諸氏族的關係較淺。朱姓之婚姻活動件數比高姓尤多，爲大平林邵族向卜吉社集中之一現象。(參看表Ⅶ說明(5))。

邵族結婚制度中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爲族弟繼娶寡嫂的習俗，我們從譜表所記再嫁12例中，得族弟繼娶寡嫂 7 例：

（1） 袁阿送 pajta?bu?(šinawanan) 喪妻 (kare?)，適值其族兄 taruma? 亦死，故阿送娶 taruma? 之遺妻 kurari? (škatafatu?) 爲妻。因阿送前妻未生子，阿送孤零無依，故與 kurari? 同寄居於 kurari? 之子袁觀戶中。〔看譜表一、二、五〕

（2） 袁宇福 ?uput (šinawanan) 娶其從兄（堂兄） mu?u? 之遺妻石碧桃 pajloŋ (布農族過坑人) 爲妻。〔看譜表二〕

（3） 謝大同 lakajnu? (škatafatu?) 娶其從兄（堂兄） ri?ban 之遺妻 piret (škahihian) 爲妻。〔看譜表五〕

（4） 邱進財 (石松加 šjoŋkawi? (škatafatu?) 之子，故原姓石，因至山楂脚爲邱潤嘴養子，故從養父姓。後返社) 娶再從兄 ruškan (škatafatu?) 之遺妻朱玉英 (布農族 Tamaruan 人) 爲妻。因進財曾離社而後返社，故不與其父石松加同戶，而入朱玉英之戶。〔看譜表五〕

（5） kururut (škapamumu?) 於夫 ramił (škatafatu?) 亡後，招贅夫之族人石那萬 kušina?ban (škatafatu?) 爲夫。〔看譜表九〕

（6） 毛卓肉 to?ba? (škapamumu?) 娶其同父異母兄 karupu? 之遺妻毛麻里 mani? (štanakjunan) (大平林人) 爲妻。〔看譜表十〕

（7） 張坤復之祖母 ?akul (škapamumu?) 先嫁 rawn (škahihian)，後 rawn 離社至茅埔 (?)，乃又改嫁謝宗結之父 kutawnraw (škahihian)。〔看譜表十一、十二、十三〕

繼娶寡嫂，在再嫁之12例中佔多數，可說明此種習俗曾爲邵族所習行，亦可視爲乃邵族之族弟繼娶寡嫂制度 (levirate) 之遺痕。

(註 1) 關於石姓之移入，請參讀沿革節所記及部落組織節所論。

其他再嫁之 5 例爲：譜表二袁乃和妻 šinhaw 原爲石阿順之父 rawn 之妻(譜表七)，譜表二袁金花原嫁譜表十七朱萬之子 ?apja?；譜表十毛伊力之母 tane?bu? 於其夫 kinał 亡後，改嫁譜表十八朱萬之父 pima?；譜表十七邱松結妻林秀花原嫁譜表三袁冬炮；及譜表十二王月汝原嫁譜表十毛界進之兄 pašuran, pašuran 死，改嫁陳永享之父 ?atun，生永享，?atun 死，又改嫁譜表十八朱阿花之父 mutikit, mutikit 死，返陳永享戶。

六、氏　　族

氏族，邵語作 ši?doq，是比家族較大，亦是邵族最大的親屬單位，因爲邵族沒有聯族(phratry)和半部族 (moiety)。邵族的社會是一個父系的社會，他們的氏族亦是父系氏族 (patrilineal clan or gens)。

卜吉社邵族現有氏族七，其名稱，名稱漢澤、戶數、及人數如下表：

表Ⅺ：卜吉社邵族的氏族

氏族名稱	名稱漢譯	戶數	人數			
			男	女	他族分子	計
šinawanan	袁　圓之義，因“袁”“圓”諧聲而譯作袁。	11	27	8	10	45
škatafatu?	石　石之義。	12	26	13	15	44
škapamumu?	毛　强之義，因諧聲而譯作毛。	6	12	9	8	29
škahihian	陳　意義不明。臺語“響”音“hian”，而“銅”與“陳”同音，因銅能響，故譯作陳。	4	8	3	8	19
štamarutaw	高　高之義。	3	9	3	5	17
šapit	筆　意義不明，因諧聲譯作筆，但住大平林者，譯作白。	2	2	1	2	5
štanakjunan	朱　意義不明，或譯作“丹”。	1	1	0	0	1
		39				

邵族氏族的功能，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是一個外婚的單位。具有同一氏族名稱（或姓）的男女不能結婚[註1]。這一規則，現在還被頗嚴格的遵守着。我們檢查所得的系譜，除了下面將予解釋之一例外，均無例外者。玆舉述該一例如次：

譜表十一 kuwa? 之母 ?akul (本姓 škapamumu?)嫁 rawn，生 kuwa?。rawn姓 škahihian，故 kuwa?如從父姓，則應屬 škahihian 氏族。但因 ?akul 懷孕時，rawn 他往，?akul 返其生父家而生 kuwa?，故從母姓，而屬於 škapamumu? 氏族，故 kuwa? 得與屬於其父之氏族之女子 ?apin (škahihian 氏族) 結婚。

氏族的名稱，或姓，是氏族的一個很重要的要素。有親緣關係，如非同姓者，可以結婚（上面我們所舉述的一例，可作說明）；而無親緣關係者，設屬同姓，則亦被視爲準血親關係，不能結婚。

(註1) 毛伊力對同姓不能結婚的禁忌，作解釋稱：「古昔有袁姓之男子 pajta?bu? 與同姓之女子kura?ban 結婚，因屬同姓，生子均死，故知同姓結婚，不吉，因禁忌之。」

卜吉社之 škatafatuʔ 氏族，原分二羣，其一羣原居石印，另一羣原居猫囒。前者有石松加、石阿喜、石東亞、謝大同、謝進財、石阿順、石阿賢等8戶；後者有石臨、石界次、石竹吉、石松等四戶。這二羣雖可視爲原屬同一氏族而分居於石印和猫囒兩地者，但我們的報告人却多以爲「兩羣實僅因氏族名稱之相同而被視爲同一氏族，他們（指石姓之兩羣）彼此之間，可能沒有同一"祖先"的關係。不過他們既屬同姓，便不能互婚。」作者曾詢及這種親屬羣是否有名稱，報告人石袁妙美（石竹吉之妻）答稱：「石臨和石松是我們家的 táta wa táwn，而石松加和石阿順等則不是我們家的 táta wa táwn，他們與我們家只是同姓（šiʔdoq）而已。」táta 爲"一"，táwn 爲"家"，táta wa táwn 就是"一家人"的意思。可惜邵族現在已經衰微，我們所得的這種介於家族和氏族間之親屬羣之例子亦僅有此一例而已，否則把它視爲亞氏族（subclan）當可有更充分的佐證。

另一個例子，亦可說明具有同一氏族名稱，即被視爲血親而不能互婚：石竹吉、袁福課、石松爲同胞兄弟〔看譜表八〕，但其所屬氏族不同。作者曾詢及袁福課改姓袁的原因。據石竹吉（袁福課之兄）告稱：「因吾母本戶中無後嗣，故以福課承繼之。」石竹吉並以爲福課既改姓袁，便不能和袁姓之人結婚。

在邵族旺盛的時代，其氏族曾具有部落政治經濟及宗敎職務上分工的功能。袁石兩姓在部落政治上曾具有相當優勢的影響力；毛姓專司祭曆，並從事冶鍜和武器的製作；陳高兩姓分司若干祭儀上的職務等等。（請看下文及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敎）。我們不難想像，這些職能乃因文化接觸及民族衰微的結果而喪失者。

邵族的氏族不但喪失了它所具有的若干職能，由於人口的減少，其民族意識(tribal consciousness）雖仍然保持，其氏族的內在强度却在比例上鬆弛了。今日他們在從事商業上的競爭時，聯合他姓而與同姓對立之事，屢見不鮮，這實在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邵族的住地與布農族和鄒族毗鄰，過去學者且多以邵族爲此二族之一之一支族。實際上，這種見解是有若干可靠的根據的，作者等亦曾主張：邵族與布農鄒族同屬於「父系氏族組織羣」，[註1] 故在下文將邵族之氏族組織與布農鄒族者略作比較。

布農族與北鄒族之氏族組織雖不完全相同，但至類似，兩族均有三級之氏族組織，即若干氏族聯合而成聯族或半部族，而又更分爲若干亞氏族（sub-clan）。[註2] 在布農族聯族爲共食「播剩種粟」（hulan）之單位，而氏族爲共食獵獲獸肉之單位；但在鄒族却恰與此相反，聯族共食獵獲獸肉，而氏族則共食初穗（faeva）。不過，兩族之氏族功能均以規範族人之婚姻活動爲最重要。布農和北鄒二族，凡父母雙方之氏族成員，均在禁婚之列；與母屬同一氏族女子所生之子女，亦不得結婚；布農族在父方親屬方面之禁婚範圍且展延至包括父所屬聯族之全體成員。[註3]

（註1） 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pp. 26—33，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

（註2）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稱 phratry 與 moiety 爲大氏族，clan 爲中氏族，而 sub-clan 爲小氏族。

（註3） 關於布農族和北鄒族之氏族組織及禁婚規則，請參看移川子之藏等前揭書 pp. 110—112，179—182，及馬淵東一：ブヌン、ツォウ兩族の氏族組織上の婚姻規定，南方土俗第三卷第一號，Toichi Mabuchi: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Tribes of Formosa,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Ethnology, vol. XLVI, No. 2, 1952, p. 191.

今日邵族的氏族組織與布農北鄒二族者比較，其最大的分別，在於後者爲三級組織，且不得與父母雙方之氏族成員結婚；而前者則僅有一級組織，而與母同氏族之成員已不在禁婚之列。從親屬之語彙上看，在布農族用以指母所屬之氏族之 tanqapo（邵語作 tanqapuʔ）一詞，在邵族亦已縮小其範圍，而用以泛指母氏之近親了。在譜表所列73對之氏族間婚姻中，有與母同氏族之成員結婚之例22件，其中一例（譜表十一 kuwaʔ 娶 ʔapin）且很明顯的與母氏所屬 tanqapuʔ（在邵族指母氏近親）之成員結婚，可見邵族即原有與母氏所屬氏族成員禁婚之規定，亦當廢弛已久了。

七、親　屬　稱　謂

這裏所報告的親屬稱謂，主要是根據毛伊力的報導。邵族男女性稱謂人所用的稱謂，除下面明記者外，無別。又下面所記，除明記者外，均爲指稱（terms of reference）：

（1） 二輩尊親與二輩以上尊親同稱。二輩尊親，不分男女，均稱 ʔapuʔ。但如分辨性別時，則可加 raʔin（大）於 ʔapuʔ 之後，以指男性，即祖父；加 kiʔaj（小）於 ʔapuʔ 之後，以指女性，即祖母。ʔapuʔ 一稱謂，應用相當廣泛，凡社中與已之祖父母同輩者，均可以此稱謂呼之。

（2） 一輩尊親：

A. 父、父母之兄弟、父母之姊妹之夫、夫之父，均爲 ʔamaʔ。與父同輩之社中男子亦可以此稱謂呼之。

B. 母、父母之姊妹、父母之兄弟之妻、夫之母，均爲 ʔinaʔ。與母同輩之社中女子亦可以此稱謂呼之。

C. 妻之父母，對稱（term of address）時亦作 ʔamaʔ 與 ʔinaʔ，但指稱（term of reference）時則作 tuqatuqaš，而附加以 raʔin（大）與 kiʔaj（小）分辨男女，即岳父稱 tuqatuqaš raʔin，岳母稱 tuqatuqaš kiʔaj。

（3） 平輩親屬：

A. 兄弟姊妹，及父母之兄弟姊妹之子女均爲 minłafut，而以 tantuqaš 加於 minłafut 之前，以示其長於已；以 šašuwaðiʔ 加於 minłafut 之前，以示其幼於已。

B. 夫爲 ʔajuðiʔ，即男人之義；妻爲 ʔbinawʔað，即女人之義。

C. 平輩親屬在對稱時均直呼其名。

（4） 一輩卑親，即子女，均稱 ʔaðaðak，分辨性別時，冠以 ʔajuðiʔ（男）或 ʔbinawʔað（女）。對稱時直呼其名。

（5） 二輩卑親：

A. 子之子女，即孫，爲 rukiʔ。但亦可泛稱之爲 ʔaðaðak。對稱時直呼其名。

B. 女之子女，即外孫，爲 kumkum。

C. 兄弟姊妹之孫亦爲 kumkum。

（6） 母方親屬：

A. 母方親屬爲 tanqapuʔ。如毛伊力稱譜表二其母 taneʔbuʔ 之兄弟 toʔbaʔ 及 toʔbaʔ 之妻 šinhaw，均爲 tanqapuʔ。布農族稱母氏所屬氏族爲 tanqapo，與邵族 tanqa-

puˀ 爲同一詞無疑。布農族之 tanqapo 在禁婚範圍內，而邵族則已非禁婚範圍，其所指之親屬範圍亦已不甚明確了。

B. 母方血親稱 haðiš。如外祖父母稱 ˀapuhaðiš。

（7） 姻親：

A. 娶入之女性爲 ˀapiq。如媳婦，即子之妻，稱 ˀapiq，兄弟之配偶亦稱 ˀapiq。

B. 贅入之男性爲 kjaðaˀ。如壻，即女之夫，稱 kjaðaˀ。

C. 姻親爲 mawalaˀ。如妻之兄弟姊妹，姊妹之配偶，子女之配偶之父母，均稱 mawalaˀ。

如上所記，我們得到邵族的親屬稱謂17個，其中基本親屬稱謂 (elementary kinship terms) 15個，即 ˀapuˀ, ˀamaˀ, ˀinaˀ, tuqatuqaš, minłafut, ˀajuðiˀ, ˀbinawˀað, ˀaðaðak, rukiˀ, kumkum, tanqapuˀ, ˀapiq, kjaðaˀ, 和 mawalaˀ，這15個親屬稱謂中6個屬第一次親屬 (primary relatives)，即：ˀamaˀ, ˀinaˀ, minłafut, ˀajuðiˀ, ˀbinawˀað 和 ˀaðaðak；8個屬第二次親屬 (secondary relatives)，即：ˀapuˀ, tuqatuqaš, rukiˀ, kumkum, haðiš, ˀapiq, kjaðaˀ, mawalaˀ; tanqapuˀ 用以泛指母族之親屬。

現在且根據 A. L. Kroeber 與 G. P. Murdock 兩氏所定的幾個標準（註1），略作分析，並與布農及鄒族之親屬稱謂制作一簡略的比較。玆先列表如次：

表XII：邵族、布農族和北鄒族親屬稱謂比較表

			邵族	布農族	北鄒族
1	第一次親屬 (primary relatives)	父 (Fa)	ˀamaˀ	tama	amo
2		母 (Mo)	ˀinaˀ	tina	ino
3		兄弟 (Br) 姊妹 (Si)	minłafut	masitoxas masinauba	ohaiva ohaisa
4		夫 (Hu)	ˀajuðiˀ	[bananað]	butšoŋu
5		妻 (Wi)	ˀbinawˀað	piŋŋað [binanaˀwað]	butšoŋu
6		子 (So) 或女 (Da)	ˀaðaðak	ovað	oko
7	第二次親屬 (secondary relatives)	父之父 (FaFa)	ˀapuˀ	tama xodas	akiˀi
8		父之母 (FaMo)	ˀapuˀ	tina xodas	baˀi
9		父之兄弟 (FaBr)	ˀamaˀ	mantama	amotsoni
10		母之兄弟 (MoBr)	ˀamaˀ	mantama	amotsoni
11		夫之父 (HuFa)	ˀamaˀ	——	akiˀi
12		父之姊妹 (FaSi)	ˀinaˀ	mantina	inotsoni
13		母之姊妹 (MoSi)	ˀinaˀ	mantina	inotsoni
14		夫之母 (HuMo)	ˀinaˀ	——	baˀi
15		母之父 (MoFa)	ˀapuˀ	tama xodas	akiˀi

（註1） A. L. Kroeber: Classificatory Systems of Relationship (1909), The Nature of Culture, pp. 175-181, Chicago, 1952; G. P.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1949, pp. 101-106.

			邵族	布農族	北鄒族
16		母之母 (MoMo)	ˀapuˀ	tina xodas	baˀi
17		兄弟之子(BrSo)或女(BrDa)	ˀaðaðak	panovaðun	pupe-oˀokoa
18		姊妹之子(SiSo)或女(SiDa)	ˀaðaðak	panovaðun	peafeoju
19		妻之父 (WiFa)	tuqatuqaš	mantama	akiˀi
20		妻之母 (WiMo)	tuqatuqaš	mantina	baˀi
21		姊妹之夫 (SiHu)	——	——	ahuŋu
22		妻之兄弟 (WiBr)	——	masitoxas masinauba	ahuŋu
23		妻之姊妹 (WiSi)	——	masitoxas masinauba	ahuŋu
24		子之子(SoSo)或女(SoDa)	rukiˀ	panovaðun	oˀoko
25		女之子(DaSo)或女(DaDa)	kumkum	——	peafeoju
26		子之妻 (SoWi)	ˀapiq	piŋŋað	oko
27		女之夫 (DaHu)	kjaðaˀ	——	oko
28	第三次親屬 (tertiary relatives)	父之父之父 (FaFaFa)	ˀapuˀ	tama xodas	akiˀi-eutsinitsinihi
29		父之父之母 (FaFaMo)	ˀapuˀ	tina xodas	baˀi-eutsinitsinihi
30		父之姊妹之夫 (FaSiHu)	ˀamaˀ	——	amotsoni
31		父之兄弟之妻 (FaBrWi)	ˀinaˀ	mantina	inotsoni
32		母之姊妹之夫 (MoSiHu)	——	——	amotsoni
33		母之兄弟之妻 (MoBrWi)	——	——	inotsoni
34		父之兄弟之子(FaBrSo) 或女 (FaBrDa)	minłafut	mantasˀan	pupe-aˀahaiva pupe-aˀahaisa
35		父之姊妹之子 (FaSiSo) 或女 (FaSiDa)	minłafut	mantasˀan	pupe-aˀahaiva pupe-aˀahaisa
36		母之兄弟之子(MoBrSo) 或女 (MoBrDa)	minłafut	——	——
37		母之姊妹之子 (MoSiSo) 或女 (MoSiDa)	minłafut	——	——
38		兄弟之子之子 (BrSoSo) 或姊妹之子之子(SiSoSo)	kumkum	——	——
39		兄弟之子之妻 (BrSoWi) 或兄弟之女之夫(BrDaHu)	——	——	pupe-oˀokoa
40		妻之父之父 (WiFaFa) 或妻之母之父(WiMoFa)	——	pantamaun xodas	——
41		妻之父之母 (WiFaMo) 或妻之母之母(WiMoMo)	——	pantinaun xodas	——
42		妻之兄弟之妻 (WiBrWi)	——	——	ahuŋu
43		夫之姊妹之夫 (HuSiHu)	——	——	ahuŋu
44		姊妹之夫之兄弟(SiHuBr)			ahuŋu

附註：Fa=father; Mo=mother; Br=brother; Si=sister; Hu=husband; Wi=wife; So=son; Da=daughter; FaFa=father's father, 餘類推。〔 〕者爲小川尙義、淺井惠倫所紀錄。——爲未能確定者。

表XII 所列親屬稱謂，邵族者爲本次調查，布農族者採自岡田謙氏著作（註1），北鄒族者則兼採自岡田謙及衞惠林二氏著作（註2）。表中所列，未包括集合稱謂 (collective terms)；又第三次親屬

（註1） 岡田謙：未開社會に於ける家族，昭和十八年，東京 p. 197。

（註2） 岡田謙前揭書，pp. 108—109。

衞惠林、余錦泉、林衡立：同冑志、曹族篇，臺灣省通志稿，民國四十一年，臺北，pp. 106—111。

(tertiary relatives) 以外之遠親之稱謂，因均屬描述之複合稱謂 (descriptive composite terms)，故亦未予括入。故我們在表中所列，有邵族之基本稱謂12；布農族之基本稱謂10，複合稱謂 4 。合計14；北鄒族之基本稱謂11，複合稱謂 7， 合計18。玆比較約述如下：

臺灣各族之親屬稱謂，在世代之標準 (criterion of generation) 上， 一般僅及於二代，即二輩以上尊親與二輩尊親同稱，二輩以下卑親與二輩卑親同稱，如邵族父之父 (FaFa) 稱 ʔapuʔ，而父之父之父 (FaFaFa) 亦稱 ʔapuʔ ； 子之子 (SoSo) 稱 rukiʔ ， 而子之子 之子 (SoSoSo) 亦稱 rokiʔ，即屬此類，惟北鄒族二輩以上或二輩以下之親屬多附有 eutsinitsinihi (岡田作 autunu) 之詞頭或詞尾，以表示其疏遠。但在布農和北鄒二族，姊妹 (岡田之材料包括兄弟) 之子女 (SiSo or SiDa) 與女 (岡田包括子) 之子女 (DaSo or DaDa) 同稱，則未見於邵族。

性別的標準 (Criterion of sex)，臺灣各族多在尊親分別淸楚，在同輩親屬及卑親則每不作區分。在邵族 ʔapuʔ (祖父或祖母) 與 tuqatuqaš (岳父或岳母) 二稱謂不分性別，但在必要時，亦可冠以 raʔin (大) 與 kiʔaj (小) 以示男女之別。

分類稱謂 (classificatory terms) 即多爲忽略姻緣的標準 (Criterion of affinity) 而得。我們在前面經已指出，邵族之很多稱謂可擴大其範圍，兼指同類親屬。布農族和北鄒族亦然，如布農族之 mantama 一稱謂，旣指父母之姊妹 (FaSi, MoSi)，亦指妻之母 (WiMo)，同時更兼指父之兄弟之妻 (FaBrWi)；又如北鄒族 amotsoni 一稱謂， 旣可指父母之兄弟 (FaBr，MoBr)，亦可用以兼指父母之姊妹之夫 (FaSiHu, MoSiHu)，即屬此類。

分類親屬稱謂制的最重要特點之一，即爲其忽略親疏的標準 (Criterion of collaterally)。三族中，除邵族之 ʔajuðiʔ (男人，夫)， ʔbinawʔað (女人，妻)，ʔapiq (媳)， kjaða (壻) 等稱謂；布農族之 tama (父)， tina (母)，mantasʔan (堂表兄弟姊妹) 外，可謂均忽略此一標準。布農族之 tama 與 tina 二稱謂在加上 man- 之詞頭時，亦可用以指稱關係較遠之同類親屬，故亦可謂未完全的嚴守此一標準。

二分的標準 (Criterion of bifurcation) 僅適用於第二次及第二次以外親屬，即同等親屬之稱謂之異同以其 "媒介親屬" 之性別之異同而定。我們這裏所比較的三族的稱謂，可謂絕大部分均忽略這個標準。僅有下列的幾個例外，即：邵族子之子女 (SoSo or SoDa) 稱 rukiʔ ，而女之子女 (DaSo or DaDa) 則稱 komkom；北鄒族兄弟之子女 (BrSo or BrDa) 稱 pupe-oʔokoa，而姊妹之子女 (SiSo or SiDa) 則稱 peafeoju (依據岡田，則兄弟姊妹之子女同稱，均作 (pupeo-)oko(-a))；又子之子女 (SoSo or SoDa) 稱 oʔoko ，而女之子女 (DaSo or DaDa) 則稱 peafeoju (依據岡田，亦無分別，均作 pupeo-oʔkoa)。

關於相對的標準 (Criterion of polarity)，在我們所列三族的親屬稱謂表中，只有下列諸稱謂忽略這個標準，即：邵族之 minłafut 可兼指兄弟姊妹及堂表兄弟姊妹 (布農族與北鄒族之同胞分長幼，但布農族可用 tasʔaːn 之稱謂泛指兄弟姊妹，北鄒族亦可用 natohasa 之稱謂泛指兄弟姊妹，亦與邵族之 minłafut 同)，北鄒族之 ahuŋu 可指姊妹之夫 (SiHu)，妻之兄弟姊妹 (WiBr, WiSi)，妻之兄弟之妻 (WiBrWi)，及夫之姊妹之夫 (HuSiHu) 等， 均屬相對之稱謂。但在雅美和排灣二族，互稱的標準 (Criterion of reciprocity) 且適用於二輩尊親與二輩卑親之間，即在雅美族祖父母 (FaFa or FaMo) 與孫 (SoSo or SoDa) 同稱 apu[註1] ；在排灣族祖父母與孫同稱 vovo[註2] 。

長幼的標準 (Criterion of relative age) 適用於平輩親屬，布農與北鄒二族對兄弟姊妹多作長幼之別，即布農族稱兄姊 (Br or Si elder than ego) 爲 masitoxas，弟妹 (Br or Si younger than ego) 爲 masinauba；北鄒族稱兄姊爲 ohaiva，弟妹爲 ohaisa。邵族雖常用 minłafut 一稱謂兼指兄弟姊妹，但必要時亦可冠以 tantuqaš 以示其長於已，冠以 šašuwaðiʔ 以示其幼於已，可見邵族亦有同樣的分類觀念。

G. P. Murdock 氏所列稱謂者之性別的標準 (Criterion of speaker's sex) 與被稱謂者存歿的標準 (Criterion of decedence) 均未爲三族之稱謂制所採用，故從略不論。

本文爲邵族之調査報告 ， 由於篇幅與時間的關係 ， 作者不擬在這裏討論邵族親屬稱謂制的淵源，但由上面之比較記述，我們可以看出邵族親屬稱謂制的幾點特色。

臺灣各族的親屬稱謂，如我們在上面所作之比較記述，其一特點爲其大部分稱謂之適用範圍之廣大，這種一個親屬可以用以指稱關係不盡相同的同類親屬，常見於氏族社會，亦即分類親屬稱謂制 (Classificatory system of kinship terminology) 之一特質[註3] 。

Leslie Spier 先生曾把北美洲印地安人之親屬稱謂制作過詳細的分類[註4] 。其所分 8 類之第三類爲 Salish type。Salish type 之特色爲「父母之同胞之稱謂之合一，即；伯叔舅丈 (uncle) 僅有一稱謂，姻嬸姑姨 (aunt) 亦僅有一稱謂。而與此相對，甥姪亦僅有一稱謂。"祖父母" (grandparent)，"子女" (child)，及 "孫" (grandchild) 各有稱謂。兄弟姊妹常分爲 "長於已者" 與 "幼於已者"。"同胞" (sibling) 之稱謂可兼用於堂姑姨表同輩親屬。」[註5] 我們在上面所述三族之親屬稱謂制，可謂與此型完全相似。 只是布農和鄒族祖父母異稱， 較近此型之 Nisqualli 等諸族者而已。

不過，布農和北鄒二族的親屬稱謂制亦有與 Salish type 不同之特點 。如我們在表中所列布農族兄弟姊妹之子女 (BrSo, BrDa, SiSo, SiDa) 與子之子女 (SoSo, SoDa) 同稱 panovaðun，北鄒族姊妹之子女 (SiSo, SiDa) 與女之子女 (DaSo, DaDa) 同稱 peafeoju，之忽略世代的標準之分類稱謂，即爲未見於 Salish type 稱謂制，亦未見於邵族者。故邵族之稱謂制爲 Salish type，而布農和北鄒二族者則爲修改的 Salish type 了。

關於布農族的親屬稱謂制 ， 馬淵東一先生曾報告其屬 Omaha type ， 即「母族親屬在指稱

(註1) 陳奇祿、林明漢、任先民：蘭嶼雅美族人類學資料，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四期，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pp. 21—22。

(註2) 小川尙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灣帝國大學言語學硏究室出版，日本昭和十年，附錄，pp. 7，9。

(註3) Lewis H. Morgan 很早便將親屬稱謂制分爲兩大類，分類制 (classificatory system) 和描述制 (descriptive system), 見 Lewis H.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Human Family,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XVII, 1870.

(註4) Leslie Spier: The Distribution of Kinship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I (1925), pp. 71—88.

(註5) 同上，p. 74.

(referential) 時，均作 "uncle" 或 "aunt"，在其成年後，其呼稱 (vocative) 則爲附加尊稱詞 "father" 或 "mother" 於其個人名字之前。與此相對，同氏族女子所生者在指稱時均作 "nephew" 或 "niece"，而呼稱時則用其個人名字。」(註1) 布農族的此一現象，我們由於所採用材料的限制，未能將此現象示出，不過我們可謂布農族的親屬稱謂制乃屬於 Omaha 式之 Salish 型了。

八、部落組織

邵族今日的社會經濟生活已融入於漢人之間，在政府的行政系統上亦已歸入普通行政的範圍內（即非保留區行政），故其部落組織早已蕩然無存，不過從故老口中，我們尙可追尋其若干殘缺的舊制。依據故老的報告，我們可推知：邵族原有的部落組織每與氏族組織一致，即一個氏族的成員多聚居一地而構成一個部落，雖然每一部落常有一二小氏族依附其間。因爲氏族與部落多少可謂一致，故氏族族長亦每即地域領袖。地域領袖通常有助手二人，傳令一、二人。因族長由長嗣世襲，故頭人亦然。助手亦有世襲之傾向。傳令由頭人家屬中之年輕者擔任之。如村有要事，頭人不能作單獨裁決時，得召開部落會議。部落會議由各戶戶長爲其成員。

（一） 頭人制度

邵族有頭人制度，是很明顯的，在前文中我們經曾提過。卜吉社現有頭人 (ʔdaʔduʔ) 二人，即袁阿送和石松加。關於二頭人的產生，我們認爲乃二個部落合併的結果，在下節中，將作比較詳盡的敍述。頭人之職位是世襲的，由父傳子，但如無子，則傳於弟。袁阿送和黃宇順敍述他們記憶中的頭人世系謂：記憶中最早的頭人是 pajtaʔbuʔ，pajtaʔbuʔ 死，其長子 ʔušun 繼之，ʔušun 死，其次子 makajtan 繼之。makajtan 繼爲頭人，因其兄 ʔawaliʔ 早亡之故。makajtan 死，袁阿送 (pajtaʔbuʔ) 繼爲頭人，袁阿送亦爲次子，其繼爲頭人，亦因其兄 ʔburaw 早亡。

卜吉社現有的三大氏族，在昔日各有其領地：袁姓的領地最爲廣大，日月潭一帶皆是；石松加一族（即譜表五、六、七之石姓）之祖先擁有魚池一帶的土地；石竹吉一族（即譜表八、九之石姓）擁有司馬鞍方面的土地；毛姓之領地則在水裏方面。高姓與陳姓沒有土地，故依附大姓居住。各大氏族均有其族長，族長同時亦即該族地域的頭人。

（二） 二頭人的產生

卜吉社現有二個頭人，一個是袁阿送，另一個是石松加，雖然他們現在均已不執行其職務了。從我們的詢問，我們未能發現這二個頭人在職務上有什麼分工的規定。雖然袁阿送被稱爲 ʔdaʔduʔ，即頭人，而石松加被稱爲 šašuwaðiʔ ʔdaʔduʔ，即小頭人，但其權力亦未見有大小之別。事實上，石松加之父 paloŋkwan (石郎觀) 爲頭人時，其名字數見史籍筆記，可見權力可能亦凌架於當時之大頭目 makajtan (袁改旦) 之上。故此二頭人並存的事實，爲一值得我們予以考察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詢問所得，二頭人之產生，蓋因日據初期 makajtan 率其族人搬至 rawš 時，恰值石姓族長 paloŋkwan 率其族人搬來石印，故 paloŋkwan 代 makajtan 爲地域領袖，即頭人，其後 makajtan 又搬回，故二頭人並存（參看沿革節），不過這個時候已是日據時期，邵族的固有

（註1） 根據馬淵東一先生第八屆太平洋學術會議所宣讀論文 "The Omaha Type of Kinship Terminology among the Bunun, Central Formosa" 一文之節要。

部落組織經已破壞，故二頭人並存在職權上如何劃分，亦就不成爲一個問題了。

（三） 二頭人制與半部落制

在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之狩獵祭，各家把祖靈籃依照定規分別送到大小頭人之家，以酒爲祭品，由巫師行告祖祭儀（參看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教）。在祭儀時，尤其在與祭祖靈有關的七月祭時，部落分爲二半，各依附於大小頭人之一方舉行，很使我們疑惑他們或有半部落制的存在。但由於上述二頭人制的產生乃晚近之事，且我們亦不能找出此二羣間的互相關係 (reciprocal relation)，對立關係 (rival relation)，和平衡關係 (balancing relation)，我們對於他們的半部落制只有存疑。玆略記述此一「二部組織」之大概。

1. 除袁、石兩姓之家族各屬一方外，其餘諸姓非因姓而定其所屬。袁姓之一方有毛伊力、陳永享、陳戶斗等3戶，與袁姓諸戶合計爲14戶；石姓之一方，有毛卓肉、毛昇進、毛信孝、毛智萬、謝宗結、陳進富、高武老、高金全、高仕來、邱松吉、筆阿春、朱萬等12戶，與石姓合計爲25戶。（張坤復、及黃宇順二戶之歸屬不明）。

2. 巫師之歸屬亦非因姓氏而定。在袁姓之一方有毛陳阿却（毛伊力妻）和袁朱查某（袁福課妻）；在石姓之一方有毛廉里（毛卓肉妻）、石陳阿里（石松加妻）和石袁美妙（石竹吉妻）。兩方之巫師之師承亦無分別，毛廉里爲大師傅，其餘四人均習藝於毛廉里。

3. 兩方所行之儀式程序完全相同。（參看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教）

毛陳阿却對作者解釋其歸屬於袁姓頭人之一方之理由，謂：「袁姓遷回石印時，因無先生（巫師），而又不可依附石姓舉行祭儀，因我的丈夫毛伊力與袁阿送有親戚關係（作者按：關係並不十分密切，參看譜表一、二、十），故我轉爲袁家祭場之先生（巫師）。」其後袁朱查某加入，故袁方有巫師二人。所以我們寧以爲這種二分現象乃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而已，並非一種已經確立的制度。

（四） 頭人的助手和職權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頭人通常有助手二人。助手稱 kajtaʔ，協助頭人執行職務。助手由頭人選擇社中有能力者充當之。makajtan 爲頭人時，其助手爲 ʔawaliʔ（即袁福課之母 ʔapin 之父，姓袁 šinawanan）與 pitaʔ（姓陳 škahihian）。makajtan 遷出，paloŋkwan 爲頭人時，其助手爲 ʔaran（毛伊力之曾祖父（？），姓毛 škapamumuʔ）和 toʔbaʔ（袁阿米之祖父，姓袁 šinawanan）。袁阿送當年的助手爲袁福課和石竹吉；石松加當年的助手則只有毛伊力。

在以家族爲社會政治單位的民族間，家長同時就是聚落領袖；在以親屬羣（如氏族）爲社會政治單位的民族間，族長同時亦就是聚落領袖；但在由若干親屬羣聚居而形成部落時，則自然產生了地域領袖。如我們在前文中指出，邵族數氏族聚居於一地，乃晚近之事，在不久以前，每一氏族占居一地，故其時氏族領袖亦即等於地域領袖，換言之，我們在這裏所稱的頭人，實即大氏族之族長而已。

職務與權限的分化，爲近代文明的產物。在邵族間，由於其舊制早被廢止，故我們欲求知其舊有之諸官員（頭人與其助手）的職務與權限的劃分，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我們的報道人所能對我們陳述的亦只是一個概括的情形。玆略記於下：

1. 頭人在平時爲部落的仲裁者和執法官——社人間有糾紛，均訴於頭人，由頭人仲裁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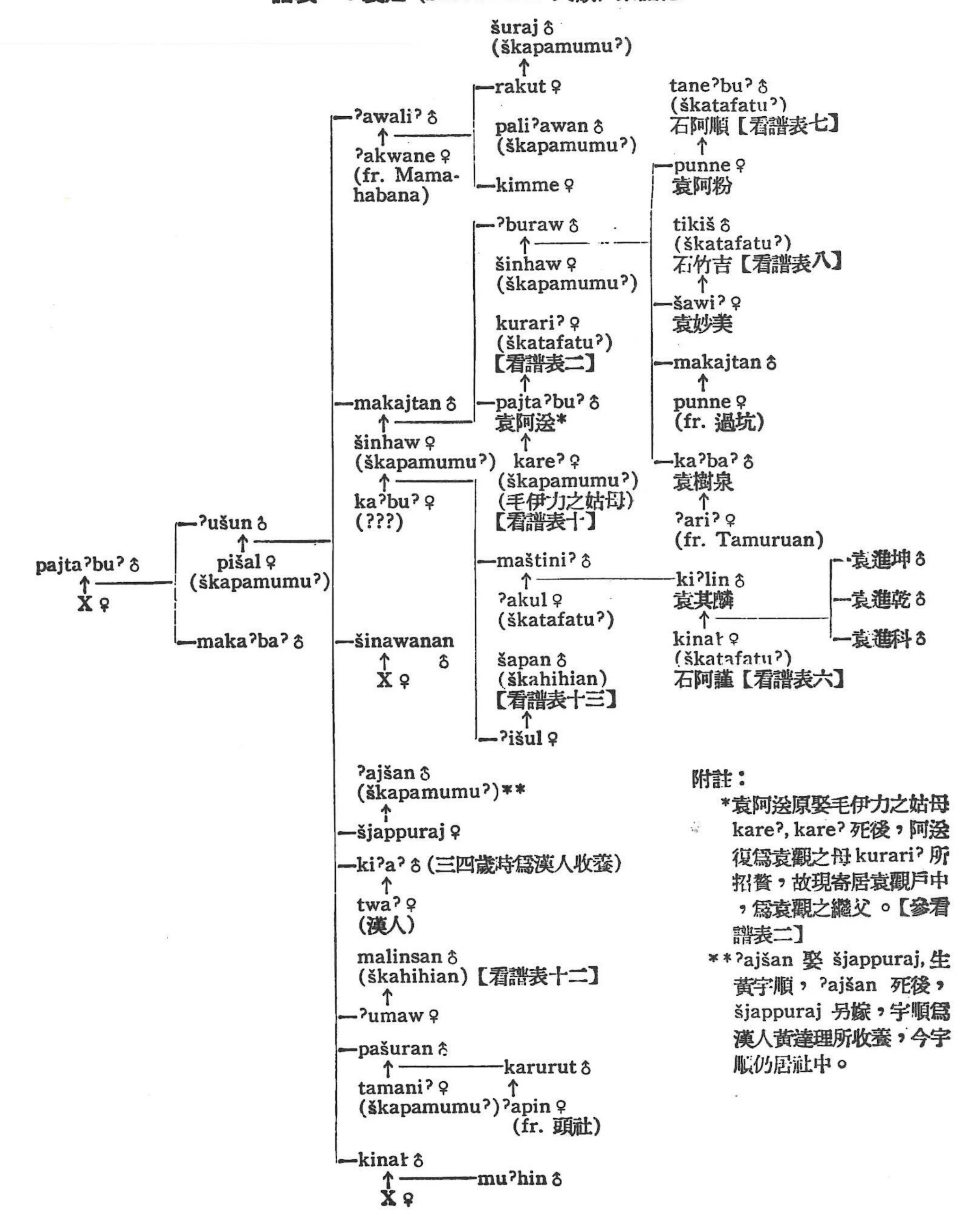
人(同族之人)，放火、和強姦均爲罪。殺人者罰田和牛，其數量由頭人決定之；放火者應以其已有之財產賠償；通姦者，如男女均未婚，可令成婚，未視爲嚴重罪犯；如女已有夫，或男已有婦，均罰男子，普通罰酒或豬；強姦者則視爲重罪，其罰與殺人罪同，罰田或牛。毛伊力謂，上述諸罪犯，除處罰外，倘可依其罪之輕重，處以笞杖之刑。笞刑之施行與其輕重，由頭人決定，而指定其助手行之。強姦者並得罰以示衆 (łułulin)。

2. 頭人在戰時爲軍事領袖——史籍記載水沙連頭目骨宗率族人叛亂，骨宗是否即邵族之頭目，已無法詳考。但邵族耆老均謂；頭人爲全社領袖，平時處理社務，一旦有事，與外族有兵戎，自當由頭人率領，與他族一較短長。不過，由於邵族在數十年中，未曾與外族抗爭，我們的報道人自不能報道其詳。

附　　表

下列諸表中，♂表示男性，♀表示女性。有漢名者爲調查時尚生存之村中人口，僅記土名者，則爲已亡故者。↑表示配偶關係，其記於尚生存之人口間者，兼表示其嫁入或贅入之關係，如嫁入於夫家，則以箭頭指向其夫；贅入於妻家，則以箭頭指向其妻。括弧內所記除若干簡要說明外，表示其所屬氏族或部落，而在部落名之前冠以 fr., 即「來自」之義，如自 Tamuruan 嫁入本社，記作 (fr. Tamuruan)。虛線(……)表示收養關係，如譜表五石芬蓉爲石阿喜之養女，而石素欄與石月圓則爲婚生女。

譜表一：袁姓 (šinawanan 氏族) 系譜之一



附註：

*袁阿淞原娶毛伊力之姑母 kare?, kare? 死後，阿淞復爲袁觀之母 kurari? 所招贅，故現寄居袁觀戶中，爲袁觀之繼父。【參看譜表二】

**?ajšan 娶 šjappuraj, 生黃宇順，?ajšan 死後，šjappuraj 另嫁，宇順爲漢人黃達理所收養，今宇順仍居社中。

譜表二：袁姓（šinawanan 氏族）系譜之二

X♂
X♀

—toʔbaʔ♂
šinhaw♀
(škapamumuʔ)

—muʔuʔ♂
ʔumaw♀
(škapamumuʔ)
pajloŋ♀
(fr. 過坑)
石碧桃（muʔuʔ 死後，改嫁袁宇福）【看本譜表】
—ramuʔ♀（至埔里為漢人所收養）

—šapan♂
tunpet♀
(škapamumuʔ)

tawpeʔ♂
(škatafatuʔ)
謝進財【看譜表五】
—pajše♀
袁金玉

tiʔban♂
(škapamumuʔ)
毛智萬【看譜表九、十】
—kimme♀
袁阿金

—toʔbaʔ♂
袁阿米
pangi♀
(šapit)【看譜表十六】
—袁聰陽♂

—ʔaʔan♂
袁阿安（曾寄居袁冬炮戶中）【看譜表三】
nuj♀
(škatafatuʔ)
石玉英【看譜表六】
—袁芳蘭♀

—ʔaʔwan♂ 袁木松（曾寄居袁冬炮戶中）【看譜表三】

鄭信榜♂
(漢人)
—kimhwe♀
袁金花*
ʔapjaʔ♂
(štanakjunan)【看譜表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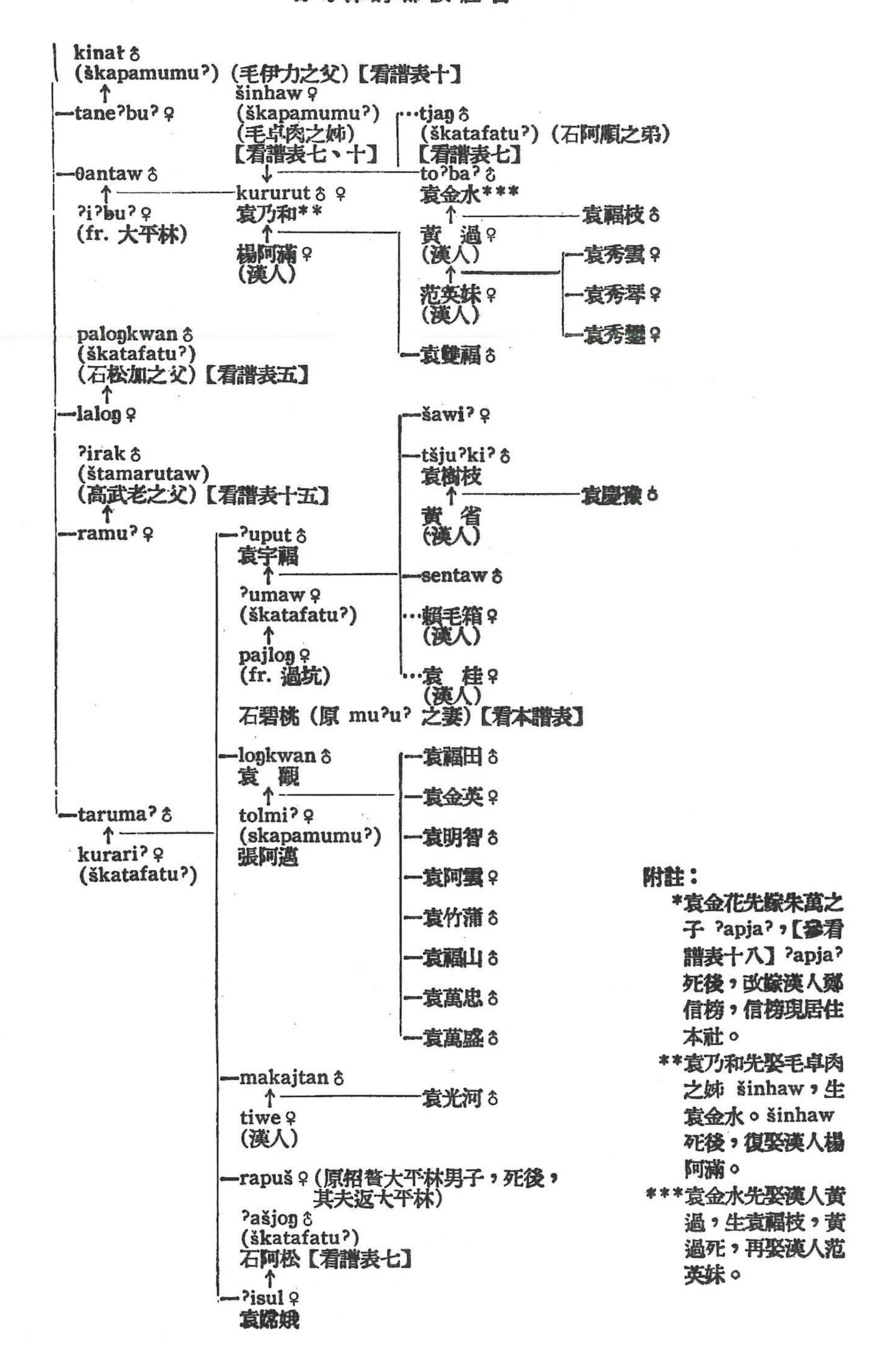
—kabuł♀
毛久美（為毛界進所收養）【看譜表十】

—rarun♀（至魚池，為漢人所收養）

—raliz♂
rimaw♀
(škahihian)
šjuʔa♂
袁 秀
tamaniʔ♀
(škapamumuʔ)
毛阿金【看譜表十】

katat♂
(škatafatuʔ)
—ʔarumaʔ♀

—kiʔaʔ♀（至鹿港，為漢人所收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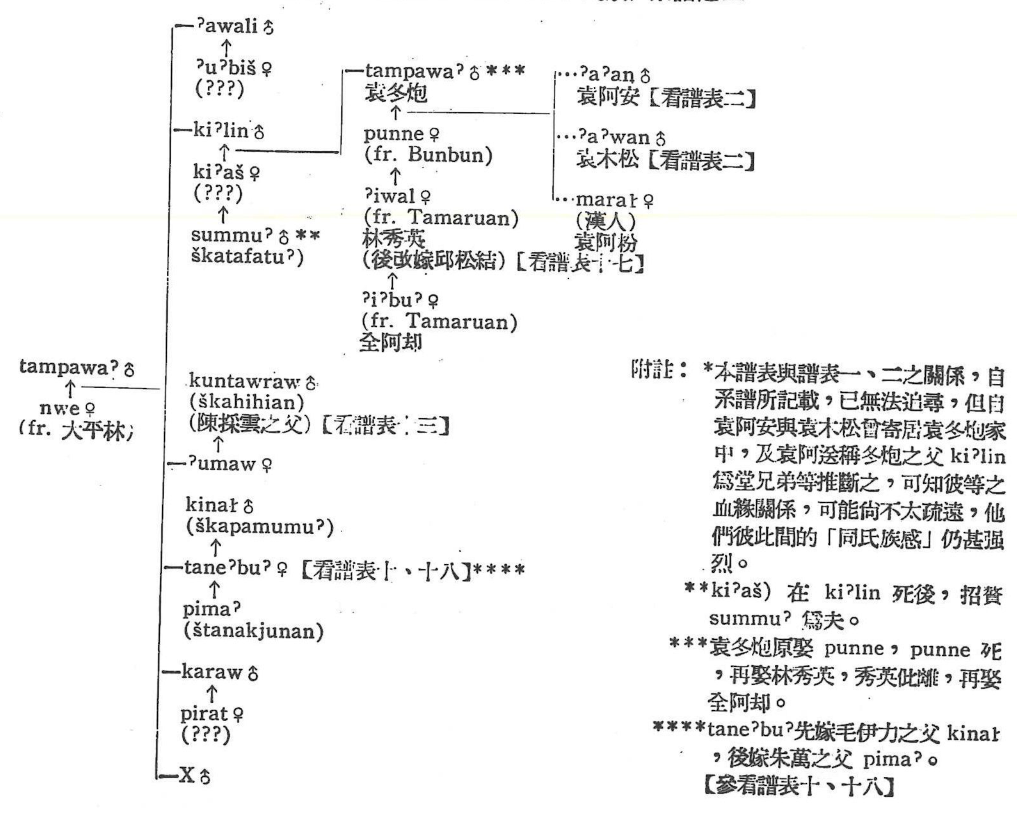
附註：

*袁金花先嫁朱萬之子 ʔapjaʔ，【參看譜表十八】ʔapjaʔ 死後，改嫁漢人鄭信榜，信榜現居住本社。

**袁乃和先娶毛卓肉之姊 šinhaw，生袁金水。šinhaw 死後，復娶漢人楊阿滿。

***袁金水先娶漢人黃過，生袁福枝，黃過死，再娶漢人范英妹。

譜表三：袁姓（šinawanan 氏族）系譜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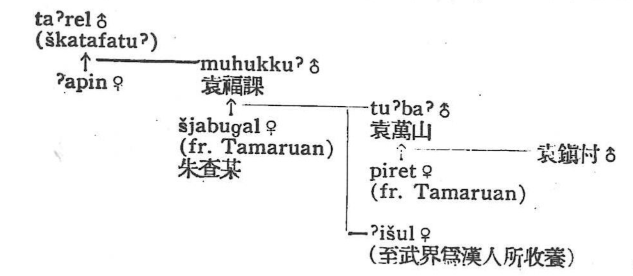
附註：*本譜表與譜表一、二之關係，自系譜所記載，已無法追尋，但自袁阿安與袁木松曾寄居袁多炮家中，及袁阿逡稱多炮之父 kiʔlin 爲堂兄弟等推斷之，可知彼等之血緣關係，可能尚不太疏遠，他們彼此間的「同氏族感」仍甚强烈。

**kiʔaš）在 kiʔlin 死後，招贅 summuʔ 爲夫。

***袁多炮原娶 punne，punne 死，再娶林秀英，秀英仳離，再娶全阿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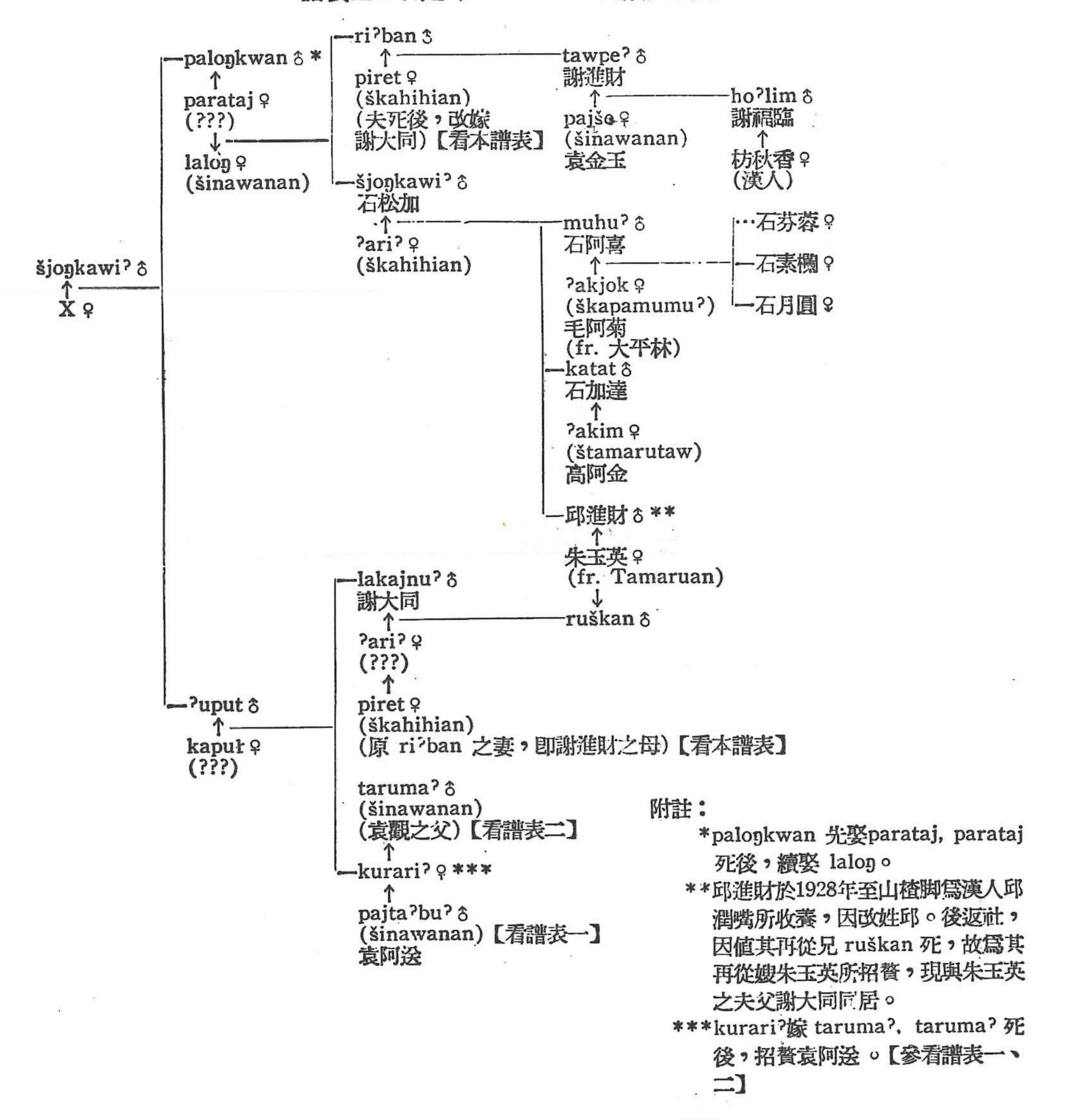
****taneʔbuʔ先嫁毛伊力之父 kinaɬ，後嫁朱萬之父 pimaʔ。【參看譜表十、十八】

譜表四：袁姓（šinawanan 氏族）系譜之四*



附註：*袁福課爲石竹吉之胞弟【參看譜表八】，因母 ʔapin 本戶無嗣，故由福課繼承其家緒。ʔapin 之同嗣系族人，今無存者，故與其他袁姓家戶之關係不明。

譜表五：石姓（škatafatuʔ 氏族）系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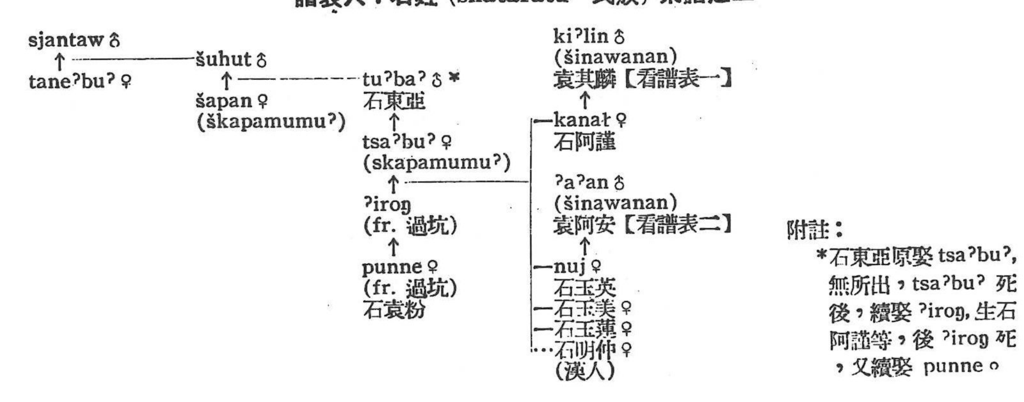
附註：

*paloŋkwan 先娶parataj, parataj 死後，續娶 laloŋ。

**邱進財於1928年至山楂脚爲漢人邱潤嬙所收養，因改姓邱。後返社，因值其再從兄 ruškan 死，故爲其再從嫂朱玉英所招贅，現與朱玉英之夫父謝大同同居。

***kurariʔ嫁 tarumaʔ，tarumaʔ 死後，招贅袁阿逡。【參看譜表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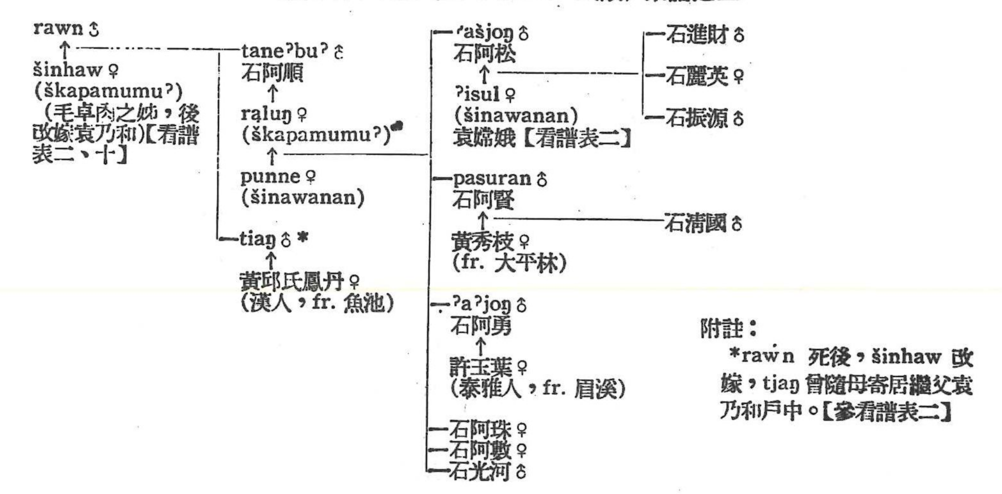
譜表六：石姓（škatafatuʔ 氏族）系譜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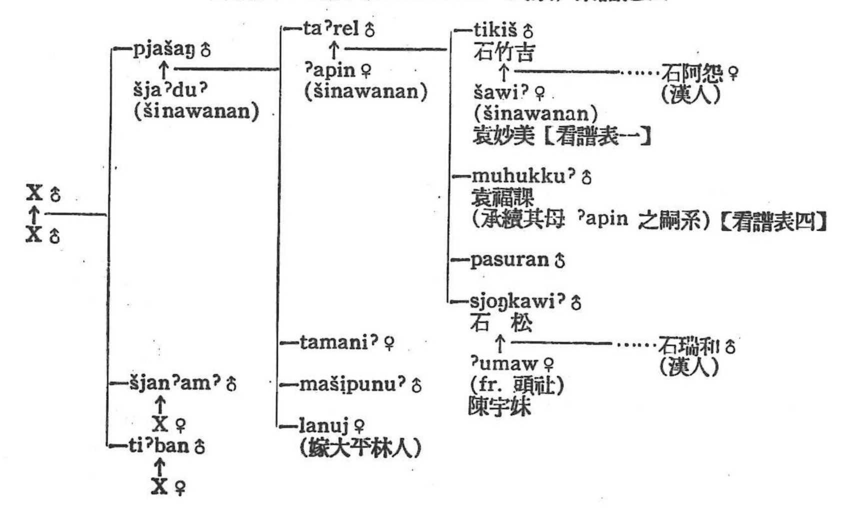
附註：

*石東亞原娶 tsaʔbuʔ，無所出，tsaʔbuʔ 死後，續娶 ʔiroŋ，生石阿謹等，後 ʔiroŋ 死，又續娶 pun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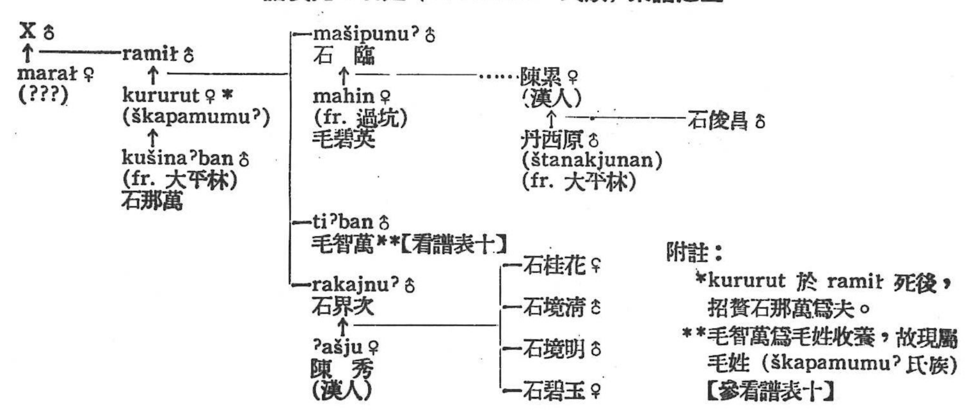
譜表七：石姓（škatafatuʔ 氏族）系譜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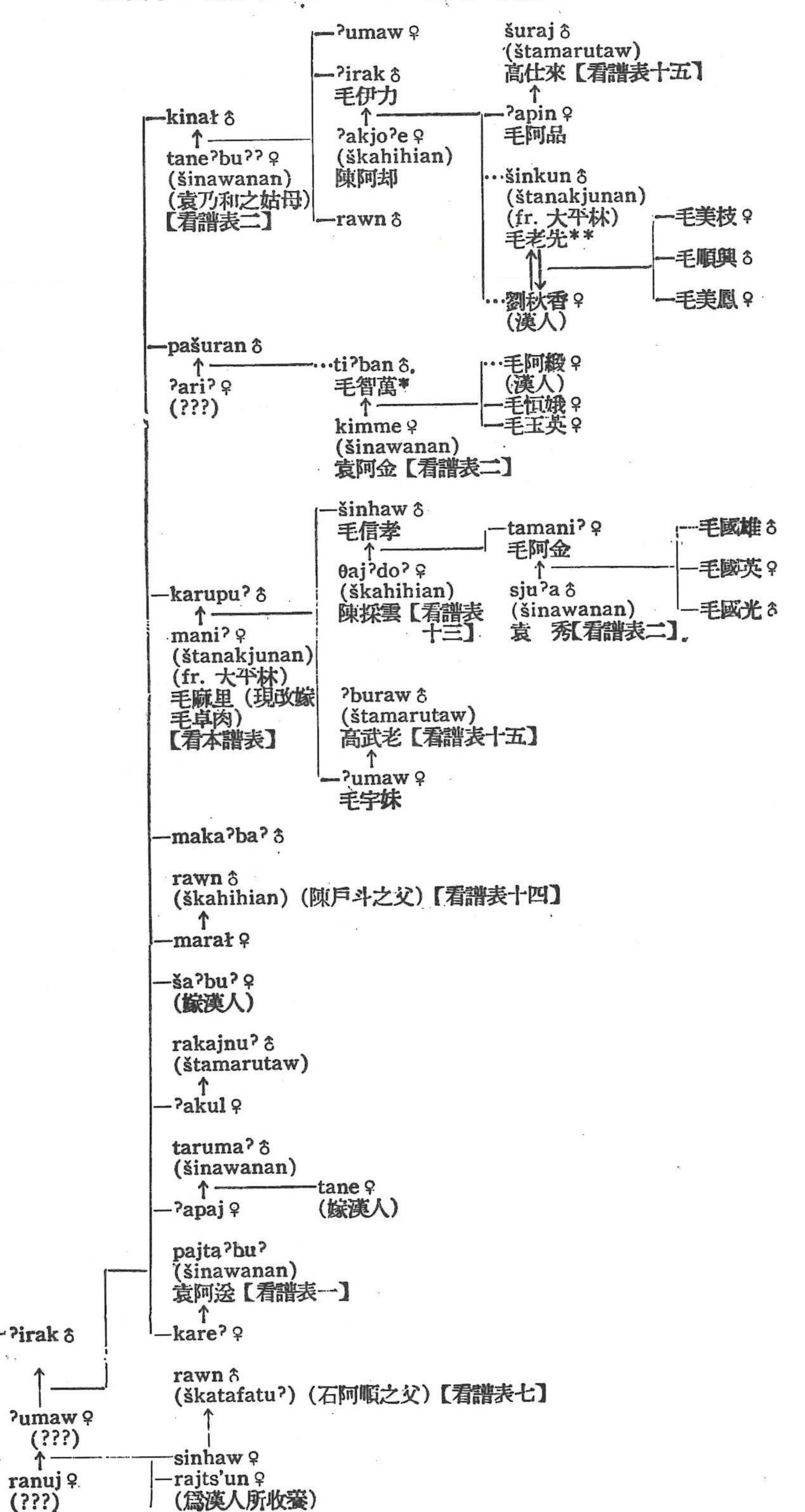
譜表八：石姓（škatafatuʔ 氏族）系譜之四



譜表九：石姓（škatafatuʔ 氏族）系譜之五



譜表十：毛姓（škapamumuʔ 氏族）系譜之一



—toʔbaʔ ♂
毛卓肉
↑
maniʔ ♀
(štanakjunan)
(fr. 大平林)
毛麻里（原嫁毛信孝之父）【看本譜表】

黃金淵 ♂
(漢人)
↑
…毛阿甘 ♀
(fr. 大平林)
—黃武忠 ♂

—makaʔbaʔ ♂
↑
ʔisul ♀（後改嫁頭社邵人）

—parukwatał ♂
↑
majaʔ ♀
(fr. 大平林)

—kurupan ♂
—saʔpan ♂
—pašuran ♂
↑
ʔaʔbuš ♀
(fr. Bunbun)
王月汝（後改嫁陳永享之父 ʔatun）【看譜表十二】

X ♂
↑
—ʔusaj ♀（筆阿比之母）【看譜表十六】

—makaʔbaʔ ♂
毛界進
↑
黃美珠 ♀
(fr. 卡社)

…莊含笑 ♀
(漢人)
…kabul ♀
毛久美
(袁阿米之胞妹)【看譜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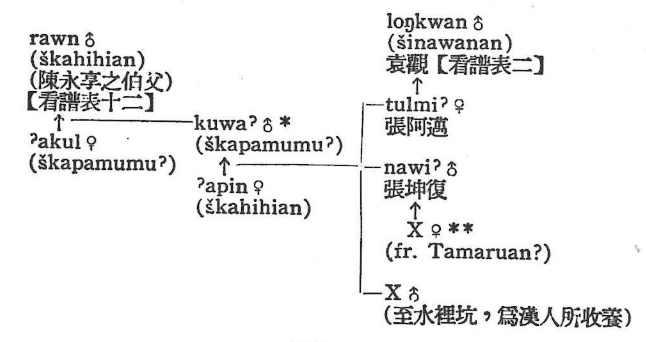
—pašuran ♂

附註：

*毛智萬原姓石（škatafatuʔ 氏族），即石臨與石界次之同胞兄弟，因爲 pašuran 所收養，故改姓毛（屬 škapamumuʔ 氏族）【參看譜表九】

**毛老先與劉秋香均爲毛伊力所收養之子女，成年後結爲夫婦。

譜表十一：毛姓（škapamumuʔ 氏族）系譜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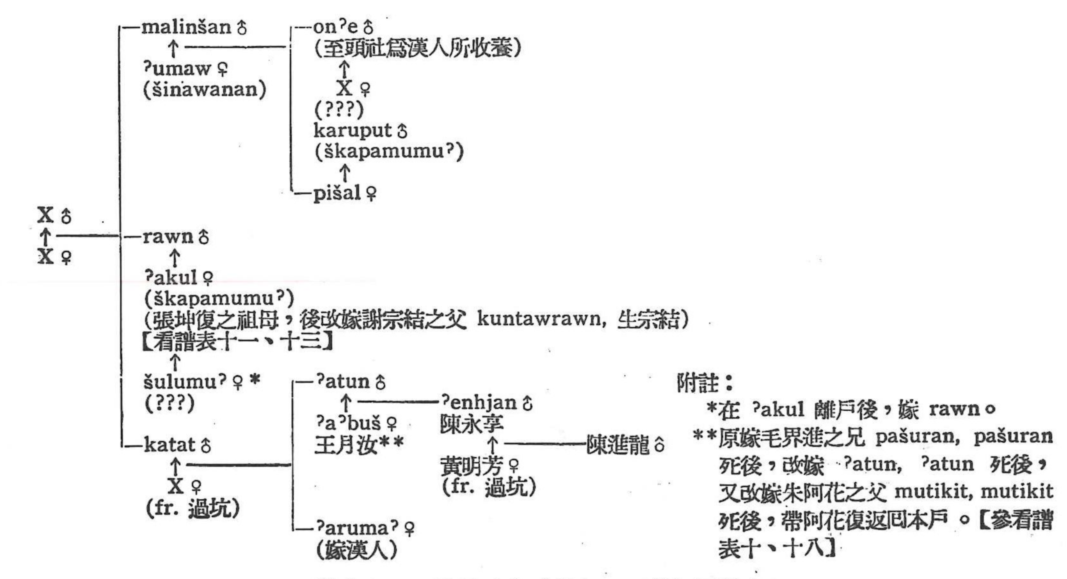


附註：

*kuwaʔ 之母 ʔakul 於懷妊後與 rawnʔ 仳離，返家後生 kuwaʔ，故 kuwaʔ 從母姓而屬 škapamumuʔ 氏族。kuwaʔ 因從母姓，故得與其父同姓者結婚。

**今已仳離。

譜表十二：陳姓（škahihian 氏族）系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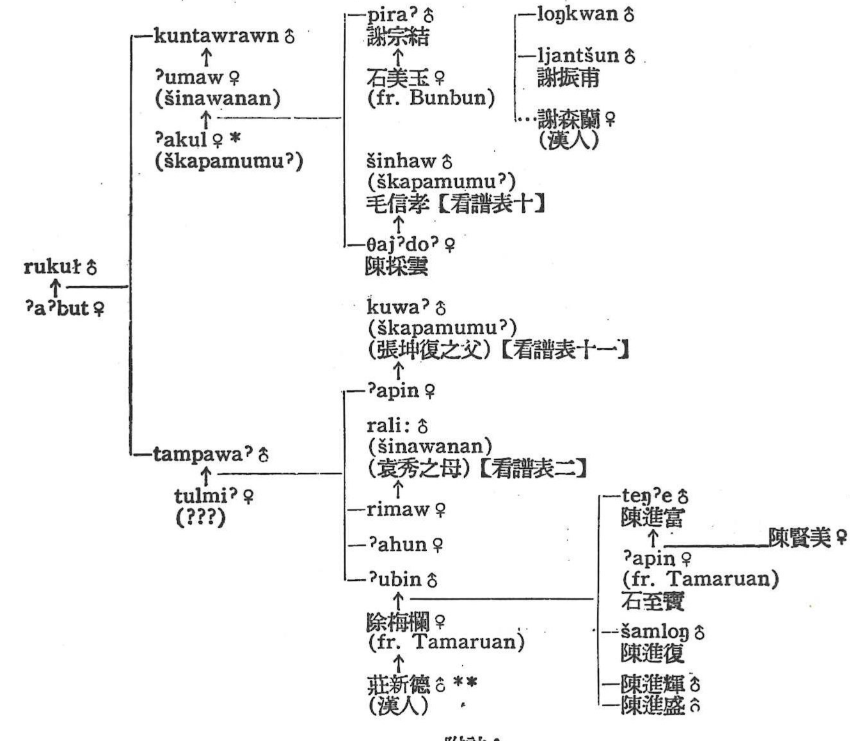


附註：

*在 ʔakul 離戶後，嫁 rawn。

**原嫁毛界進之兄 pašuran，pašuran 死後，改嫁 ʔatun，ʔatun 死後，又改嫁朱阿花之父 mutikit，mutikit 死後，帶阿花復返回本戶。【參看譜表十、十八】

譜表十三：陳姓（škahihian 氏族）系譜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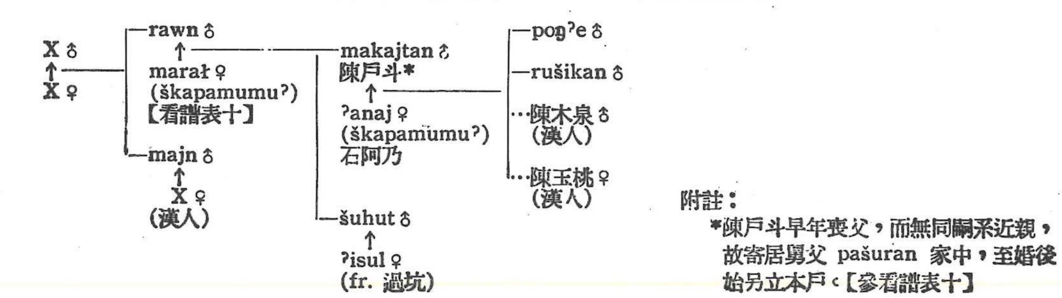


附註：

*ʔakul 原嫁陳永享之祖叔 rawn。kuntawrawn 之妻 ʔumaw 亡故，ʔakul 改嫁 kuntawrawn 爲其繼室。

**陳梅欄於其夫 ʔubin亡故後，招贅漢人莊新德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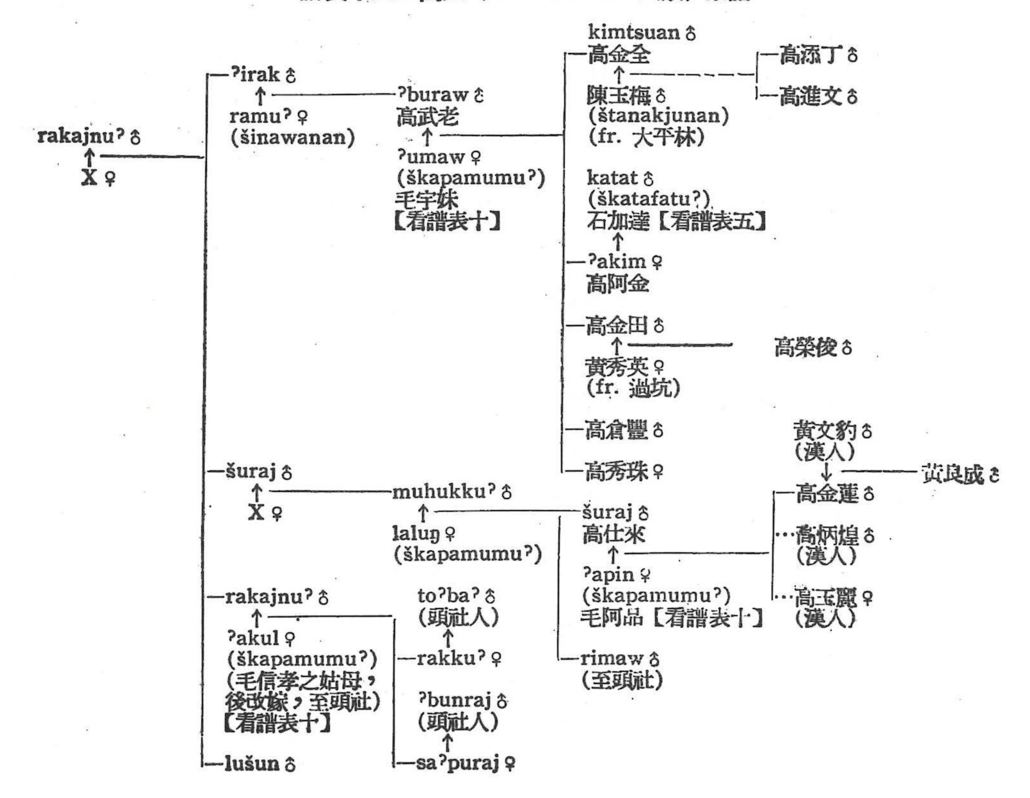
譜表十四：陳姓（škahihian 氏族）系譜之三



附註：

*陳戶斗早年喪父，而無同嗣系近親，故寄居舅父 pašuran 家中，至婚後始另立本戶。【參看譜表十】

譜表十五：高姓（štamarutaw 氏族）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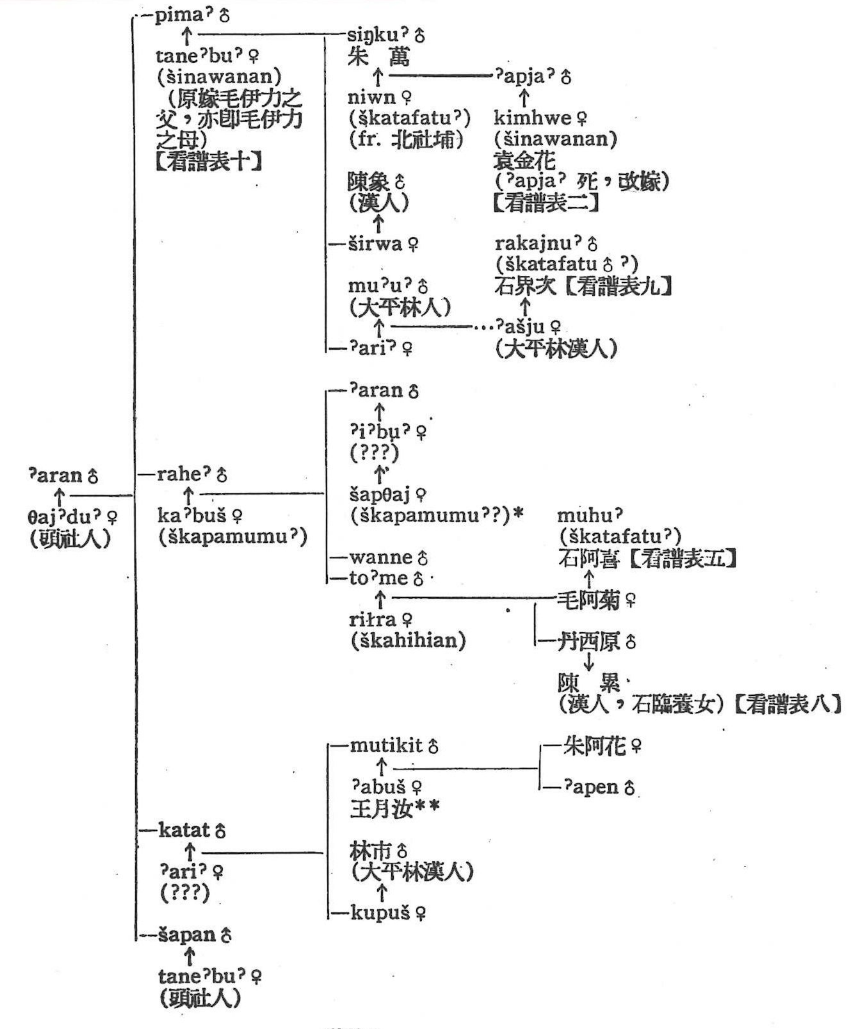
譜表十六：筆姓（šapit 氏族）系譜之一

X ♂
X ♀
ʔatšun ♂
筆阿春
ʔisuk ♀
(štanakjunan)
筆阿比
X ♀
toʔbaʔ ♂
(šinawanan)
袁阿米【看譜表二】
paŋi ♀
筆玉雪 ♀
(漢人)

譜表十七：筆姓（šapit 氏族）系譜之二

X ♂
X ♀
ʔarun ♂
邱松結
ʔiwal ♀
(fr. Tamaruan)
林秀英（原袁多炮之妻）【看譜表三】

譜表十八：朱姓（štanakjunan 氏族）系譜



附註：

*šapθaj 可能即石臨之母 kururut 之妹。

**王月汝原嫁陳永享之父 ʔatun，後嫁 mutikit，mutikit 死後，復帶女阿花返回其子陳永享戶中。【參看譜表十二】

重要引用文獻目錄

蕃族調查會 (Banzoku-chosakai)

1919 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臺北。

陳奇祿 (Chen Chi-lu)

1955A 日月潭邵族在民族分類學上的地位 (中國民族學會第二次年會宣讀論文)

1955B 臺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族和婚姻，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臺北。

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 (Chen Chi-lu, Li Yih-yuan, and Tang Mei-chun)

1955 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臺北。

陳奇祿、林明漢、任先民 (Chen Chi-lu, Lin Ming-han, and Jen Shien-min)

1954 蘭嶼雅美族人類學資料，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四期，臺北。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 (Ino and Awano)

1899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

黃玉振 (Huang Yü-chên)

1953 化番六社志，南投文獻叢輯第二輯，南投。

KROEBER, A. L.

1909 Classificatory Systems of Relationship, In *The Nature of Culture* (1952), Chicago.

劉枝萬 (Liu Chih-wan)

1951 臺灣日月潭史話(油印本)，埔里。

馬淵東一 (Mabuchi, T.)

1953 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民族學研究第十八卷第一、二號，東京。

1952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Tribes of Formosa,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Ethnology*, Vol. XLVI, No. 2,

1953 The Omaha Type of Kinship Terminology among the Bunun, Central Formosa (Paper read before the Eigh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前島信次 (Mahejima, N.)

1936 日月潭の珠仔嶼，民族學研究第二卷第二號，東京。

森丑之助 (Mori, U.)

1915 臺灣蕃族圖譜，臺北。

MURDOCK, G. P.

1949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岡田 謙 (Okada, Y.)

1933 未開社會に於ける家族，東京。

SPIER, LESLIE

1925 The Distribution of Kinship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I, pp. 71-88, Seattle.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Utsurikawa, N. *et al*)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

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 (Wei Hwei-lin, Yü Chin-chuan, and Lin Heng-li)

1952 同胄志，曹族篇，臺灣省通志稿，臺北。

SOCIAL ORGANIZATION

(Abr'dged)

CHEN CHI-LU

INTRODUCTION

Sun-moon Lak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leaurse resorts of Formosa, is situated approximately in the center of the island. The lak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southern half is crescent in shape, therefore called Moon Lake; the northern large and round, therefore Sun Lake. On the southern edge of Sun Lake, there is a small hamlet, inhabited mainly by the Thao people, called Pak-khut. (卜吉 or 剝骨)

Among the Formosan aboriginal tribes which have preserved their original cultures, the Tha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the Han people 漢人) earlier than other tribes, but they have been neglected by most of the ethnologists. Therefore, the classificatory position of the Thao among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is not yet decided.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aborigines living around the territory have been referred to as Shui-sa-lian-hua-huan (水沙連化番), meaning the acculturated savages of Shui-sa-lia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some anthropologists have classified the people of Pak-khut as a branch of the A-li-shan Tsou tribe; some others thought that they are a division of the Northern Bunun tribe who live to the south of their territory; still some others considered them as an independent ethnic group. An adequate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a detailed ethnographical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people.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cording their culture before it becomes extinct, and to decide their classificatory position, we have undertaken field-research.

The Chinese began to migrate to Formosa in greater number in sixteenth century. The culture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borigines 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problems of our study. Today, we have some 200,000 aborigines remaining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this island, but in the last few hundred years, an equal number, who were plains dwellers, have become extin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gradually extending its sphere, and the aboriginal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reducing. All aboriginal tribes which have preserved their original cultures have also undergoing culture change. However, the Thao trib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border line of these two types of culture has changed more rapidly. We have taken up our research among the Thao because they are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this kind of "acculturation".

In culture contac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culture do not change uniformly in speed.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Thao have lost most of their original culture traits;

but religiously and linguistically, they still retain most of them. Therefore, some of our reports have laid str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today, but some have emphasized on that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rticle, which begins this series of investigation reports, lay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simply because their social lives today are more Chinese than aboriginal.

The data upon which this series of reports are based were secured during two field trips in the Spring of 1955,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is work came from the Special Education Foundation, Bureau of Education,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Fieldworker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ere: Chen Chi-lu, demography, social organization, material culture; Li Yih-yüan, economic life; Tang Mei-chün, religious life; Li Hwei, individual development; Liu Chih-wa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Yü Chin-chüan and Cheng Ts'ung-ming, anthropometry. In February 1956,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sent out another field expedition headed by Professor Li Fang-kwei, to investigate their language. The article "Notes on Thao Language" is the result of this last investigation.

We desir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our informants Messrs. škapamumuʔ ʔirak, šinawanan ʔasaŋ, škapamumuʔ šinhaw, štamarutaw ʔburaw, and škatafatuʔ šjoŋkawiʔ, for their cooperation. Our thanks are due to Mr. Chen Wei-yo, head-master of the Jih-yüeh-t'an Primary School, and Mr. Hsu I-je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Nan-tou Prefecture, who gave their assistance. We are under obligation to Professors Ling Shun-sheng and RueyYih-fu, who helped us in many ways.

HISTORY

By collating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with records in various ol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the Thao people as follows:

The Thao had settled down in *puðiʔ* long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reign of K'ang-Hsi(康熙), around 1650 A. D., they had given up *puðiʔ* and moved over to *laluʔ*, a tiny islet in the middle of Sun-moon Lake now called Kwang-hwa-tao (光華島). They remained on this little islet for almost two centuries. By the reign of Tau-kwang (道光), around 1820 A. D., they had abandoned the islet and scattered around the lake; formed villages in Yü-ch'ih or Shen-lu (魚池或沈祿, 審鹿), Ba-lan (猫蘭), Shui-she (水社) or *kankwan* (in Thao language), Shih-yin (石印) or *taliŋkwan* (in Thao language), Mau-pu (茅埔) or *wakraθ* (in Thao language), and T'ou-she (頭社). In the reign of Kwang-hsü (光緒), around 1890 A. D., because of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into the area, the Thao living around Yü-ch'ih moved to Siŋ-ŋ-tsŋ-a; those around Ba-lan to Hsiao-mau-pu (小茅埔); those around Shui-she to Ta-mau-pu, Shih-yin, and Chu-hu (竹湖); and those around T'ou-she to the mountain slopes south of their former site. Yü-ch'ih, Ba-lan, Shui-she, and T'ou-she then became Chinese villag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 was another migration. All those who lived in Siŋ-ŋ-tsŋ-a, Hsiao-mau-pu, Ta-mau-pu, and Chu-hu, moved to concentrate in Shih-yin; and those south to T'ou-she had moved o Tua-pĩ-na (太平林). In 1934,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uilt the Electric Plant of Sun-moon Lake, the Thao living around the lake were compelled to move to the present village site which was then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Thus the Pak-khut Thao have settled down here only twenty odd years.

POPULATION

Pak-khut Village, at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had 68 households, 309 persons; but if we exclude the non-Thao households, we had only 40 households, 185 persons; and again if we exclude the non-Thao members (those adopted sons or daughters and in-laws who are not Thao) of the Thao households, then we had only 143 Thao population. This figure shows that the Thao population constitutes less than a half of the Pak-khut population.

Decrease of Thao population. The Thao 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s shown by various ol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1847, Liu Yün-k'o (劉韻珂)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boriginal areas of Formosa. He stated that Shui-sa-lian (水沙連), an old name of the area around Sun-moon Lake, had about 1,000 population: "T'ien-t'ou-she (田頭社) had 80–90 houses, 280 persons; Shui-li-she (水裡社) 80–90 houses, 434 persons; Ba-lan-she 30 odd houses, 95 persons; and Shen-lu-she 52 persons." In 1896, Huang Yü-chen (黃玉振),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er, reported the Thao population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follows: T'ou-she had 31 households, 156 persons; Shui-she 37 households, 131 persons; Shen-lu-she 11 households, 35 persons; and Ba-lan-she 9 households, 30 persons." About the same time, Chuang Shih-chieh (莊士杰) estimated that T'ou-she had 165 persons, Shui-she 150, and Ba-lan-she 53. These two estimations do not agree with each other. But either of them would make a total of around 350 persons. From these figures, we can be sufficiently sure that the Thao population had decreased by almost two third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Twenty-five years afterward, in the year of 1920, the census showed that Shui-she had 73 males, 71 females, a total of 144; T'ou-she 74 males, 64 females, and a total of 138. And the total Thao population which included populations of the two above mentioned villages and other Thao living among the Chinese were 187 males, 182 females, and a total of 369 persons. This shows that the Thao maintained the same population in this period of time.

After 1920, the population of the Thao decreased again. At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there were only two Thao villages, Pak-khut and Tua-pĩ-na. As we stated above, Pak-khut had 40 households, 185 persons, and Tua-pĩ-na 13 households, (approximately) 60 persons. The sum totals were 53 households, (approximately) 250 pers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from 1920 to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the Thao lost one third of their population.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y age. The percentage distributions of Pak-khut population by age is shown as tables I-II (pp. 6-7) and figures I-III (pp. 8-9). The data arranged according to Sündbarg's grouping are shown in table III (p. 8).

Sex ratio. The sex ratio of the Pak-khut Thao (including both the Thao and the Chinese households) is male 56.45%, female 43.55%; that of the Thao housholds, male 52.43%, female 47.57%; and that of the Thao population only (excluding the non-Thao members in the Thao households), male 63.38%, female 36.62%. A table of comparison with other Formosan Aboriginal groups is presented in table IV (p. 10).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ao demography. According to Sündbarg's grouping of age distribution, the Thao population may be classified as a progressive one. Nevertheless, b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adult group and the disparity of sex ratio, the Thao 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sex ratio of the Thao population itself was more disparite than that of the Thao households or Pak-khut village as a whole. Its ratio is 100 males to 57.78 females. This disparity has caused difficulties for the Thao men to find mates within their own tribe. The Thao have to adopt or marry women from outside to balance this disparity (see discussion of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 table II (p. 7) and figure III (p. 9) we see that of 97 males of the Thao households, 7 were Chinese, but of 88 females, 36 were non-Thao (21 Chinese, 14 Bunun, 1 Atayal). That is, two fifths of the women of the Thao households are not Thao. This is really a noteworthy fact. From figure III (p. 9), we can also see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Pak-khut is of an immigrant type.

FAMILY STRUCTURE

The family or household is the primary social unit of the Thao. In Pak-khut, there were 40 households and 185 persons at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This gives the average of 4.625 persons per household. The number of persons in a single household range from one to fourteen as shown in table V (p. 10). From this we get 6 persons as its mode and 5.226 as its medium.

Table VI (p. 11) shows the structures of the Thao families or households. 19 within the 40 Thao families were nuclear families each consisting of a married couple and their children. A parent-child type extended family is formed when the married offspring and his spouse live together with the parent's family. There were 13 parent-child type extended families. Another form of parent-child type extended family is that in which the mother leaves to marry outside the family and returns to the family on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3 examples were found in Pak-khut. There were 5 households consisting of one member, a lone household-head.

Table VII (p. 12) shows the percentages of household-constituents in relation to the household-head (total 40 in number). Within these 40 households, 33 contained wives; 32, sons or daughters or both; 3, fathers; 2, mothers; 9, daughers-in-law; 4, sons-in-law; 10, grand-sons or grand-daughters; 2, siblings; 1, son of sibling; and 2, other remote relatives.

All household-heads were males. Their ages range from 18 to 73. Adoption was rather common. Within the 32 households with sons or daughters, 2 consist of adopted sons, 12 adopted daughters, and 2 both adopted sons and daughters. The sum total is 16, which forms just one half of the 32 households. Most of the adopted children came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s around this area. A son succeeds to be the household-head only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Three households contained the father of the household-head but in each case he was a step father, and not the real father. We may consider that the Thao do not have the superannuation of their household-head as other ethnic groups in Formosa.

The Thao society is patrilineal, therefore their residential system must be commonly patrilocal. But we found 4 cases of matrilocal residence in the 13 parent-child extended families. The existence of matrilocal residence in a patrilineal society is a noteworthy fact. This will be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Families with siblings or sibling's offspring (nephews or nieces) of the household-head may be considered sibling type extended families. In Pak-khut, we found 3 cases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But because all of them were either with the sibling who was still in his minority, or who, by some special reasons, could not support himself; and because all elder sons, after the marriage of their younger siblings, were obliged to leave their father's household, and to establish their own, we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there is no true sibling type extended family in Pak-khut.

MARRIAGE

The Thao practise monogamy and clan exogamy. Because of the disparity of sex ratio of the Thao population, as we stated above, the Thao men secured most of their mates from other villages or other ethnic groups. Table VIII (p. 14) shows the area of marriage activity of the the 48 couples recorded in our genealogical chart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ose who contracted in-marriages, with one exception, were Thao; but of those who contracted out-marriages, over a half of them were non-Thao. This portion of non-Thao people is made up of Bunun and Chinese in equal numbers.

If we analyze the 48 couples by their ethnic grouping, we will find that within these 96 persons, 28 of them are non-Thao, consisting of 14 Bunun, 13 Chinese, and 1 Atayal. These numbers indicate that in this generation, the Thao is blended with about 30% non-Thao blood. We also noted that the other 70% so-called Thao population consists also of some adopted non-Thao children. If we again analyze these couples by their living locality, we will find that within this 70% so-called Thao, 6 of them came from Tua-pĭ-na, and not from Pak-khu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Pak-khut Thao married only one third of their mates from their own village. This i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momentous problems of the Pak-khut Thao.

Of the 48 couples the age at marriage of 46 is known. The age of males at marriage ranges from 15 to 51, and females 13 to 57. The average for males is 24.35; females 21.78.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is 2.58 years. The

individual age difference of the 46 couples are shown as table IX (p. 15).

As we have stated above, though Thao society is a patrilineal one, they observe also matrilocal residence. Within the 48 couples, 6 of them are matrilocal, and 1 may be considered as either patrilocal or matrilocal. (Sinkun and Chiu-shian were adopted son and daughter of ʔirak, and afterward, they married and lived with ʔirak, see genealogical chart X) The percentage of matrilocal residence though not too big, they are notable because most of them were recent. This is apparently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ir sex ratio disparity. Certain occupations such as dancing-shows, or having photo taken with the tourists may be followed only by women. This higher status of the women in their changing socio-economical system, may also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The increasing of matriliny in contrast to patrilin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hasten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social system of the Thao.

The way of securing a mate is mainly by purchase, that is, by giving betrothal presents to the bride's family. But, there were some ceremonial pretenses of capture to dramatize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mode of life when the wedding takes place.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clans through marriage is shown as table X (p. 17). The *šinawanan* has a more intimate relation with the *škatafatuʔ*, but in the old days, it had a more intimate relation with the *škapamumuʔ*. The *škapamumuʔ* had been a stronger clan. It became weak because in their marriage activities, more cases were out-marriages (that is, woman after she is married lives with her husband's family) than in-marriages. By these marriage relations as show in the genealogical charts,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the clans as follows: The *škapamumuʔ* had been a stronger clan, and had matched with the *šinawanan* in the tribal politics. After the *škatafatuʔ* of Mau-pu moved in, the tribe had changed from the equilibrium of two big clans (*šinawanan* and *škapamumuʔ*) into the balance of three big clans (*šinawanan*, *škatafatuʔ*, and *škapamumuʔ*); and after the *škatafatuʔ* of Ba-lan moved in, the *škatafatuʔ* (including both formerly lived in Mau-pu and Ba-lan) replaced the position formerly held by the *škapamumuʔ*. And the village politics were shared by the *šinawanan* and the *škatafatuʔ*.

Another remarkable fact of the Thao marriage is that they have a custom of levirate. With the 12 cases of re-marriage of widow we have recorded, 7 of them were marriages of the widow with a brother or cousin of her deceased husband.

PATRILINEAL CLAN

The patrilineal clan or *šiʔdoq* is a larger social unit than family, and is the largest kin group of the Thao, for they have no phratry or moiety.

The Pak-khut Thao have seven clans: *šinawanan*, *škatafatuʔ*, *škapamumuʔ*, *škahihian*, *štamarutaw*, *šapit*, and *štanakjunan*. The size of these clans and the meaning of their names are shown in tables XI.

The Thao clan is an exogamous unit. Persons with the same clan name, even

consanguineously unrelated, are not permitted to marry. The *škatafatuʔ* clan of Pak-khut is formed by two groups, the one lived formerly on the old site of the tribe, *Tariŋkú·wan*; and the other migrated more recently from Ba-lan. The Thao themselves do not believe that these two groups ar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ancestor. But since the two groups possess a same clan name, they are regarded as two lineages of the same clan and are not allowed to intermarry. In contrast with the term *šiʔdoq*, lineage or "sub-clan" is called *tata wa tawn* which literally meaning "one family".

In the past, when they were more prosperous, the Thao clan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tribal politics, and also possessed some economic and religious functions. For example: the *šinawanan* and the *škatafatuʔ* had equal influential power in the tribal politics; the *škapamumuʔ* was in charge of the ceremonial calendar and monopolized blacksmith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weapons; and the *škahihian* and *štamarutaw* were in charge of certain religious rites.

The Thao resemble their neighbors the Bunun and the Tsou in many aspects of their culture, and have been classified with the latter two tribes as the patrilineal clan group of Formosa. Nevertheless, the clan system of the Thao is by no means identical with these latter two in every detail.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Bunun and the Tsou have a three grades clan system, that is the clans organize themselves into phratries or moieties, and again subdivide into sub-clans, and to marry with members of the maternal clan is prohibited; while the Thao have only a one grade clan system and no restriction is imposed on marriage with members of one's maternal clan. The term *tanqupo* (in Thao language, *tanqapuʔ*) denotes the maternal clan in Bunun, has become a general term for mother's close relatives in Thao. In the genealogical chart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there are examples of marriages with member of maternal clan, and one of these examples in chart 11, apparently shows one who married his mother's *tanqapuʔ* or mother's close relative.

KINSHIP TERMINOLOGY

The kinship terms listed below were reported mainly by škapamumuʔ ʔirak. Except those specially remarked, all terms are referential, and the same terms may be used by both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1) Members of the second ascending generation, with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exes, are called *ʔapuʔ*. If distinction is necessary, *raʔin* (literally meaning "large") is attached behind *ʔapuʔ* for grandfather; and *kiʔaj* (literally meaning "small") for grandmother. The same term for second ascending generation is also employed to refer those above second ascending generation.

(2) First ascending generation

A. Father, brother of parents, husband of parent's sister, husband's father, are called *ʔamaʔ*. This term may also be employed to address all men in parent's generation.

B. Mother, sister of parents, wife of parent's brother, husband's wife, are called *ʔinaʔ*. This term may be employed to address all women in parent's generation.

C. Wife's parents are addressed as *ʔamaʔ* and *ʔinaʔ*, but the referential term is *tuqatuqaš*, and *raʔin* (large) and *kiʔaj* (small) may be attached to the term for indicating sex: wife's father is called *tuqatuqaš raʔin;* and mother, *tuqatuqaš kiʔaj.*

(3) Ego's generation

A. Brother, sister, and cousin (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are called *mintafut*, and *tantuqaš* is employed to attached in front of the term to indicate one who is elder than ego; and *šašuwaði*ʔ, younger than ego.

B. Husband is called *ʔajuðiʔ*, which is also meaning "man" or "male"; and wife, *ʔbinawʔað*, "woman" or "female".

C. Personal names are used in the vocative.

(4) First descending generation or son or daughter is called *ʔaðaðak*. When sex indication is necessary, *ʔajuðiʔ* (male, man) and *ʔbinawʔað* (female, woman) is employed attached in front of the term. Personal names are used in the vocative.

(5) Second descending generation

A. Son's son and daughter are called *rukiʔ*. But they may also be called *ʔaðaðak*. Personal names are used in the vocative.

B. Daughter's son or daughter is called *kumkum*.

c. Grandson or granddaughter of brother or sister is also called *kumkum*.

(6) Maternal relatives

A. Maternal relatives are called *tanqapuʔ*.

B. Maternal blood relatives are called *haðiš*. Such as mother's parents are called *ʔapuhaðiš*.

(7) Relatives by marriage

A. A woman married into the family is called *ʔapiq*. The wife of a son or brother is called *ʔapiq*.

B. A man married into the family is called *kjaðaʔ*. The husband of a daughter is called *kjaðaʔ*.

C. Affinal relatives are generally called *mawalaʔ*. Wife's sibling, sister's spouse, parents of son's or daughter's spouse, are all called *mawalaʔ*.

Becaus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Thao resembles that of the Bunun and the Tsou, a comparison of their kinship terminology is made. The kinship terms of these three groups are listed as table XII. These terms are also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proposed by Professors Kroeber and Murdock.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kinship terminology of these three groups is the larg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most of the terms. A single term may be used to refer to a class of relatives of different degree. This is usually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rminology of the clanish people, and is termed as classificatory system.

Dr. Leslie Spier has classified the kinship systems of North America Indians into eight types. The kinship systems of the three groups we examined are Salish type.

While the Thao accords completely with the Salish type, the system of the Bunun and the Tsou differ from it, because, in some degree, they ignore the criterion of generation. Such as, in Bunun, the term *panovaðun* may be used to refer both sibling's children and son's children; and in Tsou, the term *peafeoju* may be used to refer both sister's children and daughter's children. We may, therefore, called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Bunun and the Tsou, modified Salish type.

As to the kinship terminology of the Bunun, Prof. Mabuchi has pointed out that it belong to Omaha type, because that the "maternal relatives are called *uncle* or *aunt* in the referential, and by adding such an honorific term as *father-* or *mother-* to their personal names in the vocative;" and "reciprocally, those born of the clanwomen are called *nephew* or *niece* in the referential, and merely by their personal names in the vocative."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appear in the material we used, but we may term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Bunun as Omaha Salish type.

TRIBAL ORGANIZATION

The Thao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placed them under the ordinary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refore their tribal organization has long been dissolved.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depends mainly upon the memory of our informants.

Head-men. The Pak-khut Thao had two *ʔdaʔduʔ* or head-men: šinawanan pajtaʔbuʔ and škatafatuʔ šjoŋkawiʔ. The office of the head-men was inherited by primogeniture, but if there was no son, the brother could succeed to the position.

The Pat-khut Thao have three main clans. In the former days, each of these three clans possessed a rather large area of land. The *šinawanan* possessed the biggest area around the present site of the village; the *škatafatuʔ*, the areas around present Yü-ch'ih and Shih-ma-an; and the *škapamumuʔ*, the area around present Shui-li. The *štamarutaw* and *škahihian* possessed no land, therefore they lived with other big clans. Each clan had its head-man, and he was therefore the head-man of the area.

Dual-chieftainship. The Pak-khut Thao had two headmen. Though Pajtaʔbuʔ was called *ʔdaʔduʔ* or chief, and šjonkawiʔ, *šašuwaðiʔ ʔdaʔduʔ* or small chief, no difference of their function and power has been found.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this dual chieftainship was formed simply b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big clans in one area. Our informants described the forming of this dual chieftainship as follows:

"When the Thao was powerful, our territory was very wide. Ba-lan, Hi-ti-a, Tau-sia, and Tsui-sia (including the present village site of Pat-khut) were all occupied by the Thao, and each district had its own chief. The chief of Tsui-sia was *šinawanan*. Because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the Thao reduced their territory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 around Sun-Moon Lake. When Chief Loŋ-kwan (of the *škatafatuʔ* clan) of M-po led his people to migrate to Tsio-in (the old village site of the Pat-khut Thao), Chief Kai-tan (of the *šinawanan* clan)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Tet-o, and so Chief Loŋ-kwan took the place of Kai-tan to be the chief of this area. But a few years

later, Kai-tan moved back, and so there were two chiefs".

But because the formation of this dual chieftainship took place after the Japanese invasion, whe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ceased to function, the division of power created no problem, and it did not develop into an established system.

Dual chieftainship and moieties. In the hunting ritual or ***mulaluʔ matanθun pintuðaʔ***, ancestral baskets or *qafaj* of all households were gathered in two places, whether the house of the chief or small chief, for the ancestral worshipping ceremony. This gives rise to a suspicion that they had a system of moiety. But since we found no reciprocal, rival, or balanc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nd except the ***šinawanan*** and the ***škatafatuʔ***, families of other clans and the shamans were not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clans or by any other rule, we do not venture to conclude that they had a system of moiety. ʔakjoʔe, a shaman who performed for the *šinawanan*, explained the reason of her belonging to the group, said: "When the *šinawanan* moved back to the village, because they had no shaman, and they did not want to perform a ceremon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ther clan, I went over to their side, because my husband is a relative of Chief Pajtaʔbuʔ." This explain the dual system was formed only by accident.

Functions of the chiefs and their assistants. Chiefs usually had their assistants which were selected by them. In the old days, the chiefs of the Thao possessed considerable powers. They were not only commanders in time of war, but also administrators and judges in times of peace. They might also collect taxes from their villagers.

Homicide, arson, and rape are considered as crimes. The murderer and rapist may be penalized by fine of cows or land; the arsonist may be forced to pay all he has. Adultery is also considered a crime. The adulterer was usually had to pay a fine of wine and pork, but if both offenders were unmarried, they were usually forced to marry. Besides the above penalties, the offenders could also be whipped or beate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the crime. And those who committed adultery could be punished by making the crime known to the public.

邵 族 的 經 濟 生 活

李 亦 園

本文材料係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作者參加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時所採得，文中所有列示之數字，亦以調查當時爲準。本文之寫作承陳紹馨師及陳奇祿先生多所指正，謹此致謝。

一、邵族的經濟背景

邵族人有一則傳說：「我們的祖先因出獵迷了路，後來發現了日月潭附近這塊肥美的地方，認爲是最適於耕種和漁獵的所在，於是舉族遷來居住」。由此看來，日月潭與邵族人的經濟生活實有極密切的關係。事實上亦然，數百年來邵族人環繞着日月潭居住，從其固有的經濟階段一直到現在爲適應外來的新經濟制度所發生的變化，其間憂患與安樂，無一不是日月潭的給予。

邵族是臺灣土著族的一支，所以他們固有的生產方式也和其他土著族一樣，以「山田燒墾」爲主要的生產方法；但邵族人也有他們的特色——捕魚是他們次要的生產方法，就像其他土著族的狩獵一樣。在臺灣土著各族中，除去紅頭嶼(蘭嶼)的雅美族外，在本島上的各族，都不重視捕魚，偶而爲之，僅是宗教或帶有娛樂的意義。邵族人則不然，漁撈在他們的生活中極爲重要，他們精巧的捕魚方法和用具是他們天才的最高表現；他們每日所捕獲的魚蝦也是主要的食品和經濟收入之一，這無疑是日月潭的賜予。

清嘉道年間，大批漢人入墾「水沙連」，邵族人漸漸從漢人習得水田稻作的方法。生產方法的改進，荒田的開墾，以及定量的「番租」，曾使邵族人有一段經濟繁榮的時期。但是日本昭和九年(1934年)因建設日月潭發電工程，邵族人被遷於現居地卜吉社，又被迫放棄他們原有的耕地，而接受日政府配與的少量租田，自是邵族人的經濟便受了很大的限制，這當然也是由於日月潭的緣故。

「珠潭浮嶼」、「湖上杵聲」是臺灣的遊覽勝境，古來早已聞名，近年來遊客日益增多，春秋假日，遠道而來的人絡繹不絕，而這些日以百數的遊客便成爲邵族人「賺錢」的對象；邵族男女操遊艇，表演歌舞，售賣紀念品以應遊客的需要，而從遊客那裏得到可觀的酬金，慢慢地這些因遊覽而興起的事業已成爲大部份邵族人的主要職業，同時也使邵族人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起了激變，這更是由於日月潭的影響。下面我們將分節敍述在日月潭影響下邵族人的經濟生活及其發展的過程。

二、農 業

(一)土地 農業的經營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邵族人耕作的土地大部份環繞於日月潭的四周，

以及早期在光華島上少許的田地。環繞於日月潭四周的邵族人所耕作的田地的主權問題，在歷史上曾經過幾次的變化：邵族人在清康熙年間即歸化清政府，並向官廳納賦稅。郁永河番境補遺云：

「水沙廉雖在山中，實輸貢賦」。

但在當時官廳的勢力甚小，所謂歸化貢獻不過徒擁虛名而已，邵族人在這一時期中可以隨心所欲地開墾他們所需要的土地。其後經雍正四年(1726年)骨宗作亂及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林爽文叛變二次兵亂後，清政府乃開始對邵族人作進一步控制，任漢人黃漢爲通事，並開始實施屯田制。姚瑩埔里社紀略云：

「乾隆五十三年開屯，各社曾設屯丁。水裡埔裡二社內，有屯田一百餘甲，其番自耕田亦有百餘甲，未墾荒埔無數」。

至是邵族人之田地分爲兩種，一種爲自墾之田，一種爲官廳給予屯丁之屯田。

其後漢人大量移入開墾，邵族人所受的壓力也逐漸加大，清政府雖曾屢次勒石爲界，劃定範圍，嚴禁漢人入墾，但是禁令並不發生效力，自嘉慶至道光年間，漢人入墾者極多，甚至侵佔邵族人之土地，邵族人被迫舉社遷移，或合併於他社，鄧傳安水沙連紀程云：

「過猫蘭及審鹿，昔爲生番二社，自被佔墾，番徙社虛」。

漢人與邵人之糾紛日益嚴重，清政府之邊吏遂不能不加以干涉和處置，自道光元年至廿七年(1821-1847年)，「水沙連番地」問題遂成爲台吏主要之政事，其間參與處理者先後有臺灣道熊一本、臺灣府知府方傳穟仝卜年、臺灣知縣姚瑩、北路理番同知史密，以及由福建趕來的閩浙總督劉韻珂等。邊吏們討論的結果認爲漢人的入墾既成事實，欲逐趕之亦甚困難，乃同意邵族人提出之要求，解禁墾之令，凡入墾番地之漢人，必先向官廳登記，並納番租與邵族人。自是邵族人又增另一種田地，即在自墾田，屯田以外的荒地，在主權上是屬邵族人，但准許漢人開墾，而每年由開墾者向之納租，是所謂「番租」。番租之數量，各時期不同，最初以每甲納租二石爲準，在道光三十年的一個給墾契約中云：

「該田每甲租穀二石，該園每甲租穀一石，以合生番口糧養贍所需」。

其後又有所謂「亢五租」，即就收成抽租百分之五。光緒十三年又改制，每甲抽一石八斗，其中一石五升納官，七斗五升爲邵人所有。

從這時起至甲午戰爭日本割據臺灣止，邵族人所耕種的田地便包括自墾之田、屯田、以及給予漢人開墾之田三種，成爲一種半自耕農半地主的狀態。日據時代以後，屯田已取消，漢墾之田亦大多「賣斷」，但大多數的邵族人仍保有甚多的私有田地，殆至日本昭和九年(1934年)以後，邵族人耕地權才起了極大的變化。

日本昭和九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日月潭水力發電，將原有海拔 2,400 台尺 (727.2公尺) 的日月潭潭面，提高至 2,470台尺(748.4 公尺)， 並計劃將水面再提高至 2,480台尺， 即較原來潭面高80台尺， 而在 2,480 尺以下的日月潭周圍的土地均由該會社收買。在當時邵族人大部份居於潭畔之石印 tariŋkú·wan (參照陳奇祿：日月潭的邵族社會)，但當潭水升高至2,470台尺時，石印恰在水面下，電力會社乃將邵族人在石印的居地和大部份田地予以收買，而遷之於卜吉社現居地，惟卜吉社及其周圍土地亦爲電力會社發展計劃中的用地，故邵族人在該地之房屋地基及耕種土地亦爲電力會社

所租予者，一直到現在邵族人所耕種的土地，除若干山田外，大部份水田都是臺灣電力公司(即前之電力會社) 所有地 ， 所以每年須向之納租穀， 在這種情形下， 卜吉社的邵族農戶是居於半佃農的地位的。

當邵族人被迫遷至卜吉社時，電力公司租給他們的田地是依照當時每戶的口數平均分配的，每一口可分得水田二分，大口與小口皆同。租得之田地(包括房屋地基在內)每年納租穀一次，二季水田每分地每年納租穀一百台斤，一季水田則納六十斤。邵族人向電力公司所租得之此類田地保有其使用權，惟使用權可由租借者出讓，出讓時原租借者可取得轉讓金，但必需經過電力公司之認可，並向之申請更改主權者之姓名。在邵族長老的記憶中，向電力公司所租之地絕少有出讓的例子；大部份邵族人對土地使用權的觀念均不甚清楚，故最初卜吉社中只有邵族人居住時，土地權的糾紛較少，後來漢人遷入居住，土地的糾紛遂開始發生，筆者在調查期間曾看到一樁邵族人與漢人間土地的糾紛：卜吉社 11-18 (11鄰，18戶，下同)邵人高武老曾將其紀念品店旁之基地借予一漢人建造房屋，借期已近三年，近年來該漢人將該房地佔爲已有，且擬將其賣出，高氏以爲該房地實爲電力公司所有，彼亦僅保有使用權而不得賣出，遂發生爭執。

(二)農作物　邵族人現在的農業經營是以稻 (pá·ðaj) 爲最主要的農作物，但在「山田燒墾」的時代則以粟 (ká·mar) 爲最重要。邵族人所種的粟可分爲三種：白色、紅色、和青色。種粟的時間在十二月至翌年正月(農曆，下同)，至六月間粟即可收割。至於水稻在什麼時候傳入而代替粟的地位？根據報告人袁阿送氏稱：

「在我的曾祖父 pajtaʔbuʔ 那一代時，我們番人還種 ká·mar，以後漸漸開始知道種稻」。

而日本明治二十九年頭水六社化番總理黃玉振之化番六社志云：

「道光十六年……曾祖黃天肥承接六社化番總理額缺，以理六社番務， 至公無私， 而教其耕種，訓其禮儀」。

pajtaʔbuʔ 生於道光年間，道光二十九年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視水沙連時，pajtaʔbuʔ 曾以審鹿社頭目之資格進見他，在當時正是漢人大批入墾之時(見上節)，邵族人因與漢人接觸甚多，遂習知水田稻作的方法，而化番六社志所云，道光十六年黃天肥接任六社總理，敎邵族人以耕種，實可視爲邵族人接受水稻耕作方法的年代。

現在邵族人無疑地以稻爲最主要作物；而米則爲他們最主要的食品。邵族人所種的稻從耕作方法上分，可分爲旱稻和水稻，水稻又可分爲一季稻(俗稱大冬)、兩季稻(雙冬)。從品種上分有 pá·ðaj，θunʔdaʔ łakłak，pinuhuθin minuhaʔlin， maliθum 等種。旱稻在三月播種，九月收割。水田早稻十二月播種，翌年正月插秧，六月收成。收成後即開始種晚稻，至十月晚稻熟。

除去稻外，邵族人的農作物依次爲番薯 (ʔbú·naʔ) 樹薯、 花生、 芋 (łáriʔ)；以上四種作物加上稻，可稱爲邵族人的五大農產物。

番薯的種類甚多，有紅心薯、紅肉、黃肉、白薯等種。番薯的栽種或種於旱田或種於一季稻收割後的水田，旱田薯四月開始插種，九月收成，同時即剪其莖以插於水田中，水田之番薯至三月又收成。番薯常和以米做飯但大部份用作餵猪和鷄的飼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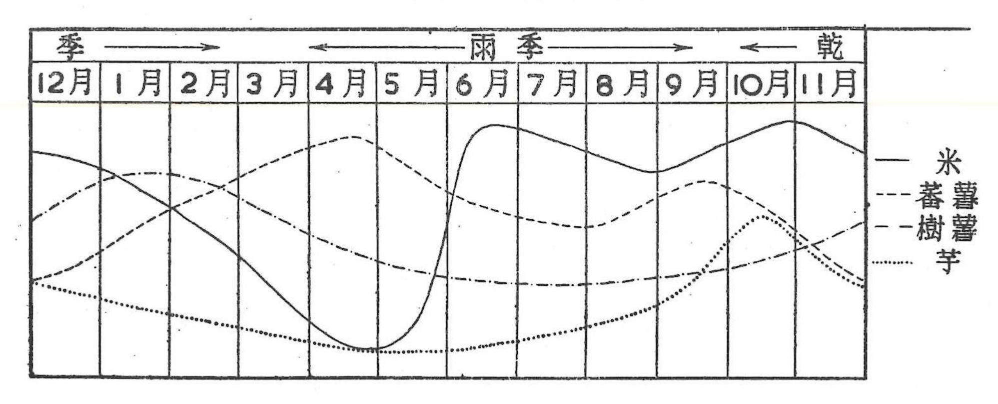
樹薯是較晚傳入的作物，但在邵族人的農作物中已佔甚爲重要的地位；邵族人所種的樹薯可分爲紅、白和黑枝三種，除去紅樹薯偶而供人食用外，白樹薯和黑枝的外層都有毒，大多磨成粉或刨

成小條以飼猪。樹薯爲多年生塊根植物，插種的當年不能結根，須待次年和後年始能掘取。

花生在十一月種於一季作水田中，五月間可收成。邵族人所種的花生多用作搾油。

芋在五種重要作物中居末位，有些邵族農戶並不種芋。芋在正二月下種，十月收成。圖一表示四種主要糧食作物在不同的季節中盈虧交替之情形：

(圖一) 四種主要糧食交替圖



此外邵族人所種植的作物有玉蜀黍和刺激品煙葷等，煙草和葷幾乎每一邵戶都種植。煙葉收成後晒乾，以供一年之用，葷則和以蔬菜煮之，有時也單獨當作蔬菜，在缺乏鹽的時候，可以葷代替之，所以邵族人很重視葷。

(三)耕作方法

1. 燒墾與作田　如上一節所述邵族人的固有農業方法是山田燒墾，一直到現在水田耕作方法雖已極普遍，但是燒墾的方法還未放棄，邵族人常在農閒時開墾山田以種植旱稻、樹薯、玉蜀黍、香蕉等作物。燒墾的山田多選擇土質較佳，斜度較緩 (30°–60°)，傾斜面向東、南或東南能接受較多日光的地帶，海拔較高的地方因氣溫不足亦不適於開墾。開墾時先把大樹砍去，樹枝及樹葉除下置地上，又把野草割去，經二三日後樹葉及野草已被太陽晒乾，即燃火燒之，點火之方向多自山頂先燃，使向低處燒。火熄之後，把大樹根掘去，草灰卽混入土中以作肥料，並把小石拾除，土地翻平，等待粟播種期來臨時播種。如種植樹薯番薯，則要把土分成隴畦，以插薯莖。

邵族人的水田耕作方法完全與漢人相同，用犂耙等耕田，用水牛挽犂。邵族人的水田大部份爲山間的梯田，依靠山頂積水的灌溉，所以在雨水較多的一季可以種植水稻，旱季則種植花生、番薯等作物，這就是所謂「大冬田」。灌漑較方便的田地，可以種植二季稻作，稱爲「雙冬田」。

2. 輪耕與休田　邵族人在山田燒墾的時代以及現在開墾的山田，因爲沒有應用肥料，地力容易耗盡，所以多採用輪耕的方法。新開墾的田地，因爲地力較足，以種植粟或旱稻等需肥較多的作物，以後則種植花生、番薯、樹薯等生植力較强的作物。邵族人行山田輪耕時作物種植分配如下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粟或旱稻，插種以玉蜀黍、芋、煙草瓜類	花生、番薯	樹薯、香蕉	休耕或種松樹

山田經過上述次序輪耕後卽付之休置，有時則用於植樹，如松、柏、杉等。休耕的田地大半多不再耕種，讓其生長野草，但有時因土地不够，休耕的田經過幾年後亦可再開墾種植，再墾的山田續種時則手續較簡，化費勞動力亦較少。邵族人在輪耕時代，有時因休耕的土地太多，必須到極遠的山上去開墾，因爲路程遙遠，所以耕作的人常在田地旁搭一耕作小屋，帶足够的糧食在那裏居住，等到開墾或播種收割的工作完了，方回到村中來。耕作小屋都是非常簡陋，以鬼茅編牆及蓋頂，用「山大人」爲支柱。耕作小屋有時也用以做牛棚，在農閒時放牛至野外，爲免每天牽牛回家之煩，卽把牛暫繫於小屋中。

3. 播種與栽培　山田燒墾時代邵族人粟的播種都採用撒種方法，十二月至翌年一月間爲粟播種期，先鋤山田使平而鬆，然後撒種，撒種時一手提種子籃，另一手撒之。種子撒入土地後，又用鋤平土，使種子沒入於土中，粟種有時可以與玉蜀黍或其他作物混播。

粟的播種在邵族人中極爲重要，粟播種之先必先舉行播種祭，播粟祭之前一日先開始禁止吃鹽，第一日凌晨每一家長帶領小孩到田中，作象徵性的播種，然後回村中作祭 (參照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教)。邵族人放棄粟的種植後，播種祭卽改在種旱稻時行之，其祭儀卽稱爲 mulá·luʔ piš pá·ðaj。稻祭祀之先亦先由小孩作象徵性撒種。

旱稻撒種期在農曆三月，播種方法與播粟種大致相似，先把土鋤平，每隔一定距離挖一小洞，播種時每一小洞放入種子四至八個，撒種完了，又把種子洞用土蓋上。邵族人開墾種植旱稻的山田，必須經過山林管理局的認可，山田開墾的限制甚嚴，因此旱稻的種植也逐漸減少了。

水田稻作方法是今日邵族人主要的農耕方法，但這種耕作法無疑的是自漢人習得。水稻種植的播種和播秧二重手續，一季稻作五月播種，六月插秧。兩季稻作早稻在十一月播種，翌年正月插秧；晚稻則與一季稻相同。

邵族人種植番薯和樹薯都行插莖的方法，卽把上一年或上一季作物中較細嫩的莖截下，用作下一季的新秧，例如早季番薯(旱田)在四月裏收成，卽取其嫩莖作爲晚季番薯的新秧，晚季番薯(水田)在九月收成，又取其莖作早季新秧，如此蕃殖不息。樹薯之種植乃取本年之莖，截其三節爲新秧，然後插於田中。花生的種植則爲下種，種植期爲十一月，先把田地鋤成隴，每隔一定距離挖小洞，然後置花生種於洞中。

4. 除草、施肥與防害　粟種植後半個月至一個月卽須除草，粟田除草都用小鋤子 (參照下節農具) 掘去雜草。旱稻除草法與粟田除草相同，但旱稻田須除草二次，一次在四月間，另一次相隔半月或一月。

水稻耘草的方法完全仿照漢人，與旱稻除草法不同，除草者乃跪於田間徒手耘去雜草，而不用小鋤。水稻插秧後十五日卽耘草一次，再隔十五日第二次耘草。除去稻作之外，花生種植亦須除草，花生下種後三個月，卽在二月時除草。

邵族人所用肥料都是天然肥料，如人糞、動物糞及草灰等。邵族人都有牛棚和猪舍的建築，猪舍的地面常挖一淺坑，上蓋以木板，以爲儲猪糞之用。牛棚內常置以稻草，使牛糞和稻草混合，以增加糞量。草灰則爲雜草與垃圾燒成；動物糞和人糞多用於水田，草灰則用於旱田。

邵族人對農作物的防害方法並不積極，有時因爲田地距離太遠，無法作防害設施。在較近的農

田，尤其是菜圃，常用鬼茅編成柵圍，以防雞鴨及其他家畜侵入。在稻快成熟時常在田邊燒野草，一方面防止鳥類吃穀子，一方面草灰可作下季肥料。有時山豬等野獸偷吃作物太凶時，農人亦常宿於耕作小屋中，以防止野獸的損害。

5. 收穫、貯藏與選種　六月爲粟的收穫期，粟的收穫在以前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也要和播種時一樣舉行一個祭祀，祭祀前一天也先由小孩作象徵性收割，然後由巫師作祭（祭儀參照唐美君前揭文）。粟收穫時每人手中執一收穫刀（參看農具節）僅摘取粟穗，留下粟桿焚之以作肥料。粟穗每八至十穗集成一束，粟束先在田間晒乾，然後用背籃帶回家中貯之。稻作不論旱稻或水稻的收穫法都與漢人相同，用鎌刀連稻桿割下，滿一把時爲一束，卽在田間打穀桶把穀粒打下（打穀桶用老式手打的一種而不用脚踏者），然後運回家中庭院晒乾貯之。蕃芋與花生的收穫法也大致與漢人者相同。

邵族人所種植的田地因地力瘦磽，米穀的產量不豐，根據報告人高武老稱，邵族人一季稻作每分田可收穀 5–6 擔，兩季稻作可收 7–8 擔，每年每分田又需納租 60–100 斤。邵族人雖以稻作爲主要農作物，但事實上大部份邵戶米的收穫量均不够一年的吃用，例如筆者作爲家庭經濟調查對象的十三個邵戶中只有三戶米的收穫量够一年的吃用，其他十個邵戶米的收穫量僅够六個月至九個月的吃用，缺糧的月份多用番薯補充，或向米店糴米。

現在的邵族人大部份均沒有穀倉的建築，他們把晒乾的穀子放在貯藏室的大穀桶內，沒有穀桶的人家，則用竹子編成大籃，再用月桃草蓆鋪於其下，卽用以代替穀桶。但是當邵族人居住在光華島時代則有建築於水上的穀倉，報告人袁阿送說：

「我們以前住在 lá·lụ?（光華島）時，晒乾的粟都貯放在穀倉內。每家有一穀倉，穀倉都建於岸邊水中，用八枝或十枝很長很粗的竹子插在水底，竹子的上端露出水面，就在上面搭一小房作倉，這樣把穀子放在裏面就不會被老鼠偷吃去了」。

這一種搭架在水上的穀倉在淸代的文獻上也常述及，鄧傳安的水裡社記云：

「……但見庋木水中，傍嶼結寮爲倉，以方箱貯稻而已」。

又鄧氏番俗近古說：

「水裡社番，結寮爲倉，而以方箱貯粟，累數箱爲一倉」。

又劉韻珂勘番地疏云：

「番倉數十間，依山繞架」。

可見邵族人以前所用的穀倉乃建築於水邊的干欄式屋，用竹子搭架，倉底高出於水面，一面可以防潮，一面可以避鼠害，還可看出邵族人是多麼能利用環境！

粟及旱稻收藏時亦舉行祭禮，穀物入倉之前必先向倉前所掛的豬肩胛骨洒酒作祭（參照唐美君前揭文）。

番薯樹薯的貯藏法普通卽堆放於儲藏室或廳堂的一角，這樣的堆放僅是暫時的，農閒時婦女卽把番薯樹薯刨成小條或磨成粉，然後晒乾貯之。

作種之穀子，都在未收割以前先採之，普通選其較高而穗較大者，採下之穀種必須晒至非常乾，然後藏於甕中，不得與其他穀子相混。

(四)園林　邵族人常在距離村子不遠的田地中種植蔬菜和荳類，以便作爲佐飯之用。他們現在所種植的菜類，大部份都是從漢人習來的。除去上述的薑外，蘿蔔是最重要園圃作物；邵族人幾乎每家都種蘿蔔，每年可收成數百斤，蘿蔔收成後卽切片晒成乾，以備一年之用。其他的蔬菜有卷心白菜（學名 Brassica pekinensis Rupr）、白菜（Brassica spp.）、高麗菜（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Dc）、芥菜（Brassica juncea Cosson）、甘藍菜（Brassica oleracea L. var gemmifera ZENKER）、葱（Allium fistulostulosum L）、茄子（Solanum Melongena）等。豆類有豌豆（Pisum sati um L.）、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L.）。瓜類有菜瓜（Lufta spp.）、冬瓜（Benincasa hispida Cogniaux）等以及刺激性植物辣椒（Capsicum aumun L.）。

邵族人所種植的果樹大多屬於薔薇科櫻桃屬的果樹，果樹多種植於家屋及庭院的四周，每一邵族人的住處都可以看到幾棵疏落的果樹，包括桃（Prunus persica BATSH）、李（prunus salicina Lindley）、梅（prunus Mume sieb. et Zuce）、柚（Citrus Medica, L. var acida, Hook）等。另外還有香蕉，邵族人常把香蕉種植在輪耕的山田中，粟或花生番薯種植過後地力已將盡的山田，是種植香蕉適宜之地。

關於邵族人栽培林木是最近幾年的事，在以前的觀念中總以爲樹木是自然生長的，需要時隨意採伐，不受任何限制。後來因官廳保護森林，不准隨便砍伐，邵族人採木料時便遇到困難。近年來山林管理局鼓勵山地人栽種樹木，凡欲栽種林木之山胞，管理局准其開墾山地，並發給樹苗，樹木長大以後，管理局與栽種者照二八比例分利。根據筆者調查，大部份邵族人都曾與山林管理局訂立此類合同，放領山地以栽種杉、柏等樹木、較勤勉的邵戶開墾種植的面積有達十來甲之多，這些樹木對邵族人無疑是一項潛在的經濟力，等到長大以後將給邵族人以一批可觀的財富。

(五)農曆表　綜合以上所述，製成邵族農曆表如下：

（表一）　日月潭畔邵族之農曆表

一　月（農曆）	播粟、水稻插秧(早稻) 種芋、薑、玉蜀黍、煙草	七　月	耘草 種空心菜、茄子
二　月	耘草、拔番薯草 種樹薯、煙草、芋	八　月	耘草 拔旱田草
三　月	旱稻播種、耘草	九　月	收割旱稻、種番薯(水田) 種芥菜、高麗菜
四　月	種番薯(旱田) 旱稻除草 種白菜	十　月	晚稻收割 種豌豆 芋收成
五　月	播晚稻、花生收成 種白菜 粟收割	十一月	翻田、耙田、放水 種蘿蔔、花生
六　日	旱稻收割、粟收割 翻田 晚稻插秧	十二月	播早稻 開墾山田

(六)農具　邵族人現在所用的農具已完全與漢人所用者相同，惟在山田燒墾時代，邵族人也

和其他高山族人一樣，用着最原始的短柄小钁(註1)。小钁，邵族人稱之爲 ʔakul，钁身爲鐵製，幅極狹，屬於套柄的一種，其後部有圓孔，用以套柄；柄爲直木製，長僅半尋（ʔdaʔdaʔ）。從刄口上分別邵族人所用的小钁有二種，一種爲平口者，一種爲尖口者，尖口的小钁用於墾掘有石子的田地，另稱爲 malamlam，平口小钁則用於墾掘較鬆之土地。

小钁爲一般土著族最主要的農具，無論開墾、翻土、耙田、耘地都用小钁；邵族人也相同，小钁是他們的萬能農具，每一家中有幾個人作田，便有幾把小钁，每人各持有一把。除此之外，邵族人用番刀（fú·nuš）以砍樹木，用柴刀（káwl）以砍草。柴刀 káwl 爲一種短柄刀，刀頭稍彎曲而類似於鐮刀，邵族男子上山時均用之插於背後。

邵族人用作摘取粟穗的摘穗刀，現在已看不到，但據報告人高武老說：

「摘穗刀是一種三角形鐵做小刀，刀刄在較長的一邊，上端有一個小孔，繫短繩一條。應用時夾於大姆指和食指之間。繩子則纏於大姆指上，用以摘取粟穗。全家中每人都有一把摘穗刀」。

假如我們將上述的小摘穗刀加以復原，不難使我們聯想到許多臺灣地下出土的半月形石刀；關於石刀的用途，大部份學者均認爲是收穫用具，其中鐮形石刀乃用於割取，而半月形一類石刀則用於摘取(註2)，可見上述邵族人所用的摘粟刀在形制上和用途上看，也許有其更早的源流。

邵族人用牛輓犂的耕作法，大致與水田耕作傳入同時，邵族人最初所用之犂與漢人所用者稍有不同，其柄較長，犂頭爲自己打製者(參照陳奇祿前揭文)，犂壁則爲木製。

三、漁　　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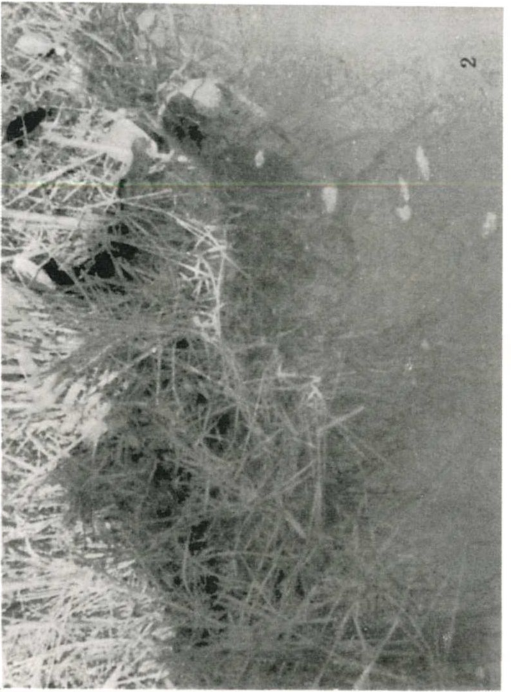
地理環境對一個民族經濟生活的影響與支配甚巨，而人類對地理環境的適應與利用也極爲巧妙。邵族人的原始生產方式在本質上是和其他高山族屬於同一階段的，但邵族人却因居住在「水深魚肥且繁多」的日月潭畔，日月潭裏這些肥且多的魚蝦，無疑對邵族人是一種很大的誘惑，爲了從事捕獲更多的魚類，邵族人便發展成爲一個善漁的民族，捕魚對於邵族人不是一種閒暇的工作，而是主要的生產方法和重要的財源，這是邵族人在生產方式上有異於其他高山族的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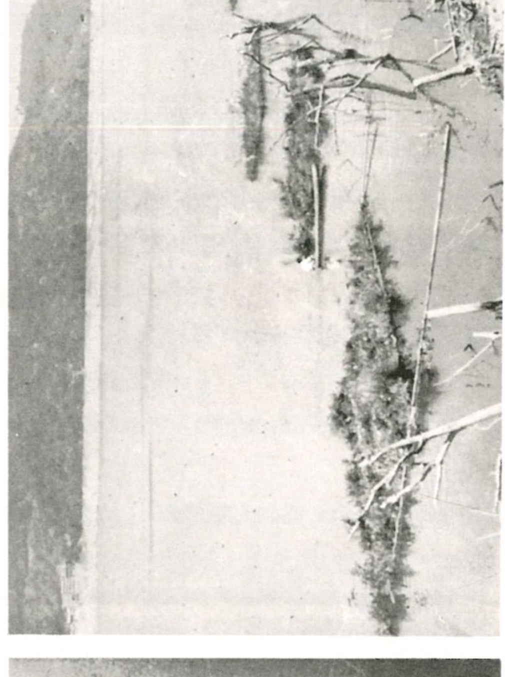
邵族人稱捕魚爲 θmaʔbuk，捕魚的方法極多，漁具的設計也極爲巧妙，筆者等在調查時對這些表現最高天才的精巧的捕魚方法都深爲嘆服。玆將邵族人的捕魚方法分別述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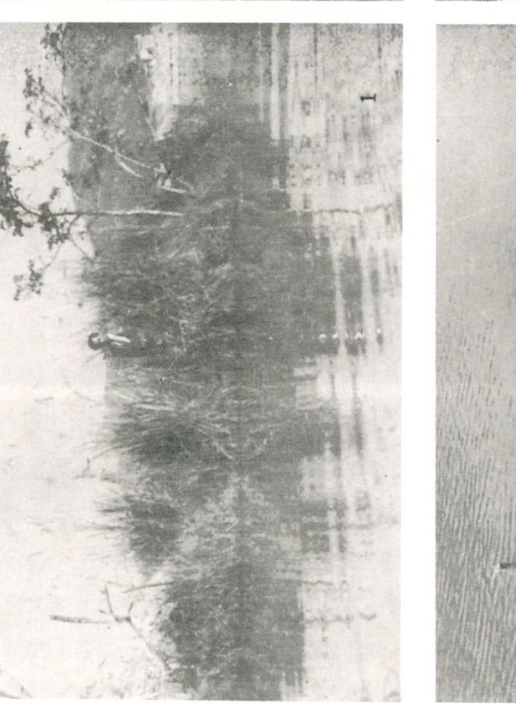
(一)浮嶼誘漁法　在日月潭的沿岸我們常可看到許多上面種着雜草的竹排浮在水面，這便是邵族人用以誘捕在草叢中下卵的魚類的「浮嶼」；在敍述這種「浮嶼誘魚」的方法以前，我們必須先把「浮嶼」說明，因爲「浮嶼」的問題不但關係捕魚，而且牽涉到農耕稻作；就是「浮嶼」本身也有「天然浮嶼」與「人工浮嶼」之別；這些看來頗爲複雜的問題，讓我們先從文獻的材料先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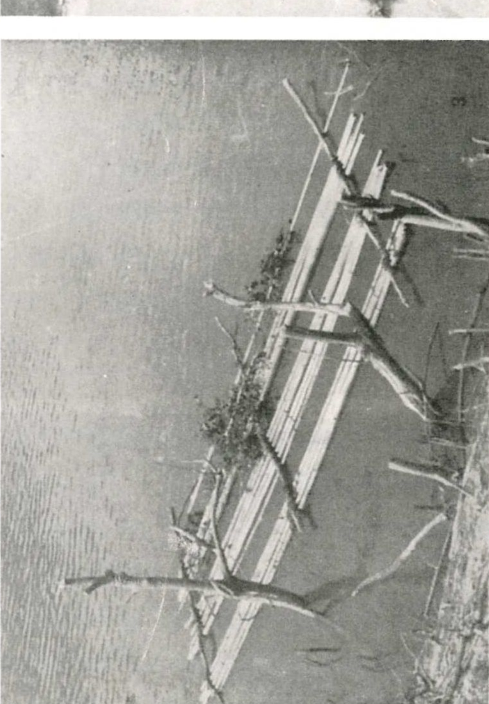
（註1）小钁即一般所謂小鍬，鍬原爲削土向外的鏟屬農具，實不能稱於土著族人所用的掘土向內的鋤屬田器，故筆者改稱之爲小钁。

（註2）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23, Peiping.
J. G.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1934, pp. 206-209, London.
水野清一：石鐮——北支那新石器，考古學，第八卷，第八號。









1. 日月潭上僅存的「天然浮嶼」。 2.「天然浮嶼」周緣的水草叢。 3.尚未完成的「人工浮嶼」竹架。 4. 石印附近的「人工浮嶼」羣。

Natural and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 for catching fish: 1. a natural "floating islands. 2. a close view of a natural "floating island", 3. bamboo raft—an incomplete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 4. a group of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s".

清代的文獻記載「浮嶼」的文字很多，稱之爲「浮洲」、「浮島」或「浮田」，周鐘瑄諸羅縣志雜記志古蹟條云：

「水沙浮嶼……繞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

藍鼎元紀水沙連文云：

「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爲浮架於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

黃叔璥番俗六考云：

「岸草蔓延，繞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

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十六云：

「耕者以水際爲浮田，浮田者編竹爲筏，上覆以土而種之，收穫視平田有加。」

自康熙年間的周鐘瑄起，以至清末的吳子光都記述日月潭有浮於水面以種穀物的「浮嶼」或「浮田」。但也有些文獻否認這一種浮田種稻的事實，鄧傳安水裡社記云：

「鹿洲(即藍鼎元)所云，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爲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其實番黎不解菑畬，既視膏腴如磽确，又安用此浮田哉。」

筆者等在調査時曾向二位報告人詢及「浮嶼」的問題，但二人的說法也不盡相同，報告人高武老說：

「往時在海邊（按指日月潭）有一種浮在水面的「草坡」，我們番人叫做 riθiŋ，riθiŋ 最初是很小的一堆草，浮在淺水的岸邊，但它的根不和水底的泥相連，而是浮在水中的。riθiŋ 會逐漸繁殖而變成很大的一堆，上面能生長很大的樹，有時較大的草坡可以站上幾個人，但是牛不能跑上去，因爲牛的身體較重，跑上去就會陷下。riθiŋ 因爲沒有根着地，遇到大風便在海中四處漂遊，往時在靠近月潭一帶 riθiŋ 最多，合起來恐怕有好幾甲。潭中的 ðilaʔaʔ（魚類的一種）常跳上草坡去打卵（生卵），我們就把魚筌仔放在草坡上，以誘捕它們。但我們從來不在草坡上種穀子的。二十多年前，電力會社（按即現在的電力公司）因爲怕草坡四處漂遊阻塞水道，就把草坡都撈上岸，現在都被太陽晒死了，僅在 ra·luʔ（按即光華島）附近還有一小堆。草坡沒有了，我們沒有捉 ðilaʔaʔ 的地方，但後來我們想出一個辦法；用竹子編成竹排，上面放上有泥土的鮮草，繫在海仔邊，這樣 ðilaʔaʔ 仍舊會跑上去打卵，我們也就可以再用魚筌仔捕 ðilaʔaʔ 了。」

另一個報告人毛伊力說：

「riθiŋ 的面積有時很大，我和高武老、石竹吉(亦爲報告人之一)的父親曾在上面種稻，但收成不很好。二十多年前 riθiŋ 給電力公司拉上岸後，我們沒有地方放魚筌仔以捕 ðilaʔaʔ，我遂和一個漢人賴頭（按原爲卜吉村居民，民國四十年二月遷居大平林）商量，把竹子編成竹排，上面鋪草，用以代替原來的草坡仔，以後別人也都學做竹排捕魚了。」

二位報告人對「浮嶼」的說法，在稻作這一點上也和舊志一樣，有二種完全相反的報道，但他們都承認最初的「浮嶼」是浮在水面自然的草坡（這便是筆者所稱的天然浮嶼），後來才用人工編成的竹排（我們所謂人工浮嶼），而在利用浮嶼以捕魚這一點上，他們也完全同意。

筆者等爲究明浮嶼的問題，在調查期間曾由報告人高武老、石竹吉、高金田(高武老之次子)陪

同三度買舟赴光華島附近，探察那個「碩果僅存」的「天然浮嶼」和在石印舊址附近岸邊的許多「人工浮嶼」。這個僅存的「天然浮嶼」的「標本」，是在光華島的東南，距離石印舊社不遠的岸邊（見圖版Ⅲ:1)，爲一長約 30 英尺，寬約10英尺的「水草集團」，是許多邵族人稱爲 ʔdafuθ 的水草叢，藉着其生在水中交錯的根的浮力浮在水上，水草長在水面的葉子高可一公尺餘；其生在水中的根則長45公分，我們在水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參看圖版Ⅲ:2)。這藉着相交錯的根的浮力而浮在水面的水草叢，在表面上看來有如泥沼地，但它的載重力却也不小，上面長出高約二公尺餘的 tikuɫaθ 樹，筆者等曾二人同時登上該水草叢而未陷下，只是如報告人所說的一隻大的犢跑上去就要陷下四足了！邵族人因怕這僅存的浮嶼四處漂遊，所以用二條粗籐縛住而繫於岸邊的枯樹上，草坡的後面還附着一個竹排，上面也種了水草，以增大草坡的面積。

上面所述是筆者等實地察看所得有關「浮嶼」的情形，至於這樣一堆水草叢是否可以種植稻米的問題，在沒有作實驗以前，筆者不能多作討論，但筆者在此願提出二問題：舊志上所謂「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的「浮嶼」與我們所調查的「天然浮嶼」並不相同；而在康熙初年水稻尙未傳入時(參照農業節)，邵族人不可能在「浮田」上種植水稻，至於邵族人所熟識的粟，更是不適宜於種植在潮濕的「浮田」上。

不管「浮嶼」是否可以種植穀物，但「浮嶼」對邵族人的經濟價值實在漁撈這一方面，尤其在「天然浮嶼」消失以後邵族人自己編竹而成的「人工浮嶼」，實成爲他們捕魚的主要根據地了。所謂「人工浮嶼」最初只用四根大竹紮成一長方形框，魚筌 (θasuluʔ) 繫於四周，其上面則放置樹葉，利用 ðilaʔaʔ 喜歡在雜草上打卵，而誘之跳入魚筌中；後來邵族人覺得置於上面的樹葉容易枯乾，每隔不久即須換置新鮮者似乎不很方便，乃改用竹排種草的方法，竹排是用二十根徑約 10 cm，長約五公尺的竹子 (raθ) 編成，每五根爲一組，二十根分成四組，編紮時每組間留一半公尺寬的空隙，竹子前後及中間各用橫木一根綁住，綁竹排之籐稱爲 mimmin。竹排綁成之後，邵族人即把水草連其根部之泥土一起移植於竹排上，圖版Ⅲ:3爲一尙未完工的竹排，圖版Ⅲ:4則爲繫於石印舊社附近岸邊的「人工浮嶼」羣。

邵族人把竹排繫於岸邊淺水之處，每逢二月至七月爲 ðilaʔaʔ 生卵之季，即把魚筌放置於竹排上之空隙，以誘魚跳入；魚筌放置在空隙中之方法，乃以一小竹穿過魚筌之把手，而架於兩邊之大竹管上，魚筌本身則一半在水面，一半在水中(圖版Ⅳ:1)；魚筌放置之方向或爲同一方向，或兩個相對爲一組，每一空隙可放大型魚筌七八個(參照漁具節)，小型魚筌十五六個，每個竹排有二十根竹子分成四組，故有空隙三個，可放魚筌二十五個至五十個之間。魚筌誘捕之魚以 ðilaʔaʔ 最多，每一魚筌有時可捕得 ðilaʔaʔ 二十多條。除去 ðilaʔaʔ 外，「浮嶼」魚筌所捕的魚尙有鯽魚(ruθauʔ)(四月——六月)，鯉魚 (ʔaɫuθaj) (五月——六月)，fuduk (四月——六月) 等。

浮嶼誘魚是邵族人最主要的捕魚法；全村的浮嶼共有五十個左右，大都放置於靠近卜吉社的岸邊以及光華島左近石印舊社一帶。浮嶼均屬私有，放置的地方並不一定，但一經放置後別人不得侵佔之。浮嶼爲一家之財產，浮嶼數目之多寡，可以看出漁撈之收入在其家庭經濟上所佔的地位。卜吉社中以 11-10 石松加之浮嶼最多，共有五個，9-4 袁福課次之，有三個。浮嶼較多之家則魚筌數

目亦隨之而多，有時一家可有魚筌二百個以上，但普通在五六十至一百個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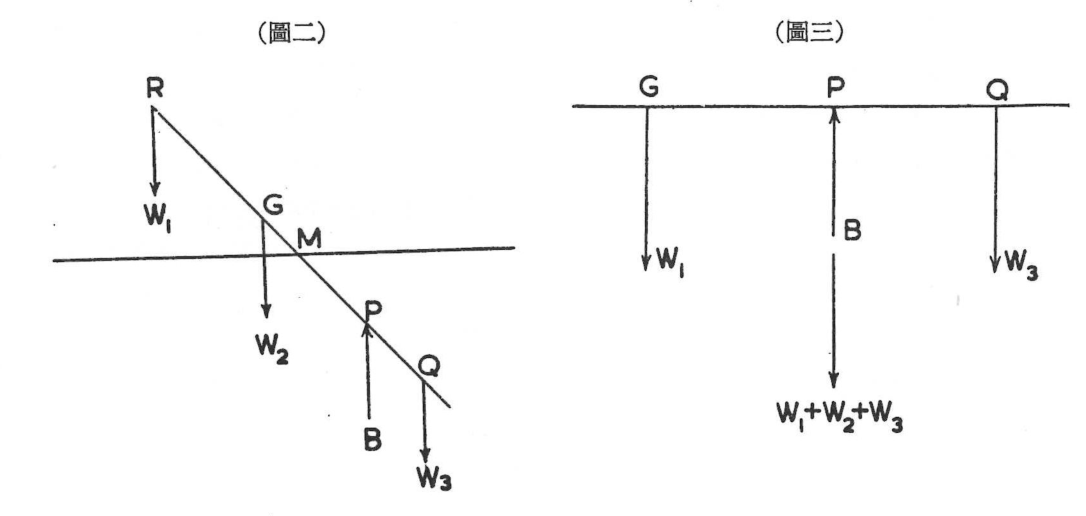
（二）岸邊魚筌誘魚法　魚筌主要是放置於浮嶼上，但亦有放置於淺水岸邊者，多在五六月行之；用竹子穿過魚筌把手而後插在泥岸上，以避免被水冲去，魚筌左右上面放置樹葉雜草以引誘魚兒跳上去打卵，但雜草須每日更換一次，於晚間換之，次日則到潭邊察看有無魚兒跳入魚筌。這一種岸邊誘魚法沒有浮嶼誘魚法普遍，因爲其誘捕的數量較少。

（三）釣魚法　邵族人稱釣魚爲 pampahapahaʔ，釣魚的方法可分爲三種：

1. 繩釣　繩釣 maθrunduθ 所用的釣繩是長達幾十丈的粗麻繩，每隔一尺即有小繩一條各繫魚鈎 paniɫaʔ 一枚，繩上全部魚鈎有數百枚；放釣之前，先把每個鈎放上魚餌，然後駕獨木舟出潭，出潭時間均在午後。放釣時把魚鈎順序放下，直到數百魚鈎均已放完，再把最後的繩頭繫於岸邊枯樹上。翌日清晨漁人再坐獨木舟順序收釣，把釣到的魚置於魚籠中。這一種釣法所釣的魚均爲較大者，如鯽魚、泥鰍 θiwlaʔ、鯉魚、fuduk 等。收鈎時因恐魚鈎及繩子太多，容易混亂，邵族人乃特地設計一個「鈎盤」(pasiɫuʔdwan)，以放釣鈎。所謂「鈎盤」乃一半公尺見方的木框，框上刻有無數小槽，收鈎時把鐵鈎一個一個順序塞於小槽，而把繩子繞好，放置於框中間竹製的盤底，至晚上放鈎時又把鈎子順序取下再放下水，則鈎子與釣繩不致相交纏。繩鈎的方法較浮嶼誘魚法不普遍，很多邵族家庭都沒有這種設備，筆者所看到的一個是報告人高武老所有者，共有魚鈎一百八十九枚。

2. 浮釣法　這是一種頗爲巧妙的釣法，利用浮力的原理而不必由人看管的釣法。所用的工具是一根長約五尺的釣杆 (θkiθ)，細端繫一釣繩及釣鈎，粗端則繫一條極長的籐條，籐條的末端又繫一「鵝卵石」。釣具在「弛」時釣杆平浮於水面，釣繩及釣鈎沈在水中，另一端籐條及「鵝卵石」則沈於潭底，因爲「鵝卵石」的重力相當大，平浮在水面的釣杆便不至於隨處漂浮。每當下午時漁人駕舟出潭把釣具「張」好，等待明晨再來察視是否有魚兒上鈎。釣杆的張法甚爲簡單，即把籐條和沈石撈起，再把籐條繫沈石的一小段繩子縛於杆上，其他部份的籐條仍垂於水中，然後把釣杆再放下，這時因爲有沈石的一端較重，另一端一釣繩則蹺起於水面，而上餌的釣鈎却能恰好沈於離水面一、二寸的水中，以誘來往的魚兒。這一種巧妙的釣法可以用力學的公式來解釋之：

（圖二）　　（圖三）



先假定(圖二、三) W_1 爲釣線、釣鈎及餌之重量（實際上此力甚小，可略而不計)。

W_2 爲釣杆本身之重量

W_3 爲沈石及籐條之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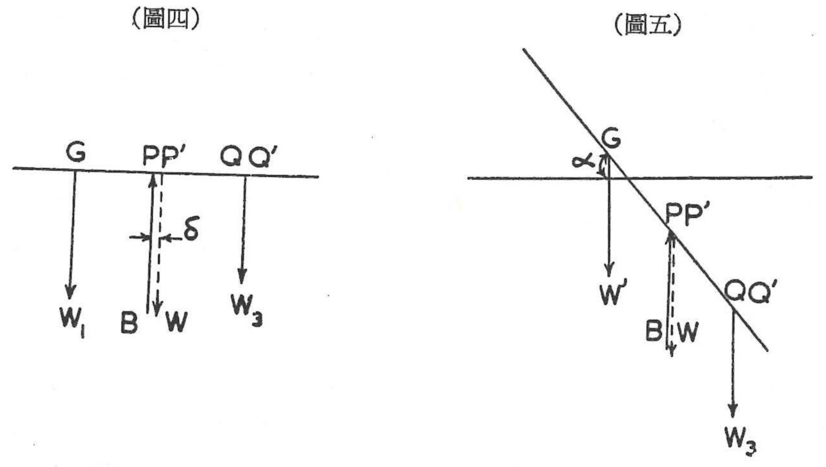
B 爲浮力

W 爲 W_1, W_2, W_3 之合力

則 (1) $\Sigma F=0,\ B=W.$

此式之意義卽只要浸在水中之 MN 段杆排除之水量等於杆上各重量之合重，此杆卽可浮在水中。

(2) 此杆因在平衡狀態，故合力W必與浮力B方向相反，而作用線相同。



事實上 W_1 與 W_2 可合併爲 W'，而作用於 G 點，此 G 點可用試行法求得其位置，如繫石之重量 W_3 亦經選定，則合力之作用點P，亦可試行決定之。

由另一方程式：(圖四、五)

$$\Sigma M_P=0 \quad W'\cdot\overline{GP}=W_3\cdot\overline{PQ}$$

$$\frac{W'}{W_3}=\frac{\overline{PQ}}{\overline{G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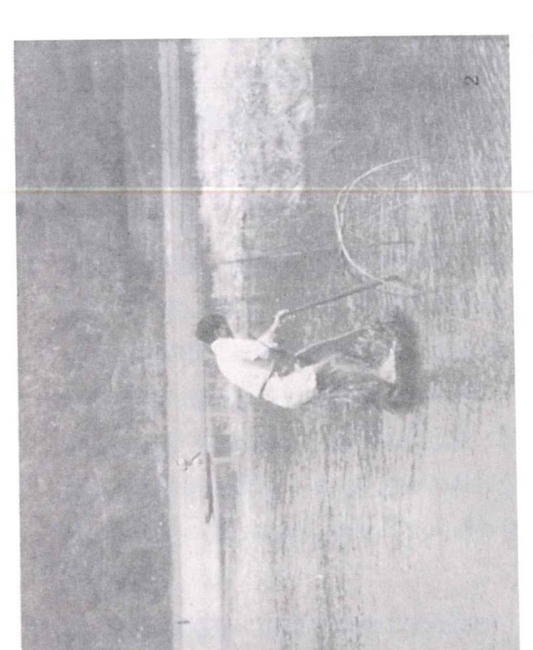
如浮力之作用點亦過合力之作用點 P，則此杆平浮於水面，亦卽釣具「弛」時之狀態。如將 $\overline{PQ}$ 稍予增長，卽將沈石往右移，則合力亦隨之往右移，但浮力作用點並不改變，因此「弛」的狀態打破，而發生不平衡力矩 $B\times\delta$ 或 $W\times\delta$，遂使杆之左端抬起，這便是「張」時的狀態。

(3) 杆釣法 這種釣魚法與一般釣法大體相同；邵族青年在農閒時常駕着獨木舟到潭邊垂釣所用的釣杆自二枝至三枝不等，釣線用麻搓成，釣鈎多向漢人購得。杆釣法相當花費時間，邵族青年寧願把寶貴的時間用在替遊客搖船，而不願用在垂釣上，只有黃昏出潭，凌晨「收獲」的浮嶼誘魚、繩釣、浮釣最適合於忙碌的他們了。

(四)刺魚法 淸代文獻記載邵族人曾有射魚之俗，藍鼎元紀水沙連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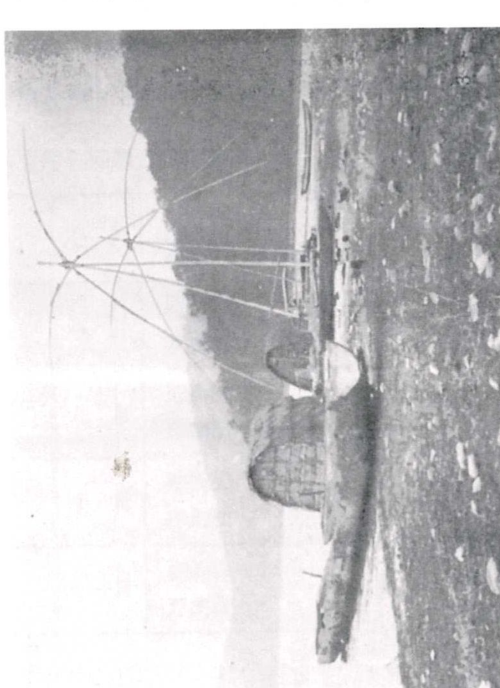
「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罾罟，駕艋甲，挾弓矢射之，須臾盈筐。」

然筆者詢之報告人，均不知用弓矢射魚，但知用魚叉 (θaʔbuk)刺魚(ʔbanlak)，所用魚叉有四叉、五叉、六叉等，刺魚期間多在五月至六月，於晚間駕獨木舟出潭，一手執火把，一手執魚叉，遇見









1. 放置在浮嶼上的大型漁筌。 2. 邵族青年在淺水湖邊用手網捕魚。 3. 日月潭邊的獨木舟和網魚竹筏。 4. 作者詢問卜吉社舊頭目袁阿送氏時之情形。

1. A fish-trap placed on a "floating island". 2. A young Thao fishing with a hand net. 3. Dugouts and fishing raft 4. Investigation in progress.

大魚卽刺之。所刺之魚有 fuduk、鯽魚、以及鼈龜等。

(五)毒魚法 毒魚(ʔbiθuʔ)所用的毒魚籐稱爲 vualanu，卽漢人稱爲雷公籐者，學名爲 Derris Chinensis Benth，行毒魚法之前，先把毒魚籐舂碎，再在潭邊淺水地方用竹子編成柵欄，然後把毒魚籐碎楂及汁倒入水中，魚被毒死後乃以手網 (łałaoθ) 捕之， 此法行於三月至七月。另一法是待夏天水漲時， 潭邊之小灣或水田被水浸入， 乃用雜草及泥土爲堰， 僅留一入口， 並在水面撒以米糠，以引誘魚兒，經一、二晚後，魚來甚多，卽塞住入口，堰上放置魚筌，撒毒魚籐汁於水中，魚卽死， 或跳入魚筌中。 此法行於五、六月。 現在因爲政府禁用毒魚法， 故邵族人久已不用此法了。

(六)網魚 邵族人本來沒有大網， 只有小型的手網 łałaoθ，手網乃用竹皮及籐編成三角椎形之網，上有一木柄，手網乃在淺水地方用以網 ðilaʔaʔ 的，多行於三月至五月 (圖版Ⅳ:3)。又在日月潭上現在常可看到許多竹筏，竹筏上有拱形小屋，筏前有大網，這是漢人的網魚法，但卜吉村中的邵族人有時也學用這種網法。筏用二十多根大竹編成，長十多公尺，寬近三公尺；筏後部之拱形小屋或用茅草或用椰子樹葉編蓋而成 (圖版Ⅳ:2)，網甚巨大， 寬達三丈餘， 展網之杆長四五公尺，提網之杆又倍之。網之放與收乃利用固定於筏前方之大木爲支點，漁人則在筏後拉動網繩。網收起後，漁人乃執長柄小網把魚自大網中撈出。此種網魚法收獲甚多，多時每網可得三四十斤，少時亦可得二、三十斤。

(七)罩魚法 魚罩乃以竹子及籐編成，略成一圓椎形；邵族人用魚罩時多在水滿季節，晚上一手執燈引魚，一手執魚罩罩魚。

(八)捕蝦法 捕蝦用蝦筌，捕蝦之先，把炒過的米糠置於蝦筌中，於黃昏後把魚筌一個個放置在潭邊淺水處，蝦聞米糠香味遂入蝦筌，翌日清晨乃往檢視之。

綜合以上所述，邵族人在各季中所用的捕魚法如下表：

(表二) 邵族所用各種漁法期間表

月	漁法	月	漁法
一 月		七 月	浮嶼誘魚法 毒魚法 刺魚法、罩魚法
二 月	浮嶼誘魚法	八 月	繩釣法 浮釣法 罩魚法
三 月	浮嶼誘魚法 毒魚法、網魚法	九 月	繩釣法 浮釣法
四 月	浮嶼誘魚法 毒魚法、網魚法	十 月	繩釣法 浮釣法
五 月	浮嶼誘魚法 毒魚法、網魚法	十一月	繩釣法 浮釣法
六 月	浮嶼誘魚法 毒魚法 刺魚法、罩魚法	十二月	

上述邵族人之捕魚法共有十種，其中除去竹筏網魚為漢人之捕魚法，邵族人甚少應用，以及毒魚法現已禁用外，其他八種邵族人現在仍繼續應用，而尤以浮嶼誘魚法最為重要。在現階段邵族人的經濟生活中，其他原始的生產方法(如狩獵)都已放棄，但捕魚非但沒有放棄，且有日漸繁榮的趨勢，由此可見捕魚對邵族經濟生活的重要了。邵族人的捕魚除去捕蝦為女人或小孩所做外，其他全為男人的工作，以前且禁止女人接觸漁具。邵族人捕獲之魚類在以前大部份留着自己用，現在捕魚較多的家庭，則賣與飲食店或旅館以換取現金。

四、狩獵與採集

在較原始的生產階段中，狩獵 (murí·ʔbuš) 無疑也是邵族人一種重要的生產手段；每年七月當月圓之時，必舉行一次狩獵祭 (matanθú·n)，然後全社男子入山放獵，在豐年祭或過年祭時，狩獵也是一個重要的儀式。但是在經濟生活急劇的變遷中，狩獵就逐漸失去其經濟價值，在現在邵族人的生活中，狩獵幾已成為絕無僅有的事，假如我們將之與另一原始生產手段——漁撈一比較，就可很顯明地看出來了。

邵族人狩獵的對象有鹿 (qnú·wan)、山猪 (wá·ðiš)、羌仔 (tá·kiθ)、熊 (θú·maj)、山羊 (θí·θiʔ)、豹 (rúkðaw)、猴 (rúθun)、穿山甲(qá·łum) 等，其中以鹿、山猪、羌仔為最主要獵獲物。鳥類 (rúmfað) 則有山雉 tikušan，紅脚仔 (kulkuʔ)、šmaliʔia、kaʔbuš、鷹 (tuhuʔbun) 等。

邵族人狩獵方法有下列數種：

(一)武器獵　邵族人出獵時所用的武器有弓 (fú·tuł)、矢 (špaðí·šan)、投槍 (šinaʔbú·nan)、番刀 (fú·nuš)、火藥鎗 (puthú·m) 等。弓矢的用途甚廣，可以射獸，亦可以射鳥，在火鎗沒有傳入之前，是最主要的獵具。火鎗有一個時期也是相當盛行的。但是現在除去一、二好獵的家庭牆上掛有弓箭 (例如 11–10 石松加家)，以及供給遊客照相用的弓箭標本外，其他狩獵用的武器都已看不到了。

(二)焚獵　焚獵 (ʔbišinalaʔ) 為團體之狩獵，每四年舉行一次，多於冬寒草枯時行之，全體青年男子均參加，參加者都戴鹿皮帽，穿鹿皮鞋，小腿並用籐綁細之，以防被火灼傷。焚獵開始由較年老者在獵場山頂放火，因為草木均枯乾，火勢蔓延甚快，山上野獸為火所迫，紛紛奪路而逃，村中年青及壯年者守於山路口，以弓箭射之，或以槍刀刺殺之，獵狗亦紛紛出動，圍趕受傷的野獸。每次焚獵所獲之野獸均極多，可供全村男女老幼大嚼一餐。在現在原始社會機能已極鬆懈的邵族人中，這種大規模的焚獵當完全不可能，同時政令的禁止焚燒山林，焚獵更無法舉行。

(三)陷獵

1. 陷穽　陷穽 laklaw 多用以誘捕山猪、熊、豹等野獸。獵者在山間狹路口挖掘陷坑，陷坑有一人多深，寬三、四尺，坑底插以削尖之竹刺，陷坑上架以樹枝葉子，再在上面鋪一層薄泥沙土，野獸經過陷穽時即陷於其中，其肚皮則為竹刺所插入，不能動彈。捕鹿之陷穽的構造稍有不同，坑底不用竹刺，而搭以竹架，陷坑之前橫架一木棍，鹿喜歡跳過木棍，遂陷入坑中，肚皮架在竹架上，四脚不能着地，也就無法躍出陷坑了。陷穽的挖掘和裝置多在夜間，以免驚動野獸，過

一、二日後即往察視一次。

2. 吊繩陷機　吊繩陷機通稱為 ʔdokłeθ，從其功用上可分為捕獸吊繩和捕鳥吊繩二種，從構造上則可分為水平與竪立者兩種：

捕獸吊繩稱為 ʔbuntakiθ，有水平和竪立兩種，但都以一鐵絲或麻繩製成之繩環為主要部份；水平繩環係以四枝小竹張於地上，繩之一端則繫於一彈力甚勁的樹枝上 (ʔbiθʔbiʔ)，張開之繩環後方有一彎成弓形而插於地上的竹子(paklaθ)，吊繩上的一小木棒即架於此竹弓和竹弓上的橫竹條，消息棒 (θaʔbaʔ)(註3)亦架於竹條上，當獸類走過陷機時，觸動消息棒，於是消息棒和橫竹條脫落，吊繩上之小木棒失去依架，吊繩遂收緊，野獸之脚蹄乃被縛住而掛起。此種陷機多以捕捉山猪、鹿、羌仔等。竪立吊繩 (hakoʔ) 乃用以捕山羊者。竪吊繩之一端亦繫於有彈力之樹枝上，繩環則利用二根竹子或樹叉架住，竪置於路旁，當山羊通過時，頭部先伸出於繩環間，而脚部觸動繩環，所架之竹子乃脫去，山羊遂被收緊之吊繩縛住頸部而掛起。吊繩陷機張開時，其四周都以樹葉和雜草遮掩，以避免野獸識破而走避。

捕鳥之吊繩陷機亦有水平者及竪立之別，其構造與捕獸陷機相同，惟其吊繩則甚細。另一種捕鳥吊繩乃在消息棒上放置餌，鳥類因啄食棒上之餌，遂觸動陷機，乃被吊繩縛住脚爪。

3. 壓板陷機　乃利用石板石(slate)或粗大木棒為壓板之陷機，此種壓板陷機多架置於山野。用石板石為壓板之陷機稱為 ʔdanłanθ，用以捕捉鹿、山猪、豹、穿山甲等；用木棒為壓板之陷機稱為 kalup，用以捕捉野兎等小動物；用以捕捉猴子者另稱為 ruluman。野獸通過偽裝掩蔽的陷機，觸動消息棒，遂使支柱壓板之木架倒塌，壓板失去支柱乃陷下，把野獸壓斃。

邵族人的打獵在平時利用武器打獵或張陷機誘獵都是個人的行事，有時亦有二、三人結伴出獵；但舉行焚獵或祭禮時所行的打獵則屬團體性質的，例如在八月大祭中，第一日酒宴後全社男子即行出獵，全體持弓矢，並在社口張陷機，由高武老家領導出獵 (高武老為報告人之一，見前)。團體出獵如有所獲時，分配猪肉有一定辦法，照例頭目可分得較重的一份；如獲鹿，頭目可分得鹿茸、鹿角等，獵獲者可分得一腿肉，其他則衆人均分。如獲山猪，頭目得腿肉，獵獲者得猪頭。獵得熊，頭目得熊皮及一腿肉，獵獲者亦分一腿肉。獵得猴則全歸獵獲者所有。獵得豹則賣之，因邵族人禁食豹肉，所賣豹皮之金歸頭目所有。在八月大祭之時，出獵歸來，乃將所獵得之獸類抬至社中主管曆法的毛伊力家 (參看陳奇祿前揭文)，各人以弓矢射獸之頭，稱之為 paθianhiš (射) pú·nuq (頭)，然後乃集社中男女老幼飲酒，共享獵肉。

出獵時除去携帶武器、陷機等外，每一獵者都佩一獵袋 (θaθahiʔ)，用以貯放食糧及雜物，因為邵族人的獵場有的距離社中甚遠，需走一、二日才能到達，獵者必須宿於獵場的小屋 (tawiʔ)，獵袋裏所帶的便是要維持幾天的乾糧穀物和炊具等等。在較遠的獵區行獵時，獲得野獸因不便携帶或恐獸肉腐爛，多在獵場即把獸肉烤乾，歸家時只携帶乾肉與獸頭獸角等。

行獵時獵狗亦是必須携帶的，飼養獵狗在頭目家似乎有其特權，頭目可以畜獵狗十幾至二、三十條但普通村人僅有一、二條。獵狗用以幫助追逐受傷的野獸，或把野獸圍趕至山口。筆者在調查

(註3)　陷機為獸禽最先觸動之部份，一般稱之為消息棒消息板等名，參照陳奇祿等著泰雅賽族的陷機，臺灣文化第五卷，第二期，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臺北。

期間，曾看見卜吉社副頭目石松加家尚畜有獵狗三條，但都骨瘦如柴，假如碰到凶猛的獸類，恐怕要反被噬去，由此可見邵族人對狩獵這一行業荒廢久矣。

邵族人在未聚居於卜吉社以前(參看陳奇祿前揭文)，各社的獵區都有一定範圍，也就是說邵族人的獵區是以部落為單位的，出獵時如越界行獵，卽會引起爭執，甚至於引起部落與部落間的戰爭。

在邵族人中，打獵完全是男子的事，女人絕不參與，但出獵後回社所舉行的酒宴，女子和小孩均可參加。邵族人捕獲的獸類中惟有豹肉禁食，故獲得豹則賣與漢人。猴子可以食用，但孕婦及小孩則禁食。出獵之前必先聽鳥聲，鳥聲在左方則吉；鳥聲在右方則凶，如出獵則遇毒蛇，或為「山番」所偷襲(按指泰雅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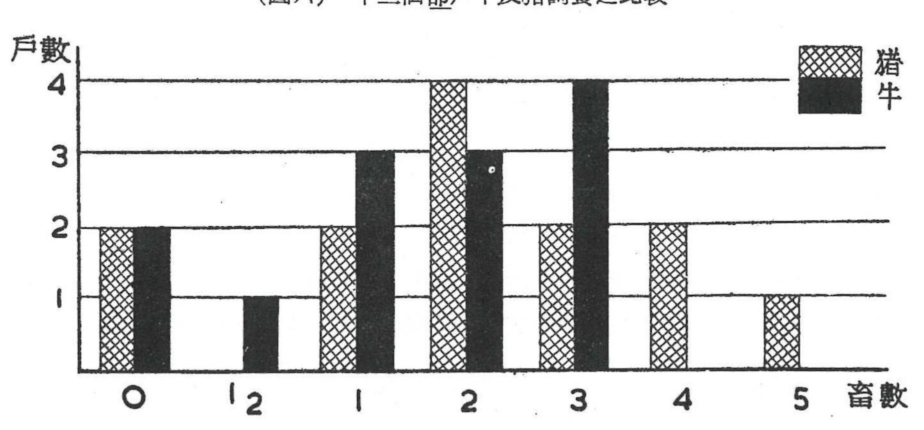
(四)採集 另一種原始的生產手段——採集，在目前對於邵族人的經濟價值似較狩獵尤高，很顯然的沒有一個邵族家庭把狩獵看作是一種行業，或者依靠獵肉作為食物，偶而出獵，只是一時高興，或是祭儀所必需。採集則不然，邵族男女老幼在空閒時或從田地耕作歸家途中，隨時可以採集野果和野菜，在每年一段很長的期間，自己所種的蔬菜已吃完後，這些採集所得的野菜，倒發生很大的效用。邵族人採集的野果野菜包括木耳(kukulaʔ)、菇(kun)、野菜 θiʔbuθ、hunhun、pašitik、野果 lašuʔ、鳥卵 (kaliθuʔ)、以及蜂蜜等物。

五、飼　　養

家禽與家畜的飼養是邵族人的重要副業，飼養的畜類有獵用的獵狗、耕田用的水牛、食用的豬、雞、鴨、鵝，此外還有捕鼠的貓。獵狗、豬和雞是邵族人固有的三種畜類，耕牛是水田耕作傳入後才開始飼養，鴨和鵝顯然是晚近才有的。邵族人有時分不清鴨或鵝，他們說「長頸的鴨」，或是「短頸的鴨」。養貓更是最近的事了，全卜吉社只有三隻貓。

獵狗是出獵時所不能缺少的，邵族人以前飼養獵狗甚多，尤其是頭目家，養狗常至二、三十條之多(參看狩獵節)。狗的飼料以番薯為主，或用剩飯骨頭等，但普通多讓其四處覓食，並沒有一定餵食的時間。狗沒有特造之窩或圈，聽任其在屋簷下臥宿，惟較好的狗則繫於屋內，現在邵族人既少出獵，所以獵狗的飼養已極少，社內僅可看到三、五隻瘦得可憐的老狗。

(圖六) 十三個邵戶牛及豬飼養之比較



邵族人所飼養的牛以水牛為多，黃牛極少，因為水牛較適於耕水田。以前養牛多不大加以看管，大多任其在山野食草，從不帶回家中，生小牛時亦不看顧，惟到耕田時才牽回。現在的情形則大有不同，幾乎每家邵族人的屋旁都建有牛棚，用毛竹茅草修蓋而成，有時牛棚也和貯藏室在一起，牛棚地上都堆置雜草和牛糞相混，以增加糞量。牛的主要飼料為稻草和番薯籐。邵族人殆每家都養牛，有時是兩戶共飼養一頭，上圖表示筆者作個戶經濟調查的十三個邵戶畜養牛與豬的比例；其中畜牛者一頭到三頭最多，二個沒有畜牛的邵戶是船戶或家庭僅有一人者。

豬是邵族人家畜中歷史最久而最重要的一種，圖六表示十三個邵戶中，養豬最多的一戶共有五隻，養二隻的最多共有四戶。其中有二戶沒有豬，情形與上述者同。豬的飼料為番薯和樹薯；有時用煮熟的薯類，有時則是磨粉後剩餘的薯渣。豬多關在豬欄內，豬欄與牛棚的構造大體相同，都用毛竹和茅草蓋成，惟豬欄較牛棚低矮，牛棚的出口沒有柵門，豬欄則加上柵門。養豬無疑是邵族人一種重要的財源收入，以前養豬多在祭祀時屠殺作祭品，現在則多出賣以換取現金。邵族人很看重這一筆「豬錢」，總要好好地利用它，例如 11-14 石竹吉家去年賣出二隻豬，「豬錢」用作修蓋新屋；11-10 石松加家前二年賣去二隻小豬，則買來了一架舊收音機；11-5 石阿順家最倒霉，今年(民國四十四年)賣去一隻大豬，剛好付去他眼疾的醫藥費。下表為十個邵戶賣豬所得在全部現金收入中所佔之百分比：

(表三) 十個邵戶售豬款與現金收入之百分比

%	戶　　數	%	戶　　數
50%以上	1	10～5%	1
50～20%	2	5%以下	1
20～10%	4		

雞、鴨和鵝是現在邵族人普通飼養的三種家禽，家禽的飼料以米飯、米糠和番薯為主，家禽沒有一定的塒圈，鴨和鵝晚間多宿於貯藏室內，雞則棲於家屋後面的竹架上，白天多任其四出尋食。家禽多在節日或有客時殺以饗之，但亦常賣與小販，或與之交換衣料、日用品及農具等物。在筆者調查的十三個邵戶中，只有例九因沒有固定居所(船戶)，所以沒有畜養外，其他十二戶均飼養家禽。其中以例三畜養家禽最多，有雞20隻，鵝20隻，鴨19隻；例五次之，有雞20隻，鴨10隻，鵝20隻。十三戶中共有雞99隻，平均每戶 7.61隻；有鴨67隻，平均 5.15隻；鵝90隻，平均 6.92隻。

六、飲食與日常生活

(一)飲食 邵族人現在既以水田稻作為主要農作業，故其日常食糧亦以稻米為主，次要的糧食則有番薯、芋以及樹薯等。其他副食品有魚、蝦、豬肉、菜瓜、蔬菜和偶而獵獲的獸肉等等。

普通邵族人三餐所吃的都是以白米煮成的乾飯或粥，在較窮困的邵戶則把番薯（切成小塊或刨成小條）和以米飯共煮；如農業一節所述，極大多數的邵戶所種的稻米均不足一年食用，其欠缺的

期間自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在這一期間內番薯和芋無疑成爲主要食品，但有些邵戶則自店中糴米以補其不足。現在邵族人都自漢人習得種植各種蔬菜。如園藝節所述，邵族人現在種植的蔬菜包括白菜、高麗菜、芥菜、甘藍菜、茄子、葱、蘿蔔以及各種瓜類、豆類，因此邵族人平常所食的菜肴都以這些蔬菜爲主，其中尤以蘿蔔更重要，還有他們自已網捕的魚類，當然也是主要的菜肴。邵族人平常難得吃肉類，只有在節日或祭祀時才能吃到猪肉以及自已飼養的雞鴨肉等，在較富有的家中，每月可以有兩次從挑擔子到村中叫賣的肉販購得猪肉，以供一家大小「油潤」一下。

遇到節日、祭祀或婚事飲宴，則有糯米糕、糯米飯，糯米糕飯也許是原始的祭儀時所用的祭物，但加上糖的甜糕則顯然是習自漢人的。猪和雞也是宴會時主要的食物，邵族人養雞平常很少殺以吃用，只有待祭祀或請客(例如請村人建屋、插秧)才殺以饗客；殺猪更是難得，平常祭祀所用的猪肉均購於市上，只有待大祭祀才殺猪。邵族人偶而也出獵，獵得的獸肉當然是最好的祭品和食物。邵族人所用的調味品有鹽、辣椒和薑，而現在部份邵戶也知道用醬油了。辣椒在邵族人中並不常用，但薑則是極爲重要的調味品，每一邵戶幾乎都自已種植薑，燒製任何菜肴時都要放大量的薑，沒有菜時也用薑佐飯，缺乏鹽時也以薑代替。

(二)嗜好品　邵族人也和其他高山族一樣都嗜好酒和煙。酒稱爲 ɬí·ɬa?，是祭祀時所不能缺少的。祭祀所用的酒是自已釀造的，以糯米爲原料(參照下食物加工節)，而平常所喝的酒則多購自市上。

煙 tamá·ku?，成年男女均喜吸之；煙多自已種，把煙葉卷爲一、二寸之煙卷，插於煙斗中吸之；煙斗多以竹製。現在大部份邵族男子都不吸自已種的煙葉，而買吸煙酒公賣局所製的「嘉禾」牌香煙。

有些邵族人也嚼檳榔，但檳榔不是自已種的，而是在市上買的。他們說嚼檳榔不是他們固有的風俗，是從別的高山族學來的。

(三)　食物加工

1. 舂穀　舂穀用杵 kaθuɬu? 與臼 ɬulu?；在種粟的時代，粟都是整穗貯藏的，等到要吃時，才取一定份量舂之，所舂的份量剛够一日全家所需，絕不多舂。舂穀的程序是把要舂的穀子放在臼內，用杵舂至外殼脫落，然後用篩簸之，簸後又需第二次舂。現在吃的是稻米，舂米的程序也和舂粟相似，但每一次舂米的份量較多，大約够二、三日食用。

2. 製糕　蒸糕多用糯米，把糯米用水浸過，然後置於臼中搗之，搗成粉後並和以糖，用棕葉包之，置於木製蒸桶 (tanaɬiman) 中蒸之。

3. 醃肉　普通把獵肉用火烤乾，吃時則和薑煮於鍋中。有時獵得野獸較多或殺一隻大猪吃不完，則把獸肉或猪肉搓以鹽，白天掛在門前晒之，晚間收回家中，置於竹筍皮上而用石塊壓之，約經過十天卽成乾肉。

捕獲之魚甚多，亦醃成鹹魚，其法先把魚洗淨，然後切成小塊，和以鹽置於陶甕中，待四五日後卽可食用。

4. 釀酒　以前釀酒的原料有粟、糯米和番薯三種，現在多用糯米釀造。其法爲先把糯米蒸熟，而置於簸箕中冷之，然後置於鍋中浸以水，撈出後和酒麯於陶缸中。酒麯亦以糯米製成。經過

三、四日後，酒味已出，取出置於篩中，其津液下滴於酒罎中卽成酒。

5. 醃菜　邵族人自已種植份量較多之蔬菜類如芥菜、蘿蔔等，多醃製以備作一年間之菜肴。醃製芥菜先把芥菜一葉一葉用水洗過，然後排在簸箕或院中石塊上晒之，乾後和以鹽揉之，而壓置於缸中。蘿蔔的醃製法也大祇相似，把蘿蔔切成長條，先和鹽揉之，然後晒成乾。

6. 榨油　邵族人甚多種植花生，花生多用於榨油而少吃用。邵族人自已不知榨油的方法，必需把花生挑到魚池，請榨油廠代榨，每百斤花生可榨得油三十餘斤，花生渣歸油廠，不再給予工資。

7. 製煙　煙於三月種植，五月卽可採葉。煙葉採後卽於烈日下晒之，晒三天後取置籠中以石塊壓之，又二日再取出晒之，三日後又壓之，其後卽塞置於竹筒內，以備日後取出吸用。

(四)日常生活　筆者在調查時因語言上的方便，和邵族人相處極爲融洽，大部份時間都和他們生活在一起，這一期間內筆者所看到邵族人男女老幼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

邵族人無論男女，除去年紀極小的幼童外，每天都過着忙碌的生活；主婦們在清晨五時左右卽起床，開始做飯及一天工作的準備，其他人亦在黎明時就起身(幼童起床稍晚)，起床後卽至厨房盥洗，大部份邵族人現在都有洗臉巾和刷牙具的設備，但都是全家共用的(參看第十二節)。然後男子卽至潭邊挑水，或留在家中劈柴，一直到早飯開始，早飯吃的是乾飯，以酸菜與蘿蔔乾等佐之。

早飯吃過後，一日的正式工作便開始了。

主婦們總留在家中餵猪、飼雞、刨番薯、磨樹薯粉、洗滌衣服、看顧兒女，除農田裏極忙碌時，主婦們較少參加田事。

男人們的工作更多了，大部份的男子一早便上山從事開墾、耘草、種植或砍柴，但在沒上山之前，他們總先去看看昨晚放下的魚鉤或魚筌是否有魚兒上鉤，假如今天的運氣好，魚兒很多，他們便帶到魚池、頭社、水社去賣，有時也順便運些樹薯及山芋去，以便換點日常用品以及猪肉等物。有些年青的漢子，則以駛船爲業，搖舢舨也好，駕電船也好，一日的收入總不算少。也有一、二個更「洋派」的，佩起照相機到處替人拍照。

年輕的姑娘們，跳舞是他們的專業。每天穿得花枝招展地隨處招引遊客拍照，但當集合的鐘聲響時，她們便都齊集到跳舞場，一面咿咿呀呀的歌唱，一面婆娑起舞了。

兒童們都上學去；卜吉社有一所國民學校分校，大部份的學齡兒童都到國民學校去，受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

早上的時間過得總很快，跳舞場裏第二場舞還沒有完，已經將近中午了，加以男人們上山去，路途不近，所以午餐總要延至很遲才開始。午飯後有一段休息的時間，然後再開始工作。晚餐的時間在日落後，吃過晚餐男人們便去潭邊弄好他們的漁具，較年大的男童也隨家長們到潭邊，把他們的蝦筌放好。女人們則在家中舂米。

睡覺的時間約在天黑後一個鐘頭左右，睡覺之前一家大小都要把泥汚的脚洗滌乾淨。未成年的兒女和父母睡在同一床上，結婚後則與妻室另睡一床；床多爲木炕式的，離地約半公尺高，上面鋪墊草蓆或月桃草蓆，較富有者則用「塌塌米」。很少棉被，多二、三人共用一條，有時僅有一條「番布」氈。很少有蚊帳。

邵族人在冬季裏甚少洗澡，有時也用木盆盛以熱水，用濕毛巾擦拭身體。夏季裏男人們則在潭內洗澡。

男人和小孩的頭髮都是在家中自己剃髮，但有時也有挑擔的理髮匠來招攬生意，較摩登的男人也到魚池去理髮。年輕的女子，十之八九都燙髮了，魚池有二家燙髮店，可替她們服務，有時她們也到埔里去燙。

邵族人食用和洗滌的水都取自日月潭，每天早上和黃昏都要挑水一次，貯於水缸中，食用時不經過濾，也不消毒。

邵族人除去每年八月大祭裏取新火時，用鑽木的方法取火外，平常所用的都是火柴。爲了節省火柴，婦女們在做飯之先，總要看看誰家先生火了，然後自己拿了乾竹枝到生火的人家引火去。

七、分工與合作

在以前邵族人的男女分工制度甚嚴格，大致男子做一些較粗重的而冒險性的工作，其活動範圍均在山野，女子活動範圍在家庭中，做一些細小而瑣碎的事：

男子的工作：打獵、捕魚、製造武器、編魚筌、採伐、建屋、木工造船等等。

女子的工作：畜養、舂米、紡織、釀酒、厨事、撫養兒女等。

共同的工作：農耕、園圃、劈柴、汲水等。

現在因爲生活方式的改變，兩性分工的情形已不嚴密，一些分工的禁忌（ˀdiθkun），也不存在了，例如女性對武器的禁忌，在以前是極嚴格的，現在則只有在八月祭儀中才絕對禁止女子觸及弓箭。新的職業產生，更影響分工的制度，尤其是婦女們整天忙着跳舞，有時在煮飯、養猪的時間尚不能回家，因此男人們也不得不代她們淘米做飯了；試看圖版Ⅳ:4，邵族人的老頭目袁阿送氏，因爲婦女們都跳舞去，所以在和筆者談話時也背着小孩，這類事情以前無疑都屬於女性的。總而言之，在現階段的生產方式中，邵族人男女分工的制度已逐漸破壞，大部份的工作都可以交換地做，問題只在誰有工夫，便由誰去做。

邵族人的社會組織是以氏族爲單位，每一氏族有其一定的職業。例如毛姓（škapamumuˀ）負責打鐵，陳姓（škahihian）管打牙，高姓（štamarutaw）管打獵等，這一種氏族的分工制，在陳奇祿前揭文中已敍述過，此處不再贅言。

邵族人在造屋、建舟、播種、收割等工作時，其同氏族或鄰人都來幫忙，這是一種義務，不取報酬，惟主人必需做酒、殺雞、屠猪招待；而輪到別家有工作，也要照樣幫助。普通在造房屋或鑿建獨木舟時，參加工作的人總較多；播種或收割時先約定三家或四家族人互相幫忙，由甲家開始，再依次做別一家的。

八、財產與承繼

今日邵族人對財產的觀念及其財產制度顯然受漢人的影響極深，但其原始的財產觀念無疑地尚佔很重要的地位；例如邵族人稱「財產」時都用 mítaˀ（咱們）táwn（屋）ˀbú·hat（田）一語，意

即「咱們的財產」。「咱們」二字是多數的自稱，但邵族人却普遍應用，由此可見今日邵族人的田園房產雖均爲私有者，而從其語言上仍可看出其原有的公有財產制的遺痕[註4]。

(一)財物的種類 財物的種類最先可分爲有形財物（corporeal）和無形財產（incorporeal）兩種；這兩類財產固然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各有不同，但主要尤在其所有權的轉變上顯有差別。有形財物又可分爲生產財物（productive）和非生產財物（non-productive）；由於生產財物對人類的食糧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邵族人似乎較重視生產財物，而輕視非生產財物，故在處置上也有不同。玆舉財物的種類於下：

1. 有形財物
   - a 生產財物：田地、牲畜、「捕魚浮嶼」、果樹、湖泊。
   - b 非生產財物：家屋，用具等。
2. 無形產物：歌謠、技術、巫術等。

(二)財產權的形成 對一種財物的權益所有的形成，邵族人是根據以下幾種觀念：

（1） 先佔：對一切自然之財物何人先發見或先佔用，即可取得其所有權或使用權；對佔有之財產通常立一記號（θakal），以表示此項財物已有主。例如田園土地的佔有者即在其周圍立木樁（tjaˀkiˀdan）或種樹（ˀduluˀ）爲界。又如在日月潭裏誰先把「浮嶼」放置好，其位置便屬於誰，他人不得侵佔。

（2） 創造：對於某種自然財物加以自己之勞力而創造者，即可取得其勞力所收益的所有權；例建造之房屋、開墾之土地、縛製之竹排，創造者都取得其所有權。

（3） 有效使用：對於一項財物有效而繼續使用者，即是該項財物的所有者。

（4） 讓予與饋贈：由讓予與饋贈可以取得財物之使用權或所有權。

（5） 貸借：向財物之所有者借得之財物，在某一時期內取得其使用權。

（6） 出賣：經過一定的契約行爲，將財物賣與他人者即失其對該項之所有權，而爲購買者取得之。

（7） 承繼：財物之所有權可以由承繼得來；普通有形的財物都可以由承繼得來，但無形的財物則不盡然。

（9） 戰勝獲得：在戰爭過程中，戰勝者常獲得戰敗者之部份財物；勝利者對戰死敵人之財物亦有必然之獲得權。

(三) 財產權之種類

（1） 使用權：使用權的形成大多由於先佔和貸借；使用權者對該項財物在一定時期或無限制地有使用的權利，但並沒有取得該項財物的主權。例如土地在以前是屬於氏族所有，氏族成員可以

（註4） 從語言的語彙（lexical）和語法（grammatical）上研究一個原始民族的財產制度和觀念，無疑是研究原始財產的一種可行的方法，尤其對於受外來文化影響甚深的民族，這一方法對於直接從財產的形式上的研究幫助甚大，參照 W. H. Goodenough: Property, Kin, and Community on Tr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A. Capell: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in the Languages of Australia and Pacific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5, 1949.

耕種本氏族內之土地，但其主權仍屬於氏族。現在山林土地均爲國有，邵族人可以申請開墾山地，種植陸稻、番薯作物，但這些山田的主權仍爲國家所有，邵族農戶僅取得使用權而已。日月潭在邵族人心目中是公有物，任何人均不得佔有，但任何人均可使用；只要把「浮嶼」放置好，在幾年內便有在這一段湖岸上捕魚的權利，但「浮嶼」一經拆去，其他人便隨時可以利用。又如「浮嶼」較多，魚筌較少的邵戶，可以把部份「浮嶼」的地位借給鄰人放魚筌，捕得之魚歸魚筌之所有者，但出借的人魚筌增多後，可以隨時把出借的「浮嶼」收回，以供自己應用。

（2） 所有權：所有權者對其所有財物含有最高的權 (privilege)、益 (right) 和力 (power)。所有權者無論爲團體或個人，對其所有財物可以任意支配：出賣、轉讓、贈予或出借，部份財物並可以傳給下一代。

（3） 半所有權：財物所有者對財物的權益有相當的限制；雖然該項財物爲其所有，但並不能任意支配；例如巫術在表面上是屬於巫師所有，並可將之傳授他人，但傳授巫術有一定條件，卽接受巫師訓練的人必須 (a) 是有品德的婦人，(b) 此婦人家族中曾有人在豐年祭中擔任過 pali?kan 者 (c) pašalar（最高祖靈）允許其爲巫師（參照唐美君前揭文）。可見巫術在本質上是爲 pašalar 所有，巫術的傳授也是 pašalar 在冥冥中傳授，而巫師似乎僅是一個中間人而已。

（四）所有權的類種

（1） 團體所有財產 如上文所述，邵族人的原始財產制度有公有財產的觀念存在，事實上在以前邵族人的許多種財物都是公有的。例如獵場是屬於部落所有，水社、頭社、貓蘭各社都有一定獵場，部落成員可以在自己部落的獵場打獵，絕不得侵入他部落的獵場，否則將引起糾紛。又日月潭則屬於全族所有，各部落的人都可在潭中捕魚或划船。

邵族人的土地是以氏族爲單位，每一氏族均有一定領地，例如袁氏族轄地自日月潭至埔里一帶，石氏族的領地在魚池方面，毛氏族領地在 wakaθ 一帶（參看陳奇祿前揭文）。

現在邵族人的財產大部份屬於家族所有，一切如田地、房產、家具、牲畜、農具、食具等等均屬於家族。家族是重要財產的所有單位。

（2） 個人所有財產：個人的財產有武器、衣服、飾物等，還有無形財物中有歌謠、技術有時也屬個人所有。個人的財產如衣服、飾物在所有者死亡時，多隨死者埋葬，用具武器等則傳與其下一代。

（五） 財產的轉移與承繼 財產轉移的方式有出賣、饋贈、讓予、傳授以及承繼等。現在邵族人因受漢人經濟的影響，無疑的其財產轉移都以出賣爲主。但無形財產如巫術等的轉移則仍保存原始的方式，巫者將巫術傳授給其徒弟，經過多次儀式之後，當 pašalar 已接受徒弟爲巫師時，徒弟卽須備酒、布、用具、牲畜等禮物贈予師父答謝其傳授，而師父亦須贈其徒弟以貝珠一串，以作紀念之意。一般財產的轉移亦多爲承繼的方式；邵族人爲父系社會，故其財產均由男系承繼。父親之財物由兒子均分，女兒無權分財產，長子在財產承繼上並無任何特權，但如頭目的職位，則由長子承襲，長子先死由次子承襲，子嗣均早死由長孫承襲。祖先籃 lá·lu? （參看唐美君前揭文）亦傳給長子，次子等僅自原 lá·lu? 中分出一、二件衣服，另製新籃奉祀。無子可以傳承家系和財產時，則傳與其兄弟之子，或傳與其同氏族之下輩，lá·lu? 的傳承亦同。女兒無承繼財產權，但在

結婚時可接受其父母所贈之嫁粧，如番布、衣服、首飾等等。

九、交　　易

邵族人與漢人間的貿易無疑的和其他高山族一樣溯源自所謂「贌社」，「贌社」的意義就如諸羅縣誌雜記云：

「臺灣南北番社，以捕鹿爲業，贌社之商，以貨物與番民貿易，肉則爲脯發賣，皮則交官折餉。日本之人，多用皮以爲衣服包裹及牆壁之飾，歲必需之，紅夷以來，卽以鹿皮興販，有麠皮、有牯皮、有母皮、有麞皮、有末皮、麠皮大而重。」

又彰化縣志番俗篇云：

「贌社，亦起自荷蘭，就官承餉，曰社商，亦曰頭家。八九月起，集夥督番捕鹿，曰出草，計腿易之以布，前後尺數有差，劈爲脯，筋皮統歸焉，惟頭及血臟歸之捕者，至來年四月盡而止，俾鹿得孳息，曰散社。」

由此可知「贌社」卽是土著民族與族外人間的貿易；負責「贌社」的人稱爲「社商」，也就是貿易的中間人，「社商」一面向官廳取得貿易權並向之納稅，另一面則以布鹽等物易取土著的鹿皮、鹿茸，其出入番社之期間，自秋間至明春爲止。「社商」因時常出入於番社，故對「番情」極爲熟識，又以其優越地位，儼然爲土著之代表或官廳與土著間的溝通者，漸漸地原爲掮客的「社商」，就變爲統治「番人」的「通事」了。乾隆五十一年就任水沙連化番總通事的黃漢，原來還不就是「社商」（參看陳奇祿前揭文）。「通事」雖爲政府官吏，但仍辦理貿易的事務，番俗六考云：

「水沙連地處大湖之中……通事另築寮於加老望埔，撥社丁置煙、布、糖、鹽諸物以濟土番之用，售其鹿肉皮筋等項以資課餉，每年五月弔社，七月進社，共十個月可以交易完課，過此則雨多草茂，番無至者。」

這一種以「社商」「通事」爲中間人的貿易，是土著族與族外人最有效的交易方法，但其交易的方式仍以原始的物易物爲主，就邵族人來說，他們以鹿皮、豹皮、鹿茸、鹿筋、鹿鞭、籐條以及「達戈紋」(註5)等以易取他們最需要的鹽、布、糖、用具等等。

在邵族人本族間也盛行物易物，一直到現在這一種原始的貿易仍甚普遍。上文所說邵族人中 škapamumu? 氏族是管打鐵的，因此其他氏族欲得鐵製工具如鋤、钁、收穫刀等，都要用粟或猪向 škapamumu? 氏族的人換取。在邵族人中通常作爲易中的物品有粟、米、猪、雞、牛、鹿皮、籐籃等，易中的價值大致都有一定，例如一件鹿皮可以換十五斤鹽，一斤鹽又可換粟十斤。

一種原始的貨幣——圓形螺片和貝珠曾在邵族人中通行過，根據報告人高武老說，這種螺片和貝珠是來自阿里山的。螺片 małun 中間穿有圓孔，可以串起來當作額飾和項飾，在當作貨幣交易時每一個螺片可以換取五斤猪肉，或是十斤煙草。貝珠 ma?buθ?buθ fudu?，亦用繩子串起，每一串長一尺，可換雞一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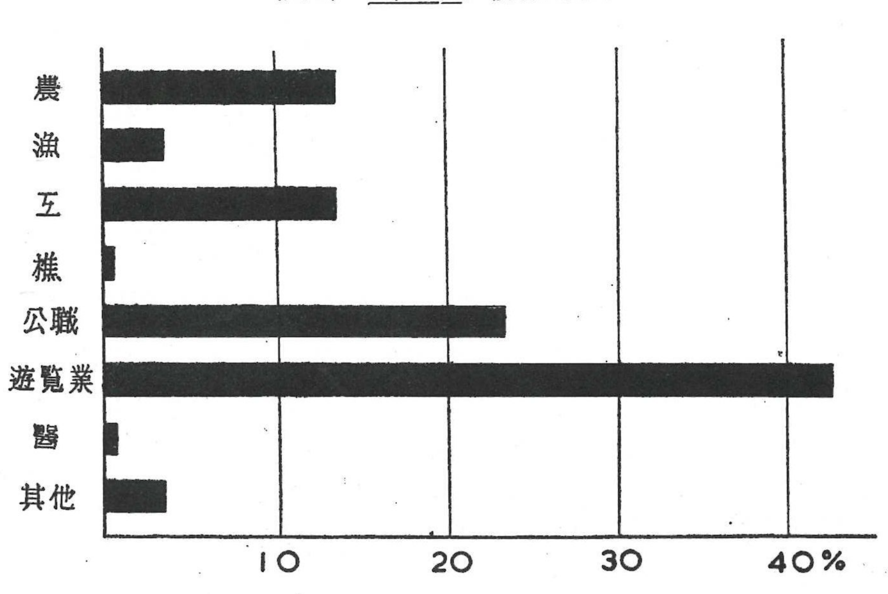
（註5）「達戈紋」爲一種以蔴線夾以獸毛織成之「番布」，舊志上均稱爲水沙連名產，郁永和，番境補遺："其番善織罽毯，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爲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

現在邵族人甚至自己已開商店，而大部份日常用品也都到埔里、魚池等地購買，但有時還未放棄物易物的方法，他們常用一隻雞或一隻鴨向來自頭社的菜販換取豬肉、蔬菜、衣服，或向來自草屯的鞋販換取一、二雙膠鞋。

十、遊覽業的興起與現金經濟的導入

日月潭風景佳麗，向來即爲有名的遊覽勝地，每年從各地來遊覽的人絡繹不絕，而這些來遊覽的人必定到潭邊的卜吉社來，看看「番女」跳舞和「番人」的生活，因此邵族人很早便與漢人密切地接觸。近年來日月潭的遊客激增，而在日月潭附近便興起一種新的事業——遊覽業，從各地移來的漢人開設旅館、飲食品、紀念品店、照相館、建造汽艇、遊船等等，遂使日月潭邊水社村(註6)成爲一個頗爲熱鬧的市集；要明瞭水社村繁榮的情形，可看看近年來水社村人口變動的經過。水社村在臺灣剛光復時除去土著邵族人外，僅有漢戶78，人口644人；自民國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八年間，漢人增加四十七戶，佔原有戶數之百分六十·二五；自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三月間，水社漢戶人又增加百分二十五·六，共有一百五十七戶，人口八百零一人。這樣急劇增加的漢族人口，都是從各地移居而來的，這些移入的漢人除去部份爲電力公司的職員外，絕大多數都是從事遊覽業的，圖七表示一百五十七漢戶的職業，其中遊覽業一行竟佔百分之四十一·八七。所謂遊覽業包括開旅館、開紀念品店、開飲食店、照相館、撞球室、操遊艇以及小販等等。水社一村內在光復時僅有旅館一家，但至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已有容納數十人至數百人的旅社五家、賣紀念品店二十八家、飲食店九家、照相館四、撞球室二，以應付從各地來的大量遊客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下，原爲一個窮僻

(圖七) 水社村漢戶職業比較表



(註6) 水社村爲南投縣魚池鄉中的一村，水社村範圍在鄉里編制上包括水社本村，旅館所在地的名勝巷(居民自第一鄰至七鄰)，以及卜吉社所在的義勇巷(自第八鄰至第十一鄰)。

的山村的水社，已變爲一個繁榮的小鎮集，而這個小鎮集的經濟也就完全依靠外來的旅客，整個受到外來經濟的控制。邵族人在這個環境中，也深深地受到現金經濟的影響，穿的、用的，以及部份食物都要用「錢」購買，一切生活的必需都是錢，因此邵族人不得不放棄舊的生活方式和生業，而一方面擴大他們固有的「山地舞蹈」的表演，一方面參加新的遊覽業的競爭，以便適應新來的現金經濟而求生存。

十一、邵族人的新職業

遊客帶來了新的經濟的影響，使邵族人的固有經濟制度起了變化，以適應這新的經濟環境。邵族人參加各種遊覽業的競爭，開紀念品店、開照相館、操遊艇等等，以便從遊客身上賺得他們所需要的錢，除此以外邵族人的歌舞表演，更是遊覽業中主要的一行，這一行是漢人所不能做的，又是不必花本錢的，因此歌舞表演便成爲邵族人最賺錢的行業。下面我們敍述邵族人經營各種遊覽業的情形，先從歌舞表演說起：

(一)歌舞表演 邵族人的歌舞原是他們固有的一種藝術，邵族婦女在舂穀時用着細腰的木杵和木臼，木臼底下常墊一塊大石，舂動時便咚咚作聲，她們更和着杵聲咿啊地歌唱，這原是在勞動時自然發出的一種聲音，也許就是原始的歌唱，但因其聲音清脆悅耳，加以有規則的杵臼聲相應和，很受一般詩人墨客的欣賞，早在日據時代初期，這一種原始音樂便爲人所稱道，而爲日月潭八景之一，例如日人山本柳塘的八景詩中便有番家杵聲一首：「一曲人傾耳，南村數杵聲；湖心仰看月，蠻婦此時情。」而現在的歌舞表演也就是由這「杵聲」脫胎而來的，雖然保留了「舂石」的形式，但却滲入了許多現代化舞蹈的內容了。

最初營業性的歌舞表演，只是幾個年青的婦女拿着長杵，圍在廣場上舂着一塊大石頭，嘴裏唱着古老的歌曲，脚也和着歌聲踏舞(圖版Ⅴ:1)，一場歌舞完了，看客們便隨便付出一點錢爲酬。漸漸地來看歌舞的遊客多了，歌舞表演的收入漸爲可觀，於是族中的婦女參加跳舞的也漸多了，爲的是多賺幾個錢，利益大家均分。另一方面看客逐漸增加，圍在廣場上看客有些佔便宜的人，不肯出酬金，於是出錢的人覺得不公平，而跳舞的人也覺得是一種損失，在這種情形下幾個較有「新頭腦」的邵族人便創議建造一跳舞場，仿照都市中戲院收費的辦法，以杜絕看白戲的人；經過一個時期的籌備，前年春天一座簡單的戲園便在卜吉社國民學校操場前建築起來了，戲園的建築很粗陋，正面有一個木門，場內排有幾十條靠背長椅，最後有一個高出地面半公尺許的土築舞臺，舞臺正中埋着一塊舂杵用的大石，舞臺上面掛着一條長布，上寫「日月潭山地歌舞團」字樣。圖版Ⅴ:2爲戲園的正面，圖版Ⅴ:3則爲舞場內部。

邵族人歌舞表演漸具規模，並進而成爲一種職業歌舞團，這似乎與卜吉社 10-1 毛信孝一家有點特別的關係；毛信孝先生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日月潭番社」的「毛王爺」，他在日據時代曾受過日本教育，頗有一點現代化的智識，他的妻子毛採雲，大女兒毛玉娟以及二個收養的女兒，都很秀麗並且有跳舞的天才，尤其是毛玉娟更出人頭地，她一方面吸收現代化的舞蹈，一方面加入邵族人原有的舞法和歌唱，然後敎給卜吉社的邵族婦女們，而整個歌舞團便是在她一手訓練之下組織起來

的。

至於這個歌舞團的組織和規程，在舞場內懸着兩方規章，上面寫的是：

I 日月潭德化社山地舞蹈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本會爲維護日月潭名勝觀瞻，配合反共抗俄國策及激勵民心士氣，乃將本社易名爲德化社，組織山地舞蹈委員會，負責舞員訓練、管理與督導，使本社之杵歌舞得以改進，我中華民族之原始舞蹈日臻完美也。

二、本會推選毛信孝、石臨、石松加、陳永享、石阿喜、袁阿安、高仕來等七人爲委員，毛信孝爲主任委員，並聘請本鄉鄉長，日月潭國校校長，水社派出所主管，日月潭憲兵分隊長爲顧問。本社服務站幹事爲舞員指導。

三、主任委員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有處理本會各項實務之權責，委員會分設出納、管理及環境整理三組，每組由委員二人，分別輪流擔任。

A 出納組：負責售票、核算、收入、支出及金額分配等事項。

B 管理組：負責舞員之訓練、出缺登記及輪流順序等事項。

C 環境整理組：負責舞場內外及環境清潔之整理。

四、舞費之收入：應抽出總額20%作爲舞場修繕，環境整理及其他特別費用之集體支出，其餘 80 %分由舞員按級分配。 舞員缺席須扣發金額存作優秀舞員獎勵之用， 其辦法另定之。

五、舞員應遵守本會規定，如有違反者，由本會依舞員公約議處，舞員公約另訂之。

六、本辦法經決議後公佈施行。

II 德化社山地舞員公約：

一、舞員應接受指導員之糾正與管理，並遵舞蹈委員會之決議接受訓練。

二、舞員表演時須精神貫注，不可投機、偷閒或遲到、早退。

三、舞員輪休必遵照規定，輪休規則另定之。

四、舞員聞鐘聲準時出場，時間定十分鐘，及時不到以遲到論，逾十五分鐘不到以缺席論。未到終場先行離去，前十分鐘者算早退，逾者算缺席。

五、凡遲到或早退三次， 算缺席一次， 缺席三次， 扣發一月應分享金額， 遲到早退先予警告，缺席(未達三次)亦酌扣金額。

六、經處分仍不遵照規定者，開除舞員資格。

七、違者之處分由舞蹈委員會議決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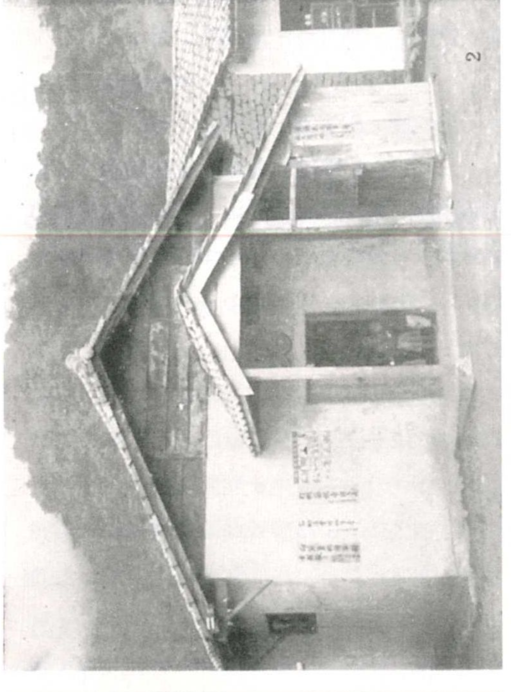
八、舞員舞費分配辦法：

1. 舞員分甲乙丙三級。分金標準按總額扣除20%外，以50%平均分配甲乙丙三級舞員，其餘30%以22%平均分配甲級舞員，8 %平均分配乙級舞員。

2. 舞員借支以不超過應得金額爲限。

3. 分金時間按實際積存金額由委員會決定之。

九、舞員分級：









1. 在庭院中的歌舞表演。 2. 日月潭歌舞團舞場外觀。 3. 舞場內的歌舞表演。 4. 照相師和盛裝的邵族少女。

Tourist business of the Sun-Moon Lake Thao: 1. Dancing in the open. 2. A house for dance performance. 3. Dance performed inside the house, 4. Posing for photo with tourists.

甲級：毛玉娟、毛阿甘、陳美麗、高秀美、袁美麗、石玉英、毛玉琴、毛阿緞、毛秋香、陳阿品、石阿怨、石阿金、高阿梅、高金蓮、袁金花、石阿蕊、袁金英、石阿菊。

乙級：高阿品、石常娥、毛阿金、陳阿奶、石玉美、袁阿根、袁阿邁、石阿秀、石子妹、石秀枝。

丙級：毛採雲、高干邁、謝美玉、毛世孝、石阿分、石阿里、陳玉里、石碧金、毛阿却、毛媽莉、黃黑皮、袁查某。

以上這兩個章程，可以說條規齊備，幫助我們了解邵族歌舞團的情形甚多。但是在實際上歌舞團的行事並沒有像章程上規定的那樣嚴格，有些事情甚至和章程上所規定的相違，例如所謂舞蹈委員會實在沒有章程所規定的那麼大的權力，一切事情都由舞員們自己負責，也許委員會只在舞場開始建築的當時才發生作用吧。又如舞員方面，實際人數是四十六個，比章規上所寫的多出六人；舞員分酬金也不是按照甲乙丙三級分配 ， 而是不分等級平均分配的 ， 據說本來是按照章程的規定分配酬金，後來因爲乙丙級的舞員反對，所以才改成現行的分配法。

筆者在調查期間承年青的邵族小姐石阿怨的好意，二次免費招待進場參觀她們的舞蹈，並告知許多有關歌舞表演的實際情形：當遊客們來到社中，並要求看跳舞時，「當值」的舞員便鳴鐘召集其他舞員，負責賣票收錢的人（由舞員輪值，每月份三人，民國四十四年三月當值舞員爲石阿怨、袁金花、高阿梅三人）在舞場門口向遊客收取酬金， 每一遊客收費二元。 鐘鳴三次後 ， 舞員都齊集後台，等到看客的人數足够了，歌舞也就開始。每一場歌舞包括六七個節目，時間大約有半小時；歌舞節目有的是六七人、十多人出場，有的則是全體「大會串」，舞員中那些年青的，較能跳舞的則出場次數較多，那些「老弱」的則出場較少，在四十六個舞員中，有四個是六七十歲的「元老」，可以坐着分錢，還有幾個中年的舞員，大部份都跳不動，所以只要到舞場，不必跳也可分錢。節目的內容，「杵聲舞」是她們的代表作， 當然是不可少的， 其他都是一些改良的高山舞，還有「日月潭姑娘眞漂亮，日月潭的青年壯如山」的歌聲也響遍全舞場。每場舞完畢，號稱「大公主」的毛玉娟還出來向看客道謝，假如有洋人在場，她並且加上兩句 Good-bye!

每一場表演規定酬金五十元(新臺幣，下同)，但有時看客不多，只收足二三十元也就開演了。在平時歌舞表演每日只能演出一兩場，星期日可演出五、六場，新年、春節或其他特別假日生意最興隆， 每天可演出十數場之多。 歌舞表演的酬金由賣票者保管， 在平時每兩週分發一次， 每一舞員約得金二十元至三十元，在節日則三四天卽可分發一次，可得四五十元；平均每一舞員每月可得酬金六十元至八十元，全年可得七百元至一千元，這個數目在邵族人中實在並不算少，有幾個邵族家庭每年的收入 ， 其中跳舞的酬金實佔極大部份 ， 何況這僅是邵族人所經營的許多遊覽業中的一種。假如就全部收入計算，四十六個舞員全年共計收入三萬二千元至四萬六千元，也就是說歌舞團員每年替邵族人賺來三萬至四萬元的收入。

(二) 照相　遊客們遊覽日月潭，少不得要留影以作紀念，於是照相業便在日月潭興起了。但是筆者在這裏所說的「照相」並不單指背着照相匣子招攬生意的照相師，而是包括穿得花枝招展以便陪遊客拍照的年青邵族小姐 ； 尤其後一種是特殊的行業 ， 不是漢人可以參與競爭，也不是所有的邵族婦女都可參加，只由幾戶有年青漂亮的小姐們所獨佔。

水社村內(包括日月潭兩岸)操照相業的攝影師共有六人，其中四個是漢人（兩個在卜吉社，兩個在日月潭），二個是邵族人，而這兩個邵族人又是合股經營的，卽 9-5 毛伊力之子毛老先和他的姐姐高毛阿品(9-6高仕來之妻)，所共同經營，因此照相師這一行業的本身對邵族人的經濟並沒太大的影響。水社村內的照相師大都備有大型的照相機，有的同時備有一架小型的反光鏡箱，自設有暗房及冲洗放大用具，邵族照相師也不例外。照相師們替遊客拍完照片，待冲洗好卽按照遊客所留地址郵寄，所收的費用比在平地拍照貴上幾倍，所以照相師的收入極好，根據報告人毛伊力說，他的兒子和女兒合夥經營的照相，每週可淨賺四百元，合計全年可得將近二萬元的收入。而水社村 6-2 居民黃某初到日月潭時僅有一 Rolleiflex 照相機，八年以來替遊客照相，現在已成富戶。

陪遊客照相的行業是興起較遲的，但已有凌駕歌舞表演之勢；邵族少女不管是陪遊客照相，或當作「模特兒」供遊客們拍攝，每次一律收費三元，遊客們借穿「山地衣服」也收費三元，這種既不花力氣，賺來的錢又比跳舞多，所以她們遇到客人要求一同照相時，也就捨棄參加歌舞的權利了。在卜吉社村中陪客照相的邵戶有兩個主要的大本營卽 10-1 毛信孝家和 11-5 石阿順家，這兩家都有美麗的女兒或媳婦。毛信孝家最初獨佔此業，後來石阿順家繼起競爭，於是兩家便成爲敵對的狀態，至於村中其他陪照的姑娘也分別附於這兩家，甚至照相師也跟着分派，兩家各有固定的一人替她們拍照和招攬客人。毛信孝家靠着她們的「老牌子」，在競爭中似猶佔上風，毛氏也依靠這一行業漸變爲村中最富有的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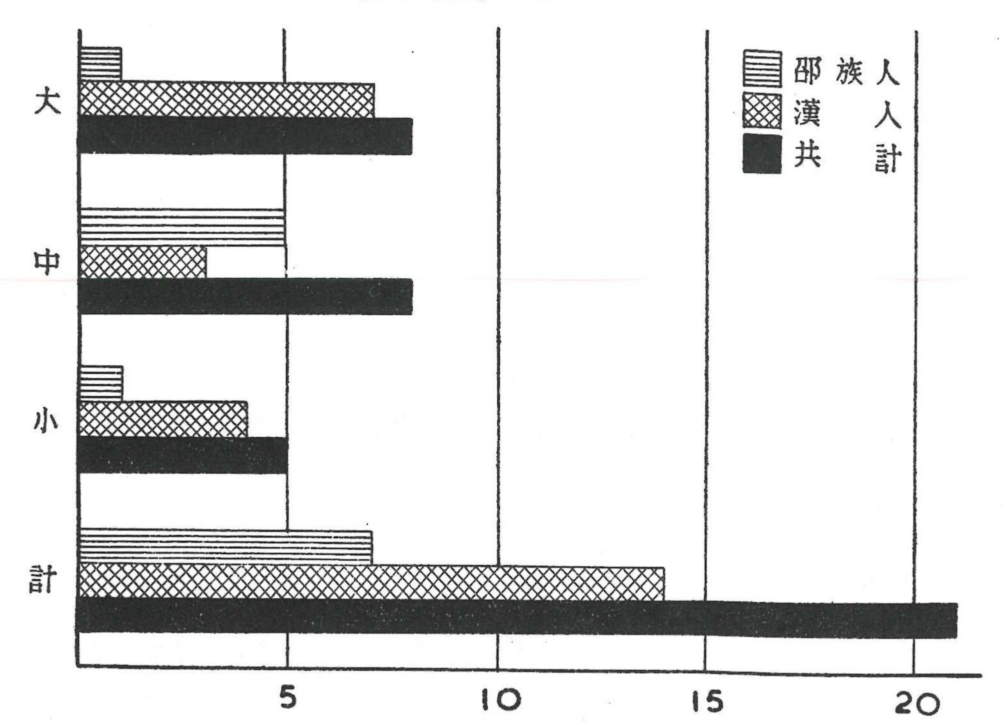
（三）紀念品店　遊客們遊覽名勝風景，除去拍照外，當然也歡喜買點土產紀念品回去，聰明的生意人抓住遊客們的心理，便在日月潭的兩岸開設許多紀念品販賣店，慢慢地邵族人發覺這是一種賺錢的生意於是也學着開設紀念品店了。

紀念品店所賣的紀念品大部份都是手工藝品，包括竹篾編成的花瓶、毛枝籐編的提籃、雕刻花紋的木手杖、魚骨做的煙斗、竹筷子、飯匙、各種貝殼製成的小玩意兒、雕着「番女」的木框小鏡子、夾有蝴蝶標本的玻璃框等，而每樣紀念品都刻着或寫着「日月潭紀念」的字樣，可是這些紀念品實不是日月潭的產物，固然在日月潭也有一、二家製造紀念品的小規模「工廠」，但大部份的紀念品都是由南投縣境內埔里和草屯二地輸入的；商人們從製造商販取貨物，然後帶到日月潭來賣給店主，再由店主轉賣給遊客。店主所賺爲該紀念品價格的一成至二成，例如一個小花瓶批發價爲四元，則賣出五元；一把筷批發二元五角，賣出三元；一把飯匙八角，賣出一元；一個夾有蝴蝶標本的玻璃框爲二十元，賣出二十五元。

因爲近年來遊客激增，紀念品的銷售也隨之大增，截至民國四十四年三月筆者調查期間，水社村內已有紀念品店二十八家，其中在卜吉社者二十一家。但這些紀念品店仍以漢人佔多數，而漢人所開紀念品店的資本也較宏厚，例如卜吉社二十一家紀念品店中，邵族人所有者僅七家，漢人則倍之；圖八爲邵族人所開紀念品店與漢人紀念品店資本的比較；筆者曾詳細調查卜吉社中各紀念品店的情形，並以其資本之多寡分之爲大、中、小三級，資本在千元以上者爲「大」，五百元至千元左右者爲「中」，五百元以下者爲「小」，如圖八所示八家大型店中漢人佔其七，邵族人僅有一家而已。

紀念品店的收入不甚一致，自然大型商店的收入較多，但商店的位置也很有關係，例如在跳舞場左近或靠近「番社」大門之商店生意較爲興隆，收入也豐。在七家邵族人所開的紀念品店中，以11-2

（圖八）　卜吉社邵族人與漢人開設紀念品店之比較



謝進財的店最大，11-18高武老的店最小，其他的大致差不多，根據報告人黃王玉萊（9-2黃宇順之媳婦）的報告，其紀念品店平均每月出售五六百元左右，則每月淨賺一百多元，全年可得一千二百元，黃氏在七家邵族人的紀念品中有其二，因此其每年從紀念品店中可收入二千四百元左右。一般說來紀念品店的收入在邵族人的家計中並不佔重要部份，不但不如跳舞，照相的收入，並且比起下面所要說的遊艇業也相差甚遠。

（四）遊艇業　這裏所謂遊艇業乃指遊艇主人以及操艇兩者而言在，日月潭大部份操遊艇的船夫都是租用他人的遊艇，只有少數遊艇主人兼爲船夫。日月潭上供遊客乘坐遊覽的船艇可分爲四種：大型汽艇、小型汽艇、舢板和小划船；前二者爲以馬達發動，後二者則由人力搖划。大型汽艇可乘坐遊客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小型汽艇可載五、六人，舢板最多可坐二十人，至於小划船則由乘客自己划，僅容二人。筆者在調查時，日月潭上共有大型汽艇九艘，租金按人數計算，每次至少五十元始開行；小型汽艇四艘，開行一次四十元；舢板二十餘隻，每次遊湖三十元，小划船租費每小時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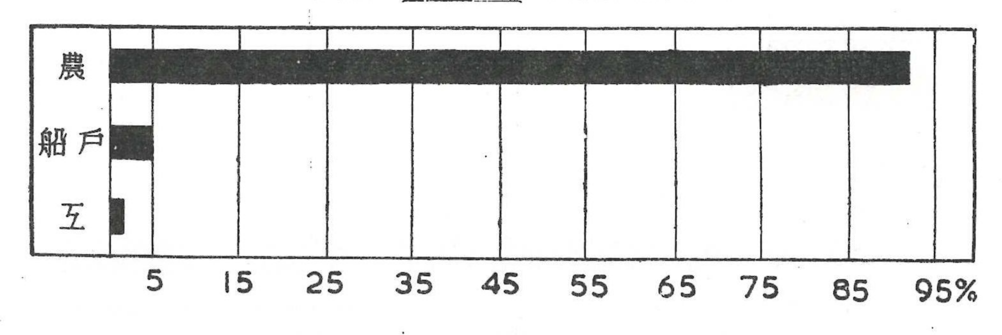
邵族人所有之大型汽艇有四艘，卽 9-2 黃宇順家二艘，10-1 毛信孝家一艘，9-5 毛伊力家一艘。毛信孝的一艘現在已停止行駛，黃宇順和毛伊力的船則各由其子及孫駕駛。根據報告人黃宇順說一艘容納二十多人的汽艇成本將達二萬元，黃氏的一艘新艇是在筆者調查期間建造起來的，機器係利用舊馬達，木料亦大多自採者，惟雇用漢工建造，大約花去萬元左右。黃氏之汽艇由其孫黃萬福駕駛，每次五十元，扣除捐稅八元，油費十元，可淨賺三十多元；平均每月輪值二十多次，則每月收入在九百元左右，每年可得近萬元。

邵族人駕舢板者全村共有五人，其中有二人是較固定的船夫，8-3 袁樹泉是最典型的一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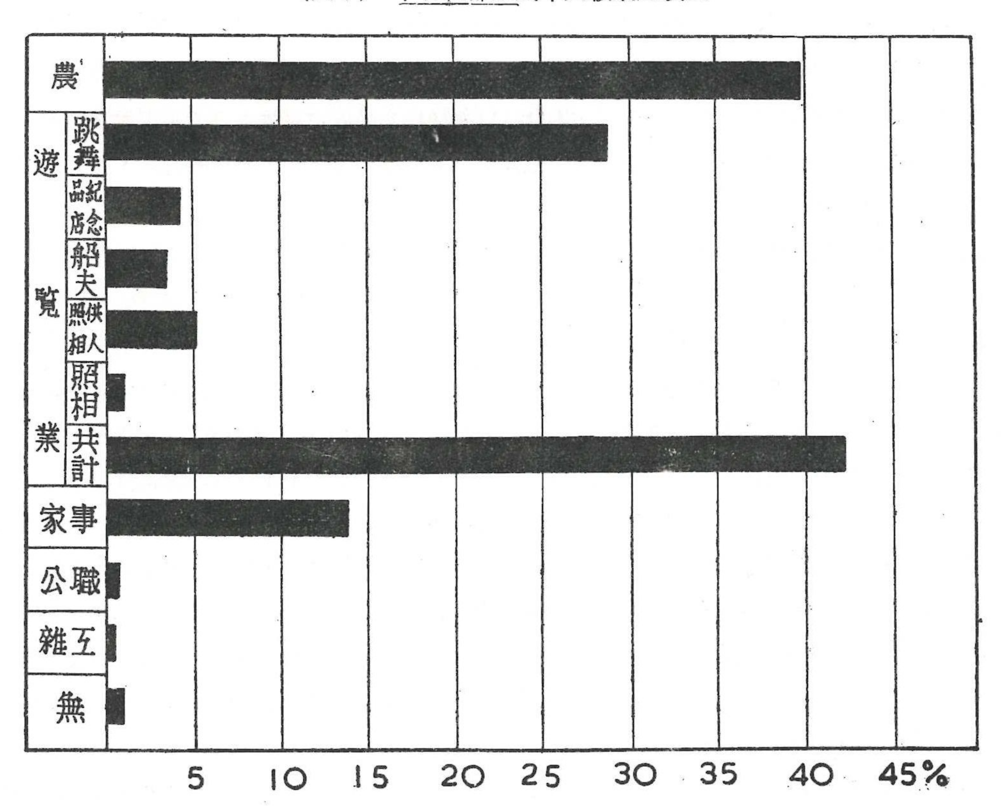
的一切收入幾乎全靠搖舢板。袁樹泉自已沒有舢板，而是租用別人的，每搖一次船，所得酬金三十元，僅有十一元五角為他所有，其他十一元五角歸船主，五元納稅，二元歸管理人。日月潭的舢板既有二十餘隻之多，故必須排班輪值，上文所謂管理人，即管理排班的人。管理人自已亦有舢板，有時自已也參加搖船。大致每隻舢板每日可輪值一次，所以一個有舢板的船夫，每月可得四百多元，全年的收入約為四千二百元至四千五百元。

以上所述的歌舞表演、照相、陪遊客照相、開紀念品店，操遊艇等行業是邵族人為適應新的現金經濟而參與競爭的職業；這些新的職業使邵族人的經濟制度起了變化，大部份人放棄固有的生產方式，而從事於新職業的發展，這一現象在年齡方面表現尤為顯明，比較圖九與圖十就可以很清楚

(圖九) 卜吉社邵族戶長職業比較表



(圖十) 卜吉社邵族成年人職業比較表



地看出邵族人職業變遷的情形，圖九為邵族戶長職業之比較，可以看出其職業種類極簡單，而農業一項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明顯地表示為老年人所代表的前一階段的經濟狀況，是一個純農業的社會，是一個以固有農業生產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但如圖十邵族成年人職業比較表所示，除去戶長以外再加上全體成年人的邵族人的職業，不但其項目大有增加，且遊覽業一項有如異軍突起，竟超過農業，而佔總數之百分四十以上。這一現象更明顯表示能賺取現金的新職業在邵族人中逐步取得其重要地位，而固有的生產方式雖沒有完全消失，但已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在另一方面，外來的經濟刺激新職業的發展，新職業的興起使金錢的地位更重要；有能力參加新職業競爭的人，大量地投入這漩渦中，沒有能力參加新職業的便在空閒時出賣勞力，以掙得他們所需要的金錢，且將僅能得到的一些剩餘農產品，也都出賣，為了多賺幾個錢。總之，在目前邵族人的社會中，「金錢」已經取得有絕對重要性的地位了。

假如我們要更進一步明瞭新的職業如何改變了邵族人的經濟制度，以及邵族社會如何在新的經濟影下起了變化，我們必須對幾個典型的邵族家庭的歷史和家計作更深入的考察，然後我們就能得到具體而明顯的結果：

十二、十三個典型家庭的家計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下旬卜吉社全社共有邵戶四十戶，筆者選擇其中十三戶作為研究對象；十三戶中有一戶包括三個剛分出的新戶，有一戶則包括二新戶，故筆者所擇作為研究對象的戶數，實佔全戶數之五分之二。筆者擇選所用的標準，乃依據新經濟的影響而定，取其受影響最深的，完全不受影響的，以及受部份影響的代表家庭為對象。在調查這些典型家庭的歷史及歲收家計時，筆者遇到甚大的困難，因為筆者調查的期間極為暫短，不容作逐日記帳式的調查，每一家只能分配半天的工夫，便要把一年的收支清理完成，這實在是不容易做得準確的事。但是感謝邵族友人熱心的幫忙，給筆者許多工作上的方便，得以完成這繁瑣的工作。邵族人最初對筆者詢問其收入情況時頗懷恐懼之心，但一經筆者詳細說明調查的意義後，都能很坦白地說出每一細目，有時遇到記憶不清或難於計算的項目，且與家人互相商議，筆者也從旁幫助分析，以求得到更好的結果。做完了結算，還唸一遍給他們聽，以求免於錯誤或遺漏。所以筆者相信，下文的十三個家庭收支表雖不能做到十分準確的地步，但其可靠的程度也還令人滿意。不過筆者在這裏要聲明的是：下面的數字，雖去事實不遠，可是終是估價而得，而不是實際的支出與收入。但我們的目的，在看出邵族的家計的大體情形，所以一個大體的數字，亦已足够了。筆者在家計表中分收入和支出二大項；收入項分為農產、畜產、和現金收入三欵，支出項分食品費、衣服費、生活促進費（包括教育、醫藥、娛藥、化粧等費）、捐稅及具器消耗費等四欵。數目的統計着重現金的收入和付出，至於自已食用的農產品則不折算在內。

〔例一〕：戶長 škapamumu? šinhaw，五十一歲，全家人口八人，šinhaw 在邵族社會中雖僅是一個普通的「公民」，而非酋長或是頭目，但靠着他的精明，以及較具現代化的智識，再加以他的妻女的幫忙，已逐漸成為邵族人中最富有的一家，其妻 θaj?do? 是屬於 škahihiian 氏族的，生下女兒 tamani?，θaj?do? 和 tamani? 在邵族婦女羣中最出風頭，母女兩人先後為邵族歌舞團的

主幹，也爲本戶立下了根基，šinhaw 爲使家境更有進展，又收養了二個頗爲美麗的女兒，大養女 pangi? 不幸於三十九年逝世，但幼女已長成，頗能克紹「姐」業，爲本戶賺了不少金錢。本戶原有的田地本不多，僅有租田四分，由其贅婿 sjuʔa 耕作，而現在他們已全不重視農產物的收成，因爲靠跳舞和照相兩項的收入，不但可供優裕的生活，並且頗有剩餘；根據筆者從各方面的資料估計，本戶一家單在跳舞、照相的收入，每月即可在五仟伍佰元以上，全年總收入六萬六千元以上，除去每年一萬多元的支出外，可有四五萬元的剩餘。從這個數字看來，一位卜吉社漢人說：「他們在埔里銀行裏還有頗多的存欵」的話可能並非妄談。下面是本戶的家計表：

(表 四)

收入 項目	金額	支出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2,500斤		食品費：米	
番薯 3,500斤		油、鹽、菜	1,200.00
花生 600斤		小計	1,200.00
畜產：牛 3隻		衣服費(每人400元)	3,200.00
猪 2隻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360.00
家禽 30隻	1,200.00	醫藥費	1,200.00
現金收入：跳舞、照相	54,000.00	應酬費	6,000.00
遊艇出租	8,400.00	化粧費	480.00
		祭祀費	400.00
		小計	8,440.00
		捐稅及器具消耗費：戶稅	105.00
		房捐稅	35.00
		電費	216.00
		農具	200.00
		小計	556.00
		節餘	*50,240.00*
總計	63,600.00	總計	63,600.00

〔例二〕：戶長 škapamumu? ʔirak，六十六歲，全家人口七人。ʔirak 本人爲邵族社會中管祭曆者，其妻 ʔakjoʔe 爲現在邵族人五個巫師之一，故本戶在邵族固有社會中頗有地位。ʔirak 本人頭腦極爲清楚，且肯說話，故爲村中最好的報告人，在這一次調查中，他幫我們極大的忙。本戶在新職業的競爭中，因爲沒有美麗動人的女兒可以參加跳舞，所以便經營其他行業——照相、駛船和紀念品店。本戶有汽艇一艘，舢舨一隻，紀念品店一間，其兒子 šinkun 爲邵族人第一個照相師。本戶靠着這些營業，加以有豐富的農產收入，亦成爲卜吉社之富戶；下面是本戶一年的家計表：

(表 五)

收入 項目	金額	支出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3,000斤		食品費：米(60斗)	1,440.00
番薯 1,000斤		油	600.00
樹薯 3,000斤(出賣1,500斤)	350.00	鹽	90.00
花生 200斤		猪肉及蔬菜	540.00
畜產：猪3隻(年出賣二隻)	1,500.00	香烟	540.00
牛3頭		小計	3,870.00
雞8隻		衣服費：小孩(一年三套，每套15元)	135.00
鴨6隻		大人(一年二套，平均一套50元)	500.00
鵝10隻			135.00
現金收入：遊艇	8,400.00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500.00
照相	9,600.00	醫藥費	300.00
舢舨出租	3,900.00	娛樂應酬	500.00
紀念品店	1,200.00	祭祀費	100.00
跳舞	720.00	小計	950.00
		捐稅及器具消耗費：戶稅	140.00
		房捐稅	40.00
		電費	240.00
		所得稅	300.00
		農具	200.00
		小計	920.00
		節餘	*19,355.00*
總計	25,730.00	總計	25,730.00

〔例三〕：戶長 ʔuʔšun，七十四歲，全家十四口。ʔušʔun 原是屬於 šinawanan 氏族，因少時爲漢人通事所收養，故改姓黃。ʔuʔšun 年七歲時，其父 ʔajšan 逝世，故幼年失怙，代人看牛爲生，稍長則業傭工，至十五歲時，水社番通事黃某因憐其孤苦，乃將之收養爲子，故 ʔuʔšun 在理論上應爲漢人，但因其後黃某死後，ʔuʔšun 又與邵族人混居，恢復邵族人的習氣。ʔuʔšun之妻，子媳及孫媳均爲漢人，故其後裔實含有大多數漢人血統，其全家人口達十四人之多，這在邵族人中甚少見，可能是漢人大家庭觀念的影響。ʔuʔšun 因承襲其繼父之財產，故家境頗爲豐裕，現有水田五分，山田六七甲，其先在頭社尙有水田近一甲，因耕者有其田制爲政府所收買，ʔuʔšun 乃將所得現欵建造遊艇二艘並經營紀念品店二間，這兩項營業已逐漸成爲本戶的主要收入：

(表 六)

收入 項目	金額	支出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3,000斤		食品費：油	320.00
番薯 4,000斤		鹽	91.00

收入項目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樹薯 2,000斤		猪肉及蔬菜	1,200.00
花生 300斤		小計	1,611.00
畜產：猪5隻	2,500.00	衣服費：小兒三人(年二套，套20元)	120.00
牛3隻		入學兒童三人(年二套，25元)	150.00
雞20隻		女四人(年三套，套30元)	360.00
鴨19隻		男三人(年三套，套100元)	900.00
鵝20隻		小計	1,530.00
現金收入：紀念品店二間	2,400.00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3,000.00
操遊艇(私有)	10,800.00	醫藥費	600.00
跳舞	720.00	祭祀費	200.00
		小計	3,800.00
		捐稅及器具消耗：戶稅	200.00
		房捐稅	160.00
		電費	228.00
		營業稅	540.00
		農具	100.00
		小計	1,228.00
		節餘	*8,169.00*
總計	16,420.00	總計	16,420.00

〔例四〕：戶長 škatafatu? tane?bu?，年五十三歲，全家人口十四人。本戶全家已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間分立爲三戶（即筆者調查時之前九月），長子 ?ašjoŋ，次子 pašuran 各自立爲戶，三子 ?a?joŋ 與其父同居，但筆者爲方便計，仍將之合併爲一戶述之。本戶原有田產甚多，水田一甲二分，山田四甲，這在邵族人中算是較多的了，但因人口衆多，去年分戶後，田產也平均分配，因此每人所得者實甚少，故不得不也參加遊覽業的競爭。如上一節所述，tane?bu? 有女 ?a?tsu? 及泰雅族媳婦 fugiko 均頗有姿色，在卜吉社國民學校前開設一小茶館，並以之爲大本營以招攬遊客照相，備有山地衣服供遊客借穿。本戶在遊覽業的競爭中現在雖以「牌子較新」，尙居於 škapamumu? šinhaw 家之下風，但其逐漸發展可能漸而凌駕於 škapamumu? 之上。其每年之家計如下：

(表 七)

收入 項目	金額	支出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5,000斤		食品費：米	5,000.00
番薯 2,000斤		油	780.00
樹薯 1,500斤		鹽	168.00
花生 200斤	2,000.00	猪肉蔬菜	1,200.00
畜產：猪4隻		香煙	1,440.00
牛1隻		小計	8,588.00
鴨8隻		衣服費：小兒三人(年四套，套20元)	240.00
鵝10隻		入學兒童三人(年四套，套20元)	240.00

收入項目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現金收入：照相及茶館收入	7,200.00	大人八人(年四套，平均40元)	1,280.00
跳舞	1,440.00	小計	1,628.00
傭工	3,600.00	生活改進費：醫藥費	1,200.00
薪給(三子 ?a?joŋ 爲警丁)	1,800.00	教育費	120.00
		娛樂費	480.00
		化粧費	540.00
		小計	2,340.00
		捐稅及農具消耗：戶稅	70.00
		房捐稅	54.00
		電費	228.00
		營業稅	190.00
		小計	542.00
		節餘	*2,042.00*
總計	16,040.0	總計	16,040.00

〔例五〕：戶長 škatafatu? šjoŋkawi?，年五十四歲，全家人口七人。šjoŋkawi? 本人爲卜吉社頭目之一，因其祖先 paluŋkwanu 曾代 šinawanan 氏族爲石印社頭目，故仍襲其位（參照陳奇祿上揭文），家中現仍存有幾個頭目的印信。šjoŋkawi? 有三子，長子 muhu? 自立一戶，次子 katat 與父同居，三子 tsintsaj 爲人招贅。本戶家中保存邵族人固有傳承甚多，即在經濟生活方面亦然，除去其妻及媳婦偶而參加跳舞，賺得少量的酬金外，全部都致力於農業的經營，閒暇時則爲傭工或出漁，爲邵族人中現尙以漁撈爲主要生業的一家，其捕得之魚不但够自己吃用，且可大量售出。其家計如表八：

(表 八)

收入 項目	金額	支出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1,500斤		食品費：米	1,200.00
番薯 1,500斤(出賣 500 斤)	80.00	鹽	108.00
樹薯 1,200斤		油	166.00
煙草 100斤		猪肉及蔬菜	480.00
畜產：猪3隻	1,200.00	香煙	360.00
牛2隻		小計	2,314.00
雞20隻		衣服費：小兒三人(年三套，套25元)	225.00
鴨10隻	800.00	大人四人(年三套，套40元)	480.00
鵝20隻		小計	705.00
現金收入：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50.00
跳舞	1,440.00	醫藥費	400.00
傭工	1,200.00	祭祀費	100.00
捕魚	400.00	雜費	300.00
		小計	850.00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捐稅與器具消耗：戶稅	67.00
		房捐稅	55.00
		電費	120.00
		農具	100.00
		小計	342.00
		節餘	*909.00*
總計	5,120.00	總計	5,120.00

〔例六〕：戶長 štamarutaw ʔburaw，年五十七歲，全家七口。ʔburaw 有三子，長子 kimtsuan 自立一戶，現 ʔburaw 與次子及三子同居。štamarutaw 氏族在邵族人中爲掌管八月祭最後之打獵儀式者，亦卽負責出獵者之一切事務者，ʔburaw 襲其職責，懂得各種打獵方法且善於歌唱邵族人固有的歌曲，筆者調査經濟生活卽以其爲主要報告人。本戶有水田四分，山田二甲餘，老夫婦致力於農業，其媳婦(布農族人)看管一紀念品店，有時也參加跳舞，次子 kimtjan 有時搖船，有時爲傭工，三子 tsunhun 畢業於國民學校，現卽爲其母校之工友。

（表 九）

收入		支出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2,000斤		食品費：米	1,400.00
番薯 2,000斤		鹽	100.00
樹薯 200斤		猪肉及蔬菜	320.00
花生 150斤		小計	1,820.00
畜產：猪1隻	500.00	衣服費：小兒一人(年三套，每套20元)	60.00
牛½隻		入學兒童二人(年三套，每套30元)	180.00
雞8隻		大人四(年三套，40元)	480.00
鵝8隻		小計	720.00
現金收入：傭工	200.00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30.00
薪給	2,400.00	醫藥費	300.00
跳舞	1,440.00	祭祀費	50.00
紀念品店	400.00	雜費	120.00
		小計	500.00
		捐稅與器具消耗：戶稅	52.00
		電費	120.00
		營業稅	192.00
		所得稅	60.00
		農具	150.00
		節餘	*574.00*
總計	4,940.00	總計	4,940.00

〔例七〕：戶長 škatafatuʔ tikiš，年五十歲，全家三口。tikiš 娶 šinawanan šawiʔ 爲妻，šawiʔ 爲卜吉社五巫師中最年輕的一個。tikiš 無嗣，收養社中漢人哖氏之女 waunʔe 爲女。夫婦同耕水田四分，因人口甚少，農產品尙稱够用。waunʔe 頗有姿色，照相和跳舞都有她的份，每年收入也頗不少。

（表 十）

收入		支出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2,000斤		食品費：米	1,000.00
番薯 2,000斤		鹽	54.00
樹薯 1,500斤		猪肉及蔬菜	300.00
花生 300斤		小計	1,354.00
畜產：猪2隻	1,200.00	衣服費：大人二人(每年三套，套30元)	180.00
牛2隻		女兒一人(每年四套，套100元)	400.00
雞10隻		小計	580.00
鵝8隻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
現金收入：跳舞及照相	1,920.00	醫藥費	200.00
傭工	900.00	化粧費	200.00
		娛樂費	180.00
		祭祀費	190.00
		小計	770·00
		捐稅及器具消耗：戶稅	20.00
		電費	120.00
		房捐稅	50.00
		小計	190.00
		節餘	*126.00*
總計	4,020.00	總計	4,020.00

〔例八〕：戶長 škapmumuʔ tiʔban，年三十八歲，全家五口。耕種水田三分餘，但因田地欠佳，收穫不豐；妻 šinawanan kimme 開一紀念品店，養女 ʔaʔtwan（亦社中漢人哖氏之女，卽前例 tikiš 養女 wanʔe 之妹）爲歌舞團中心人物，有時也陪遊客拍照。

（表十一）

收入		支出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農產：穀 1,200斤		食品費：米	240.00
花生 100斤		油	480.00
畜產：猪1隻	600.00	鹽	120.00
牛1隻		猪肉及蔬菜	720.00
雞7隻		香煙	360.00

收入項目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鵝2隻		小計	1,920.00
現金收入：跳舞(二人)	1,400.00	衣服費：小孩二(年三套，套25元)	150.00
陪客照相	720.00	女兒(年四套，套30元)	120.00
紀念品店	1,250.00	大人(年三套，套35元)	210.00
		小計	480.00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100.00
		醫藥費	100.00
		化裝及娛樂費	500.00
		雜費	200.00
		小計	900.00
		捐稅及器具消耗費：戶稅	28.00
		房捐稅	30.00
		電費	108.00
		其他	262.00
		小計	428.00
		節餘	*282.00*
總計	4,010.00	總計	4,010.00

〔例九〕：戶長 šinawanan kaʔbaʔ，年四十二歲，全戶只一人，以搖舢舨爲職業，爲邵族人標準船戶，沒有固定居屋，常寄居於其姊夫家中，亦於其姊夫家就食。kaʔbaʔ 十餘年曾娶布農族女爲妻，但當其被日人征召至海外作戰時，其妻即逃歸其本族，而其田產亦爲社人某氏所佔用；待其自海外歸來，僅自某氏取得較劣之田二分，kaʔbaʔ 無意耕作，乃將田地供其堂弟 8-4 kiʔlin 耕種，每年分得若干穀物，而自已則以搖舢舨爲生，但所搖舢舨乃向船主租得者，並非已有，故每日所賺之酬金，扣去船租、捐稅等，僅得三分之一强，但因沒有家屬之累所賺之錢已足够維持一個人的生活。

(表十二)

收入項目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農產：穀 250斤		食品費：米	576.00
現金收入：搖船	4,240.00	菜金	600.00
		香煙	360.00
		小計	1,536.00
		衣服費	300.00
		生活改進費：醫藥費	100.00
		娛樂費	100.00
		小計	600.00
		捐稅	120.00
		節餘	*1,684.00*
總計	4,240.00	總計	4,240.00

〔例十〕：戶長 šinawanan kururut，年六十歲，全家九口，其長子 toʔba 於去年另立一戶，這裏爲方便計仍合併述之。kururut 爲五個居於卜吉社分居地䘿䘿的邵戶中的一個。當民國廿三年(日本昭和九年) 日人遷移石印社邵族人時，kururut 即遷至䘿䘿居住，而未與其他邵族人遷於卜吉社。遷居於䘿䘿的邵族人都是自墾田地，其現有之水田都屬私有，與居於卜吉社之邵人乃向電力公司租田者不同。但居於䘿䘿的邵族人，既不能在日月潭上捕魚，也不能參加遊覽業的經營，因此保存固有的經濟狀況甚多，kururut 即爲其中最典型的一家，他們致力於農業的經營，一遇到空閒便開墾新地或爲傭工，一切費用都靠農產和畜產來維持。

(表十三)

收入項目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農產：穀 3,000斤		食品費：米	1,200.00
番薯 3,500斤		油	168.00
樹薯 5,000斤(出賣3,500斤)	350.00	鹽	140.00
芋 150斤		猪肉及菜	450.00
畜產：猪2隻	1,500.00	香煙	360.00
牛2隻		小計	2,318.00
雞14隻		衣服費	550.00
鴨4隻			
鵝4隻		生活改進費：教育費	120.00
現金收入：傭工	800.00	醫藥費	380.00
		祭祀費	200.00
		雜費	200.00
		小計	900.00
		捐稅：戶稅	78.00
		農具	120.00
		小計	198.00
		不足	*1,316.00*
總計	2,650.00	總計	2,650.00

〔例十一〕：戶長 štanakjunan šiŋkuʔ，年五十七歲，家中僅一人。šiŋkuʔ 原居於大平林，光復後與其子 ʔapjaʔ 遷居於䘿䘿，四年前其子逝世，其媳 kimhwe 改嫁卜吉社漢人鄭某，故剩 šiŋkuʔ 一人，現耕種水田一分餘，每年收穀五百多斤，僅足糊口，種蔬菜少許，養雞二隻，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產物或現金收入。其居屋即在其水田之旁，以茅草及竹子建成，屋內設備極簡單，其生活在邵族人中可算是最孤苦的一個了。

〔例十二〕：戶長 škatafutuʔ lakajnuʔ，年七十二歲，爲邵族人最年長者之一。全家三口。現與之同居者爲其長媳及其媳之招婿。lakajnuʔ 原有子名 ruškan，娶妻布農族女子，ruškan出征海外未歸，其妻即招 šjoŋkawiʔ 之少子 tsintsaj 入贅，亦即現在與 lakajnuʔ 氏同居者。lakajnuʔ 已極老邁，幾乎完全不能操作，家中全靠其媳及招婿維持，共同耕種僅有之水田二分餘及山田若

干，所收穫之穀物實不足一年之用，且其婿亦不管家中之事，雖有時爲人雇工賺得現金，亦不供家用，其媳雖較管顧家事，可是也無能爲力，故 lakajnuʔ 無時不在窮困中過生活，不但沒有任何現金可以購買食品或衣着，有時一連好幾天都沒米可下鍋，鄰居們看他可憐也不時送一點番薯等雜糧給他，這是筆者在調查時所看到邵族人中最窮苦，最可憐的一戶。

〔例十三〕：šinawanan pajtaʔbuʔ，現屬同族 luŋkwan（年四十九歲，全家十一口）戶中。pajtaʔbuʔ，年七十四歲，原爲卜吉社之頭目，無子而妻死，故爲現戶長 loŋkwan 之母 kurariʔ 所招贅而寄居於其戶中。šinawanan 氏族爲卜吉社邵族人最强盛的一氏族，卜吉社的大頭目卽由本氏族承襲，其以前頭目 pajtaʔbuʔ，ʔuʔšun，makajtan 都甚能幹，舊志上均曾提及其名，pajtaʔbuʔ 爲 makajtan 之次子，因其兄早逝，故承繼爲卜吉社大頭目。筆者等在卜吉社調査時，pajtaʔbuʔ 氏卽爲我們的主要報告人之一，當筆者詢及其祖先之產業時，衰氏頗有不勝今昔之感。據云當其曾祖父 pajtaʔbuʔ 時，家有良田十多甲，耕牛數十頭，獵狗十餘隻，人丁旺盛爲全族之最；pajtaʔbuʔ 死後，其子姪分家，田產也隨着分配而減少，但祖父 uʔšun 因襲頭目之職，分得田產畜牲較多，頗能克紹父業。至其父 makajtan 手中，因好酒，出賣祖業極多。一直到邵族人被遷到卜吉社，其田產也都喪失完盡；現在 pajtaʔbuʔ 雖在名譽上爲卜吉社大頭目，但實在是一個孤苦的老人，沒有產業，沒有子嗣，依靠其繼子爲生，僅能得到三餐之飽，其他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錢均無從獲得，比起上面所述的 lakajnuʔ 氏，情況也並不稍好！

以上所述爲卜吉社十三個典型邵族家庭的歷史和每年收支的估計表。從這些家計表裏我們可以看出各個邵族家庭的收入或付出總數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卽在付出一方面各種消費的比例也大有不同，這在一個原始社會裏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下面我們將這十三個家庭的收入、付出、個人平均所得等項列表於下，以作更詳細的比較和研究：

	口　數	等成年男子數(註7)	全年收入現金	全年付出現金	每一等成年男子平均收入	每一等成年男子之付出
例　一	8	5.7	63,600.00	13,396.00	11,158.00	2,350.02
例　二	7	4.9	25,730.00	6,375.00	5,251.02	1,301.02
例　三	14	9.2	16,420.00	8,169.00	1,784.70	887.90
例　四	16	10	16,040.00	13,098.00	1,604.00	1,309.80
例　五	7	5.1	5,120.00	4,211.00	1,003.90	825.68
例　六	7	5.5	4,940.00	3,614.00	898.10	657.09
例　七	3	2.6	4,020.00	4,010.00	1,546.20	1,113.07
例　八	5	3.5	4,010.00	3,728.00	1,145.70	1,065.10
例　九	1	1	4,240.00	2,556.00	4,240.00	2,556.00
例　十	9	6.0	2,650.00	3,966.00	441.60	661.00
例十一	1	1	—	—	—	—
例十二	3	2.8	—	—	—	—
例十三	—	—	—	—	—	—

（註7）　等成年男子（Adult-male unit）之計算乃根據 Atwater 氏之計算法。

最先我們從上表中看出的事實是：十三個邵戶中現金收入最多的一戶爲每年 63,600元，最少的三戶其每年現金收入均爲零，這個差距是値得注意的。再分析十三個邵戶的現金總收入，大致可把他們分成三組：第一組從例1-4，包括四戶其收入均在一萬元以上，其最大最小差距爲47,560元；這四個收入最豐的邵戶都是受遊覽業影響最深的，例如例一可以說上下大小都致力於遊覽業的經營，獨覇了卜吉社跳舞、照相二業。其他的三家也都同時經營幾種行業，如紀念品店、遊艇、照相等等。第二組從例5-9，共包括五戶，其收入在四千元至五千元之間，最大最小差距爲 1,110元；這一組中的五戶除去第九戶 kaʔbaʔ 爲單獨一人成戶的特殊例子外，其餘的四戶可以說是受遊覽業影響較小的邵戶，他們大都份從事農業的經營，但也參與一項或二項遊覽業的競爭。第三組從例10-13，計包括四戶，其收入均三千元以下，而大部份完全沒有任何現金收入，最大最小差距爲 2,650 元；第三組的四戶中，有的因爲遠離卜吉社，有的因爲戶中只有一個年齡甚大的老人，都不可能參與遊覽業，所以都是完全不受它影響的邵戶。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於遊覽業和現金經濟的影響卜吉社的邵族人已產生窮和富的現象，與遊覽業關係甚深的家庭則現金收入極豐，家境富裕，但其收入最大最小差距甚顯著；與遊覽業關係較少的家庭則現金收入不多，家境普通，其最大最小差距也不甚顯著；與遊覽業完全絕緣的家庭則幾乎沒有現金收入，大都貧窮至三餐不得一飽。

又如受到遊覽業影響的九家，每年現金的收入除去一切支出外，大都有剩餘，其節餘的數目自50,204 元至 282 元不等，邵族人大都利用這筆剩餘的欵項以應付一歲中特殊的費用或建置不動產等，如建造新屋、買置山田、購買遊艇等等；但是剩餘較多的幾戶，欵項使用不完，一年一年的積蓄，小小的「資本家」便逐漸形成了。

（表十四）　卜吉社十三個邵戶家庭中設備比較表

例　序	口　數	厠　所	面巾及牙刷	煙　囪	紗　櫥	電　燈	收音機	鐘或錶	日　曆
例　一	八	有	有	有	有	五盞	有	鐘一錶二	有
例　二	七	無	有	有	有	三盞	有	鐘一	有
例　三	一四	有	有(合用)	無	無	三盞	有	鐘一錶一	有
例　四	一六	有	有(合用)	無	無	四盞	無	鐘一	有
例　五	七	無	有(合用)	無	無	二盞	有	鐘一	有
例　六	七	無	有(合用)	無	無	一盞	無	錶一	有
例　七	三	無	有(合用)	無	無	一盞	無	無	有
例　八	五	有	有(合用)	無	無	一盞	無	錶一	有
例　九	一	無	有(合用)		無		無	無	
例　十	九	有	有(合用)	無	有	無	無	鐘一錶一	有
例十一	一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例十二	三	無	有(合用)	無	無	一盞	無	無	有
例十三	一	無	有		無				

在這貧富的懸殊的情形下，日常生活也有顯明的不同；例如卜吉社最富的 škapamumuʔ šinhaw 的居屋與最窮的 škâtafatuʔ lakajnuʔ、štanakjunan šiŋkuʔ 的居屋實有天淵之別；šinhaw 的家屋爲一排七間平屋，以水泥和木料建成；有水泥地板、玻璃窗、以及甘蔗板釘成的天花板（這

在卜吉社是惟一有天花板的房屋)。有正廳一，客廳一、臥房三、廚房一；客廳的設備頗爲現代化，有沙發、籐椅、茶几、以及大型的收音機等等。相反的，lakajnu?，šiŋku? 的居屋均以茅草爲頂，鬼茅爲牆的陋屋，沒有窗，沒有地板，屋內的設備除去一張床以及簡單的飲食用具外，別無他物。由這兩個顯明的對比看來，無疑地「貧」和「富」這兩個字在邵族人中是可以應用的。現在我們再將十三個邵戶家庭中的娛樂、衛生等項設備列表以供比較如表十四：

貧富的不同，漸漸影響及於社會生活，這一種潛力，破壞了邵族人固有的社會制度：富有的人代替舊有的頭目的領導地位，固有的部落領袖變爲毫無作用，而幾乎完全被人忘了。上舉例一之一戶，在邵族社會中既不是頭目，也不是「通事」，他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全是由於他的富有，各方遊客蒞臨時他都加以殷懃的招待，於是他的聲名遠播，大家都以爲他是「卜吉番社」的「酋長」了，šinhaw 本人也便以領袖自居，卜吉社內一切事情都由他主持，有貴賓來參觀時也由他代表迎送，而全社的人對他的地位都有一種默認式的尊重。另一方面邵族人的眞正頭目 pajta?bu? 却是個孤苦零丁的人，不但遊客們遊覽「番社」時不會注意到那個坐在院庭的石階上打盹的老頭子就是卜吉社的頭人，就是邵族本族人也不再請教於他了。

假如再從另一方面觀察，邵人每一等成年男子每年平均付出現金的數額，除去沒有現金收入的三戶外，其差距就不如全年現金收入之大，最多的一戶爲 2,556 元，最少的一戶爲 657.07元，其間各戶的差額也極有限。這一點也許說明，雖然遊覽業的傳入，使邵族人產生貧富不均的現象，但這種現象無疑是極晚近的事，儘管現金的總收入有顯著的差別，個人生活的消費還保持一限度，其差距懸殊並不大。至於十三個邵戶等成年男子全年支出數的總平均額則爲 978.99元，也就是說卜吉社的邵族人每一成年男子全年除去自耕的糧食消費外，其現金付出爲 978.99元。

十三、結　　語

環境對於一個民族經濟生活的影響，較之文化的其他各面都來得深；但是環境並不是決定經濟生活惟一的條件，一個氏族的許多內在的文化因素，也佔很重要的地位。邵族人畔湖而居，因爲日月潭「水深魚肥」，遂使邵族人成爲一個善漁的民族，但是邵族人的許多捕魚方法都不過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的原始捕魚法加以發展而已；由此可見邵族人的善漁，乃由於他們先具有印度尼西亞民族原始的捕魚方法，而日月潭僅供給他們一個發展的機會。日月潭的風景佳麗，吸引無數外來的遊客，邵族人利用遊客好奇的心理，表演歌舞以賺取酬金，這一種行業現在已深深地影響邵族人的經濟生活以及其社會制度，但是現代化的歌舞表演顯然脫胎於他們原始的「舂杵聲」，假如沒有這一種原始舞蹈音樂的傳統，即使是遊客再多，邵族人亦絕不會無中生有地創出這種歌舞以賺取酬金的。

現代經濟的侵入，使邵族人的經濟生活起了劇烈的變化，由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一變成爲緊張忙碌的「半商業」社會，由財力均等一變而爲貧富懸殊的社會。在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生活的改變，一切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物質文化以及思想觀念等也都逐步地現代化了。總之邵族現在處於一改變的狀態中，正跨在兩個不同的社會之間。所以筆者等敘述邵族人的文化，除去其固有的成份外，也很着重其演變的情形。今後邵族人如何在這變動中完成他們新社會的重建，將有待他們自己的努力了！

重要參考書目

李廷璧 1832 彰化縣志，道光十二年，(臺灣全誌本)。

李亦園 1955 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大陸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國四十四年，臺北。

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 1955 邵語記略，考古人類學刊第七期，民國四十五年，臺北。

吳子光 1874 一肚皮集(鈔本)，光緒元年。

周鍾瑄 1717 諸羅縣志，康熙五十六年，(臺灣全誌本)。

郁永河 1698 稗海紀遊，康熙三十七年，(方杰人合校本)。

姚 瑩 1838 埔里社紀略，道光十八年。

黃玉振 1896 化番六社志(南投縣文獻叢輯錄)。

黃叔璥 1738 臺海使槎錄，乾隆元年，(畿輔叢書本)。

唐美君 MS 日月潭邵族的宗教(未刊)。

陳奇祿 1956 日月潭的邵族社會，考古人類學刊第八期，民國四十六年，臺北。

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 1955 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民國四十四年，臺北。

陳奇祿、宋文薰、張 才 1949 泰雅魯族的陷機，臺灣文化第五卷，第二期，民國三十八年，臺北。

劉韻珂 1847 勘番地疏，道光二十七年。

劉枝萬 1950 臺灣日月潭史話，民國三十九年，臺北。
1953 南投縣名勝古蹟，南投縣文獻叢輯(二)，民國四十二年，臺中。

衞惠林、林衡立 1952 同胄志、曹族篇，臺灣省通志稿卷八，民國四十一年，臺北。

鄧傳安 1820 水沙連紀程，道光元年。
1821 水裏社記，道光二年。
1821 番俗近古說，道光二年

藍鼎元 1721 紀水沙連，康熙六十年(東征集)。

ANDERSSON, J. G.
1923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Peiping.
1934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BARTON, R. F.
1921 Ifugao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15, No. 5, Berkeley.

CAPELL, A.
1949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in the Language of Australia and Pacific,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5, Albuquerque.

FIRTH, R.
1939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y. London.

GOODENOUGH, W. H.
1951 Property, Kin, and Community on Truk, New Haven.

HERSKOVITS, M. J.
1952 Econom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RNELL, J.
1950 Fishing in Many Waters, Cambridge.

IZIKOWITZ, K. G.
1951 Lamet, Hill Peasants of French Indochina, Göteborg.

OBERG, K.
1948 The Terena and the Caduveo of Southern Mato Grosso, Brazil,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9, Washington, D. C.

ECONOMIC LIFE

(Abridged)

LI YIH-YÜAN

BACKGROUND

The Thao are agriculturists, but their primitive cultures have tended to change and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after they settled on the shore of Sun-Moon Lake. The most striking change is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into skillful fishermen, with fishing as their second major means of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Sun-Moon Lake has been an important center for electric power and a scenic or pleasure resort of the Island.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 Thao have been degraded from peasant proprietors into tenant-farmers, and that a semi-commercialism has taken the place of their original self-sufficiency. The following sections outline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economic life and its progressive change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GRICULTURE

Although all Thao are farm labourers, most of the lands they till do not belong to themselves. This is a special case among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Land ownership of the Thao has chang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Thao, like other native tribes, managed their private reservation lands by primitive farming methods. Since the last part of 18th century, however,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flowed into their dwelling places and occupied most of their reservation lands. To remedy that situation, the Ching officials compelled those Chinese to pay land tax to the Thao land proprieters, so that placed the Thao in a position of semi-landowners. In 1923, When Taiwan wa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 large electric power station was constructed beside Sun-Moon Lake and lands surrounded the lake were bought by the power company, but the Thao were still allowed to plough them on condition that they paid some stipulated land tax. Thus the Thao have became semi-tenant farmers ever since.

Though the Thao lost much lands to the Chinese they in turn learned the method of wet-rice cultivation from them and became the first of the "High Mountain Tribes" to use this method. Since then rice has been their indispensable cereal. Beside rice or *pa·ðaj* other crops cultivated by the Thao are sweet potato or *ʔbu·na,ʔ* taro or *ŧa·riʔ*, tree potato or *ʔiwšsiʔ*, millet or *ka·mar* and groundnut or *palit*. Among these, rice, sweet potato, taro and groundnut are the four great staples. Table I shows the yearly planting and harvest seasons of these four staples.

Though the Thao have known wet-rice cultivation for a century, they have never given up millet even until the present time and always plant it in dry lands on mountain slopes. In view of economic life, millet is now by no means their main staple crop, but religiously, it is the foremost important because all agrarian rituals of the Thao have much to do with millet.

As mentioned above, the Thao learned wet-rice cultivation methods from the Chinese, but they still preserve their original methods of millet cultivation known as land-burning and land-rotating. Most lands for burning are located in sunny and dry areas on mountain slopes of 30 to 60 degrees. If the land is virgin, trees and weeds must at first be slashed. When the slashed weeds and tree branches and leaves are dry enough, they are burned, and the ashes are mixed with the soil as fertilizer. Then the land is smoothed and small stones are removed while the bigger rocks are left for marking land boundries. After the land is cleared it is ready for planting. Beside millet, the main crops cultivated by the Thao in the dry land are maize, sweet potato, and tree potato. In addition to these crops, they also raise fruit trees and vegetables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m in the recent years from the Chinese.

During the years when the land-burning method was used, the Thao reaped the millet in the manner of other aboriginal tribes, just plucking off the ears of the millet with a small knife. Then every ten ears were tied into a bundle and stored in the garner. The garner is a pile-building type hut supported by wooden poles. But unlike those of other aborigines, the garners of the Thao can prevent rats better because they were built on water of the lake instead on the ground.

FISHING

The Thao developed into skillful fishermen since they had settled on the shores of Sun-Moon Lake where fish abundant. Their fishing methods and tools surpass those of other Formosan aboriginal tribes. Fish has been one of their staples as well as main source of economic income. The various kinds of fishing methods employed by them are: decoying with "floating island", trapping with a weir, catching with a net, catching with covered basket, etc. Among these, the decoying method with "floating island" is worthy special description. The floating island, one of the trapping devices, is actually a group of waterweeds floating on the lake. It looks like a small island from afar. There were many such "islands" on the lake on which the fish used to lay eggs.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the Thao set their fishing traps on the "islands" to catch fish. But today all "floating islands", but one, are artificially made by planting some kinds of water plants on bamboo rafts to replace the natural water-weed groups which were removed from the lak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water flow for generating electricity. Many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s" scattering in the lake, though not quite realistically imitated, can trap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fish just as the natural ones do.

GATHERING, HUNTING AND DOMESTICRION

Though the Thao have been farmers for many years, they have never given up gathering, a primitive human method of production. The Thao, especially their elders, can recognize different kinds of wild plants, fruits and bird's eggs, and always go up to the mountains in their leisure seasons to collect them for food.

In Thao language, ***muriʔbuš*** (hunting) means to hunt all together. Bu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no group hunting. Apparently hunting is now much less important to their economic life than once it was. The Thao youths today would rather go fishing in a canoe on the lake than go hunting.

According to the elder Thaos, they used to hunt in different ways, e.g. hunting with weapons, hunting with trap, burn or drive hunting, etc. The weapons they used included bows or ***fu·tut***, spears of *šinaʔbu·nan*, knifes or ***funuš*** and rifles or ***puth u·m***. They hunt the following animals: deer or ***ta·kiθ***, wild goats or *θi·θiʔ*, leopards or ***rukðaw***, bears or *θu·maj*, monkeys or ***ruθun***, wild boars or ***waðis*** and various kinds of birds.

The Thao also raise domestic animals, such as buffalos or ***qnuwan*** pigs of ***fafuj***, dogs or *ʔatuʔ;* and poultry, such as chickens or ***ranaw***, ducks or ***kerpa***, geese, etc. They began to raise buffalo about the same time they learned the method of rice-paddy cultivation. Buffalo is now their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animal, because the animal can be used to assist farm labour. Pigs are always sold for some money to meet their extraordinary expenses in a year. At the time of my investigation in January, 1955, each Thao household raised an average of 1 buffalo and 2 or more pigs.

PREPARATION OF FOOD

Millet-pounding. Pestles and mortars are the most noteworthy household objects. Pestles and mortars were originally used for millet-pounding, but they are now also used to pound rice. In the recent year, pestles are also employed as musical instruments to entertain the guests who visit the Thao. Pounding of millet or rice is the women's work. The Thao women pound their rice every morning or at sunset for daily consumption.

Cake-making. Cake made of glutinous r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ferings to the gods. In making cakes, they first soak the rice in water and then pound the rice into powder in a mortar. Then it is made into cakes and steamed in a tub until well-cooked. The Thao also mix sugar with their cakes. The method of making rice cakes is obviously animitation of the Chinese.

Bacon and salted fish. The Thao are very fond of bacon and dried salted fish. They often salt the fish and animal meat and dry them in the sun. The fish or meat thus prepared can be preserved for a long time.

Wine and tobacco. The Thao ferment wine with millet, glutinous rice and sometimes with sweet potato. The yeast they use for fermentation is made from a kind of plant called ***li;*** but now they use the yeast made by the Chinese. The Thao are also fond of tobacco, and plant tobacco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LABOUR DIVISION

The Thao have a rigid system of labour divis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each clan is a labour division unit responsible for a specific duty. Labour division is also seen between both sexes. Men usually undertake hard and more venturous outdoor labours while women take care of the domestic and trivial work at home, as follows:

Men: Hunting, fishing, weapon manufacturing, house building, carpentry, wood-cutting, canoe building, etc.

Women: Raising domestic animals and poultry, rice-pounding, spinning, preparation of food, care of children, housekeeping, etc.

Mutual work: Land cultivation, water-fetching, gathering, etc.

LIFE IN CHANGING

Originally, the Thao was a self-sufficient people and a small branch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al tribes; but they were sinisized earlier than the other mountainous tribes.

Since Sun-Moon Lake has become a scenic spo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go there for pleasure or sightseeing, therefore a new business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This tourist business consists of various enterprises, such as hotels, restaurants, photographic services, billiard-rooms, souvenir shops, boating, dancing-shows, posing for photos with the visitors; all these have brought great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Thao.

Most of the newly-developed occupations are run by the Chinese with only a few directed by the Thao. But these new kinds of occupations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way and condition of their living. At the time of my investigation in January 1955, about 45% of the total Thao population were engaged in this new tourist business.

The most lucrative of the new occupations followed by the Thao are the dancing shows and posing for photographs. The Thao also run some souvenir shops and photo studios. The present day dancing show is a mixture of original and modern dances. Almost all women of the village participate in the dancing show. Some young and beautiful girls of the tribe also earn money by posing for photos with the tourists. The new occupations not only disintegrate their original self-sufficient social system, but also cause a disparity of wealth among them. The households which follow the new occupations soon become rather rich and therefore powerful in the new society and gradually assume higher positions in the village.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phenomena of this economic change, the author has selected 13 households for case study. The economic status, annual income and expenses of each household are shown in figure as tables 4–13. These 13 household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Group I—Rich households which can save some more than NT$100,000 a year. Each household of this group has several pretty gir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ourist business which makes their families rich. One household in this group almost

monopolizes the dancing performance, and the head of that family thu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Thao society.

Group II—Middle class households which can make some surplus money after supporting an ordinary farm family. They also take part in the new occupations and share the benefits thereof. Most families of this group have only one or two girls who can participate in the dancing shows.

Group III—Poor households stick to the old-fashioned agricultural life and depend upon their limited tenant lands, and do not participate in any of the new activities. These households, sometimes, even are not able to support their own families.

From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aforesaid 13 households, we note that those who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tourist business are the richer, while those less concerned are poorer; thus a striking contrast between poverty and wealth has been formed among them.

CONCLUSION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facts stated in the proceeding sections, the Thao are now in a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an old to a new economic system. Their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has disintegrated while the new one though it has made part of the Thao richer, it is not yet completel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social and religious situation, such as those who occupy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society are not always rich persons; and those who are rich do not gain enough reputation among the society. How they will pass this transition stage and strengthen the new social system will depend upon the efforts of the Thao themselves in the days to come.

日月潭邵族的宗教

唐　美　君

一、前　　言

邵族由於涵化已深，故欲窺知其原有信仰頗不容易；本文所記，疏漏在所難免。文中首列諸章爲作者根據調査所得材料整理而成，計分：祖靈崇拜、巫師制度、重要祭儀及禁忌夢兆與鳥占等四章；第六章記邵族對外來信仰傳入之反應；第七章則爲全文之結束與述要。

這次調查，賴邵族耆老袁阿送、石松加、高武老及巫師毛麻里、毛陳阿却、石毛阿里等諸報告人之合作及日月潭國校分班主任陳維躍先生之協助，凌純聲、芮逸夫兩師之惠臨指導；始克順利完成，稿成之後復承陳奇祿先生詳爲審讀，多所改正，敬此一併誌謝。

二、祖 靈 崇 拜

邵族稱超自然物爲 qá·liʔ，所指的範圍甚廣。就作者所知：凡社人所供奉的氏族祖靈 ʔá·puʔ 及管轄氏族祖靈並爲巫師守護神的最高祖靈 paθálar，都稱爲 qá·liʔ。

報告人袁阿送稱：qá·liʔ 有善惡兩種。其數很多，善的稱爲 maqí·tan a qá·liʔ 惡的稱爲 maqárman a qá·liʔ (註1) 它們有些是原來即存在於社中的，有些則是人死後變成的。善良的人死後變作善的 qá·liʔ，惡人與橫死者死後則變作惡的 qá·liʔ。

關於 qá·liʔ 的性質，作者曾作進一步的詢問；發現所謂善 qá·liʔ，除祖靈之外，報告人未能指出其他個別的名稱及職司。所謂惡 qá·liʔ 中，亦只能說出二個個別名稱；一爲黑精 matinatínaq a qá·liʔ，另一爲水精 ʔdaqrá·hað。袁阿送釋稱：

"惡的 qá·liʔ 能作祟人間，影響作物收成及家畜繁殖。黑精全身黑色、狀至恐怖，能使人生病。水精則能在水中翻舟溺人 (註2)；但是我們的祖先有驅除惡的 qá·liʔ 和賜福社衆的能力，所以我們凡事都向祖先祈禱，求其庇護"。

袁阿送所述的祖先具有驅除惡 qá·liʔ，並賜福社衆的能力之這一觀念，爲形成邵族祖靈崇拜的重要基礎。

(註1) maqí·tan 作"好"解，maqárman 作"壞"解；請參閱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邵語記略。

(註2) 另一報告人高武老對袁阿送所述 ʔdaqrá·hað 爲惡的 qá·liʔ 一點表示異議。他說 ʔdaqrá·hað 乃是在水中掌管水族的 qá·liʔ，並不作祟；翻舟溺人的應是水鬼 šálu·maʔ，那是溺死在水中的人變成的。

據巫師毛陳阿却的報告，邵族的祖靈共有五位，她並稱：

“我們的祖靈保護社衆平安，使稻作豐收，丁口繁增。我們遇有困難時便向他們祈求，在「作向」(祭祀) 時求他們駕臨接受奉獻。我們的祖靈共有五位，叫作 paθálar 的那位是我們最高的祖靈，他是一個男性的神；亦是我們社中最具權威的 qá·li?。他住在「海」(日月潭) 中珠仔嶼 (光華島) 的大茄冬樹下。paθálar 亦是我們做 šiŋši? (巫師) 的祖師，學作 šiŋši? 的人都應從他傳得法術。我們 (巫師) 治病時亦係祈求 paθálar 之駕臨，求其驅去惡的 qá·li?，使病者復原。

“其他四位祖靈是我們五姓 (註1) 的始祖，也都是男性的神。mašqá·šqa? 是姓袁的始祖，mała·pulu? 是姓高的始祖，fuli·ti? 是姓陳的始祖，而 ?amú·liš 則是我們姓毛的與姓石的共同始祖”。

毛陳阿却所說四位始祖的名字，和袁阿送所報告的略有出入；袁阿送認爲袁姓的始祖應是 pajtá?bu?，而非毛陳阿却所說的 mašqá·šqa?。關於這些始祖的名字，知之者在邵族中已不甚多因此作者甚難斷定二說孰是。

關於四位始祖的供奉，毛陳阿却又稱：

“我們邵族每家都供有一隻祖靈籃 qá·faj，裏面所盛的是祖先從前留下來的衣飾。祖靈籃是我們作祭時的重要祈告對象。在告祖儀式以及我們爲失魂者招魂時都向祖靈籃禱告；而這四位始祖都是聽命於最高祖靈 paθálar 的。”

祖靈籃 (看圖Ⅵ:3) 是邵族信仰中的一大特色，邵族每戶都有一隻。卜吉社四十戶 (註2) 中只有二戶例外，沒有祖靈籃的邵戶，爲未有家室，無固定居處的袁樹泉與張坤復二人。祖靈籃大都掛於住屋正室的左側壁上，離地約五呎。籃的大小不甚一致，據稱與社會地位有關。最大的祖靈籃 (石松加所有) 寬40cm，長60cm，高22cm，小的則不及大者之半。籃之形制頗爲一致，都是扁圓而具四足的籐編籃子。祖靈籃中所置據稱乃祖先所遺留之衣服，都係用狹幅麻布製成。大都陳舊呈灰黑之色，可知其頗具年代。這些衣飾，他們稱之爲 ?ulalú·wan，以其爲祖靈存在的代表。從 ?ulalú·wan 一語分析之 ?ulá·lu? 爲 mulá·lu?「作祭」之變形，-wan 爲動詞名詞化之詞尾 (註3)，故 ?ulalú·wan 一詞應是「祭祀的對象」之意。這些 ?ulalú·wan 雖然陳舊不淨，但不得洗滌。有若干戶之祖靈籃實已成爲鼠巢，但他們亦不予置理。盛於籃內的那種形制的衣服，現已不復爲邵族所著用，今日邵族之衣飾，多爲外間傳入之式樣。但從這些祖靈籃內的服飾，我們可以由之看出一些昔日邵族衣著的形制，玆將頭人石松加家的祖靈籃中的衣飾揭出，以見其一例 (看圖Ⅵ: 4)

邵族在分戶時，祖靈籃內的衣飾爲主要分割項目，新戶以分得之衣飾各置新籃。又，祖靈籃如因日久而損壞時，亦可更換新籃。對於籃的更換與新置，巫師毛麻里這樣說：

“我們的 qá·faj 如果過分陳舊，而須更換之時，則須在八月「過年」(豐年祭) 時更換之，而且要請巫師到家來「作向」。換下來的舊籃不可隨便亂棄；一定要放在猪舍的旁邊。至於分家(分

(註1) 即氏族，邵族在卜吉社有袁、高、陳、毛、石五大姓。詳陳奇祿：日月潭的邵族社會。

(註2) 本篇未將自幼爲漢人收養，不奉祖靈籃之黃宇順戶列入而將在“播種後祭”時自成單位之石松加之子石加達列爲一戶，其餘三十九戶皆同陳奇祿前引文。

(註3) 請參閱前引邵語記略。

戶) 時之另置新籃，則可於巫師告祖後隨時設置。”

但是，社人袁阿米，石臨二人，則認爲；如果需要的話，祖靈籃隨時都可以更換。根據作者實地觀察的結果，覺得毛麻里與袁石二人的說法均屬可信，因爲毛麻里所說的是過去的習俗，而袁石二人所說的則是目前的情形。由於舊有的規矩現已逐漸敗廢，故卽對於祖靈籃之敬重程度；各人亦已不儘一致。保守的老年人，認爲祖靈籃是神聖的象徵，無事不可驚動，亦不得把籃中的衣飾隨便取出；而年青的一代則已無此觀念。作者在調查期間曾見有以祖靈籃兼作放置什物之器，卽把針線等物任意亂置於籃中者。從這些現象，我們似亦可以看出邵族的年青一代對於原有信仰漸趨淡漠之態度。所以不同年事的人，對於同一件事的各持不同說法是很可能的。

關於祖靈籃的由來，袁阿送替我們敍述了一個起源的故事；他說：

“我們的祖先原先並不住在日月潭畔。有一次祖先出獵的時候，因爲追逐一隻白鹿，從阿里山追到這裏，而發現了這塊肥美的土地。後來便擧族遷來此地。初來時住於珠仔嶼的四周，其後再遷至附近的石印 taliŋkwan 地方 (註1)。當時的頭人名叫 hiná·luma?，他的妻子在遷來不久之後便生下了一對孿生兄弟；一個白臉，另一個黑臉。我們的習慣認爲孿生是一種不吉之兆；而那位頭人所生的嬰孩又是一黑一白，異乎尋常，因此更認爲不祥於是頭人便把其中黑臉的一個嬰孩棄入潭中。

“第二天夜裏，頭人 hináluma? 夢見被棄於潭中的黑臉嬰孩前來託夢，夢中大略說：今我已死，此後你等每戶必須以一籃置祖先衣飾，作爲祖靈之居處而供奉之，不得有違，否則將有大禍。次日頭人便把此事告知社人，大家都甚驚惶，於是便各置一籃以奉祖靈從此我們便有了祖靈籃，每家一隻，凡是重要儀式告祖時，都以祖靈籃爲供奉之對象；而我們邵族的族運據說也從那時起便逐漸旺盛。”

袁阿送所述說的這個祖靈籃起源的傳說，作者於第二次至卜吉調查之時，曾將之詢問另一報告人高武老。他們兩人的意見頗不一致，高武老這樣說：

“我們族中確有黑白臉孿生嬰孩及追白鹿而遷至此地之傳說。但是那位 hiná·luma?，並不是我們的頭人，而是一位善於潛水者，傳說他能在水中潛留半日不出。而我們的祖靈籃則是老早就有的，並非在遷到這裏後始設置的。”

兩位報告人的意見雖然不同，但從我們調查所得的事實推斷，可知邵族之有祖靈籃，由來已久；不過我們所擬在這裏特予指出的，爲這一文化是邵族主要文化特質之一；且爲不見於臺灣島上其他各族者。

三、巫 師 制 度

邵族的巫師制度，至今仍維持得相當完整；而且巫師仍有其社會功能。玆記述其大概如次：

(1) **巫師的傳授** 邵族稱巫師爲 šiŋši?，作者調查時，社中共有巫師五人，依其輩份排列如下：

(註1) 請參閱陳奇祿前引文第二章。

毛麻里　mániʔ　　民前二十八年出生
毛陳阿却　akjo　　民前十三年出生
袁朱查某　šjaʔbuŋal　　民前十五年出生
石毛阿里　ʔáriʔ　　民前八年出生
石袁美妙　šawiʔ　　民前八年出生

毛麻里爲今日社中最長輩巫師；其術傳自其夫姊 šínhaw（已故），毛陳阿却爲毛麻里之師弟，其餘三位巫師則皆爲毛麻里之徒弟。三人中袁朱查某最早，石毛阿里次之，石袁美妙則在調查時剛學會不久。

據毛麻里的敍述，他作巫師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他說：

“我學作巫師的正確年齡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那時我與前夫所生的兒子毛信孝，已經有了一個五六歲的女兒；算來應有二十五六年了。那時我的丈夫毛卓肉，剛好在「過年」時作過主祭 paliqálaluʔ。我們社裏的規矩，凡是丈夫當過主祭的，其妻便有學作巫師的權利。巫師能替人治病，向祖靈祈告，同時亦受社人尊敬；而且巫師的壽命能比一般人長些。所以凡是具有這項資格的人都願學作巫師；但也可以放棄不學，並不勉强。我們社裏作過主祭而仍健在的，計有毛卓肉、毛伊力、袁福課、石松加、石竹吉、袁觀等六人；除了袁觀的妻子以外，其餘五人的妻子都是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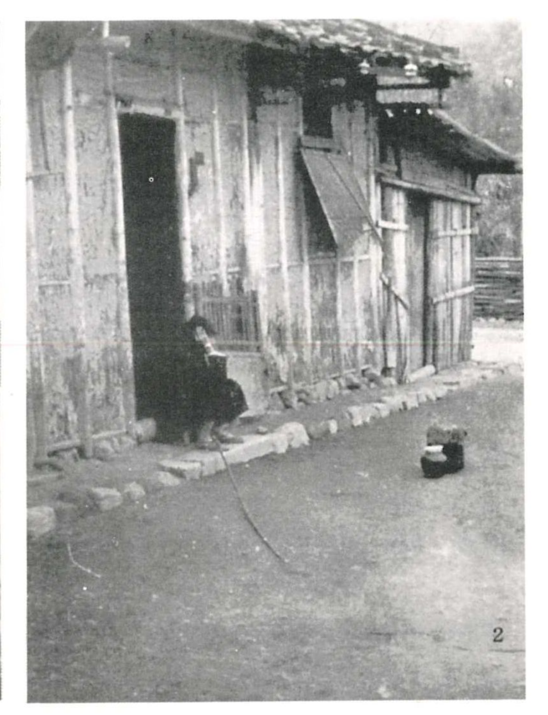
“當時社中的人都認爲我配學作巫師，而且我亦夢見最高祖靈，說我可以學巫。我常常夢見自己是個巫師。於是我便拜丈夫的姊姊 šínhaw 爲師，開始學習。她是當時社中最長輩的巫師，現已過世。她甚願傳授法術給我，因爲我們是親戚，而且他覺得，能有機會教人學巫，一定能得到祖先的讚許。

“說定從師之次日，我便向師傅送了一份禮物，計小缸二隻，內盛酒，背籠一個，黑布衣料一套，猪頭一隻。後來學巫的人則都改以「紅包」(錢)替代禮物。師傅回贈我一條一尺多長的貝珠串，那種貝珠是每家都有的。學作巫師時送給師傅的禮物，據說數量越多則學會得越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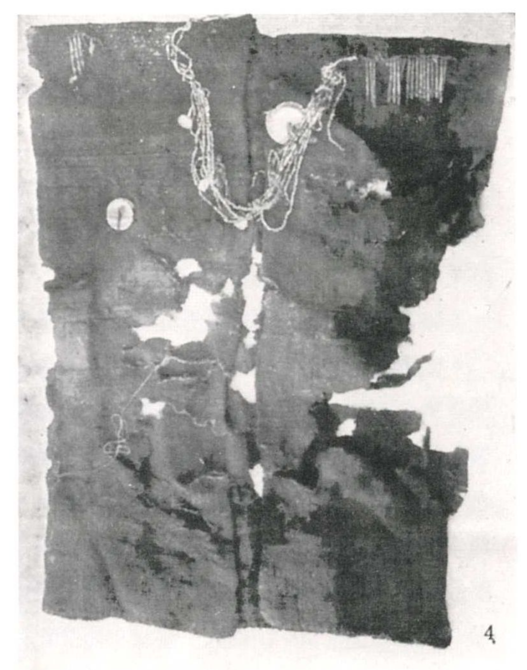
“開始傳授的第一天師傅領我到珠仔嶼去見最高祖靈。當我坐上獨木舟的時候，師傅用黑布朦住了我的頭部，使我眼睛見不到東西。到了珠仔嶼後，師傅便向最高祖靈祈告。大意說：有個新徒弟麻里欲學作巫師請您允許。祈告後不久「海」中之浪微興，那是最高祖靈到來的徵象；那時我的耳邊只聽到呼呼的風聲，並覺耳垂發燒，眼前彷彿出現一位高碩長髯，胸前滿掛鈴鐺的老人，那人便是最高祖靈。此時師傅連聲問我道：‘看到最高祖靈沒有？看到最高祖靈沒有？’我顫抖地答應說：‘看到了！’於是師傅道：‘既然看到了最高祖靈，你便已有七分可以成巫的希望了。’說畢我們便坐原船回來，此時我的頭部仍被黑布裹住。在回來的路上，師傅不斷地如此呼叫：ʔaʔhán paθálar! ʔaʔhán paθálar! 命我亦隨着她叫，意在請最高祖靈與我們同船到我的家裏來。

“既抵我家，師傅便命以酒、猪肉、糕、菜等四項作祭品，祭最高祖靈。師傅又祈告說：‘最高祖靈，您看到了吧！是個好徒弟，求您好好教導她’。此時蒙在我頭上的黑布已經解去。當天晚上師傅便在我家晚餐，席間告訴我那幾天應注意的事。她叫我從那天起三個夜裏都應獨自









1. 邵族老巫師毛麻里。　2. 巫師毛麻里爲其家之牛舍換頂，舉行告祭儀式。　3.-4. 邵族之祖靈籃及籃內所置衣飾之一例。

(1) Maniʔ, the oldest shaman of the Sun-Moon Lake Thao; (2) Maniʔ prays to the their ancestral gods in a ritual of roof repairing of her cows hut; (3)-(4) A qá•faj (basket for keeping old clothes which represent their ancestral gods) and the old clothes kept in the qá•faj.

睡於正室，夜裏門不可關上，睡時不可隨便翻身，白天不要出外，少胡思亂想。

"如此，我在正室裏獨自睡了三夜，每夜夢見最高祖靈前來撫摸我的全身，睡夢中好似常有人在拉我的耳垂。白天，我在家裏靜坐，不與人說話，吃得很少。三天之後師傅又來我家，問我三日來的經過，我照實報告了一番。師傅聽了說道：'可以了！從今天起你便可學作巫師了！最高祖靈已經收你為徒了。'

"從此師傅常常白天來教我，經過一年以後我便學會了，滿師的時候，我做了一件衣服，送師傅作禮物。"

關於巫師的生活，毛麻里繼續講述了下記的這一段話：

"我們做巫師的，和常人一般生活，即使在學習期間亦是一樣。只有一件事情使我們常常提心吊膽；就是，恐怕念錯祈告詞而招致最高祖靈的責罰。我在十幾年前，有一次曾因錯念祈告詞而頓時雙目失明。後來求最高祖靈的饒恕始得復明一目。"(註1)

從毛麻里的回憶，我們對邵族巫師的傳授與學習經過，可說有了一個明晰的概念。為了有個比較起見，作者又採集了石毛阿里學作巫師的自述。

"我在三十餘歲時學作巫師，那時我已經有了二個孩子，我的丈夫（石松加）那年剛剛擔任過「過年」的主祭。主祭是大家公推的，擔任主祭的人受人尊敬，不過需多化些錢。凡是當過主祭的人，其家的婦人必須有一人學作為巫。巫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替人治病、告祖時可以得到報酬，祭祀所分到的酒與肉亦比常人多些。

"我係從麻里（毛麻里）與阿却（毛陳阿却）學習的。那時我送麻里缸一隻，盛滿酒，黑布衣料一套，豬肉二斤，碗三個，日幣五元。

"禮物送去的前一日，麻里與阿却便領我坐獨木舟赴珠仔嶼；去時她們把我的頭包上黑布，使我眼睛看不見，她們兩人則一如平日一般，也沒有帶什麼東西。抵珠仔嶼後麻里便向最高祖靈祈禱說：'有個阿里，欲從我學作巫師，是個好人，不知您能否允收為徒'，說畢不久我便聽到耳邊轟轟作聲，那時最高祖靈已出現於我的眼前。麻里問我看到最高祖靈沒有，我說看到了。於是我們就乘原舟回來；途中麻里與阿却一齊呼請最高祖靈駕臨社中，我亦跟着她們呼請。

"歸來後我在我家正室獨宿了三天，夢中所見到的與麻里事前告訴我的相似。第四日麻里便帶我出去參加一個賣豬的告祖儀式。麻里面對該家前庭，坐於正室的門檻上，我在她的前面緊緊靠着她蹲着，她附着我的耳朵，輕輕地慢慢地，把祈告語逐句念下去，而由我高聲念出。念畢飲酒時，麻里飲去大半，留下少許給我。自此以後我常隨麻里一同出去作祭告祖或治病；如此經過了二年，我把所有的祈告詞都學會了，可以單獨主持一次治病或告祖的儀式，但是我很膽怯，生怕因念錯禱詞而受罰，因此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少單獨一人前去；常常請麻里作伴壯膽，但已不必再如初學時的在麻里領導之下一句一句跟着念，只在偶然有記不起時請她提醒一下。"

從上記二位巫師的報告，我們對邵族的學作巫師的條件，巫師的社會地位，學習的經過等可以歸

（註1） 巫師因念錯祈告詞受罰而企求減輕者，有一定之儀式。毛麻里說，他當年係以簸箕盛米，上置一刀，自己向最高祖靈求饒。

納出一個梗概。邵族的巫師都係由婦人擔任，學作巫師的條件有三；一爲丈夫曾在豐年祭中作過主祭。二爲應受社衆所推崇。三爲得到最高祖靈的允許。巫師在社中受人尊敬，彼等亦相信會較常人長壽，又在祭祀的時候可以多分得些酒與肉。學作巫師必先從師，向師送禮一份，其師先帶徒弟至珠仔嶼祈告最高祖靈，求其允收爲徒，歸來時請最高祖靈至其家中受祭，自此日起三晝夜不外出，夜間閉門獨睡，候最高祖靈駕臨指導。如最高祖靈允收其爲徒，則三夜中都能夢見其前來撫摸週身。三日之後便開始學習，爲師者常到徒弟家傳術，其師在應邀作治病或告祖儀式時多携徒同去參加，令徒實習。祈禱之時師附徒之耳輕輕逐句念去，由徒高聲念出，如此經一二年之學習便能學成，學成時徒弟應再送師傳禮品一份。

（2） **巫師的職能**　邵族巫師的職能甚爲廣泛，據報告人毛麻里稱；他們常被社人邀請爲社人治病，招魂以及在賣家畜、結婚、喪事、男子成丁、建築、造船等時爲社人祈告祖靈。不過據報告人說，治病爲巫師最重要的職能此外年中固定大祭的播種祭，狩獵祭及豐年祭亦由巫師主持祈禱。至於巫師的日常生活則與常人無甚差異，他們亦須參加生產勞動及其他工作。

作者調查邵族，爲期僅月餘；故所見之祭儀不多，只見到一次播種祭與修屋祭而已；巫師主要職能的治病與招魂兩種儀式則係請巫師石毛阿里邊述而邊表演者。本節中作者擬先敍述材料較詳之治病及招魂等儀式，次列僅憑報告人描述的較爲簡略的祭儀。其他如播種、狩獵、豐年等大祭之記述則另輯成章記述於後。

A. 治病　邵語稱爲 puðálaŋ，遇家中有人生病時便請巫師治病。治病之時間沒有規定通常以黃昏時分爲多。巫師赴病家時不帶一物，既抵，即令該家準備簸箕一個，箕內盛米（昔日用粟），米上置刀一把。這些物品放置於病人睡處後方牆外之地上。病人坐臥聽便，巫師則靠牆基面對簸箕而坐（看圖VII:1），右手托下頦，雙目注視簸箕，口念祈告詞請最高祖靈駕臨治病。下面是石毛阿里在治病時所念祈告詞的意譯。

此人有病，來醫好他！使手足能動，使出汗，打噴涕，病快癒！

大概是遇見草人了吧！（按：惡的 qá·liʔ 能寄附於草人身上）。使他身體如鐵；我們的姓爲何常不平安。

請駕臨吧！最高祖靈！您來看看，使其能行走，平安，不生病；驅去惡的 qá·liʔ。

走吧！惡的 qá·liʔ！難道不怕社中的大狗嗎？回去吧！最高祖靈，使我們平安。

據石毛阿里解釋；生病是由於惡的 qá·liʔ 的作祟，最高祖靈具有驅除惡的 qá·liʔ 的能力，所以只要由巫師向祖靈祈告，請其逐去惡的 qá·liʔ，即能復原。她又說；在念祈告詞時巫師能看到最高祖靈之駕臨。她在念祈告詞時雖精神略爲緊張，但並不發抖，只在初學時，有時因恐念錯而惶恐顫慄。

祈禱既畢，巫師便施行第二步驟的治療。他走入病人的房中，以稻草束(昔用粟桿)點火燃煙，右手執之，周繞病人的身體。數分鐘後熄去，將燃剩之草束放在病人頭部附近，其上插入剛才在室外舉行儀式時所用之刀，治病之儀式至此完成。儀式中用過的米，病家不可食用；可送給社中的老人吃或用以飼雞鴨。病人癒後即將插於草束上之刀拔起，棄草束於野外。如病人經一次醫治之後許久仍未見癒，據石毛阿里說可以再作第二次之醫治，儀式與第一次者相同，惟巫師祈告時聲音較





1. 治病祈告儀式。　2. 招魂祭鏡頭之一，圖示巫師石毛阿里正在「察看」病人之魂返回與否。

(1) A healing ritual performed by ʔariʔ, a šiŋšiʔ or shaman of the village.

(2) A soul finding ritual,—the šiŋšiʔ is observing whether the patient's soul has backed

高，如第二次仍不見效，亦可再繼續舉行。但據說現在已甚少有人繼續舉行兩次者，行第一次如不見癒，便改求漢神，再不癒則延醫服藥。

今日巫師爲人治病一次約可得酬金臺幣三至五元，昔日則以自織之麻布作酬。

作者曾詢以，如果有一位巫師，她的治病常常失敗，是否會失去社人的信賴。對於此一問題報告人毛麻里答稱：在他的記憶中邵族不曾有過那樣的巫師；她說：'治病而不見癒，並非全是巫師的過失，大部份應歸咎於自己的命運；不過我們常常是成功的。'

B. 招回失魂 招回失魂邵語稱爲 pušáhaθ ʔbá·hiʔ。夢見被人牽手，沉入水底等凶夢後而感身體不適時，便被認爲是失去了一部份魂魄(註1)，須請巫師招回其失魂。招魂的儀式較治病簡單，而且祈告的對象也不相同。巫師在受失魂者家屬之請後，就赴其家，(不過時間亦多在黃昏時分)，將該家之祖靈籃取下，置於門前地上把籃內的衣飾取出平放於籃口（見圖Ⅶ:2)。失魂者頭蒙黑布，故不能見物，坐於祖靈籃之右側。巫師念祈告詞請該姓之祖靈到來（如失魂者爲陳姓則請 fuli·tiʔ，如爲高姓則請 mał·puluʔ等等)驅除惡 qa·liʔ，而招回失魂。祈告畢巫師向失魂者，附耳輕聲問道：'你的 ʔbá·hiʔ 回來沒有？你的 ʔbá·hiʔ 回來沒有？'每問一句，失魂者須回說'回來了！'巫師如見失魂者頭部冒汗，即認爲其魂已經回來。

以下所記乃報告人毛麻里及石毛阿里向作者所敍述之於各種重要事件時祈告祖靈之情形，作者多未曾親見，故未能詳盡；但皆爲巫師之職能，且爲前人所未曾著錄者，故亦據其所言逐一記敍之。

邵族飼養猪隻等家畜，除部份供年中大祭時祭祖之用外，大都售與漢人；爲其主要經濟收入之一。在猪隻出售時須請巫師前來告祖。據石毛阿里說：儀式舉行之前，先將該出售之猪捆縛，置之庭前，然後，巫師坐門檻上，面對放於門前地上之祖靈籃及供酒，向該姓之祖靈祈告。大意謂：我今欲賣家畜，多謝祖先保佑畜類成長。求以後畜產更爲發達，多獲利益；又求祖先點化使所得之欵於購買漢人之物時不致吃虧。此一儀式稱爲 mulá·luʔ táhui 直譯之爲'祭猪'之意。又，以出售所得之價欵欲購漢人之物時亦有類似之儀式，求祖靈庇護。該儀式稱爲 mulá·luʔ paθákaʔ; paθákaʔ 爲'布'之意，因彼等購入之物以布爲主。

獨木舟是邵族文化特質之一，邵族隣水而居又善捕魚，故獨木舟不但在其生產方式上佔有重要地位；且爲該族與外間交通之惟一工具，故邵族對之甚爲重視。其舟皆用大樟木或 šarí·mawʔ 樹的粗幹挖成。造舟邵語稱 kamalá·waʔ rú·ðaʔ，由族人共同協力工作。通常一隻獨木舟約需十餘人工作十餘天，始能完成。參加工作者在工作期間受主人之款待。

造舟之開始及完成皆行告祖之儀式。動工時之儀式稱 mulá·luʔ rú·ðaʔ，供酒及飯（以祭籃盛之），請巫師在潭畔工作的地方祭告最高祖靈。其祈告詞之大意爲：我們欲造一隻新舟，求您保佑，在製造中不發生意外。'此儀式過後，即可開始造舟。又據毛麻里說：如在動工之前一日，主人夢見舟已造好，自己坐於舟上，則爲不吉之兆；須隔三日後再行動工，否則造成之舟日後定會覆

（註1） 邵族稱人體的魂（soul）爲 ʔbá·hiʔ。魂之個數諸報告人說法不一，毛麻里說有十二個，毛陳阿却說有七個，高武老則說只有三個。毛麻里與毛陳阿却說不出魂在體內之位置，而高武老則能說出三個魂係分居於頭、胸、背三處。

沒。如動工之前一日無夢，或有夢而無關緊要，或為吉夢則依原定計劃進行造舟。

獨木舟在造成下水時，又有稱為 mulá·lúʔ rú·ðaʔ šalú·ðin 之儀式，意為‘推舟下水祭’，亦請巫師主持，供酒及豬肉告祭祖靈；全社男女在場圍看。祭祀畢，衆人高聲歌唱，祝新舟能行駛快速、順利；並合力推舟下水，主人以酒及豬肉分饗參加者。另備酒一大缸及豬腿等答謝參與造舟之工作者，並各分贈豬肉一份。

由於建造獨木舟的材料不易獲得，又因製作工程費時，故在漢人之造舟文化傳入以後，邵族即開始放棄獨木舟之建造，所以造舟的儀式現在亦已不再舉行；以上所記都是報告人的回憶。

房屋 táwn 牛舍 taθúkan，豬舍 kaθútuʔ等之新建以及換頂，都行祭祖儀式。作者在調查期間曾見到毛麻里因其家修換牛舍頂而舉行之告祖儀式(見圖Ⅵ:2)。面對着放於地上之祖靈籃及供奉之酒，坐於門檻正中，右手邊放一竹竿，以便驅散走近祭場之鷄鴨；左手則托於頦部，口中念念有詞，狀至安祥。事後毛麻里對作者說，彼等舉行儀式時並不禁忌旁人參觀，但忌有人穿越祭場，對禽畜等亦然。

建屋的儀式共有三次，如係拆去舊屋而改建新屋者，則須在拆屋之前舉行祭儀，以酒供祖靈籃請巫師行告祖儀式。此儀式稱 mulá·luʔ táwn，意為‘祭屋’。如係闢地新建，則第一次祭祀須於地基擇定後舉行，亦以酒祭祖靈籃並請巫師主持，稱為 ni·van muká·tawn mulá·luʔ，直譯之為‘造屋前祭。’建屋的第二次祭儀，在新屋上樑時舉行，亦以酒祭祖靈籃。第三次祭儀在新屋落成準備遷入前舉行，較一二兩次所行者隆重，祭品除酒之外尚有豬頭、豬尾、豬蹄、豬腸及肝肺等，祭品在祖靈籃前排成一列。巫師祈告詞之主要內容為求祖靈使住此屋之人平安，添丁，獲利等。此祭稱為 mulá·luʔ muká·tawn ni·laʔ; muká·tawn 為‘造屋’之意，ni·laʔ 為‘完成’之意[註1]。

（3） **巫師的轄戶**　邵族的巫師，有一定的轄戶，即那家有事須請那一位巫師前來主持祭儀，都有定規。以下是作者據毛麻里、毛陳阿却、石毛阿里等三位巫師的報告而作成的邵族五位巫師所領四十轄戶的分配情形。

毛麻里，現為社中最長輩之巫師，計有下開轄戶：

毛智萬　高武老　袁金水　邱松結

毛信孝　謝宗結　陳進富

毛陳阿却有轄戶九：

石　臨　袁乃和　陳戶斗　張坤復

石界次　高仕來　陳永享　朱　萬

(註1)　此外，報告人尚提及彼等結婚、死亡、成丁等儀式；材料更是零星。今日邵族之結婚儀式已是多種文化之混合物；依昔日之俗，新娘娶到男家之第一日，男家備酒、豬頭、豬尾、豬蹄、豬腸、及豬內臟等作祭品，請巫師祭祖靈籃。此祭邵語稱 mulá·luʔ má·laʔ ʔapiq; má·laʔ 為娶之意，ʔapiq 為媳婦之意。

喪事有二次祭儀。邵族習俗，人死後當日入土埋葬，以籐編之大筐盛屍。第一次祭儀行於埋葬後之次日清晨，地點在死者之家屋前。後三天，又有稱 mulá·luʔ pinin ʔukáwʔ之辭魂祭，請巫師至家祭祖靈籃，意在求死者之魂不再滯流於屋內。

成丁之禮只限於男孩，邵族孩子，出生後遂即命名，採祖孫同名，男孩約至八歲時有成丁儀式，亦請巫師以酒祭祖靈籃，求孩子之健康與成長。

石　松

石毛阿里有轄戶九：

袁阿米　袁阿安　毛界進　謝大同

袁宇福　袁　觀　石加達　謝進財

袁木松(？)

袁朱查某有轄戶六：

袁其麟　石東亞　筆阿春　高金全

袁冬炮　石阿喜

石袁美妙有轄戶四：

石阿順　石阿賢(？)　石阿松(？)　袁樹泉

據毛麻里說：巫師的轄戶都是師傅傳給徒弟的，徒弟學成之初，師傅先撥一個轄戶給他，日後逐漸熟練再絡續撥給，至師傅年老不能行走而不再行術時，則將轄戶全部分給徒弟們。據作者之觀察覺得巫師與轄戶之間的關係未必如毛麻里所說之單純，可能尚有更進一步的關聯，但須待與邵族之系譜作詳細之比較研究後始能斷言；在此不作討論。

四、重　要　祭　儀

邵族一年中固定的大祭祀共有三個，即三月(農曆，下同)的播種祭，七月的狩獵祭及八月的豐年祭。其他如除草祭，收割祭，以及收藏與嘗新等儀禮；皆屬次要而簡單者。但就性質而論，上述祭儀除了七月的狩獵祭以外，其他的祭儀都可歸入農耕儀禮的範疇。在此，作者為求報導上的方便及遷就豐年祭之重要性，在敍述時把豐年祭從農耕儀禮中分出另成一節，殿於章末。

（1） **農耕儀禮**　邵族之農耕儀禮包括播種祭、除草祭、收割祭、豐年祭以及收藏與嘗新之儀禮，其時間自三月始，至於八月。其中以播種祭及豐年祭最為重要，而且歷時較久，除豐年祭另節敍述外，玆按祭期之先後分別敍述如下：

A.　播種祭　邵語稱 mulá·lu pišpá·ðaj。pá·ðaj 為陸稻之意，故此祭之名稱直譯之為‘祭播陸稻’。據報告人稱播種祭昔稱 mulá·lu piška·mar。ká·mar 為粟之意，因為他們昔日種粟而不種陸稻，故稱。於陸稻傳入替代粟後始改今名。祭儀的日期亦因配合陸稻之生長期而更改；其他的農耕儀式亦然。

播種祭的日期，據副頭人石松加報告稱：

“我們的播種祭的日期，從前是由頭人決定後公告各戶的，每年都在 rará·jin 樹發芽之時，約當農曆三月初。自從我們習用漢人的農曆以後，我們的祭期便以農曆為準，不但播種祭如此，其他如狩獵祭，豐年祭等亦然。”

作者這次在卜吉社所看到的播種祭是在農曆三月初一日開始舉行的。初一日的清早，社中各戶之戶主率領孩子一名上山作象徵性之播種 ʔaðá·ðak pulá·koʔ，這一天稱為qamhúmhum。報告人高武老此日早上亦曾領其孩子上山去播種，他說：

“前幾天我們各家便在山上準備了一塊小田，供今日小孩舉行播種儀禮之用，這是播種祭儀

的開始。帶到山上去的孩子從七八歲到十四五歲都可，不過必須是還沒有吸食過煙草的。這一日之播種意在祈求作物之繁盛，因爲我們信煙草有害作物，所以種子必須經由未曾接觸過煙草的手播種下去。率領小孩上山去播種的，大都是孩子的父親，但並不絕對如此，母親亦可以擔任。如果自己家裏沒有適當的孩子，則可借用近親的子女。這一天播種下去的秧苗，將來都須移植到各家的田裏去的，邵語稱這種移植爲 puŋká·jða?。

”上山的大人與孩子，這一天一整天不可吃鹽，違則作物將會枯死 。 在上山與返家的途中不可攀折花木，否則將引致野獸之侵害作物。

此日之另一節目爲在潭畔的空地上建立一個高大之鞦韆 łałáwšin。那是用四枝高約十一公尺的粗竹竿架成的，佔地約九平方公尺 ， 高約十公尺（見圖Ⅷ:2）竹竿根部的直徑約在十三至十五公分之間，四竹交差之頂部用粗麻繩緊縛 ， 自交差處垂下一條甚長的粗籐 ， 其與交差部份緊接之處(上面)夾有稻草一束，不使籐盪搖時與交差處所縛之麻繩直接磨擦，籐之下端夾一竹片使成三角形之圈，圈之二側各繫長約六七公尺之較細之籐條一根。蕩鞦韆者坐於三角形圈內，雙足懸空離地約一公尺，兩手握住粗籐，由站於兩旁之二人，擺動三角形圈兩側之籐條，而使鞦韆前後搖動，蕩鞦韆者除雙手緊握垂直之粗籐以穩定自身外，不必費力。作者在報告人慫恿之下亦曾嘗試過一次。

那天參加搭架鞦韆的工作者共有六人；其中袁姓三人，石姓二人，高姓一人；由袁觀領導。早上先有四人入山各伐竹一枝；回來共同工作，費時約四十分鐘 。 完成後即可自由蕩玩 。 據報告人高武老說；他們每年只有在這時候架立鞦韆 ， 這是播種祭的一部份 ， 象徵作物將來會成長得很茂盛，很高大，在風吹稻穗之時，如鞦韆般的搖擺(註1) 。 又說：蕩鞦韆能使身體健康。女子未婚者於此時蕩鞦韆能在婚後早生子女，已婚而尚未生育者蕩之即能迅速懷孕，既能祈福，又是娛樂，所以在這時，社中不論男女老少都去蕩一下鞦韆，這架鞦韆豎立在潭畔經月餘後始拆除。

初一日整天全社休息，飲酒爲樂，據毛麻里稱，此日並忌食猪肉與水果。

第二天(初二日)，便是舉行告祖祭儀的日期。祭儀在謝宗結家之門前舉行(註2) ，此祭儀邵語稱 mulá·lu? patpáli? 意爲“播種後祭”，在上午九時十分開始(註3) 。(看圖Ⅷ:1， 並參看本報告首頁圖)。 五位巫師都各自攜來她們轄戶的祭飯 ， 在地上排成一列 ， 她們面對祭飯，並坐於謝宗結家之簷下，座次如圖所示，毛麻里在正中坐於門檻之上。毛陳阿却在最左邊，石毛阿里在最右邊，石袁美妙在石毛阿里之旁，袁朱查某在毛陳阿却之旁；她們四人都坐在小凳上。

祭飯的安放也有一定的次序，每一巫師把自己轄戶的祭飯放在自已的前面；全部祭飯的排列次序如下：(自右邊石毛阿里的方向數起)

1 袁阿米　2 袁阿安　3 袁宇福　4 袁 觀　5 謝進財　6 謝大同
7 毛界進　8 石加達　9 石松加　以上九戶屬石毛阿里。

(註1) 此種與農業祭儀有關之鞦韆廣見於東南亞及臺灣其他土著民族。請參閱 Walter Kaudern: Games and Dances in Celebes, Ethnographical Studies in Celebes. pp. 79-85, 1929; Charles Hose and William Mcdonsall: The Pagan Tribes of Borneo vol. II. 1912; 馬淵東一：高砂族に於ける鞦韆，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卷第54，昭和14年。

(註2) 據報告人稱，謝宗結之家爲“公廨”，想即“祭場”之意。

(註3) 據石毛阿里稱，因等候作者等到來之故，儀式開始之時間較往年爲晚。





1. 播種祭之次日，五位巫師各集祭場祈告祖靈求作物之豐收。 2.播種祭時，設於潭畔以象徵作物茂盛之鞦韆。

(1) In the morning of the second day of the seed sowing ritual, šiŋši gather together to pray for fast growing of the crop. (2)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eed sowing ritual, a big swing is erected by the shore of the lake to symbolize the fast growing of the crop.

10 石阿順　11 袁樹泉　12 石竹吉　以上三戶屬石袁美妙。

13 毛信孝　14 毛智萬　15 高武老　16 謝宗結　17 毛卓內　18 袁金水

19 邱松吉　以上七戶屬毛麻里。

20 袁其麟　21 高金全　22 石阿喜　23 筆阿春　24 石東亞　25 袁冬炮

26 袁福課　以上七戶屬袁朱查某。

27 毛伊力　28 石　臨　29 石界次　30 石　松　31 陳戶斗　32 陳永亨

33 袁乃和　34 高仕來　以上八戶屬毛陳阿却。

祭儀開始時，五位巫師齊聲念祈告詞，她們的姿態都很一致，一手托頦，另一手平置膝前，二目注視祭飯。祭場兩側，靠近石毛阿里之左手及毛陳阿却的右手；各置長竹竿一根，防範禽畜或閒人穿越祭場。據報告人稱巫師祈禱時大多都以右手托頦部，左手置膝上圖中所示只有毛陳阿却例外，事後作者始知毛陳阿却之所以如此乃欲空出右手，俾能在必要時用右手持竹竿驅逐闖入祭場的人畜。

祈禱的聲音時高時底，巫師時而用手指祭飯。約二十分鐘後五位巫師同時飲酒（事前在各人身後備有酒杯一隻），其間停頓不及一分鐘又繼續誦念。祭場頗有嚴肅氣氛，作者曾因攝取一個特寫鏡頭走入祭場而招致毛陳阿却之噓聲。

全部祈禱歷時約四十餘分鐘，至將結束時聲音漸高，最後，毛麻里起立，以右手食指沾酒洒向空中，祭儀即告完成。

據毛麻里說，這一祭儀的目的在求作物的成長與社人之平安；所祭對象爲諸祖靈。昔日的播種祭以粟飯爲祭品，今則用米飯，從前盛祭飯用圓形而具四足之小竹籃，今則已可隨便。此次參加祭儀之三十四戶中，僅二十戶尙用昔日形制之四足小籃；其餘十四戶中(註1)，有二戶用塑膠紅碗，二戶用搪瓷漱口杯，二戶用罐頭食品舊罐；八戶用今日彼等所製賣給遊客作紀念品之橢圓形小籃。

從祈告詞的內容去瞭解祭儀是很有效的方法。當時作者很想用語言學的方法，把全部祈告詞記音下來，作民族學暨語言學的研究；但因時間匆促與準備不充分未能實現，而只採得祈告詞的意譯。均由石毛阿里口述。

請駕臨吧！有飯請您們吃。來！您們！使我們的魂魄健康，不受漢人的欺侮。今日社中的老人多已死去，要使我們添丁，使青年能看管家園。不可輕信漢人的胡言，要使我們的作物迅速成長，豐收；豐收始能够吃。今天的祭品豐富嗎？

來！請來吃飯，小孩白天啼哭，您們聽到嗎？請賜小孩平安。我們這裏夜間燈光暗淡，勿使我們在行路時跌斷腿骨。我們現在跟漢人住在一起。

請來吃飯吧！您們遠道而來。請勿使我們的魂魄有差池，請賜小孩平安。勿信漢人之言，不可使我們生病。

日本人要趕走我們，我們不肯，這「海」是我們的，勿使他們來此點燈打鼓，他們來了叫我們住到那裏去呢？

我們養着猪和牛，求您們保佑。請坐下來接受我們的奉獻，您們的飯應該給您們吃的；只要能使我們各姓平安。

（註1） 未參加此祭者計有：張坤復、陳進富、朱萬、袁木松、石阿松、石阿賢等六戶。

一齊來吃吧！大吃吧！別忘了，使我們老少都平安。這些都是給您們的，吃不完的帶回去吧！

不要說小孩多，日本人來前我們人丁興旺；日本人來後我們人口大減。求您們庇護，使我們的小孩活潑可愛，能常在庭前遊玩；使我們人口增加。

來！都是您們的，帶回去吧！路上亦可以吃！

現在，請回去吧！大家高高興興地回去吧！

上記祈告詞的內容，除了祈求作物成長、豐收之外；大部份是在祈求社人的平安與人口的增加，而其中提到日本人的一段更是饒有興味的。作者曾詢以"日本人現已不再來侵擾你們，你們的祈告詞中何以尙提此事。"他們聽了不知所對，只說"原來就是這樣的。"很顯然的，這段祈告詞是在日治之初加上去的，當時日人爲建造日月潭水壩曾迫遷邵族遷移，故頗招致他們的反感。此事至今雖已失去時間性但因傳誦已久，故遂成了祈告詞的一部份。

初三日全社休息不做工，飲酒。

初四日清晨社人上山播種，這次纔是實在的播種，他們稱爲 mušqér mašulaʔ pá·ðaj 意爲'全去播粟'，約需時三四日。

全社播種至一半時，又有一次祭儀之舉行，據毛麻里說，此一儀式與初二日所舉行者相似，祭場亦在謝宗結家之門前，惟祭品不同；用糯米糕。由五位巫師祈禱，求作物之成長與社人之平安。此祭儀的日期約在初七日或初八日，須視播種的進度而定，乃播種祭的最後一個儀式。

B. 除草祭　此祭在除草完畢時舉行，邵語稱爲 ma·qéš ni·laʔ pá·ðaj 約在農曆五月（？）之初。日期由頭人決定，儀式亦在謝宗結之門前舉行，五位巫師參加主持。各家以飯爲祭品，祈求作物之豐收。

C. 收割祭　在八月收割之前一日起舉行，正確日期由頭人決定後通知社人，祭祀的前幾天社人上山打獵，準備食物。儀式共分三個，一二兩儀式在收割前舉行，第三個儀式則在收割後舉行。

收割的前一日各家黎明卽起，不取火，不進食，忌大聲呼叫，以飯及酒作祭品，在謝宗結家之庭前，由五位巫師祈告祖靈，此祭稱 mulá·luʔ θ putáwn pá·ðaj，下面是祈告詞的意譯（據報告人石毛阿里口述）。

現在要收割了，祈能豐收；並祈年年如此。請聽着賜我們平安，使米煮時不會變成水，食時味美。

來！請到山上去看吧！割完以後我們將全部背回家來。

拿去吧！您們的祭品，稻作已熟了，大家要收割了，求保佑割時平安，很快就能割完。

最高祖靈呀！您看看長得多麼美麗呀！現在要割了，不是在騙您。

此祭完畢後，各家派孩子一人上山到自已的田裏舉行第二個儀式（與播種祭時同一人）。摘下新穗一吊，掛於豎立在田邊的竹竿之上，然後高聲的重複喊道"piqí·tan pá·ðaj! mʔhaʔ! mʔháʔ!"意爲"使稻作收成良好"。此一儀式稱爲 aðá·ðák mašaqítan patáwn pá·ðaj，意爲孩子祝福稻作

收穫良好。儀式完成後，將掛在竹竿上的新穗帶回家中，置於穀倉。

收割之日全社禁止吃鹽，上山赴田收割者，不可穿越樹林；又，忌孕婦參加收割；此三項禁忌不得違犯，否則影響收成。各家收齊晒乾之後，舉行第三個儀式。每家再以小籃盛飯（新米舊米都可），集中於謝宗結家門前，請五位巫師舉行告祖儀式感謝賜予收穫。此一儀式稱mulá·lu putáwn pá·ðaj, putáwn 稱一詞係自 táwn （屋）而來，意爲收入屋內，故此祭之意爲"祭陸稻收入屋內"。

D. 收藏與嘗新　據報告人高武老稱：他們的穀物在收藏與嘗新之時都有儀式。新穀入倉之儀禮稱爲 piθániŋ šá·ʔpaʔ，各戶在自己家裏舉行，不必請巫師來主持。由戶主向掛於倉前的成串的猪肩胛骨洒酒祝禱，求倉能常滿。

新收的米在第一次煮食時，讓孩子先嘗，次由老人嘗食；並留少許於桌上，請祖先觀看。懷孕的婦人不能嘗食嘗新的飯，否則此戶所收之米，都將於煮時成水。

（2） **狩獵祭**　邵語稱 matanθú·n。袁阿送說：舉行 matanθú·n 的日期昔日都由頭人決定，每年此時潭畔之楓樹及 qilúaʔ 樹開始發芽，fulétiʔ樹剛好結子，約在農曆七月中旬。自從接受漢人農曆之後便定於每年七月十五日舉行。此日，住在社中之漢人也有他們的祭祀。

狩獵祭之第一日稱爲mulá·luʔ matanθú·n pintú·ðaʔ，意爲"祭之第一日"。此日正副頭人之家各備酒一缸，此酒昔日由各戶集獻之粟釀造，今則以錢代物合資購公賣局所產之「米酒」。此日黃昏各戶分將作爲祭品之獵肉及祭飯，提到正副頭人之家；其分屬正頭人或副頭人有一定的規矩，集於正頭人袁阿送家作祭的，除其本戶外，有下開十三戶。（卽袁觀之家，袁阿送現寄居袁觀戶內）

袁乃和　袁木松（？）　袁其麟　袁福課
袁阿米　袁冬炮　袁宇福　陳戶斗
袁阿安　袁樹泉　袁金水　陳永享
毛伊力

集於副頭人石松加家作祭之戶較多，除其本戶外，有二十四戶。

石阿順　石　松　毛智萬　謝進財
石阿賢（？）　石阿喜　毛信孝　謝大同
石竹吉　石阿松（？）　高武老　邱松結
石　臨　石加達　高金全　筆阿春
石界次　毛卓肉　高仕來　朱　萬
石東亞　毛界進　謝宗結　陳進富

卜吉社四十邵戶中只張坤復一人不參加此祭。

五位巫師在這一祭祀中亦分爲二組。毛麻里、石毛阿里、石袁美妙三人主持副頭人石松加方面之祭祀。毛陳阿却、袁朱查某兩人主持袁阿送方面之祭祀。對於此祭祀之分成兩面舉行，報告人

毛麻里解釋說：昔日狩獵祭都集中在正頭人家裏舉行。自袁阿送之祖父遷往別處後[註1]，便改在副頭人家舉行。其後，正頭人在袁阿送的父親時代又遷回卜吉，但因此一祭祀已在副頭人處行之甚久，故只袁姓者及袁姓之親戚重歸正頭人家舉行祭祀。又因袁姓巫師只袁朱查某一人，不足主持祭儀故請毛陳阿却協助，因此毛陳阿却及其姪陳戶斗，陳永亨等三戶亦歸正頭人家作祭。

據稱：在早昔，此日清晨，頭目率領社中男子入山打獵，至祭儀時尚未回來。祭儀時頭人之供品放在酒缸右側之第一位，其餘則可隨便排列。祭祀由巫師主持，祭畢，各家取回供品，只留下頭人者不動，巫師再爲之單獨作一次祈禱。夜間，入山打獵之頭人與社衆返社後，聚頭人家共飲。

第二日，沒有祭祀。男子又復入山狩獵，頭人不再參加。女子在家做糕。夜間男子們獵罷歸來，各家煮獵肉，分贈頭人及巫師。時至今日邵族已甚少行獵，故現在行此祭時，不再有上山打獵之舉。

第三日，又如第一日之將祭品集中於袁石兩頭人之家作祭。祭品較第一日爲豐盛，除祭飯之外尚有獵肉（今用猪肉），粟糕（今用糯米糕）、酒等。此日之祭稱 mulá·lu matánqaraʔ。開始時巫師雙手捧盛糕之簸箕（在石松加方面，由毛麻里；在袁阿送方面由毛陳阿却），喊道："hajaʔ！jaqalínqiŋ matánθú·n！（大家在一起，平安快活！）lašanáulaŋ mašquluqúluʔ labíʔan！（永遠不忘記我們的祖先！）。"喊罷巫師同念祈告詞，祈告畢，衆人即在祭場飲酒。此時，祭糕尚不可動，須將正副二頭人處所供之祭糕集中一起後再行分給衆人。據石毛阿里說："這是表示我們雖分別在二處作祭，但仍是一族人之意。"

（3）豐年祭 mulá·luʔ mał aqí·tan[註2]，爲邵族所有祭儀中最隆重者。據報告人高武老說豐年祭在農曆八月初一日開始。二天以前頭人派人通知全社。男子們須於此時入山打獵，下潭捕魚，釀酒，以備「過年」之用。祭儀前夕，男子睡於山上小舍中，（今則睡於牛舍頂閣之上）。女子在廣場上跳舞。又，各家所有的門之兩旁都掛上一束 šqíš 草。

初一日的黎明，男子鑽木取火 łminʔápuj[註3]，取火的工具，每年新做一付，前一日在火上烘乾，使其易於發火。這種方式之取火，現在只在豐年祭時行之，他們平時之取火法則已與漢人無異。

第一次取得之火，使其在火坑中起燃，但不得用此火煮食物或點煙草。約在半小時之後此火自然熄去。再行重取新火，用以煮炊。炊事既畢，女子以祭籃盛飯，提往謝宗結家之門前祭祖靈。此祭稱 mulá·luʔ luθʔan，亦由五位巫師主持。此年如有主祭之產生，則任主祭者除祭飯之外尚須供奉粟飯（今用糯米飯）一鍋（放在祭籃之前）。同時，每一男子（成人）攜弓箭、刀、槍、陷機

（註1） 詳陳奇祿前引文。

（註2） 此祭儀之土名直譯之爲'祭使好'之意 mał aqì·tan 一詞自 maqí·tan 插入 -ła- 而來意爲'使好'。作者以其時屆秋收之季，且報告人以閩南語稱此祭爲'番仔過年'，視其爲一年之結束；故採用豐年祭一詞作爲本祭儀之名稱。

（註3） 取火之工具乃一長方之木塊 pa·túθ 及一筷狀之木柱 maʔú·tuʔ。以兩手掌夾柱急速旋轉便能產生帶火花之木屑，以 łánłað 草引之即能起火。

等獵具至毛伊力之家，受毛伊力撫手，祝福。聽其念各敵對番社之社名。據稱：從前附近番社常殺害邵人，故邵人爲求報復計，在豐年祭時祈告祖靈，求祖靈庇佑，使他們亦能殺死入侵之番人。毛伊力每念一社之名，撫手一次，如是者三次，並以酒糟（今用酒）點受撫者之前額及其所攜來之武器。既畢，便在毛伊力家飲酒，然後又至高武老家飲酒。從高武老家出來後便可隨便到社中任何一家飲酒。這一天全社禁止吃鹽。

以下是作者所得的 mulá·luʔ luθʔan 時所念祈告祠的意譯。據石毛阿里口述。

今日 luθʔan 請來喝酒，祖先們！

請來吃飯，小孩種上來的米請你們吃，祖先們都請降臨吧！

來！大家坐下來喝酒，願大家健康，祖先們請接受我們的祭祀吧！不要聽漢人的壞話，老人已死了很多；求青年們能上進，不要害羞，我們本來就如此。

使我們都認眞耕種，不酗酒，不打架。來！求庇護捕魚的人平安。求在黥面人來侵犯時，青年能擊退他們。

求賜少年多採香草，現在的香草已不如昔日之香了！請進吧！我們手指着酒缸了，請給我們平安，給捕的人平安，黥面人來侵犯時，讓青年能戰勝他們。

都是獻給您們的，請吃吧，給我們做好夢。祈使小孩平安活發〔念至此坐於中間的巫師（今爲毛麻里）起立洒酒。〕

快祭完了，請好好地回去吧！請從草叢中回去吧！我們的祖先！都吃飽了吧！吃剩的請帶回去吧！最高祖靈請回去吧！

初二日清晨，各家又生新火，煮甜酒 ʔdá·hun。女子提甜酒至謝宗結家之庭前，集中再如初一日之祭告祖靈。全社男子則上西方之山打獵；歸來又至毛伊力家受其撫手，並飲酒。男子上山所獵得之獵肉集中一起由頭人分配，每戶可得一份。

據報告人稱：如豐年祭中有主祭之產生，則祭祀範圍擴大，日期延長。主祭之產生係由社衆公推一位精明能幹，平日受人尊敬的長者擔任。據作過主祭的石竹吉稱："雖然是大家公推的，但亦須經本人同意。當時大家選我的時候，我雖表面推却，心裏却甚願意。因爲主祭是「過年」祭典中的總負責人，雖須較常人多破費些，但是有榮譽的，而且我的妻子從此可以學作巫師；祖靈對我家的庇護亦必較前倍增。"

並非每次豐年祭都有主祭之產生，我們調查不出產生主祭的規則。據稱此事與社中的經濟情形有關，如果大家覺得「今年」應該熱鬧些，就可推一位主祭出來負責一切。如果找不出適當的人作主祭則亦不强求。這是報告人的解釋。今日社中曾擔任過主祭的計有五人（見巫師制度）。

有主祭的豐年祭，其慶祝日期可以延長至整個八月，除祭祀與儀式之外，並以歌舞飲酒爲樂。現在並請漢人之演布袋戲者來社表演。又，昔日鑿齒之風尚存時；凡此年之豐年祭中有主祭之產生者，及齡的孩子在祭祀的第三日舉行鑿齒禮。

今日的陳戶斗、高武老、謝宗結三人是昔日鑿齒的執行者。據高武老報告說：

"鑿齒 páruʔ ní·piŋ，是鑿去上顎的兩個犬齒。男女相同，但女孩之善哭者並鑿去其下顎的兩個犬齒。鑿齒的年齡約在八歲至十三歲之間，鑿齒並非每年都舉行，須視主祭之產生與否而

定。"

"鑿齒係在初三日的黃昏舉行，事前在我家的門前建一所供鑿齒後的孩子居住的小舍 há·nuŋ。鑿齒之前社中的老人持火坑灰祈禱，求祖靈庇護，那些火坑灰是準備給鑿齒後的孩子抹治受傷的齒齦用的。"

"鑿齒的孩子眼蒙黑布，由我扶住頭部；謝宗結抱住手足，由陳戶斗將牙敲去。他右手持鎚左手執鑿，一敲即成。鑿齒是鑿去牙齒的齒冠部份，齒根則仍留在牙床中。鑿下來的牙齒須埋到孩子家裏的大柱之下，受傷的牙齦則須立即抹上火坑灰以止流血。然後跑到潭邊洗漱，咬上一塊預先準備之小木片 qá·veʔ，防止門齒傾斜。鑿齒完畢後所有經鑿齒的孩子都集中於 há·nuŋ 之中，由巫師主持，以粟一吊祭祖靈。祭畢，孩子之家人在陳戶斗家裏飲酒。"

"此夜，廣場上開始跳舞，社中青年男女都來參加娛神，稱爲 šmaj·laʔ。鑿齒的孩子坐於前列，參觀跳舞。自此日起鑿去牙齒的孩子都集中住在 há·nuŋ 之中，直至祭祀完畢。白天休息，夜間以看 šmaj·laʔ 爲樂；他們的食物都由家裏送來。"

邵族鑿齒之俗廢之已久作者在調查時觀察，二十餘歲者多未經鑿齒。

豐年祭中如無主祭之產生則儀式與慶祝約在十日左右便行結束。如有主祭則歡樂整月，不離社，不外出。至月半之後則白天從事收割，夜間歌舞，老年人則整日以飲酒爲樂。

八月十五日，又有稱爲 mulá·lu minfáðfað 之祭，此祭亦稱 mulá·lu ʔdá·hun。minfáðfað 爲月圓之意，ʔdá·hun 則爲甜酒之意；因此祭儀係於月圓之日以甜酒祭祖靈，故名。此日各戶各供甜酒於謝宗結之家，由五位巫師祈告祖靈，求社人之魂魄健康。次日開始工作，入山收割。

八月末，有 mulá·luʔ mirríquθ 之祭，爲豐年祭之結束，亦在謝宗結家集中舉行，以粟飯爲祭品，由五巫師告祖。此日社中男子齊集潭中捕魚。

五、禁忌夢兆及鳥占

關於禁忌、夢兆、鳥占的材料，調查中所獲甚少，因爲在一個與外界接觸久遠而且頻繁如邵族的民族中，這一方面的習俗比較容易改變。所以作者把這三部份的材料合併寫成一節。

（1） 禁忌 邵語稱禁忌爲 parší·jan 根據作者所得的材料，邵族的禁忌可以分別爲三種；即對鳥類的禁忌，對植物的禁忌及日常的禁忌。

對於鳥類的禁忌，作者收得二個實例。邵族禁止捕殺猫頭鷹 šmaʔdí·jaʔ 及大鷹（鵰？）qáʔbuθ。作者的幾個報告人，對於這二種鳥類禁忌的說法甚爲一致。報告人石毛阿里說：

"我們相信猫頭鷹是從前的一個女子變成的，相傳社中有個少女，不知如何懷了孕，爲社人所不齒。因不堪受人侮辱，便走入山中，活活餓死，死後變成一隻猫頭鷹。此後凡遇社中有人懷孕她便飛至該戶門前鳴叫；至今我們仍信此鳥能預知婦人之懷孕，而不敢加害。又猫頭鷹知山中之路，如射殺之則此人必在山上迷路。"

對於禁殺大鷹亦有一個傳說，石毛阿里說：

"大鷹是我們社中昔日一個受母親虐待的女孩子變成的。從前社中有一母親，每日命他的女兒到潭畔去提水，其女深以爲苦，但因脅於母親的威嚴而不敢反抗。一天，母親又命女兒去提水，而且哄他說：'快去提水，回來給你吃鍋巴'。女兒聞說有鍋巴可吃便欣然去潭畔提水，但等女兒提水回來時，其母已將所有的鍋巴吃盡。女兒一氣之下便欲離家；於是把簸箕 pašʔá·muʔ 對半砍開，插在兩腋之下，作爲翅膀，含淚飛向空中而成爲大鷹；她的母親抬頭視之，鷹之淚水落入其目，不久即便病死。"

從上面兩個傳說的內容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邵族所以不敢加害於這兩種鳥類之原因，乃因相信它們是由從前的族人變成的。惟對猫頭鷹與對大鷹所取的態度似有不同，對於前者具有畏懼的心理，因恐在山中迷失路途，及家中有人懷孕而不知；對於後者則似只爲出於憫憐的意念。

對植物的禁忌，報告人意見不一。據袁阿送報告說：他們不敢砍伐茄苳樹、樟樹、šáqiš 樹及 šarí·maw 樹。茄苳樹是他們祖靈所住的地方，如果砍伐必遭祖靈譴罰；樟樹、šaqiš樹、šarí·maw樹都有魂靈存附，不可侵犯，否則罹病，但也不必對他們作祭，只要不觸犯他們便可平安無事。

對袁阿送的說法，除去禁伐茄苳樹之解釋以外；報告人毛陳阿却與高武老都持不同意見。毛陳阿却說：樟樹之不能砍伐，並非由於其本身具有靈力，而是因其含有香味之故；砍伐之後必致香氣四溢，惡的 qá·liʔ 將因此循香味而結集一處爲害作物，故不可砍伐。高武老對於這些禁忌的解釋則更現實。他說：樟樹與 šarí·maw 樹浮力很大，爲製造獨木舟之最好材料；邵族環水而居，獨木舟是其惟一的交通工具；爲了保存製造獨木舟之材料，故自昔禁止社人隨便砍伐此二種樹木。日人據臺以後，爲保護製造樟腦的原料，故伐樟更不被允許。

從上述三報告人對於四種植物禁忌的不同解釋，我們甚難明白邵族對於那些植物的固有態度。高武老的解釋與袁阿送的說法；除了對於茄苳樹的意見一致以外，其他都各趨極端。這或許是因爲報告人間個人的差異所致，故作者不作取捨，將其一併記述如上。

其他習俗的禁忌，除了與祭儀有關者外，報告人毛麻里爲作者述說了下記八條日常的禁忌及其意義

A 忌掉牙齒——謂掉牙則少子女。

B 忌觸別人的頭髮——謂觸人頭髮者會得傳染病。

C 忌孿生——孿生不祥，兩個嬰孩都應棄諸潭中，否則將招來災禍。

D 忌孕婦嘗新收之米——違則該戶之米將在煮時化爲清水。

E 忌母鷄啼——謂是破財之兆。

F 忌男子觸織布機——違則狩獵無獲。

G 忌女子觸弓箭等武器——謂女子如觸弓箭等武器其身體將變成黑瘦。

H 忌打噴嚏——不吉之兆。欲作一事之際如遇旁者噴嚏則暫停，隔數十分鐘後再作。

（2） 夢兆 邵族是否行夢卜，就作者所得之材料中甚難決定。但據報告人之報告知彼等對於夢中之讖兆甚爲重視，如因得凶夢而受驚則必請巫師禳祓。又如於祭祀或出草、建屋、造舟等大事之前如得凶夢則必須延期舉行或竟放棄原來計劃。

下面是報告人袁阿送與石毛阿里對於夢兆的解釋。作者把它分作吉夢與凶夢兩類。

吉夢

A　夢洗澡，獲物——爲身體健康之兆。

B　夢大風雨大風浪——謂乃作物豐收之兆。

C　夢狗——謂是財來之兆。

D　夢跳舞——謂是身體舒適之兆。

E　巫師夢已死之老巫——謂是老巫前來指導此後法術將更進步。

F　病人夢受人咒罵——謂是其病將愈之兆。

G　建屋之前夢人畜生產——謂是此後人丁興旺之兆。

H　娶媳之前夢客來——謂是新夫婦和睦之兆。

凶夢

A　夢人請飲酒——謂將生病。

B　夢中失物——爲將生病之兆。

C　夢火——謂將發燒。

D　夢與已死者交談——生病破財之兆。

E　夢中與惡 qá·liʔ 交談——爲將死之兆。

F　夢中過橋——爲大病之兆，謂魂將自此留於橋上而不返。

G　夢中受刀砍——謂將生瘡。

H　病人夢沉入水底——爲病勢將更重之兆。

I　常人夢見沉入水底——謂將生大病。

J　夢中被人牽手——謂魂被人帶走，將生病。

K　夢打鞦韆——謂將生瘧疾。

L　出草前夢被殺——爲不利之兆，得此夢者退出，不參加，如領隊者得此夢則放棄原計劃。

M　造船前夢見船已造好，自己坐在船上——謂是新船將會覆沒之兆，需隔三日後再動工。

N　建屋前夢死人——乃地基不利之兆，需另行擇地。

以上石毛阿里及袁阿送所說的夢兆，作者曾轉詢於毛陳阿却，大部同意，只凶夢「F」，夢見過橋一則；毛陳阿却認爲並非凶夢。

邵族對於夢兆多信其有消極之力量，故對凶夢較之吉夢爲重視。通常因得凶夢以後所引起之生病及其他意外事件者，都請巫師禳祓及祈告祖靈。

（3）**鳥占**　邵族稱鳥占爲 tuninʔá·ðaš；關於鳥占的材料作者找到兩件。以下是報告人袁阿送的敍述：

“mášu·niʔ 鳥是從前我們社裏的一位青年勇士死後所變成的。此鳥身體羽毛黑白相雜，頭部灰色雙眼發光，懂得人意，能預知禍福。我們出外之時如遇此鳥鳴於左邊則爲吉兆，此行定能如願。反之，如遇此鳥鳴於右邊則爲凶兆，須折返，否則必遭不利。相傳古時我們的祖先於一次出草獵頭時遇 mášu·niʔ 鳥在右邊路旁跳叫，初不知其意，繼續前進，結果這次出草大爲失敗。自此以後漸注意此鳥之鳴聲，屢試之乃知其意，因此敬爲靈鳥。又，另有一種叫作 šqú·iθ 的鳥，亦具靈性，此鳥報凶不報吉，出門時如遇此鳥飛越而過，不論方向，都須折返。”

據作者所知，邵族的年老者至今仍信這兩種鳥的報兆。

六、外來信仰傳入後之反應

如前言中所說，邵族之文化涵化已深。今日卜吉社中與邵族雜處之漢人，其數幾與邵族相等，故外間信仰傳入邵族之機會甚多。作者調查時所見存在於卜吉社中之外來宗教計有盛行於臺灣民間的佛道相雜的多神教、基督教及天主教三種。

據報告人石松加說：他們自與漢人同住卜吉社之後，人口逐漸減少，而漢人之人口則日見增多，因此他們認爲漢人之能繁盛乃託漢神之庇，故仿效之。邵族所奉的漢神爲數甚多，據作者逐戶調查之結果，知有：祖爺公、媽祖、土地公、觀音、太子、善女、帝爺（或稱玄天大帝）、太元帥、石元帥等。而其中觀音之畫像最爲普遍，幾爲每家正室必備之裝飾品。邵族所信之漢神並不限於所供奉之神像，凡與其雜居之漢人所信之神彼等皆信之。

因奉漢神之結果，邵族亦學會了童乩及神椅問卜。邵族中過去曾有過二位乩童，一爲石松加，另一爲高武老。石松加自稱約在二十歲時，途遇太子爺出巡，爲其神扇扇倒，回家後精神恍惚，昏迷不醒，許願爲乩童而後始癒。他說乩童能爲神之替身，供香燭祭品祈求之，太子爺即入其身，爲社衆解答困惑。每次神入其身之後，甚感疲憊。二年之後又被帝爺擒作乩童，故前後共作乩童四年。乩童忌食牛肉，違則神臨其身時將暈倒於祭桌之下。

神椅問卜，所謂神椅，是一把木製的小椅子，卜吉社現只有一把，邵族與漢人共用。祭求之時，點香燭，以四人分握椅足擧之，神降臨時椅即抖動。薄舖柴灰於桌上，使椅之一足觸桌上之灰。求告之，此抖動之椅足即能在灰上劃出記號，給予指示。卜吉社中會扶神椅者僅：袁觀、石東亞、邱松結、陳萬來（漢人）等四人。據說，別人扶之則神不入座。

邵族接受上述這些漢人的信仰以來，對其生活雖然有所影響；但是，這些外來的宗教並未取代他們原有的信仰。例如：邵族每家原有之祖靈籃仍與漢神同供於一室之中，遇有疾病先請巫師治病；不癒，再求漢神（今亦知求醫服藥）。遇生活上重要事項，除先向祖靈籃祈告之外，並祭漢神。例如：新屋落成，遷入之前必先行告祖儀式此儀式今仍行之，作者調查時適遇巫師石袁美妙之家新屋落成，行告祖之式，但遷入之吉日則係請漢神卜定。如此可以看出邵族接受外來宗教之後並未放棄其原先之信仰，而是形成了信仰之「雙重」狀態。

近年來基督教與天主教亦已傳入卜吉社，邵族因兩性比例之不均，男子娶妻不易，故多娶仁愛鄉過坑地方之布農族女子。而該地之布農族多爲曾受基督教之洗禮者；故基督教遂漸入社中。如陳進富之妻陳石至寶，高武老之媳高黃秀美等都是基督徒。天主教自四十三年起有教士一人長住社中傳道佈施，調查時所見從之者已較基督教爲多；計有：毛信孝全家，高倉豐、陳進富（原因妻爲基督徒而信基督教）、謝福臨、毛阿端、袁金英等人。

基督教與天主教對於邵族的原有信仰並不干涉，但不容同時兼奉漢神，故今日之卜吉社中有兩種「雙重信仰」之存在，一爲從基督教及天主教者之祖靈與上帝之共存；另一則爲信漢神者之祖靈與漢神之並奉。但是，不論他們是信上帝或漢神，其原有的祖靈崇拜却並未因此而消失。

七、結　　語

邵族的宗教生活，由於其與外間文化接觸之頻繁，可說是相當的紛雜。如第六章中所述今日的卜吉社，外來的宗教，計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天主教等。但是一般說來其固有之宗教保存仍頗完整。作者此次之調查主要着重於邵族之固有信仰，而對外來的宗教則僅注意其接受後之反應。今日邵族的老人，對於他們過去的習俗，雖已不能有詳細的記憶，但本文所記的，大部份均爲尚存在於該族者。

關於邵族的宗教資料，甚少見諸於以前的文獻，本文的報告，對於邵族來日在民族分類上或可略有貢獻。茲將全文要點摘述於下，以爲本文之結束。

邵族稱超自然存在爲 qá·liʔ，qá·liʔ 一詞亦兼指祖靈，邵族以祖靈爲最重要而有權威之qá·liʔ。邵族諸姓中，毛、石二姓共奉一祖，稱 ʔamú·lišiʔ；高、袁、陳諸姓各奉一祖，高姓之祖稱 mału·puluʔ，袁姓之祖稱 mašqá·šqaʔ，又稱 pajtáʔbuʔ，陳姓之祖稱 fulí·tiʔ。邵族每戶有祖靈籃一個，祖靈籃土稱 qá·faj，內盛昔日祖先所遺留下來之服飾以代表祖靈之存在。分家之時，祖靈籃中之服飾爲其分割之最重要對象。

祖靈籃在邵族爲主要之宗教及巫術之對象，凡有事必供獻以酒米等而禱告之；這種祖靈籃不見於臺灣其他各族。

邵族之 qá·liʔ 除上述四位祖靈之外，尙有一位稱爲 paθálar 的最高祖靈，邵族信其法力超於一切 qá·liʔ 之上。

邵族相信不利之事，如疾病災害等，乃惡 qá·liʔ 作祟所致，而祖靈則能制服之。故有事必向祖靈祈告，而以巫師爲媾通凡界與靈界之媒介。邵族現有巫師五人，均女性。作爲邵族的巫師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已婚的有德婦人；第二，其家必須有男子在豐年祭中當過主祭；第三，須經最高祖靈托夢允收爲徒。學作巫師有一定程序與儀式。師傅須帶新收之徒弟至珠仔嶼祈告最高祖靈。習巫之時間約一年，徒弟於從師與出師之時向師傅送禮一份。

巫師在卜吉社中除能治病外，尙能於結婚、建屋、造船等儀禮中爲人祈告祖靈。邵族之巫師且兼有司祭之功能，每逢祭祀均由巫師主持祈告。

邵族一年中有三次固定之祭儀。

（1） **播種祭**

祭祀共歷時七日，第一日清早各家帶領未成年未吸食過烟草的孩童一人，上山作儀式上的播種。此日社外潭邊豎立大鞦韆一架，靑年男女均作鞦韆戲，以象徵將來穀物之豐收，次日各戶以小籃盛飯集置一處，由五巫師祭之，求稻作迅速成長，第七日以祭糕祭祖靈。

（2） **狩獵祭**

今在農曆七月十五日起舉行，共三日。第一日頭人領社中男子入山打獵，黃昏時各家把祖靈籃

依照定規分別送到正副頭人之家，以酒爲祭品，由巫師行告祖祭儀禮。此一祭祀，巫師毛陳阿却及袁朱査某主持正頭人家之儀式；毛麻里、石毛阿里、石袁美妙則主持副頭人家之儀式。次日無儀式，男子又上山打獵。第三日再集祭祖靈籃，祭品除酒外尙有猪肉及糯米糕。

（3） **豐年祭**

豐年祭爲邵族所有祭儀中之最隆重者，故漢人稱之爲「番仔過年」。今在農曆八月一日開始，如此年有主祭之產生，則儀式延長一個月之久。第一日清早每家鑽木取火二次，夜間男子睡於山上，女子集頭人家作杵歌。孩童於第三日行打牙儀式。豐年祭除慶祝豐收感謝祖先外，並包括成年式，武器祭，求勝利等儀禮。

本文所述的祖靈崇拜、巫師制度及年中重要祭儀等節至今仍爲邵族生活之一部份。雖然邵族因爲與漢人之長久接觸而涵化日深，及因外來宗教之傳入而影響其生活；但是新的外來的宗教並未取代邵族原有的信仰。外來的宗教，只是在他們的生活上，增加了一些被信仰的對象，而形成不能統一協調的情形而已。

RELIGION

(Abridged)

TANG MEI-CHÜ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original beliefs of the Sun-Moon Lake Thao, and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ancestral worship, shamanism, and annual rituals. The material presented here was gathered by the author during his field work in the spring of 1955.

ANCESTRAL WORSHIP

Supernatural beings are called *qa·liʔ*, which include ancestral spirits. *Paθúlar*, their highest and most powerful *ʔulalú·wan* or anoestral god, is believed to dwell inside a ***katang*** tree on the small islet in the center of the lake, and is also the god of the shamans. The other four which can be named by the Thao are worshipped respectively by a clan and are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s of these clans. The *ʔualú·wan* of the šinawanan is called *mašqá·šqaʔ* or *pajtáʔbuʔ*; of the škahihian, *fuli·tiʔ;* and of the štamarutaw, *maťi·puluʔ*. The škatafatuʔ and the škapamumuʔ worship the same *ʔulalú·wan* called *ʔamú·lišiʔ*. These *ʔulalú·wan* are represented by old clothes which are kept inside rattan baskets called *qa·faj*.

The rattan basket or *qa·faj* i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possessed by the Thao households. Each family has its own *qa·faj*. Only two are exceptions, but these two households were made up of only one member each and no fixed residence. The *qa·faj* is usually hung on the left wall of the central room of the house. Though the size of a *qa·faj*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tanding of the family, they are all similar in form. The *ʔulalú·wan* or old clothes inherited from their ancestors were made by stitching together narrow strips of ramie cloths woven by their own women. The *ʔulalú·wan* ar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ancestors, but they may also reveal to us the old forms of their dress. When the household is divided into two, the *ʔulalú·w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be divided. But if the basket is too old and shabby to be a *qa·faj*, it may be changed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ancestor".

The Thao believe that distress and disease are caused by evil spirits or *maqarman qa·liʔ*, and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which represented by the *ʔulalú·wan* possess power to retain or suppress them. Therefore in rituals, they pray to the *ʔulalú·wan*.

SHAMANISM

The go-betweens between *qa·liʔ* and laity in the Thao are called *šiŋšiʔ*. There were five *šiŋšiʔ* at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All of them were female. Their names are: maniʔ, 72 years of age, akjo, 58, šjaʔbuŋal, 60, ʔáriʔ, 53, and šawiʔ, 53.

Among them, maniʔ held the highest position. She learned to be a shaman from her husband's elder sister šinhaw who died many years ago. All the other four are students of maniʔ.

The qualifications for a *šiŋšiʔ* are as follows: (1) a married woman with virtue; (2) a family member of a man who has superintended a *luθʔan* or harvest ritual; (3) one who had seen *paθúlar*, their highest god, in a dream, and was allowed by him to become a *šiŋši.ʔ* To be a *šiŋšiʔ*, an apprentice must first present some wine or other things to her teacher. In the case of maniʔ, the present consisted of two jars of wine, a burden basket, a black cloth suit, and the head of a pig. Then on an auspicious day she was led by her teacher to Tsu-a-suá and prayed to *paθúlar*. Her head was wrapped with a piece of black cloth. She saw the *paθúlar* in the shape of an old man with white beard. She stayed alone for three nights after this first visit to the land of their highest god. The *paθúlar* appeared to her in the dreams of those nights and taught her all kinds of techniques and ritual practices. The apprenticeship of maniʔ was about a year. Within that period, every time her teacher went to perform a ritual, she went with her. Thus maniʔ became a shaman.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šiŋšiʔ* is the healing of disease or *puθalaŋ*. A person who is ill may invite a shaman to his house to perform a ceremony. The ceremony is usually performed in the late afternoon. Usually a winnowing tray and a knife are used by the shaman for the ceremony. These are often prepared by the patient's family. The ceremony is performed outside of the sleeping room of the patient. When the ceremony begins, the *šiŋšiʔ* sits on the floor and faces the winnowing tray which is put in front of her on the ground. With one of her hands supports her cheek, she repeats the spell several times. She also prays to *paθúlar*,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paθúlar* is the most powerful god who can suppress any evil spirit. While this is performed, the patient may lie down or sit on his bed inside his room.

Then the *šiŋšiʔ* goes into the room of the patient and burns a bundle of straw, and then circles this straw over the body of the patient for a few seconds. Then the fire is extinguished, and the straw bundle is put near the head end of the patient's bed, and this is pierced by the prepared knife. After the disease is cured, the knife is removed and the straw bundle is thrown away. In the healing ceremony, rice is offered to their gods, but this rice can not be eaten by the family mambers again, it is often given away to some lonely old men in the village or to chickens.

If the healing is ineffective, they may invite the *šiŋšiʔ* to perform another ceremony. But nowdays, they usually depend upon the foreign or imported gods, or go to modern physicians.

Another function of the *šiŋšiʔ* is the calling back of the lost soul or *pušáhaθ ʔbahiʔ*. They believe that a part of one's soul may be lost, and this will also cause illness to the person. If one dreams that "he himself sinks into the bottom of the lake", or "talks with evil spirits" etc. and become sick, it is considered that his soul has been lost, and therefore a *pušáhaθ ʔbahiʔ* must be performed to call back his soul.

The ceremony for calling back a lost soul is simpler than that of a *puθálaŋ*. In the soul calling, instead of praying to their highest god *paθálar*, they pray to their clanish god. The *šiŋši?* sits in front of the *qa·faj* which is put on the ground of the front yard, and takes out the *?ulalú·wan* or old clothes from it. With this old clothes the shaman wraps the head of the patient who sits beside the *qa·faj*. Then the *šiŋši?* prays to the clanish god, and asks the god to find and bring back the lost soul. As soon as this praying is over, the *šiŋši?* whispers over and over to the patient: "Did you get your soul back again?", and the patient always answers "yes". If the *šiŋši?* sees perspiration on the forehead of the patient, her responsibility is considered completed,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soul has returned.

At the time of our investigation, a healing or a soul calling ceremony was rewarded with a payment of three or four dollars (New Taiwan Currency), but in the old days some cloths woven by their own women were paid to the shaman.

Every *šiŋši?* has her own believers. This has been fixed and the family not invite other *šiŋši?* to pray for the family.

The *šiŋši?* are used not only to heal disease and to call souls, they also pray for the villagers on occasions of marriage, house-building, canoe-building, etc.

ANNUAL RITUALS

The Thao have three fixed seasonal rituals a year. They will be briefly described as follows:

(1) The seed sowing ritual or *mulá·lu piškámar* or *qamhúmhum*.

kámar means millet, *mulá·lu?* means ritual, so it was originally a millet sowing ritual. But since dry-rice was introduced, it has taken the place of millet, and so the ritual is sometimes called *mulá·lu pišpaðaj* which means the ritual of dry-rice sowing. The ritual start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third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er (The Thao calculate this day by observing the blossom of a kind of plant called *rará·jn*) and continues for seven days.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see its practice on our second visit to the village.

On the first day, each household sends a farmily member, male or female, who is not of age to their field to sow the first seed of the year. This is called *pulaqu?*. It is taboo for one who smokes to sow the first seed,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abacco will keep the rice from growing so the youngster, must be one who does not smoke. The youngster is also forbidden to pluck flowers or snap tree twigs in his return to the village, for they believe that this also will do harm to the paddy. On this day, a big swing is erected in the village by the shore of the lake. The villagers young and old come to swing on the rope swing. This is to symbolize the good harvest of the year. Having a swing connected with their agrarian ritual is found wide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 Asia and Formosan aboriginal tribes, so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ulture traits of the area.

The next day, the *šiŋši?* of the village gather in one place and pray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for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rice. On the seventh day, rice-cakes are prepared

and offered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and the ritual is ended.

(2) The hunting ritual or *mulá·lu? matanθu·n pintuða?*

This ritual starts from the fiftee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er and continues for three days. On the first day the chief leads all male villagers to hunt on the mountain. In the evening of the same day, their *qa·faj* are sent to the chief's or vice-chief's house according to regulation. *šiŋši?* gather in one place and pray, and wine is offered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In this ritual, *šiŋši?* akjo, šja?buŋal mange the ceremony of the chief's house, and the other three šiŋši?-máni?, ?ári? and šawi? direct that of the vice-chief's house. The next day, men go out hunting. The third day, the *qa·faj*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one place, and wine, pork, and rice-cakes are offered to ancestors.

(3) The harvest ritual or *luθ?an*.

The *luθ?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mpressive ritual of the Thao. The Chinese call it the "barbarian new year." The ritual start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eighth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er. If a *pariqalalu?*—one who elected to superintend the *luθ?an*—has been elected during the past year, the ritual will continue for a month. Within this month, all villagers are at rest from work and are intemperate in drinking and dancing.

The important religious performances in this ritual are as follows: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e first day, every household drills fire (*tmin?apuj*) twice. The first time is to drill "holy fire", and the second time for boiling sacrificial articles. A-saŋ, the old chief, reported that in the old days, men went to the mountain for a mimical hunt and women gathered in the chief's house for a "pounding of rice ceremony." The third day, children of about eight years of age have their upper incisors knocked out. If no *pariqalalu?* has been elected during the year, the ritual will be ended on the tenth day, but if a *pariqalalu?* has been elected during the year, It will continue to the end on the month. On the fifteeth day, *?dahun* or sweet wine is offered to their ancestral spirits. This is to pray for the health of both bodies and souls of the villagers.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a ceremony called *mulú·lu minrikuθ* (*minrikuθ* means ending) is held to end the ritual. After the ceremony is over, men go fishing in the lake. The *luθ?an* is not only a harvest ritual as indicated by its name, it is also a ritual of initiation, hunting, and praying for victory, etc.

Since the Thao hav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their population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Tha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creased in population, because the gods worshipped by them have protected them. So the Thao also follow the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nd worship the same gods worshipped by the Chinese and learn the magic or divination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besides the Chinese folk religion, the Pak-khut also believe i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Thus the religions situation in the Pak-khut Thao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邵族的體質*

余錦泉　鄭聰明

關於臺灣日月潭卜吉社邵族 (Thao) 的體質，向未見有較詳細的報告。今日邵族之人口為數已甚少，且漢化之程度也較深，故該族之溶入於他族之內而趨消滅，實僅為時間上之問題而已。我們多年來不斷對於臺灣土著民族諸族作有系統之體質調查，更深感非早日調查觀察並紀錄該族的體質不可。前年春季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與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合作進行邵族的民族學調查，承陳奇祿先生之邀參加，擔任體質調查部門之工作，本文即其工作之報告。

工作期間，自民國44年3月16日起至同月21日止計六天。在此期間，承陳奇祿先生之協助，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並如期完成，對於陳先生之盛情，毋任感激。又測量工作進行中承凌純聲，芮逸夫兩位先生賜予鼓勵與指示，併此致謝。

材料及方法

被調查者為自當時卜吉社邵戶總人口185人（包括不少的邵戶中的漢人）中，所選出之滿18歲以上的男女60人(男39，女21)。其中年齡最高者為72歲。其年齡分組示如表Ⅰ，男女均以在20歲至60歲者之間者為大多數。

表Ⅰ：被測人年齡分組表

性別＼年齡	18～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2	全數
♂	1	5	12	8	6	4	3	39
♀	1	6	7	3	3	—	1	21
♂＋♀	2	11	19	11	9	4	4	60

我們的調查大致可分為兩項。一為觀察，即係頭、面之各部特徵與既定標準或圖表之比較紀錄。另一為測量，即為使用各種儀器測量身體各部之長、寬、高及周徑等。

體質之觀察與測量，因須請被調查者脫衣或保持適正的姿勢，每人需時約20分鐘，頗屬麻煩，故此次調查，有極少數的人，雖經多方的勸誘，但仍逃避或拒絕參加，為一遺憾。但大多數村人均能與我們合作，使我們能觀測得可能之最大多數而完成此項工作，我們在此對卜吉社的村人表示敬意。

* 作者曾在臺灣醫學會第49屆總會口頭發表(45年11月)本文大意，其要旨載臺灣醫學會雜誌第56卷第1-2號(46年2月)。

我們的工作分三個步驟進行。第一個步驟爲紀錄被調查者之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於調查表。此項工作煩請陳奇祿先生擔任。第二個步驟爲觀察，由余擔任。第三個步驟爲測量，其中頭部由余，體部由鄭擔任。測量值均由各測量者紀錄於調查表內。

調査目的在研究“成人”的體質，我們此次以男女均在18足歲以上者爲對象。一般認爲女性比男性早 1, 2 歲達到成人的平均值，不過我們調查的人數中，未滿20歲者，男女僅各一名，因此在計算各測量項目之平均值時，可說影響甚少。

此次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按照 Martin 氏著人類學教本(註2)進行，詳見後記。

觀　　察

我們對邵族之觀察，計有13項。茲先介紹各項之種類及等級如次：

1. 髮形 (Hair form)

依據 Martin 著人類學教本第 1 卷第79圖所示，髮形可分爲自 a 至 l 之11形。經觀察結果，在此11形中，邵族僅見有 a (直粗 straight-coarse)，b (直細 straight-fine) 及 c (微波狀 low-wave) 等 3 形。

頭髮之曲直，以眼視判斷之，但其粗細，則以手觸，依感覺而定之。

2. 髮色 (Hair colour)

採用 Fischer-Saller 兩氏所考案的髮色表 (Haarfarbentafel)。表中之Y表示純黑色，X表示較Y略帶褐色，而 X-Y 表示兩型之中間色。

3. 眼色 (Eye colour)

使用 Martin-Schulz 兩氏的眼色表 (Augenfarbentafel) 爲標準比較決定之。該表之 No. 12 及 No. 13 爲褐色 (brown)，No. 14 及 No. 15 爲暗褐色 (dark-brown)。

4. 瞼裂之方向 (Direction of the eye aperture)

本項分以下之 3 型觀察之：①兩眼之瞼裂水平略成一直線者 (— —)，②兩眼之外眥均向上者 (＼ ／)，③兩眼之外眥均向下者 (／ ＼)。

5. 眼形 (Form of eyes)

令被調查者依其常態張眼，觀察其瞼裂之形狀，可分爲下列 4 型：即圓型 (round)，卵型 (oval)，半卵型 (hemi-oval) 及條型 (slit-like)。

6. 雙眼皮 (Double eye lids)

雙眼皮，即視察其上瞼之下緣是否成二層。雙眼皮有種種程度與形狀，但我們此次未作太詳細之區分，僅分有無二類：「有」包括雙眼皮之各種程度及形狀，「無」則表示非雙眼皮者。

7. 蒙古摺 (Mongoloid fold)

分無 (absent)，微具 (trace)，中等 (medium) 及甚顯 (marked) 4 型觀察之。

8. 鼻樑形 (Nasal bridge form)

(註2) Martin, Rudorf: Lehrbuch der Anthropologie 2. Aufl. Bd. I. 1928.

依鼻樑之側面形態分爲凹形 (concave)，直形 (straight)，凸形 (convex) 及波形 (wavy) 4 形。而從被調查者之左側觀察之。

9. 鼻底面形 (Form of basal surface of the nose)

依據 Martin 氏著人類學教本第 1 卷第 249 圖之 Topinard 氏分類，分爲 6型觀察之。即1, 2 爲狹型，3, 4 爲中等型，5, 6 爲廣型。

10. 膜唇厚度 (Thickness of the mucous lips)

依據上記之教本第 237 圖，分成薄 (thin)，中等 (medium)，厚 (thick) 及膨隆 (swollen) 4 型觀察之。

11. 上唇(皮部)匡廓線 (Profile view of the upper cutaneous lip)

同樣依據上記之教本第 228 圖，令被調查者輕輕閉口，然後從其右側面，將上唇(皮部)之匡廓線分爲凸 (convex)，凹 (concave)，直 (straight) 及後退 (retreated) 4 型觀察之。但未包括上唇(皮部)之高度之觀察。

12. 耳尖形 (Form of the ear-point)

同樣依據上記之教本第259圖，以所謂 Tuberculum Darwini 之發育程度做基礎之 Schwalbe 氏的分類，而分爲下列 6 型觀察之。即 No. 1 (Macacus-form)，No. 2 (Cercopithecus-form)，No. 3 (耳尖甚顯)，No. 4 (耳尖中等)，No. 5 (耳尖微小) 及 No. 6 (耳尖無)。

13. 耳垂形 (Form of the ear lobule)

將右側之耳郭分爲 a 形(耳垂顯著)，b 形(耳垂中等)及 c 形(無耳垂) 3 形觀察之。

以上我們所進行之13項觀察項目並未包含所有的重要項目。因受器具及時間之限制，有不少的從來被認爲重要人種徵表不得已而從略。例如皮色(Skin colour)，因當時未携帶適當的皮色表(Hautfarbentafel)，故忍痛省略。

表Ⅱ所列爲按照以上所述之分類及標準觀察的結果。但男性被調查者，因多不蓄髮，故僅能觀察其髮形29名，髮色27名而已。其他項目之被調査者，男性爲39名，而女性爲21名。表中，百分率

表Ⅱ：邵族各項觀察之出現頻率及百分率(%)

觀察項目	類別	♂ (39人) 頻率	♂ (39人) 百分率(%)	♀ (21人) 頻率	♀ (21人) 百分率(%)
1. 髮形	直粗	24	82.8±7.01	1	4.8±4.67
	直細	4	13.8±6.40	20	95.2±4.67
	微波狀	1	3.4±3.36	0	
2. 髮色	X — Y	5	18.5±7.47	3	14.3±7.64
	Y	22	81.5±7.47	18	85.7±7.64
3. 眼色	No. 12	12	30.8±7.39	5	23.8±9.29
	No. 13	26	66.7±7.55	13	61.9±10.60
	No. 14	1	2.6±2.55	2	9.5±6.40
	No. 15	0		1	4.8±4.67

4. 瞼裂方向	一　一	34	87.2±5.35	15	71.4±9.86
	＼　／	5	12.8±5.35	6	28.6±9.86
5. 眼形	卵　形	4	10.3±4.87	0	
	半卵形	35	89.7±4.87	21	100.00
6. 雙眼皮	有	39	100.0	20	95.2±4.67
	無	0		1	4.8±4.67
7. 蒙古摺	無	23	59.0±7.88	15	71.4±9.86
	微　具	11	28.2±7.21	6	28.6±9.86
	中　等	5	12.8±5.35	0	
8. 鼻樑形	凹　形	16	41.0±7.88	15	71.4±9.86
	直　形	18	46.2±7.98	5	23.8±9.29
	凸　形	5	12.8±5.35	1	4.8±4.67
9. 鼻底面形	No. 3	19	48.7±8.00	3	14.3±7.64
	No. 4	16	41.0±7.88	12	57.1±10.80
	No. 5	4	10.3±4.87	6	28.6±9.86
10. 口唇厚度	薄	1	2.6±2.55	0	
	中　等	20	51.3±8.00	21	100.0
	厚	18	46.2±7.98	0	
11. 上唇(皮部)匡廓線	凸　形	12	30.8±7·39	4	19.0±8.56
	凹　形	25	64.1±7.68	16	76.2±9.29
	直　形	2	5.1±3.52	1	4.8±4.67
12. 耳尖形	No. 4	7	17.9±6.14	1	4.8±4.67
	No. 5	16	41.0±7.88	10	47.6±10.90
	No. 6	16	41.0±7.88	10	47.6±10.90
13. 耳垂形	a　形	19	48.7±8.00	10	47.6±10.90
	b　形	15	38.5±7.79	5	23.8±9.29
	c　形	5	12.8±5.35	6	28.6±9.86

之誤差爲標準誤差 (Standard error)。

依據表Ⅱ，邵族男性之體質，依觀察之結果言之，可略述如下。

頭髮之形質以粗而直者佔多數 (83%)，而其顏色則以純黑色者爲較多 (82%)。眼色以褐色者佔大多數(97%)，瞼裂之方向多屬水平 (87%)，眼形則以半卵形者佔多數 (90%)，且全數屬雙眼皮。

可見有蒙古摺者佔41%，其中微具28%，中等13%，無强度者。

鼻樑直形者(46%)及凹形者(41%)比較多，凸形者則僅有13%。鼻底面形 Topinard 氏分類之 3 型者佔半數(49%)，其餘均屬 4 型(41%)。

口唇之厚度以中等(51%)及厚(46%)兩型者爲多。上唇(皮部)之匡廓線則以呈凹形者爲多 (64

%)。

耳郭不見 Darwin 氏結節及存有痕跡者，各佔41%。

耳垂之形成顯著者，佔半數(49%)。

關於女性，大體上與上記男性的各種特點相似。但在以下 3 項，我們能證明兩性間在統計學上有意義的差異：(1)髮形兩性均爲直者佔絕對多數，但男性多爲粗者，而女性則多爲細者。(2)鼻底面形呈 No. 3 者以男性爲多。(3)口唇厚度在女性，中等度佔 100 %，並無厚者。而男性則厚者約佔半數(46%)之多。

測　　量

此次我們所選之測量項目爲頭部 11 種，體部 13 種，共計24種。但頭高 (Head height) 並非由直接測量所得，而爲由體高 (Stature) 減去耳珠高 (Tragion height) 間接算出者。軀幹長 (Trunk length) 亦以胸骨上緣高 (Height of the suprasternal notch) 減去恥骨聯合高 (Height of pubic arc) 算出。但女性之恥骨聯合高，因未便測量，故女性之軀幹長未算出。

對全下肢長 (Length of lower limb) 之直接測量，因甚困難，學者所採用之算出法未趨一致。我們所採用者爲 Martin 氏法，卽體高自 131 cm 至 150 cm 者，從髂腹側棘高 (Height of spina ilica ventralis) 減去 2 cm，自 151 cm 至 165 cm 者，則減去 3 cm，自 166 cm 至 175 cm 者，則減去 4 cm。減去後所得之數值卽爲全下肢長。

因此我們直接測量之項目，實際上是22種。根據這些測量值，我們算出身體各部之指數及與體高所成之比例20種。表Ⅲ與表Ⅳ所示爲在邵族所獲得之測量成績。

表Ⅲ：邵族體質測量成績(頭部)

		n	Max.	Min.	M ± m	σ	V	D ± mD
1. 頭長 (1) Maximum glabello-occipital length	♂	39	198	176	185.74±0.85	5.32	2.88	6.36±1.60
	♀	21	191	165	179.38±1.36	6.24	3.48	
2. 頭寬 (3) Maximum head breadth	♂	39	165	139	152.92±0.91	5.67	3.71	4.92±1.34
	♀	21	157	138	148.00±0.99	4.54	3.07	
3. 頭高 (15c) Head height	♂	39	140	109	124.92±1.17	7.31	5.85	4.30±1.77
	♀	21	131	107	120.62±1.33	6.09	5.05	
4. 額最窄寬 (4) Least frontal breadth	♂	39	112	98	102.90±0.60	3.72	3.62	1.04±0.91
	♀	21	107	96	101.86±0.69	3.18	3.12	
5. 顴寬 (6) Maximum interzygomatic breadth	♂	39	151	131	140.38±0.73	4.54	3.23	5.76±1.06
	♀	21	143	130	134.62±0.77	3.55	2.64	
6. 下顎寬 (8) Bigonial breadth	♂	39	110	92	100.31±0.72	4.52	4.51	4.98±0.95
	♀	21	102	90	95.33±0.62	2.82	2.96	

7. 眼内角寬 (9) Interocular internal breadth	♂	39	39	29	34.51±0.40	2.51	7.27	0.99±0.52
	♀	21	37	30	33.52±0.33	1.51	4.50	
8. 面高(形態的) (18) Morphological face length	♂	39	138	102	119.42±1.07	6.68	5.59	10.90±1.48
	♀	21	121	101	108.52±1.02	4.68	4.31	
9. 鼻高 (21) Nose length	♂	39	58	44	51.13±0.59	3.66	7.16	4.56±0.92
	♀	21	52	42	46.57±0.70	3.20	6.87	
10. 鼻寬 (13) Nose breadth	♂	39	45	36	40.15±0.35	2.19	5.45	2.15±0.55
	♀	21	43	35	38.00±0.42	1.93	5.08	
11. 口寬 (14) Breadth of mouth	♂	39	55	41	49.62±0.53	3.33	6.71	3.29±0.88
	♀	21	55	39	46.33±0.70	3.21	6.93	
a. 頭長寬指數 (3)/(1) Cephalic index	♂	39	90.66	73.16	82.45±0.63	3.96	4.80	−0.14±0.96
	♀	21	87.88	75.41	82.59±0.73	3.33	4.03	
b. 頭長高指數 (1:c)/(1) Length-height index of head	♂	39	76.92	57.37	67.17±0.66	4.12	6.13	−0.13±0.98
	♀	21	72.78	61.85	67.30±0.72	3.28	4.87	
c. 頭寬高指數 (1:c)/(3) Breadth-height index of head	♂	39	94.59	71.60	81.83±0.80	5.02	6.13	0.19±1.31
	♀	21	90.58	70.86	81.64±1.04	4.75	5.82	
d. 頭額指數 (4)/(3) Transversal frontoparietal index	♂	39	73.68	61.70	67.35±0.41	2.54	3.77	−1.50±0.62
	♀	21	73.19	65.75	68.85±0.47	2.14	3.11	
e. 顴額指數 (4)/(6) Frontozygomatic index	♂	39	79.70	68.49	73.23±0.43	2.67	3.65	−2.49±0.59
	♀	21	80.15	73.19	75.72±0.41	1.89	2.50	
f. 頭顴指數 (6)/(3) Transversal cephalofacial index	♂	39	97.84	85.09	92.07±0.43	2.71	2.94	1.06±0.74
	♀	21	97.28	85.53	91.01±0.60	2.75	3.02	
g. 面指數(形態的) (18)/(6) Morphological facial index	♂	39	96.50	73.38	84.53±0.77	4.83	5.71	3.88±1.05
	♀	21	87.68	75.94	80.65±0.72	3.30	4.09	
h. 顴顎指數 (8)/(6) Jugomandibular index	♂	39	76.22	65.52	71.34±0.43	2.71	3.80	0.47±0.62
	♀	21	75.00	66.18	70.87±0.44	2.02	2.85	
i. 鼻指數 (13)/(21) Nasal index	♂	39	91.49	65.45	78.91±1.06	6.60	8.36	−2.97±1.44
	♀	21	88.64	73.08	81.88±0.98	4.51	5.51	

表IV：邵族體質測量成績(體部)

		n	Max.	Min.	M ± m	σ	V	D ± mD
1. 體高 (1) Stature	♂	39	1,703	1,490	1,581.67±8.29	51.73	3.27	107.62±14.56
	♀	21	1,591	1,373	1,474.05±11.97	54.85	3.72	
2. 胸骨上緣高 (4) Height of the suprasternal notch	♂	39	1,396	1,181	1,281.41±7.09	44.27	3.45	90.22±12.55
	♀	21	1,298	1,099	1,191.19±10.36	47.47	3.99	

3. 肩峯高 (8) Acromial height	♂	39	1,402	1,189	1,291.92±7.95	49.59	3.84	96.92±13.79
	♀	21	1,311	1,078	1,195.00±11.27	51.65	4.32	
4. 恥骨聯合高 (6) Height of pubic arc	♂	39	889	699	807.31±6.16	38.42	4.76	
	♀							
5. 軀幹長 (27) Trunk length	♂	39	518	424	474.55±3.04	18.95	3.99	
	♀							
6. 骼腹側棘高 (13) Height of spina ilica ventralis (r)	♂	39	944	766	872.32±5.78	36.08	4.14	71.13±10.53
	♀	21	870	714	801.19±8.80	40.31	5.03	
7. 坐高 (23) Sitting height	♂	39	901	782	848.15±4.00	24.95	2.94	44.45±7.94
	♀	21	865	750	803.70±6.86	31.44	3.91	
8. 肩寬 (35) Breadth of shoulders	♂	39	394	332	367.98±2.39	14.90	4.05	36.22±3.30
	♀	21	352	316	331.76±2.27	10.38	3.13	
9. 骨盆寬 (40) Intercristal distance	♂	39	288	244	269.00±1.67	10.44	3.88	0.52±4.20
	♀	21	306	241	268.48±3.85	17.64	6.57	
10. 骼腹側棘寬 (41) Distance between spinae ilicae ventrales	♂	39	257	203	236.20±1.76	10.96	4.64	−1.00±4.01
	♀	21	275	214	237.20±3.60	16.50	6.96	
11. 胸圍 (61) Girth of chest	♂	39	944	771	870.38±6.27	39.12	4.49	30.62±13.03
	♀	21	970	715	839.76±11.42	52.35	6.23	
12. 全上肢長 (45) Length of upper limb (r)	♂	39	784	650	717.63±4.46	27.85	3.88	64.88±7.17
	♀	21	702	587	652.75±5.62	25.75	3.94	
13. 全下肢長 (53) Length of lower limb (r)	♂	39	904	746	841.75±5.25	32.75	3.89	63.42±9.74
	♀	21	850	694	778.33±8.20	37.60	4.83	
a. 胸骨上緣高比值 (4)/(1) Relative height of suprasternal notch	♂	39	82.40	78.94	81.00±0.11	0.69	0.85	0.22±0.17
	♀	21	81.80	79.90	80.78±0.13	0.60	0.74	
b. 軀幹長比值 (27)/(1) Relative trunk length	♂	39	32.30	27.91	30.00±0.18	1.14	3.80	
	♀							
c. 骼腹側棘高比值 (13)/(1) Relative height of spina ilica ventralis (r)	♂	39	56.38	51.20	55.11±0.16	1.03	1.87	0.81±0.35
	♀	21	58.86	51.33	54.30±0.31	1.43	2.63	
d. 坐高比值 (23)/(1) Relative sitting height	♂	39	56.82	51.62	53.72±0.19	1.18	2.20	−0.77±0.26
	♀	21	55.70	53.18	54.49±0.18	0.80	1.47	
e. 肩寬比值 (35)/(1) Relative breadth of shoulders	♂	39	25.68	21.14	23.26±0.16	0.99	4.26	0.76±0.21
	♀	21	23.73	20.88	22.50±0.14	0.66	2.93	
f. 骨盆寬比值 (40)/(1) Relative intercristal distance	♂	39	18.15	15.70	17.00±0.09	0.54	3.18	−1.16±0.21
	♀	21	20.11	16.38	18.16±0.19	0.88	4.85	
g. 胸圍比值 (61)/(1) Relative girth of chest	♂	39	60.70	48.27	54.98±0.42	2.65	4.82	−1.87±0.82
	♀	21	62.27	49.48	56.85±0.71	3.24	5.70	

		n	Max.	Min.	M±m	σ	V	D±mD
h. 全上肢長比値 (45)/(1) Relative length of upper limb (r)	♂	39	47.17	43.45	45.33±0.14	0.86	1.90	1.02±0.24
	♀	21	45.60	42.74	44.31±0.19	0.86	1.94	
i. 全下肢長比値 (53)/(1) Relative length of lower limb (r)	♂	39	54.51	49.87	53.20±0.16	1.01	1.90	0.42±0.37
	♀	21	57.51	49.97	52.78±0.33	1.51	2.86	
j. 骨盆寬肩寬指數 (40)/(35) Acromiocristal index	♂	39	80.00	61.93	73.12±0.56	3.50	4.79	−7.73±1.00
	♀	21	88.48	74.38	80.85±0.83	3.82	4.72	
k. 上肢下肢指數 (45)/(53) Intermembral-index I (r)	♂	39	89.82	81.53	85.25±0.28	1.75	2.05	1.21±0.53
	♀	21	87.48	79.29	84.04±0.45	2.08	2.48	

表中在測量項目英文名前面之號數爲 Martin 氏人類學敎本中所記載之號數。我們此次測量邵族所採用之測點，儀器，注意事項等，亦均依據 Martin 氏敎本，故不再加以說明。

n 爲表示所測人數 (Number)，Max. 表示最大値 (Maximum Value)，Min. 爲最小値 (Minimum Value)，M±m 爲平均値 (Mean) 及其標準誤差 (Standard Error)，σ 爲標準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V 爲變異係數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D爲男性之M減去女性之M，卽兩性平均値之差 (Difference)，mD表示其標準誤差。

單位均以 mm 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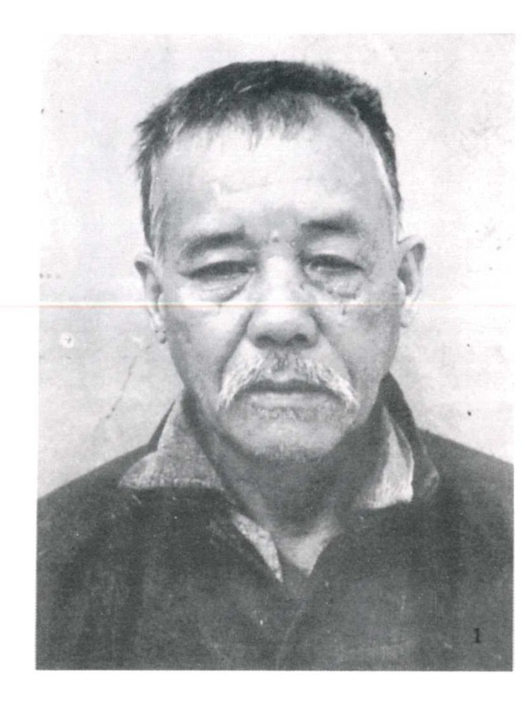
對頭形指數及體高之 2 項目，特別依照 Martin 氏分類法分類，其各型中男女之出現次數及出現率示如表 V 及表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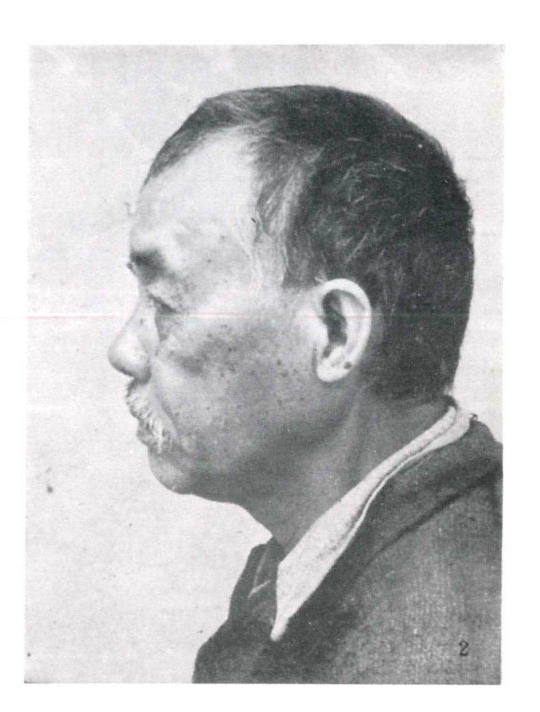
表 V：邵族各型頭形指數之出現頻率及百分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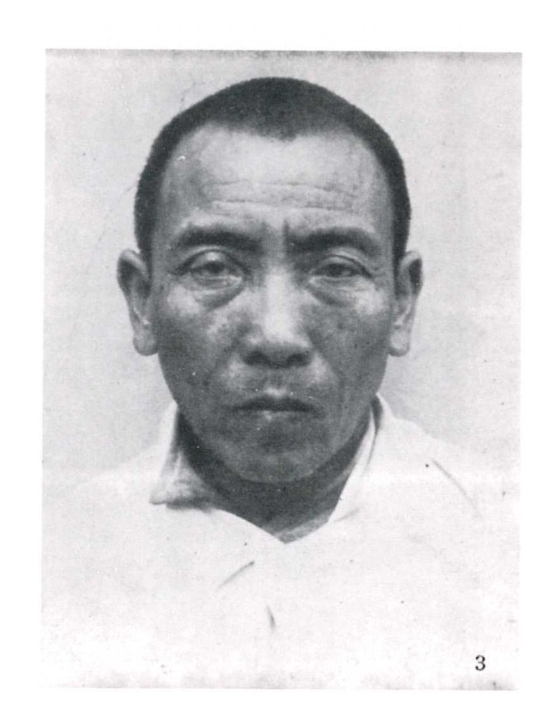
	♂		♀	
	頻率	百分率(%)	頻率	百分率(%)
長頭 (x ——75.9)	2	5.1	1	4.8
中形頭 (76.0——80.9)	11	28.2	5	23.8
短頭 (81.0——85.4)	17	43.6	10	47.6
特短頭 (85.5—— x)	9	23.1	5	23.8
	39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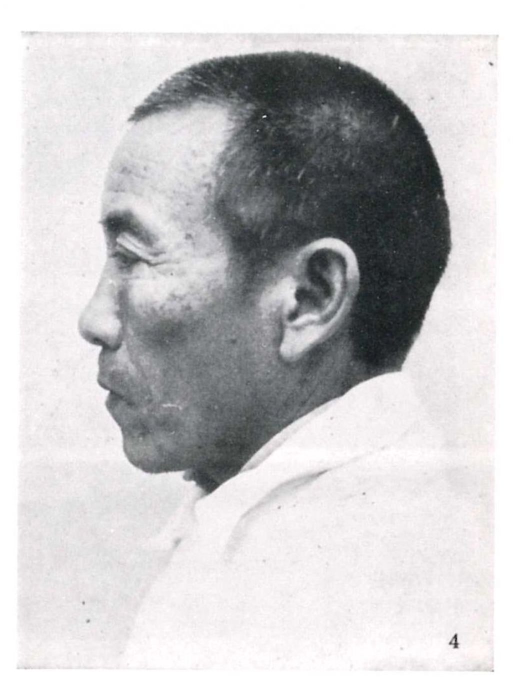
表 VI：邵族各型體高之出現頻率及百分率(%)

	♂			♀		
		頻率	百分率(%)		頻率	百分率(%)
特矮	130.0——149.9	2	5.1	121.0——139.9	3	14.3
矮	150.0——159.9	26	66.7	140.0——148.9	11	52.4
稍矮	160.0——163.9	5	12.8	149.0——152.9	5	23.8
中等	164.0——166.9	3	7.7	153.0——155.9	2	9.5
稍高	167.0——169.9	2	5.1	156.0——158.9		
高	170.0——179.9	1	2.6	159.0——167.9		
		39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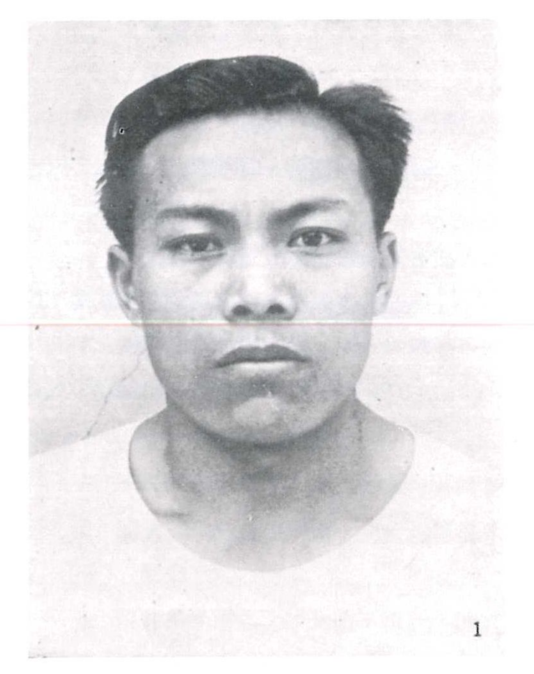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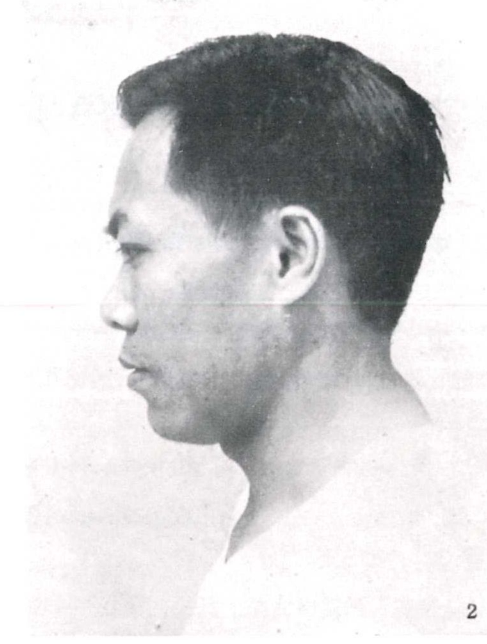




1.—2. 毛伊力，六十五歲，眼色褐，體高 1540mm.，頭長寬指數 75.1。3.—4. 石松加，五十三歲，眼色褐，體高 1547mm.，頭長寬指數 78.4。(鄭聰明攝)



1



2



3



4

1.—2. 陳永亨，二十六歲，眼色褐，體高 1585mm., 頭長寬指數86.1。3.—4. 袁金英，十八歲，眼色暗褐，體高 1428mm., 頭長寬指數87.3。(鄭聰明攝)

邵族之體質測量之結果，由以上之各表所示，可約述如下。

（1） 體高

平均值，男女均屬於 Martin 氏分類之「矮型」，但其數值近於「稍矮型」。其分類型，男女均以「矮型」佔大半數，「稍矮型」次之。

（2） 頭形

a. 頭長之平均值，男性近於長谷部氏之所謂「短型」之上限，但女性在於「中等長型」之下限。頭寬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廣型」。

b. 頭形指數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短頭型 brachycephalic」。而各分類型之百分率，男女均以「短頭型」爲最高，男性佔 43.6 %，女性佔 47.6 %，「中型頭 mesocephalic」及「特短頭 hyperbrachycephalic」2 型次之。

c. 頭長高指數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高頭型 hypsicephalic」。

d. 頭寬高指數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中型頭 metriocephalic」。

（3） 面形

a. 形態學的面高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低型」。顴寬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廣型」。

b. 形態學的面指數之平均值，男性雖屬於「中面 mesoprosop」。但甚近於「濶面 euryprosop」。女性則屬於「濶面」。

（4） 鼻形

a. 鼻高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低型」。鼻寬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中等型」。

b. 鼻形指數之平均值，男女均屬於「中鼻型 mesorrhine」。

（5） 胸圍比值

平均值，依據 Brugsch 氏之分類法，男性屬於「正常胸型」之上限，而女性則屬於「廣胸型」。

男女間之差異：

（1） 直接測量

其平均值依一般而言，很明顯的男性較女性爲大。但對骨盆寬及髂腹側棘寬 2 項，男女間則不能證明有有意義的差異(註3)。頭高，額最窄寬，眼內角寬及胸圍等 4 項，也可謂男較女大，但不甚顯著。

（2） 間接測量（指數及比值）

其平均值，在男女間大多不能證明有差異，但下列諸項則有顯明之差異。

♂＞♀：形態學的面指數，肩寬比值，全上肢長比值。

♂＜♀：顴額指數，骨盆寬比值，骨盆寬肩寬指數。

邵族與臺灣其他族羣體質之比較

本章將前記在邵族調查所得成績與已發表之臺灣島內土著諸族及漢族各羣之成績作一簡略之比

（註3） 有意義之差異，即指 $D/_{m}D \geq 3.0$ 而言。

較，並論其異同或親疏關係。爲求達到此目的，我們所採用的當然不能是零碎的資料，而必須爲用與我們完全同樣之方法，且其調查人數較多之曾發表的較完整之資料。

做比較時，能並重觀察與測量兩方面之成績，基之以論人種間之親疏，纔可謂達於理想。但觀察方面，若干項目雖然依據同樣標準，仍不免因觀察者之主觀而影響其調查結果。同時因爲現在各族之觀察，雖已有若干調查，但見諸發表者爲數仍少，故要搜集是項資料甚爲困難，因此我們不得不偏重於測量成績之比較。

據歷來之研究結果，從觀察方面看，臺灣土著諸族可有下列共同之特徵(註4)。

1. 頭髮之形狀，普通爲直毛，時或可見波狀毛，但未見有捲毛者。
2. 頭髮色大多數爲黑色，但亦有少數黑褐色者。
3. 眼色爲褐色，或稍濃褐色。
4. 雙眼皮之出現率甚高，達90%至 100 %左右。
5. 蒙古摺之出現率，在男性佔61%至90%。

邵族男性之蒙古摺出現率爲41%，可謂屬於較低者。除此項目以外，邵族亦具有以上所列之各特徵。換言之，由以上各項之比較大體上言，邵族與一般臺灣土著族可謂無何顯著的差別。

測量成績的比較，我們限於男性，特選出下記20項之平均值作爲比較材料。

1. 體高　2. 肩寬　3. 骨盆寬　4. 胸圍　5. 全上肢長　6. 髂腹側棘高　7. 肩寬比值　8. 骨盆寬比值　9. 胸圍比值　10. 全上肢長比值　11. 髂腹側棘高比值　12. 頭長　13. 頭寬　14. 頭高　15. 顴寬　16. 形態學的面高　17. 頭長寬指數　18. 頭長高指數　19. 頭寬高指數　20. 形態學的面指數

上列20項中，有直接測量11項，間接算出的，有體高之比值及指數 9 項。我們相信由此20項目大體可窺知身體各部分之特徵。

比較族羣，我們選出高山族 9 羣，平埔族 1 羣，臺灣漢族 2 羣，共計12羣。同一種族，由於系統或部族之不同，在體質上，有時也有相當之差異。

但本文暫不予以考慮，故我們在 1 族羣，僅選出其 1 羣爲代表。

12羣之族名，測量地點，被測人數，觀測者或著者及發表年次，示如下表：

1. Atayal 族：南投縣霧社，101名
2. Saisiyat 族：苗栗縣 Garowan 社，68名
3. Tsou 族：嘉義縣 Tufuya 社，Topan 社，96名
4. Bunun 族：南投縣 Katogran 社等，99名
5. Paiwan 族：屏東縣 Lai 社，109名
6. Puyuma 族：臺東縣 Pinan 社，90名
7. Rukai 族：臺東縣大南社，137名，洪耀德(未發表)
8. Ami 族：臺東縣馬蘭社，123名

(註4)　參看金關丈夫：臺灣居住民族を中心とした東亞諸民族の人類學，福岡醫學會雜誌，第43卷，第2號 (1952)

9. Yami 族：臺東縣蘭嶼 Imourod 社等，147名，金關、蔡、張(1949)(註5)
10. 平埔族 (Siraya 族)：臺南縣頭社，158名，沈(1949)(註6)
11. 福老系臺灣人 (漢族)：彰化縣溪湖鎮，158名，忽那、柳井(1943)(註7)
12. 客家系臺灣人(漢族)：苗栗縣頭份鎮，104名，山下(1940)(註8)

上記各羣中，自第 1 至第 6 以及第 8 之 7 羣，係前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金關丈夫先生與其共同研究者，在自 1936 年至 1945 年間，所測量之資料，而均未經發表，我們此次特徵得金關先生之同意，引用於此。

比較之方法，我們未將每 1 項目作詳細的比較並討論其各羣間之差異，而僅採用所謂 "綜合比較法"。

所謂綜合比較法也有多種，我們所採用者爲 Mollison 氏之平均關係偏差法(Method of Mean Value of Relative Deviation) 在求邵族與各羣間之類似度。

其公式如次：

$$R=(M-M_1)\times\frac{1}{\sigma}\qquad R_m=\frac{1}{P}\times(R_1+R_2+\cdots\cdots R_p)$$

R爲關係偏差 (Relative Deviation)，$M\cdot M_1$ 爲邵族男性及比較羣男性之測量平均值(Mean)，$M-M_1$ 爲表示兩羣平均值間之偏差 (Deviation)，但不計符號之正負。σ 爲標準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P 爲 R 之個數，R_m 就是平均關係偏差 (Mean Value of Relative Deviation)。

平均關係偏差 (R_m) 數值愈小，表示其與基準羣(即邵族)具有更密切之類似性。

茲依 R_m 之數值自小而大，按其順序，排列如下(括弧內之數字爲R_m 值)：Paiwan 族(0.31)，Bunun 族(0.38)，Atayal 族(0.41)，Puyuma 族(0.46)，Rukai 族(0.49)，客家系臺灣人(0.54)，Saisiyat 族(0.60)，Tsou 族(0.60)，Yami 族(0.63)，平埔族(0.70)，福老系臺灣人(0.73)，Ami 族(0.88)。

由上述之比較法，我們可以得到 1 個結論：即邵族之體質，在測量方面，與臺灣土著諸族中之 Paiwan，Bunun，Atayal 等各族比較親近，而與 Yami 及 Ami 之 2 族，則較疏遠。

又臺灣漢族 2 羣及平埔族，亦均與邵族，類緣較遠。但此 3 羣中，比較而言，則客家系臺灣人之體質，與邵族較屬相近。

(註5)　金關丈夫、蔡滋浬、張燊生：蘭嶼住民(ヤミ族)の人類學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研究室論文集，第 6 册 (38年 8 月)。

(註6)　沈乃霖：臺南縣頭社平埔族の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研究室論文集，第 5 册 (38年 3 月)。

(註7)　忽那將愛、柳井新平：福建系臺灣人の生體計測，臺灣醫學會雜誌，第42卷，第 4 號 (1943)

(註8)　山下靜一：廣東系臺灣人の生體人類學的研究，臺灣醫學會雜誌，第39卷，第11號 (1940)

PHYSICAL ANTHROPOLOGY

(Summary)

Yü Chin-chuan and Tseng Tsung-ming

This paper is based on material gathered by the authors in March 1955 at the Thao Village on the edge of Sun-Moon Lake. 39 males and 21 females, with a total of 60 persons were investigated. (v. table I) The following items of observation were made: 1. Hair form, 2. Hair colour, 3. Eye colour, 4. Direction of eye aperture, 5. form of eyes, 6. Double eye lids, 7. Mongoloid fold, 8. Nasal bridge form, 9. Form of basal surface of the nose, 10. Thickness of the mucous lips 11, Profile view of the upper cutaneous lip, 12. Form of the ear-point, 13, Form of the ear lobule. The results of these observations are shown in table II. The following items of measurement were taken: 1. Meximum glabello-occipital length, 2. Meximum head breadth, 3. Head height, 4. Least frontal breadth, 5. Maximum interzygomatic breadth, 6. Bigonial breadth, 7. Interocular internal breadth, 8. Morphological face length, 9. Nose length, 10. Nose breadth, 11. Breadth of mouth, 12. Stature, 13. Height of the suprasternal notch, 14. Acromial height, 15. Height of pubic arc, 16. Trunk length, 17. Height of spina ilica ventralis, 18. Sitting height, 19. Breadth of shoulders, 20. Intercristald istance, 21. Distance between spinae ilicae ventrales, 22. Girth of chest, 23. Length of upper limb, 24. Length of lower limbs. 20 index were calculated from these measurements: 1. Cephalic index, 2. Length-height index of head, 3. Breadth-height index of head, 4. Transversal frontoparietal index, 5. Frontozygomatic index, 6. Transversal cephalofacial index, 7. Morphological facial index, 8. Jugomandibular index, 9. Nasal index, 10. Relative height of suprasternal notch, 11. Relative trunk length, 12. Relative height of spina ilica ventralis, 13. Relative sitting height, 14. Relative breadth of shoulders, 15. Relative intercristal distance, 16. Relative girth of chest, 17. Relative length of upper limb, 18. Relative length of lower limb, 19. Acromiocristal index, 20. Intermembral-index. All these results are listed in tables III and IV.

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Thao with other Formosan groups has been made.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1. straight hair with very little wavy hair, 2. black hair with some black-brown, 3. brown- or dark-brown eye, 4. high-percentage of double-eye lids, 90%-100%, 5. Mangoloid fold 61%-90%. The Thao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other groups, except Mongoloid fold shows a lower percentage. The authors have also made comparison of 20 items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12 ethnic groups of the island. The method employed was Mollison's method of mean value of relative deviation. The results calculated are: Paiwan (0.31), Bunun (0.38), Atayal (0.41), Puyuma (0.46), Rukai (0.49), Formosan Hakka (0.54), Saisiyat (0.60), Tsou (0.60), Yami (0.63), Pingpu (0.70), Formosan Amoy (0.73), Ami (0.88). These figures show that the Thao are physically more similar to the Paiwan, the Bunun, and the Atayal; and are more distant from the Yami and the Ami. With the 2 Chinese groups, the Thao shows a closer relation to the Hakka.

邵　語　記　略

李方桂　陳奇祿　唐美君

0. 導論

民國四十五年正月卅一日至二月四日，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鄭清茂四人在日月潭卜吉社調查邵族的語言[1]。主要是根據蘇迪士的二百多個基本詞彙 （參看 Morris Swadesh, 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 IJAL 21. 2. 121-137)，但事實上，所得材料不止四倍，此外還記了兩小段故事。因此對這個語言可以作一個初步分析，以供後來的人作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陳奇祿擔任繙譯，把一切的問題都用閩南話問發音人，然後四人一同記音。本文是根據李方桂的記錄寫的。發音人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原名 ša·wiʔ, 漢名是石袁美妙。她是一個活潑而幽默的老婦人，殷勤不倦的回答我們的問題，供給我們材料，我們應當在此致謝。

1. 音韻

1.1 輔音：邵語有下列各輔音：

唇　音：	p	ʔb	m	f	
舌尖音：	t	ʔd	n	θ	ð
舌面音：				š	
邊　音：				ɬ	l
滾　音：					r
舌根音：	k		ŋ		
小舌音：	q				
喉　音：	ʔ			h	
半元音：		j	w		

說明：p, t, k, q 都是不送氣的清音。ʔb, ʔd聽起來很像吸氣音 implosives, 但是最顯著的是前面有喉塞，隨後有一個相當濁的破裂音，事實氣並不一定吸入口內。我們現在把他們認爲獨立的音位，因爲 b, d 並不單獨出現。我們也不願認他們是複輔音 ʔp, ʔt 的變音，因爲這個語言根本沒有別的類似的複輔音的組合，如 ʔk, ʔq, ʔm, ʔn 等。š 音跟英文的 sh 音相似，唇略圓。ɬ 是摩擦很重的清擦音，很像粵語四邑所有的音。w 有時聽起來像双唇擦音 β，尤其在 i 元音的前後。

1.2 輔音的分佈：以上所列的二十個輔音中，十九個都可在字起頭的地方出現，只有 ŋ 不見於字頭。這個音是比較稀見的音。

---

(1) 本調查承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及語文學會資助，謹此誌謝。

十七個輔音可以在字的末尾出現，ʔb, ʔd, h 三個音是例外。

邵語沒有用元音起頭的字，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前面；也沒有用元音收尾的字，也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後面。但是句子裏收尾的喉塞音往往失去，除非後面沒有別的字或者稍有停頓。

十九個輔音，除去 ŋ，都可單獨在字中，即兩個元音之間出現。

兩個輔音組成的複輔音數目很多，(1)在字的起頭出現的如 qm-, qn-, qt-, qʔd-, qf-, qθ-, qɬ, šp-, št-, šk-, šm-, šn-, šr-, ɬm-, ɬt-, θm-, θk-, hm-, km-, tm-, pr-, kr-, mr-, kɬ-, fɬ-, ph-, pj-, mj- 等；(2)在字尾出現的只有半元音再加上一個輔音，如 -wn, -wθ, -wð, -wɬ, -wl, -wk, -jš, -jn 等，他種的複輔音不出現於字尾；(3)在字中間，即兩個元音間的複輔音，數目及種類都很多，不勝細舉，可參看詞彙部份。

三個輔音的組合在字中偶見，如 pnj-, -ŋkm-, -kšn-, -nšr-, -jpɬ- 等。

以上關於輔音的分佈狀況，因爲材料的限制，不能十分詳盡，但可以看出其分佈的趨勢。

1.3 元音：邵語的元音很簡單，只有 i, a, u 及 e。事實上，e 很少見，而且多半出現在 q 及 r 的附近。i 元音讀的很開，有時很近 [e]。在 q 輔音的前後，往往可以聽見一個 [ə] 的過渡音，如 [iᵊq] 或 [qᵊi]。u 元音讀的也很開，介乎 [ʊ,o] 之間。在 q 及 r 附近，u 元音讀的更開，近乎 [ɔ], 如 [ɔq, qɔ, ɔr, rɔ] 等。

邵語的元音有長短之分，普通重讀的時候長，輕讀的時候短，但是也有重讀的時候不長的元音。因此我們暫時仍分長短音。這也許將來進一步研究的時候再去決定。長元音在元音後加一個點，如 a·。

1.4 輕重音：邵語的重音多半在一個字最後音節的前一個音節上，如 ʔaðá·ðak **小孩子**，θá·ran **路**，maráʔin**大**，等。但也有少數的字，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的，如 maká·n **吃**，munáj **來**，mutáwn **進屋**，等。因此我們必須記重音。一個字因爲後面加了詞尾 suffix, 重音也跟着向後移動，例如 timí·tiš **擦乾淨**，tití·šiʔ **擦！**，tini·tiší·ðaʔ **已擦過了**。

2. 語法略說

20 論字：一個字一定有一個重音。沒有重音的字，叫作虛字。他往往附着在一個字的後頭[1]。但是跟詞尾不同，因爲他不影響前面字的重音。例如tá·ta wa táwn **同宗** 的 wa 表示主從關係，tá·ta — táwn **家**，即一家之義。wa 並不影響 tá·ta 的重音，所以認爲虛字。但是表示加重語氣的詞尾 -i·ðaʔ ，就使重音移動，如 tiní·tiš **已擦**，tini·tiší·ðaʔ **已擦過了**。

一個字可以是一個詞根，如 θáw **人**，**蕃人**，也可以由一個詞根再加上詞頭 prefix，插詞infix, 或尾詞 suffix, 例如 maráʔin **大** 即由詞頭 ma- 與詞根 -ráʔin 組合而成，tití·šiʔ **擦！**即由詞根 titi·š- 與詞尾 -iʔ (表示命令)組合而成，timí·tiš **擦乾淨** 即由詞根 tí·tiš 加插詞-im-組合而成。有時候一個字可以包含詞根、詞頭、插詞、詞尾四個成分，例如 minaθa·θaqí·ðaʔ **已落下來了** 包含詞根 θá·θaq, 詞頭 ma-, 插詞 -in-, 及詞尾 -í·ðaʔ。

不論是詞根，詞頭，插詞或詞尾，他們的讀法並不永遠一致，所以一個詞根可有幾型，例如表

(1) 如在句首往往亦可重讀。



邵語發音人日月潭卜吉社石袁美妙

ša·wiʔ, the informant of Thao Language

示擦義的詞根可以有 ti·tiš 及 titi·š 兩型，這類的變動往往跟重音的移動有關。在這裡我們不能詳細討論，請參看詞彙部分。又如表示加重語氣的詞尾如 -i·ða? 也有幾型：(1)在輔音後是 -i·ða?，如 tini·tiš-í·ða? **已擦過了**；(2)在元音後是 -jða?，如 tina·lá-jða? **已砍過柴了**，參看 tumá·la? **砍柴**[1]；(3)在 -i (即 -i?) 元音後或 -j 後則與前面的 -i 或 -j 結合，如 kina·rí·ða? **已掘了**，參看 kmá·ri? **掘**；mina·θájða? **已死**，參看 má·θaj **死**，等。這種不同型的詞頭、插詞、詞尾等在後面還要討論，不必在此細說。

2.10 詞根：邵語的詞根多數是兩個音節或一個音節組成的。兩個音節的，如 θá·ðum **水**，θá·ran **路**，-qu·θum 參看 maqú·θum **黑**，-pu·ði? 參看 mapú·ði? **白**，等。一個音節的，如 θáw **人**，**蕃人**，káwl **柴刀**，qáwɬ **竹子**，qθá·? **臁**，-rfað 參看 márfað **飛**，等。

有些詞根可重疊起來。如果跟不重疊的詞根相比，可以看出重疊的意義有兩種，(1)加重語氣，(2)動作繼續不斷。

(1)　加重語氣，如：maqú·θum**黑**，maquθuqú·θum **真黑**；mapú·ði?**白**，mapuðipú·ði? **真白**，matí·law **清**，matilatí·law **真清**，等等。

(2)　動作繼續不斷，如：mátaš **寫**，matátaš **老寫**；šnáw **呼吸**（名詞）mákšnaw **呼吸**（動詞）makšnášnaw **老呼吸**；θá·nit **哭**，θaniθá·nit **老哭**，等等。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詞根往往含有兩個相同或者很相似的音節。這類詞根也許可以認爲一種重疊式的詞根，不過在我們的材料裏，找不出跟他們相當而不重疊的詞根來，例如：kúθkuθ **脚**，malámlam **快**，**利**，murúšruš **流**，tamáɬtaɬ **劈(柴)**（詞根是 taɬtaɬ），makhalhal **喘氣**，等。以上是兩個音節完全一樣的。有些重疊式不包括最後的輔音在內，例如：maθá·θaq **落下來**，timítiš **擦乾淨**（詞根 ti·tiš），fá·faw **上面**（參看 makitná·faw **漸高**，maná·faw **舉起來**），?aðá·ðak **小孩子**，等。這類重疊的意義，很不明顯。

詞　頭

2.201 詞頭 m-：許多表示行動，動作，狀態，感覺等的詞中，我們可以得四種詞頭：m-，mu-，mi-，ma-，其中都有 m- 這一音位。如果拿有這個 m- 跟沒有這個 m- 的字來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 m- 這個詞頭泛指一般不定時間的動作或狀態，沒有這個 m- 而換上一個喉塞 ?-，就表示即刻實現的動作，例如：

munáj **來**	?unáj **來**！（即刻，現在來，往往可用作命令）
miɬúŋqu? **坐**	?iɬúŋqu? **坐**！
má·ra? **取**，**拿**	?a·ráwan tamá·ku? **拿烟來**！
mjú·p **吹**	jú·pi? **吹**！（-i? 是表示命令的詞尾）

有許多字不用這個詞頭而用一個插詞 -m-（或 -um-，-im-，-am-，等，參看插詞），這個插詞 -m- 似乎跟詞頭 m- 意義上很相似，例如：

šmáqiš **縫**（**衣服**）	šáqiš **縫**！
kmajpáqpáq **拍手**	kajpáqpaq **拍手**！

(1)　邵語字尾元音後一定有喉塞音，但是連續或加詞尾則喉塞音失去，此處爲敍述便利起見，簡稱爲元音。

也許我們可以認詞頭 m- 跟插詞 -m- 是一個詞位 morpheme, 但是有一些字可以用詞頭 m- 也可以用插詞 -m-, 例如：

maká·n ʔá·fuʔ 吃飯 kmá·n tamá·kuʔ 吃烟 在我們有限的材料中看不出這兩類的區別來，但是在意義上也許有些差別，因此我們把插詞 -m- 等另外立一項，在插詞中討論。最常見含有這個 m- 的詞頭有四個：m-, mu-, mi-, ma-。除 m- 外，其餘三個都可認作 m- 與 -u-, -i-, -a-的結合。

m-: 例如 mjú·p 吹，mráwð 游泳，mrí·qað 看見。

mu-: 這類字多半表示行動，如來，去，流，進來，打獵，等。例如 murí·ʔbuš 打獵，參看 rí·ʔbuš 山林；munáj 來，參看 ʔináj 這裏；mutú·θiʔ 去，參看 ʔitú·θiʔ 那裏；mutáwn 進屋來，參看 táwn 房子，家；murúšruš 流；munʔdaʔdá·n 走路；等等。

mi-: 這類字有許多是表示位置的動作，如坐，立，等。例如 miɬúŋquʔ 坐，miɬí·ɬiʔ 站，mitá·ɬaʔ 等候，其他意義不明，如 mí·luʔ 洗身；miqí·ɬaʔ 飲，參看 qí·ɬaʔ 酒；milalí·naʔ 晴，等。

如果詞根前有元音，mi- 就變成mj-，例如 mjaʔbá·rið 並坐；mjamú·muʔ 閉眼，mjaði·θuʔ 如是，等。

ma-: 這樣的字最多。一大部分是表示形狀，顏色，善惡，等一類的字，例如 maqú·θum 黑；mapú·ðiʔ 白；maqí·tan 好，美；matí·θiʔ 凉（水凉）；maní·šir 酸；mapú·miš 滿；maná·šaʔ 多；等等。但是也有許多表示各種動作的字，例如 márfað 飛，má·ɬuθ 睡，má·θaj 死，má·raʔ 取，拿，mátaš 寫，等等。還有些數目字也用這個詞頭，例如 mapú·šað 二十，參看tú·šaʔ 二；matú·ruð 三十，參看 tú·ruʔ 三；mašpá·tið 四十，參看 pá·t 四；marí·mað 五十，參看 rí·maʔ 五，mapitúʔun 七十，參看 pí·tuʔ 七； mapí·ðaʔ 好些，參看 lapí·ðaʔ 幾個，等。

2.202 其他含有 m- 的詞頭，有：

maka-, mak-：例如 makašú·rið 芭蕉開花，參看 šú·rið 心；makaʔbú·kaj 開花，參看 ʔbú·kaj 花；makarú·ðaʔ 搖船，參看 rú·ðaʔ 船；mákšnaw 呼吸，參看 šnáw 呼吸(名詞)，氣，心思；makhálhal 喘氣；makapú·ðiʔ 向 *pú·ði*ʔ (地名) 那裏走；makaštu·rutú·ruʔ má·kθin 六十，參看 tú·ruʔ 三，katú·ruʔ 六；makašpašpá·t a má·kθin八十，參看 pá·t四，kášpat 八。

makit-：例如 makitná·faw 漸高，參看 fá·faw 上面，maná·faw 舉起；makitná·pruq 漸低至地，參看 prú·q 地；makitqí·fat 橫走。

mat-：例如 matfí·ɬaq 吐唾沫，參看 fí·ɬaq 唾液；matʔbúlʔbul 到處是灰塵 (dusty)，參看 ʔbúlʔbul 灰塵。

maɬi-：例如 maɬinú·naʔ 說話；maɬiʔaðá·ðak 生小孩，參看 ʔaðá·ðak 小孩；mulá·luʔ maɬiqí·tan 一種祭名，參看 maqí·tan 好。

mana-：例如 manaθá·jaʔ 上坡，manaráwθ 下坡，參看 ráwθ 入水口，水流入湖的地方；

maná·faw 舉起，參看 fá·faw 上面，ʔaná·faw 舉起來！。

2.203 詞頭 p-：這個詞頭，往往跟 m- 詞頭是對立的。（1）m- 泛指一般不定的時間，而 p- 指立刻實現的動作。前面我們舉過些例子把 m- 去掉，只換上個喉塞音（這個喉塞音是任何元音起頭的字都有的），但是有些字却換上個 p- 詞頭去表示立刻實現的動作，例如：

maqaqú·jiš 唱歌	paqaqú·jiš 唱！(卽刻唱，用作命令式)
mátaš 寫	pátaš 寫！
makarú·ðaʔ 搖船	pakarú·ðaʔ 搖船！
maɬinú·naʔ 說話	paɬinúnaʔ 說！

（2） p- 是使動的詞頭，例如：

maká·n 吃	paká·n 餵（使吃）
tumútuʔ 吃奶，參看 tútuʔ 奶	patútuʔ 餵奶
munáj 來，參看 ʔináj 這裏	punáj 放在這裏(<使之來這裏)
mutáwn 進屋來，參看 táwn 房子	putáwn 放到屋子裏
θmá·nit 哭	paθá·nit 使哭
fá·faw 上面	pifá·faw páŋkaʔ 放在棹子上面

因此上面的 m-, mu-, mi-, ma-, maka-, maɬi- 往往可以有個相對的 p-, pu-, pi-, pa-, paka-, paɬi- 等的頭詞。

2.204 詞頭 q-：有些字用 q- 去替換 m- 來表示卽刻實現的動作，如：

májpɬiq 打裂(竹子)	qájpɬiq 打裂！
má·ɬuθ 睡	ʔá·ta qá·ɬuθ 別睡！
mafá·ðaq 知道	qafa·ðáqin 皆知，無人不知

2.205 詞頭 qa-：意義不甚明瞭，例如：qaqúθquθ 索子，參看 qmúθquθ 打結；qajtú·nuʔ 打一下，擊，參看 qmajtú·nuʔ 打（連打）；minaqatú·θiʔ 來自(某處)，參看 ʔitú·θiʔ 那裏，mutú·θiʔ 去那裏。

2.206 詞頭 ta-：有反覆之義，如：tawšú·qiš 同轉來（< ta-ušú·qiš)，參看 mušú·qiš 轉灣，轉去，ʔušú·qiš 轉灣！；tawʔbúqʔbuq 跌倒；taqá·liʔ 後天，參看 qá·liʔ 天。

2.207 詞頭 tana-：如 tana·ʔájɬiʔ 左；taná·ʔduʔ 右。

2.208 詞頭 tan-, taŋ-：如 tantú·qaš 兄，姊，參看 tuqatú·qaš 老；taŋqá·puʔ 內姪。

2.209 詞頭 ka-：如 katú·ruʔ 六，參看 tú·ruʔ 三；kášpat 八，參看 pá·t 四，lašpá·t 四個。

2.210 詞頭 kat-：如 katna·fá·wiʔ 抬起來！，參看 maná·faw 舉起來，fá·faw 上面。

2.211 詞頭 ši-：有少數的字用這詞頭表示已完成的動作，如 šitántuʔ 已去，參看 mutántuʔ 去；šináj 已來，參看 munáj 來。

2.212 詞頭 ša-：如 šawnanájða pú·ðiʔ 已來到 *Pu·ði*ʔ (地方名)。這個字是詞根 -naj- 的重疊式加 u- 詞頭成 -unanaj- (參看 ʔunáj 來！) 再加 ša- 詞頭跟 -ða 詞尾 (見後 -í·ðaʔ)。

2.213 詞頭 ʔa-：表示將來的動作，多半加在 m- 詞頭的前面，表示一般不定時間的將來，但是也可加在沒有 m- 詞頭的前面表示卽刻的將來。如 ʔamunáj 要來，參看 munáj 來；ʔamutántuʔ 要去，參看 mutántuʔ 去；ʔajnáj já·ku mitá·łaʔ 我要在這裏等，參看 ʔináj 這裏；ʔamiqí·łaʔ 要喝，ʔajqí·łaʔ 要喝（卽刻），參看 miqí·łaʔ 喝，ʔiqí·łaʔ 喝！

2.214 詞頭 ʔi-，輔音後 -i-，元音後 -j-：有許多表示位置的字，都有這個詞頭，如 ʔináj 這裏，ʔiðáj，ʔitú·θiʔ 那裏；ʔihá·ðiš 遠，ʔiqú·wał 近，ʔintúwaʔ 哪裏？，ʔajnáj 要在這裏，等。那些表示位置的動作的 mi-，pi- 等也可以認作 m-，p- 跟這個 -i- 的結合。(例見上)

2.215 詞頭 ʔu-，輔音後 -u-，元音後 -w-：有許多表示行動的字有這個詞頭，如 ʔutáwn 進屋來！，mutáwn 進屋來，putáwn 放到屋子裏來，tawšú·qiš 回轉，ʔušú·qiš 轉彎！。這個詞頭的意義更明顯，如果跟 ma- 詞頭比較，如 malúnʔduð 直，ʔulúnʔduð 直走。前面所舉 mu- 及 pu- 的例，也都可以認爲是 m- p- 跟這 -u- 的結合。(例見上)

2.216 詞頭 la-：用在數目字的前頭，如 latá·taʔ 一個，latá·ta wa ʔá·tuʔ 一隻狗，參看 tá·taʔ 一；lášpa·t a ʔá·tuʔ 四隻狗，參看 pá·t 四；lapí·ða ʔináj a θáw 這裏幾個蕃人？。

2.217 詞頭 š-：用在姓氏的前頭，如 škatufá·tuʔ 石姓，škapamú·muʔ 毛姓，škahihí·jan 陳姓，šna·wá·nan 袁姓，等。

2.218 詞頭 ł-：如 łminʔá·puj 鑽木取火，參看 ʔá·puj 火；łuŋpí·jaq 雙生；łmiŋpí·jaq θ ʔiðáj ʔaðá·ðak 這(兩個)孩子是雙生；łuŋqáwšin 打噴嚏，ʔá·ta łqáwšin 別打噴嚏。

插　　詞

2.301 插詞 -m- -um- -im- -am-：這個插詞插在詞根的第一個輔音的後面，他跟 m- 詞頭的功用似乎完全相似（參看 m-），例如：

-m-：šmí·nʔan 喝，ší·nʔan 喝！，但是 ʔamaší·nʔan 要喝；šmú·ruð 拉，šú·ruð 拉！，ʔašmú·ruð 要拉。

-um-：tumá·laʔ 砍(柴)，參看 tina·lájðaʔ 已砍過了（加插詞 -in-，見後）；rúmfað 鳥，參看 márfað 飛；tumútuʔ 吃奶（小兒吃奶），參看 tútuʔ 奶。

-im-：timí·tiš 擦乾淨，tití·šiʔ 擦！。

有許多字用 -m-，但是在表示完成式的插詞 -in-（見後)的前頭，用 -im-，例如 kmá·n 吃，kimina·ní·ðaʔ 已吃過了；kmú·ław 抓(癢)，kiminú·ław 已抓過了；tmá·naʔ 關門，tá·naʔ 關門！，timiná·naʔ 已關過門了。

-am-：tamáłtał 劈柴；táłtał ká·wiʔ 劈柴！。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m-，-um-，-im-，-am-，可以合成爲一詞位，但是這四個形式的運用，一時看不出有什麼音韻上的條件在內，也看不出什麼意義上的分別。

2.302 插詞 -in-：這個插詞可以插在詞頭的第一個輔音的後面，也可以插在詞根的第一個輔音的後面的。如果另有插詞 -m-，-im- 等，則 -in- 在 m 的後面。表示（1）完成的動作，如 kinú·ław（卽刻完成式），kiminú·ław（不定完成式）已抓過癢了，參看 kmú·ław 抓癢；ʔinaná·faw 舉起來了（卽刻完成式），參看 ʔaná·faw 舉起來！，maná·faw 舉起；tinałtałí·ðaʔ 已劈過柴了（卽刻完成式），參看 táłtał 劈！，tamáłtał 劈柴；qinú·θquθ 打了結了（卽刻完成式），qmú·θquθ 打結，ʔamaqú·θquθ 要打結；θminá·nit 已哭過了（不定完成式），參看 θmá·nit 哭，θá·nit 哭！，paθá·nit 讓(你)哭！；θminú·kuθ 推了(不定完成式)，參看 θmú·kuθ 推，θú·kuθ 推！；minaθá·θaq 已落下來了(不定完成式)，參看 maθá·θaq 落下來；tinawʔbúqʔbuq 已跌倒了（卽刻完成式），參看 tawʔbúqʔbuq 跌倒；minrawðí·ðaʔ 已游泳了，參看 mráwð 游泳；finłuqí·ðaʔ 已洗(衣服)了，參看 fłúq 洗衣服；puqá·faj 將飯放籃中以便携帶，pinuqá·faj 已帶飯在籃中。

（2） 表示曾經如此，現在已然不是了。這個 -in- 多數跟 ma- 結合成 mina-，如 minaθáw 曾經是蕃人(現在漢化成漢人了)，參看 θáw 人，蕃人；minaʔá·puʔ 曾經是祖母(現在不是了)，參看 ʔá·puʔ 祖父母；minašúŋkaš 曾經怕(現在不怕了)，參看 súŋkaš 怕。

（3） 表示變成的意思。多與 m- 或 p- 詞頭結合成 min- 或pin-，如 minʔaðá·ðak 變成兒子了，參看 ʔaðá·ðak 小孩，兒子；miná·ka ʔaðá·ðak 變成我的兒子了 參看 ná·ka 我的，miná·ka (<m-in-ná·ka) 變成我的；minmí·hu ʔaðá·ðak 變成你的兒子了，參看 mí·huʔ 你的；minqú·θum 變黑了，參看 maqú·θum 黑；mintí·law 天晴了（變晴），參看 matí·law 晴；mínšrak(扣子)鬆了，參看 šrák 解開；minšú·qup 變好，痊癒，pinšú·qup 治好(<使變成好)；pintáwn 居住(<使成爲家)，參看 táwn 家。

這個 -in- 有時候(但不一定)受後面的輔音的同化作用變成 -iŋ-，如 miŋqúrqur 朽爛；也有時候只是 -n-，如 pnjú·tuʔ 放好了，參看 pjú·tuʔ 放置。

2.303 插詞 -un-：用法略似插詞 -m-，-um-，等，如 kúnłit 切肉，參看 kłítiʔ 切！，ʔamákłit 要切；muntú·θiʔ 自彼處來，參看 mutú·θiʔ 去彼處，ʔitú·θiʔ 那裏，muntú·nuq 倒下來；šuná·ra 燃燒(自動)（<š-un-ná·raʔ），參看 šmina·rájðaʔ 已燒了，pinašná·raʔ 已燒掉他（使動式）。

2.304 插詞 -uŋ-：如 łuŋqáwšin 打噴嚏，參看 ʔá·ta łqáwšin 別打噴嚏；łuŋpí·jaq 雙生，minałuŋpí·jaq 本是雙生(現在其一已死)，參看 łmiŋpí·jaq 是雙生。

詞　　尾

2.401 詞尾 -iʔ，元音後 -j：是命令式的詞尾，如：quθqú·θiʔ 打結！參看 qmú·θquθ 打結（用繩子），ʔamaqú·θquθ 要打結；tití·šiʔ 擦（乾淨）！參看 timí·tiš 擦；kłítiʔ 切肉！，參看 kúnłit 切肉，ʔamákłit 要切肉；tanáj 開門！，參看 tmá·naʔ 開門，tá·naʔ 開門(卽刻式，也往往用作命令式)。

2.402 詞尾 -úʔ，元音後 -ẃʔ：這個大約是表示第二身代詞的詞尾，本身是重讀的，如：θanitúʔ 你哭！，參看 θmá·nit 哭；šaqišúʔ 你縫！參看 šmáqiš 縫；ʔaraẃʔ 你拿來！，參看 má·raʔ 取，拿。

2.403 詞尾 -in：表示被動的詞尾，或具有詞根所指的特性的東西或人。如 ká·nin 吃（=被吃），參看 maká·n 吃；θújni kułá·win 現在抓（癢）呢（=it is being scratched），參看 kmú·ław 抓(癢)；łikłíkin 被鋸，參看 šałíkłik 鋸子；qutá·šin 白髮的（人），參看 qú·taš 白髮；šá·ðkin 臭，有味兒的，參看 šmá·ðik 聞，嗅。

2.404 詞尾 -an：表示地方，或被動。如 puθá·qí·jan 廁所，參看 θạ́·qiˀ 糞，puθá·qiˀ 大便(動詞)；patá·šan 賬，賬本，書，參看 pátaš 寫；tamakú·wan 園子，參看 tamá·kuˀ 菸；páŋka tini·tišaní·ðaˀ 棹子是擦過的，擦過棹子，參看 timí·tiš 擦。

2.405 詞尾 -wan, -ú·wan, -í·wan：表示請求口氣，略與漢語助詞"吧"的語氣相當。如 ˀunájwan 來吧！，參看 munáj 來；paŋqá·wan kanú·wan tamá·kuˀ 休息吃烟吧！，參看 páŋqaˀ 休息，maká·n 吃；ˀiŋqá·wan mú·šaˀ 別去！，參看 ˀiŋqaˀ 別！；ˀi·hú·wan mráwð 你游泳吧！，參看 ˀí·huˀ 你；ˀarawpatá·šan šupiłú·wan 拿賬來算吧！，參看 šú·pił 算；pakaraˀinú·wan 讓他長吧！，參看 maráˀin 大；titiší·wan 擦吧！，參看 timí·tiš 擦。

2.406 詞尾 -un：ˀušuqíšun 轉彎，參看 mušú·qiš 轉彎；ˀunˀdaˀdaˀdá·nun 散步，參看 munˀdaˀdá·n 走。

2.407 詞尾 -qa：表示疑問，略似漢語"嗎"，如 qminerqérqa 咬了嗎？，參看 qmérqer 咬。

2.408 詞尾 -í·ðaˀ，元音後-jðaˀ，-i 元音後-·ðaˀ，-j後-ðaˀ：表示加重口氣，如minałuθi·ðaˀ 已經睡了，參看 má·łuθ 睡；mini·lújðaˀ 已經洗(身)了，參看 mí·luˀ 洗身；ˀiŋqájðaˀ 別介！，不用了！，參看 ˀíŋqaˀ 別，不要；mina·θájðaˀ 已經死了，參看má·θaj 死，mini·łi·łí·ða已經站起來了，參看 miłí·łiˀ 站。

2.409 詞尾 -ak, -ik, 元音後 -k：表示自已(？)我(？)。ˀananáj ˀariqáðak 拿來(我)看，參看 mríqað 看；ˀajqí·łak 喝，參看 miqí·łaˀ 喝；já·ku má·ra tamá·ku ˀaká·nik 我拿烟來抽(吃)，參看 maká·n 吃。

2.410 詞尾 -ið，元音後 -ð：如 matú·ruð 三十，參看 tú·ruˀ 三；marí·mað 五十，參看 rí·maˀ 五；mašpá·tið 四十，參看 pá·t 四。

虛　詞

2.500 虛詞：上面已經說過虛詞本身不重讀，也往往表示別的字間的關係，有下列幾個：

2.501 虛詞 a，元音後 wa：表示主從關係，如 lašpá·t a ˀá·tuˀ 四隻狗，larí·ma wa ˀá·tuˀ 五隻狗，já·min a ˀá·tuˀ 我們的狗，maráˀin a ká·wiˀ 大木頭，ríˀbuš a fí·łaq 樹葉，fí·łaq a kúθkuθ 脚指。

表示主從關係的字不一定是從在前，主在後。參看末一例，發音人也可以把這個虛詞省去不說。

2.502 虛詞 θ 或 θa：表示非主從關係。用途很廣，可以用在主語與謂語之間，也可以用在謂語與止詞之間，如 múša θa qnú·wan 鹿走了，já·ku θ tmá·naˀ 我開(門)呢；maná·sa θ rú·θaw 魚多：ˀúka θ rú·ðaˀ 沒有船；tanáj θ pítaw 開門！，qˀdú·pi θ pítaw 關門！。

這個虛詞也常省去不用。

2.503 虛詞 ja：表示如果(？)的意思，如 já·ku ˀá·ni ˀamuntú·nuq ja ˀapá·qit 我不會倒下來，如果要用斧砍；jaˀapjaðájn łiłíkin ˀamuntú·nuq 如果如此被鋸，(我)就要倒了。

與 maríq 或 ˀapjakú·ðan 合用，則有無論如何之意，如 ˀapjakú·ðan ja ˀamá·θaj 無論如何〔你〕得死；maríq ˀí·hu šitántuˀ ja ˀamaqí·tan 反正你去了，就好了。

2.504 虛詞tu (在句首作 tú)：表示事實或實情，往往用於過去的事實，有時亦可譯作"是"，也許與 ˀántu 不是的 -tu 有關。如 ní·ða tu kmá·n 沒有吃；ní·ða tu kmaká·n 一向沒有吃過(註：詞根是 ká·n 吃 的重疊式，kaká·n 表示時間繼續的意思)；nú·ma tu θí·maq 那麼次日(過去的事實)，參看 θí·maq 明天；tú θa θú·maˀ 是別人的，參看 θú·maˀ 別人；tú θa θú·ma wa ˀanjámin 是別人的東西；ˀá·ni já·ku tu małiˀaðá·ðak 我沒有生孩子；ˀá·ni já·ku tu ˀamałiˀaðá·ðak 我不生孩子。

2.600 總結：上列各項是比較明顯的語法成分，此外也還有別的詞頭、詞尾等，但是因爲例子不多，用法不大淸楚，所以只能請讀者看詞彙了。關於代詞的變化，數目字，等，也都請參看詞彙。

3. 詞彙

3.0 詞彙的排列方法，大致依據意義的分類。這種分類法，只是爲參考的方便起見，並不是一個十分合乎邏輯的分類法。在這裏共分爲十三項：(1)自然界的現象，如天文，地理，日子，等；(2)植物；(3)動物；(4)身體各部；(5)人及親屬名稱；(6)代詞，指詞，問詞，等；(7)數目；(8)日常物品；(9)形容詞；(10)動作，感覺，等；(11)位置；(12)地名；(13)否定詞。

3.01 自然界的現象，如天文，地理，日子，等 Natural Objects and Phenomena:

qá·liˀ 天、神、鬼、日子 *sky, spirit, day.*
  tá·ta (wa) qá·liˀ 一天 *one day*
  maqárman a qá·liˀ 壞鬼 *bad spirit*
  matinatí·naq a qá·liˀ 黑鬼 *black spirit*
tí·łal 太陽 *sun*
fú·ral 月亮 *moon*
kíłpul 星 *star*
qú·θað, quθá·ðin 雨 *rain*
ˀúłðaˀ 霜、雪、氷 *snow, frost, ice*
ˀú·rum 雲 *cloud*
ˀbúrˀbuk 霧 *fog, mist*
fá·riˀ 風 *wind*
  minfá·riˀ 刮風 *the wind blows*
prú·q 地 *earth*
  makitná·pruq 漸低至地 *lowering gradually to the ground*
  pakaná·pruq 放平在地 *to lay flat on the ground*
hú·ˀdun 山 *mountain*
wákraθ 河 *river*
waðáqan 湖、海 *lake, sea*
ˀbú·nal 沙 *sand*
fá·tuˀ 石 *stone*
ˀbúlˀbul 灰塵 *dust*
  matˀbúlˀbul 灰塵到處 *dusty*
qúmˀbuˀ 煙 *smoke*
  pišqúmˀbuˀ 多煙 *smoky*
ˀá·puj 火 *fire*
  łminˀá·puj 鑽木取火 *to make fire by drilling*
θá·ðum 水 *water*
ˀbú·hat 田 *rice-field*
θá·ran 路 *road, way*
máˀbraq 洞 *hole*
ká·waš 年 *year*
  tá·ta (wa) ká·waš 一年 *one year*
tanłú·wan 夜 *night*
mahúmhum 晚上 *evening*

mintana·fáðfað 半夜 *midnight*

ša·šá·nuˀ 早晨 *morning*

θaqá·ðiˀ 中午 *mid-day, noon*

θí·maq 明天，次日 *to-morrow, next day*

taqá·liˀ 後天 *day after to-morrow*

tí·łaˀ 昨天 *yesterday*

θújniˀ 今天，現在 *today, now*

3.02 植物 Plants and Plant Parts:

rí·ˀbuš 樹、山林 *tree, woods*

tú·qaš 樹林 *forest, woods*

ká·wiˀ 木、柴 *wood, fire wood*

šmé·r 草 *grass*

  maké·šme·r θ pá·ðaj 拔田中草 *to weed the rice field*

ˀbú·kaj 花 *flower*

  makaˀbú·kaj 開花 *to bloom*

fí·łaq 葉 *leaf*

  rí·ˀbuš a fí·łaq 樹葉 *tree leaf*

łá·miθ 根 *root*

ˀbúquˀ 種子 *seed*

šá·paˀ 樹皮、皮 *bark, skin*

qáθqaθ 棍子 *sticks*

łú·ðuł 李子 *plum tree*

qá·lup 桃子 *peach tree*

ríθkuj 橘子、柚子、等 *orange, pomelo, etc.*

fíðfið 香蕉 *banana*

łú·quˀ 香蕉樹 *banana tree*

hú·qiˀ 小香蕉樹、幼小的 *young banana tree, the young one*

makašú·rið 香蕉開花 *banana tree is blooming*, 參看 šú·rið 心 *heart*

pá·ðaj 稻 *rice plant*

tamá·kuˀ 烟、菸 *tobacco, tobacco plant*

  tamakú·wan 園 *garden*

ká·mar 小米 *millet*

ˀbú·naˀ 番薯 *sweet potato*

łá·riˀ 山芋 *taro*

ša·nrú·ðaj 果名 *a kind of berry*

šá·kiš 樟樹 *camphor-laurel*

šalimáw 樹名 *a kind of tre*

rarájn 樹名 *a kind of tree*

pará·kað 茄苳樹 *Bischoffia javanicus, Linn.*

łímða? 茅草（房頂用）*thatch, rushes*

qáwł 竹子 *bamboo*

kłíw 麻、麻線 *hemp, hemp thread*

qú·waj 藤 *rattan*

pú·quˀ 竹節 *bamboo joint*

pá·naˀ 木疤 *knot in wood*

miqúθmuð 花蕾 *flower buds*

3.03 動物 Animals:

qłú·ran 蛇 *snake*

rú·θaw 魚 *fish*

ˀá·tuˀ 狗 *dog*

rúmfað 鳥 *bird*

  márfað 飛 *to fly*

kukú·laj 蟲 *worm*

ˀdíłkaj 蛆 *maggot*

ránaw 蠅、鷄 *flies, chicken*

  ˀí·na wa ránaw 母鷄 *hen*

  hú·qi a ránaw 小鷄 *young chicken*

tamá·lun 公鷄 *rooster*

ríkiš 蚊子 *mosquitoes*

kú·θuˀ 頭蝨 *head louse*

túmˀbuš 衣蝨 *body louse*

ˀbanhí·lan 臭蟲 *bed bug*

qatití·raˀ 蚤 *flea*

qnú·wan 水牛、鹿 *bufflo, deer*

  qnú·wan a karí·ˀbuš 鹿（林中鹿）*deer (in woods)*

humˀbá·q 黃牛 *ox, cattle*

tišmámraw 馬 *horse*

θí·θiˀ 羊 *sheep, goat*

wá·ðiš 野豬 *wild pig*

tá·kiθ 羌 *a kind of deer*

rúθun 猴子 *monkey*

qarú·taˀ 貓、野貓 *cat, wild cat*

tapé·riˀ 狸、狐（？）*wild cat, fox (?)*

θú·maj 熊 *bear*

rúkðaw 豺、狼（？）*wolf (?)*

rá·wað 飛鼠 *flying squirrel*

taqitáqiˀ 松鼠 *squirrel*

mášmaš 老鼠 *rat*

tapá·ruð 兎 *rabbit*

qá·łum 穿山甲 *pangolin*

pú·hut 金瓜鼠 *a kind of rodent*

wí·wiˀ 旱螞蝗 *mountain leech*

wíqðaθ 水螞蝗 *water leech*

kú·ˀaw 鵰鷹（？）*eagle (?)*

qáˀbuθ 鵰（？）*hawk (?)*

šiqú·wiθ 小鷹 *a kind of small eagle*

šmaˀdí·jaˀ 猫頭鷹 *owl*

šiθí·θiˀ 天鵞 *swan*

pá·rat 小水鴨 *a small water bird*

ké·rpa 鴨 *duck*

  ké·rpa wa qarí·θuj 鴨卵 *duck's egg*

qarí·θuj 卵 *egg*

kakú·łum 蟻 *ants*

qapí·ðut 一種大蟻 *a kind of big ants*

fułí·jaˀ 一種蜂 *a kind of wasp (?)*

  fułí·ja wa ˀbúnłað 蜂幼蟲

łáłkað 一種蜂 *a kind of wasp (?)*

krá·θaˀ 土蜂 *a kind of bee*

ðaðí·nið 密蜂 *bee*

ðáqðaq 小蜜蜂 *a kind of small bee*

mašpá·liθ 蜂刺 *bee's sting*

  pašpa·líθan 被蜂刺處 *place of bee sting*

3.04 身體各部 Body parts:

pú·nuq 頭 *head*

tú·nuˀ 腦子 *brain*

húkiš 髮 *hair*

θúˀdun 頭頂 *top of the head*

qaripá·ðuˀ 頭旋 *hair whorl*

ˀá·wan 鬢 *the hair on the temples*

łarí·naˀ 耳朵 *ear*

má·θaˀ 眼睛 *eye*

míθmiθ 眼睫毛 *eye lashes*

ká·raw 眉毛 *eye brow*

θáw a ˀá·kiˀ 瞳人 *pupil of the eye*

mú·ðin 鼻子 *nose*

rú·ðiθ 嘴 *mouth*

šá·qiš 臉、顴骨 *face, checks*

ˀbí·ðuˀ 鬚 *beard*

ðá·maˀ 舌 *tongue*

ní·pin 牙 *tooth*

ˀbúqtur 頸子 *neck*

rá·θan 後頸子 *back of the neck*

ˀbú·t 身體 *body*

pałá·faˀ 肩 *shoulder*

qúrðip 肩胛骨 *blade bone*

páku? 胸 *chest*

tútuˀ 奶 *breast*

rí·kuθ 背 *back*

fá·łan 肋骨 *ribs*

tí·jað 上腹 *stomach*
tú·fuɬ 小肚子 *belly* (*lower part*)
pá·qi? 屁股 *hips*
ká·ðaš 關節 *joint*
qná? 股關節 *hip joint*
núŋnuŋ 尾椎骨部 *end of the spine*
kúti? 陰戶 *woman's private parts*
tú·raj 陽具 *man's private parts*
qú·miš 陰毛 *hair of the private parts*
kúpur 毛，羽毛 *body hair; feathers*
šá·pa? 皮 *skin*
ɬí·ðaš 翎毛 *long feathers*
rí·ma? 手 *hand*
fí·ɬaq 指；葉 *finger, toe; leaf*
 fí·ɬaq a kúθkuθ 脚指 *toes*
kúθkuθ 脚 *foot*
θá·pað 脚底 *sole of foot*
?bántaθ 腿 *leg*
?búntuθ 小腿 *lower leg*
qá·ruf 膝 *knee, knee cap*
kú·ku? 指甲、爪 *finger nail; claws*
tá·ɬum 血 *blood*
 paktá·ɬum 流血 *to bleed*
pú·qu? 骨 *bone*
šú·rið 心 *heart*
ríši? 肝 *liver*
rúmrum 腸 *intestine*
?búnɬað 肉 *flesh, meat*
ɬí·maš 脂油；油 *fat; oil*
wa·wíšwiš 尾巴 *tail*
wáqa? 角 *horns*
θá·qi? 糞 *excrement*
 mina·θaqí·ða? 變成糞了 *has become excrement*
 puθá·qi? 大便 *to defecate*
fí·ɬaq 痰 *sputum*
 matfí·ɬaq 吐痰 *to spit*
 patfi·ɬáqi? 吐痰 *spit!*
šú·ðu? 疤 *scar*

3.05 人及親屬名稱 Persons and Kinship:

θáw 人、蕃人 *person; Thao people*
 minaθáw 從前是蕃人 *formerly a Thao*
špú·t 漢人 *Chinese*
rawará·waj 他族人 *other Formosan tribes*
pá·ðiš 泰雅族人 *Atayal tribes*
kakí?lan 客家 *Hakkas*
maránaš 日本人 *Japanese*
ts'ētjaw "清朝人"，指大陸來的漢人，*Chinese from the continent*
taj?éŋ "大英"，指歐美人 *Europeans*
?á·ma? 父親 *father*
?í·na? 母親 *mother*
?á·pu? 祖父，祖母 *grandparent*
 ?apu·há·ðiš 外祖父 *maternal grandparent*
 ?apu·rá?in 祖父 *grandfather*
 ?apu·kí?aj 祖母 *grandmother*
 mina?á·pu? 從前是我的祖父母 *my former grandparent*
?a·jú·ði? 男人、夫 *man, male, husband*
 ná·ka ?a·jú·ði? 我的丈夫 *my husband*
mináw?að, ?bináw?að 女人、妻 *woman, female, wife*
 ná·ka mináw?að 我的妻 *my wife*
minɬá·fut 兄弟姊妹 *brother, sister*
?aðá·ðak 兒女、小孩子 *son, daughter, child*
 ná·ka ?aðá·ðak ?a·jú·ði? 我的兒子 *my son*

miná·ka ?aðá·ðak 變成我的兒子 *become my child*
minmí·hu ?aðá·ðak 變成你的兒子 *become your child*
?á?a? 嬰兒 *baby*
qá·ti? 孫 *grandchild*
tantú·qaš 兄、姊 *elder brother or sister*
šašuwá·ði? 弟、妹 *younger brother or sister*
?á·piq 媳婦 *daughter-in-law*
lú·qi? 女壻 *son-in-law*
mawála? 親戚 *relatives*
taŋqá·pu? 內姪 *sister's child* (?)
qúmqum 外孫男、姪孫男、姪壻 *daughter's son, nephew's son, niece's husband*
ší·?duq 同姓 *member of a clan*
 ?úka ší·?duq 不同姓者 *not members of the same clan*
tá·ta wa táwn 同宗 *members of the same lineage*
laqθi·mú?aw 乞丐 *beggar*
ɬuŋpí·jaq 雙生 *twins*
 ɬmiŋpí·jaq θ ?iðáj ?aðáðak 這(兩個)孩子是雙生 *these children are twins*
 minaɬuŋpí·jaq 本是雙生 *there were twins, but one of them died.*

3.06 代詞，指詞，問詞 Personal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Interrogatives:

já·ku? 我 *I*
 mú·naj já·ku? 我來 *I come*
ná·ka 我的 *my*
 ná·ka ?á·ma? 我的父親 *my father*
 ná·ka táwn 我的家 *my house*
?á·kin 我(止詞) *me* (*objective*)
 minší·raq ?á·kin 罵我 *scold me*
?í·hu? 你 *you*
mí·hu? 你的 *your*
 mí·hu ?á·ma? 你的父親 *your father*
 mí·hu wa pú·nuq 你的頭 *your head*
?á·hun 你(止詞) *you* (*objective*)
 minší·raq ?ú·hun 罵你 *scold you*
θí·θu? 他，他的 *he, his*
 θí·θu ?á·ma? 他的父親 *his father*
 θí·θu wa ?í·na? 他的母親 *his mother*
?íta? 咱們 *we* (*inclusive*)
 ?íta tú·sa? miqí·ɬa? 咱們倆喝酒 *we two drink wine*
míta? 咱們的 *our* (*inclusive*)
 míta wa ránaw 我們的鷄 *our chicken*
?ú·tan 咱們(止詞) *us* (*inclusive, objective*)
 mí·nu minší·raq ?ú·tan 爲什麼罵咱們 *why does* (*he*) *scold us?*
já·min 我們 *we* (*exclusive*)
 já·min mú·ša? 我們去了 *we are going*
 já·min a tú·ša? munáj kina·qúwaɬ 我們倆來玩 *we two come to play*
 já·min a ?á·tu? 我們的狗 *our dog*
ná·m 我們的 *our* (*exclusive*)
 ná·m ?á·ma? 我們的父親 *our father*
 ná·m a ?á·tu? 我們的狗 *our dog*
?á·min 我們(止詞) *us* (*exclusive, objective*)
 mí·nu minší·raq ?á·min 爲什麼罵我們 *why do you scold us?*
?i·húman 你們 *you* (*pl.*)
 ?i·húman latú·ša? 你們倆 *you two*
maní·jun 你們的，你們(止詞) *your; you* (*objective*)
 maní·jun a ránaw 你們的鷄 *your chicken*
 maní·jun latú·ša? minší·raq 罵你們倆 *scold you two*

θájθuj 他們，他們的 *they, their, them*
ʔántu θájθuj 不是他們的 *not theirs*
θájθuj a ʔá·tuʔ 他們的狗 *their dog*
θú·maʔ 別人 *other people*
tú θa θú·maʔ 是別人的 *it's other people's*
θú·ma wa ʔá·tuʔ 別人的狗 *other's dog*
múłkil 全都 *all*
muθú·n 一齊 *together*
nú·maʔ 什麼？ *what?*
tí·maʔ 誰？ *who?*
tí·ma wa θáw 什麼人，誰 *who?*
mí·nuʔ 爲什麼 *why?*
ʔintú·waʔ 什麼地方 *where?*
ʔináj 這裏 *here*
ʔináj a θáw 這裏的人 *this man here*
ʔitú·θiʔ 那裏 *there*
hájaʔ 這，這裏 *this, here*
ʔunáj hájaʔ 來這兒！ *come here!*
hújaʔ 那，那裏 *that, there*
húja latú·šaʔ 那二個 *those two there*
ʔutú·θi hújaʔ 去那裏！ *go there!*
ʔałaqájðaʔ 什麼時候？ *when?*
ʔamjakú·ðaʔ 如何？ *how?*
ʔapjakú·ðan 如何做？ *how?*
ʔapjakú·ðan małinúnaʔ 如何說？ *how to speak?*
mjaðí·θuʔ 如此，如是 *in this way, so*
pjaðí·θuʔ 如此(做？) *so*
kinájðaʔ 在這裏 *at this place*
ʔaná·nak 自己 *self*
minʔanának maráʔin 自己長大 *to grow by itself*
mí·nu ʔí·hu qa ʔaqmaʔá·nak qmajtú·nuʔ 爲什麼你打自己 *why do you hit your self?*
ʔiθáj, ʔiðáj 這裏 *here*
ʔiθúj, ʔiðúj 那裏 *there*

3.07 數目 Numerals:

tá·haʔ, tá·taʔ 一 *one*
latá·taʔ 一個 *one*
latá·ta wa ʔá·tuʔ 一隻狗 *a dog*
tá·ta (wa) ká·waš 一年 *one year*
tú·šaʔ 二 *two*
latú·šaʔ 兩個 *two*
latú·ša θáw 兩個人 *two persons*
latú·ša wa ʔá·tuʔ 兩隻狗 *two dogs*
tú·ruʔ 三 *three*
latú·ru θáw 三個人 *three persons*
latú·ru wa ʔaðá·ðak 三個孩子 *three children*
pá·t 四 *four*
lašpá·t a ʔá·tuʔ 四隻狗 *four dogs*
rí·maʔ, tarí·maʔ 五 *five*
larí·ma wa ʔá·tu 五隻狗 *five dogs*
katú·ruʔ 六 *six*
pí·tuʔ 七 *seven*
kášpat 八 *eight*
taná·θuʔ 九 *nine*
má·kθin 十 *ten*
má·kθin jánan tá·taʔ 十一 *eleven*
má·kθin jánan rí·maʔ 十五 *fifteen*
má·kθin jánan makataná·θuʔ 十九 *nineteen*
mapú·sað 二十 *twenty*
matú·ruð 三十 *thirty*
mašpá·tið 四十 *forty*
marí·mað 五十 *fifty*
makaštú·ruʔ tú·ruʔ má·kθin 六十 *sixty*
mapitúʔun 七十 *seventy*

makašpá·špat a má·kθin 八十 *eighty*
makataná·θuʔ 九十 *ninety*
ta·tašáʔbaʔ 一百 *one hundred*
maná·šaʔ 多 *many, much*
miná·saʔ 變多 *to become numerous*
lapí·ða ʔináj a θáw 這幾個人？ *how many persons here?*
ʔántu pí·ðaʔ 沒有幾個，很少 *few*
mapí·ðaʔ 好些，好幾個 *quite a few*
minpí·ða wa qá·liʔ 好些日子 *for quite a few days* (*in the past*)
laʔdáʔduʔ 有些，幾個 *several, some*

3.08 日常物品 Daily Objects:

qtí·łaʔ 鹽 *salt*
qá·fuʔ 灰 *ashes*
ráʔbuʔ 炭 *charcoal*
qí·łaʔ 酒 *wine*
miqí·łaʔ 飲酒 *to drink wine*
fú·nuš 刀 *knife, sword*
maná·nan 小刀 *small knife*
káwl 柴刀 *knife for splitting fire wood*
pušá·wil 茶 *tea*
łá·nað 名字 *name*
páŋkaʔ 棹、椅、凳子 *table, chair, stool*
ʔaktá·łaʔ 猪肉 *pork*
ðá·šoq 米 *rice* (*uncooked*)
ʔá·fuʔ 飯 *rice* (*cooked*)
qθá·ʔ 糠 *rice husk*
ká·wiʔ 柴 *fire-wood*
rú·ðaʔ 船 *boat*
parú·ðaʔ 槳 *oar*
makarú·ðaʔ, pakarú·ðaʔ 搖船 *to row a boat*
hú·luθ 衣服 *clothing*
kú·rin 丁字帶 *breechclout*
pðáhin 裙 *skirt*
maqú·θum 布 *cloth*, 參看 maqú·θum 黑 *black*
puθaqí·jan 厠所 *privy*
tałúqan 厠所 *plivy*
qaqúθquθ 索子 *rope*
qmúθquθ 打結 *to tie a knot*
maðiwaðí·wan 繩子 *string*
θí·naj 線 *thread*
łá·łum 針 *needle*
krú·ðiʔ 編籃子用的樹枝 *twigs used to make baskets*
qfátiʔ 竹篾 *strips of bamboo*
ná·wuš 梭 *shuttle of the loom*
maná·wuš 繞線於梭 *to wind thread on the shuttle*
łałí·ðuʔ 小竹棍（紡織用具）*stick used as heddle rod* (*of the loom*)
liʔbú·qun 大竹棍（紡織用具）*shed stick* (*of the loom*)
tatnún 打棒（紡織用具）*sword* (*of the loom*)
túkruʔ 經線捲（紡織用具）*warp beam* (*of the loom*)
puthú·m 鎗 *rifle*
šinaʔbú·nan 槍 *spear*
fú·tuł 弓 *bow*, 參看 fú·tuł 縛 *to tie together*
fí·łaš 箭頭、子彈 *arrowhead; bullet*
špaðí·šan 箭桿 *arrow stick*
ʔbáliθ 鐵 *iron*
qašáj 鼎鍋 *tripod*
ʔbakrá·wan 小鍋 *frying pan*
panijáʔan 菜 *cooked food, dish*
patá·šan 書、賬 *book; account*, 參看 mátaš *to write*

ʔanjá·min 東西 *things*
túθaθú·ma wa ʔanjá·min 別人的東西 *other people's things*
pá·qit 斧子 *axe*
šałíkłik 鋸子 *saw*
šmí·łik 鋸 *to saw*
łikłíkin 鋸的 *to be sawed*
túmtum 鼓 *drum*
kaitatúmtum 木桶，鼓 *a barrel, drum*
tatúmtum 打鼓 *to beat (the drum)*
matatúmtum 打鼓呢 *to be beating the drum*
kmajtatúmtum 打鼓 *to beat (drum)*
kiminajtatúmtum 打了鼓 *have beaten*
túkruʔ 棺材 *coffin*
qú·rup 藤籃 (用作棺材) *basket used as coffin*
θá·paʔ 倉庫 *storage barn*
táwn 家、房子 *home, house*
mutáwn 進屋子來 *to come into the house*
ʔutáwn miłúŋquʔ 進來坐 *come in and sit down!*
ʔití·ða mutáwn 回家來 *to come back*
pintáwn 居住、爲家 *to settle down as home*
putáwn ká·mar 收穫 *to harvest* (<*to bring millet into the house*)
pitáw 門 *door*
tá·fuq 房頂 *roof*
ʔbúkhað 地下 *floor*
pałiŋqá·n 廳 *hall*
ʔanšiqá·n 前庭 *front court*
já·nan 房間 *room*
θkú·ʔ 椽子 *rafters*
krú·θ 柱 *pillar*

maqúljuš 樑 *beam*
ní·wiq 簷 *eaves*
tanarí·kuθ 簷 *under the eaves*
tú·θuq 水滴 *a drop (of water)*
paðí·wat 窗 *window*
ʔájnuð 竈 *stove*
piná·ðim 牆 *wall*
pašʔá·muʔ 簸籮 *winnowing basket*
łtukú·θan 手杖 *stick*
šinapunú·qin 頭上背物帶 *head band to carry things,* 參看 pú·nuq 頭 *head*
łałá·hiʔ 背袋 *a bag carried on back*
qatá·paj 曬籮 *flat basket for drying things in the sun.*
lá·luʔ 祖宗籃(?)*ancestral basket, where clothings, etc. of one's ancestors are kept as objects of worship*(?)
ʔulalú·wan 祖宗籃內的東西 *things in the ancestral basket*
mulá·luʔ 祭、祭祖 *to perform a religious ceremony for one's ancestors or in general*
mulá·luʔ rú·ðaʔ 船祭 *the boat ritual*
mulá·lu piškáˑmar 播種祭 *the seed sowing ritual (especially a millet sowing ritual)*
mulá·lu θ pá·ðaj 拜稻 *the rice ritual*
mulá·lu θ putáwn ká·mar 粟收刈祭 *the millet reaping ritual*
mulá·lu matanθú·n pintú·ðaʔ 七月祭 *the hunting ritual*
mulá·lu małiqí·tan 豐年祭(不吃鹽) *the harvest ritual*
mulá·lu minfáðfað 拜十五(八月) *the mid-month ritual (August)*

mulá·lu ʔdá·hun 甜酒祭 *sweet wine ceremonies,* 參看 maʔdá·hun 甜，*sweet*
łánłað 引火用的乾草 *dry grass used to make fire*
pá·tuθ 取火用的木頭 *wood used to drill fire*
parímrim ʔá·puj 取火鑽、鑽火 *fire drill, to make fire by drilling*

pašintaðataðá·man 秤 *steelyard*
mašintá·ðam 秤 *to weigh*
łałáwšin 鞦韆 *a swing*
łmáwšin 蕩鞦韆 *to swing*
wí·łik 放在門前的草束(祭祀用) *reed bundle (for ceremonial use)*
pinakjá·raʔ 一束小米 *a sheaf of millet*

3.09 形容詞 Adjectives:

maqú·θum 黑 *black*
minqú·θum 變黑了 *to become black*
maquθuqú·θum 眞黑 *very black*
maʔdíšlum 綠、藍、靑 *green, blue*
maθúwaw maʔdíšlum 很綠、眞藍 *very green or blue*
maqú·łaʔ 紅 *red*
maqułaqú·łaʔ 眞紅 *very red*
mapú·ðiʔ 白 *white*
minpú·ðiʔ 變白了 *to become white*
mapuðipú·ðiʔ 眞白 *very white*
šaʔdú·nan 黃 *yellow*
maθúwaw šaʔdú·nan 很黃 *very yellow*
milalí·naʔ 晴天 *fine (weather), clear*
matí·law 水清 *clear (water)*
matilatí·law 眞淸 *very clear*
mintí·law 變淸了 *to become clear*
má·phuʔ 濁 *muddy*
maqá·łiw 乾 *dry*
maqałiqá·łiw 眞乾 *very dry*
maqa·łájqaj 乾脆 *dry and brittle*
matúʔbuʔ 濕 *wet*
tuqatú·qaš 老 *old (age), not young*
θá·θað 舊 *old, not new*
fáqłuʔ 新 *new*
maqí·tan 好、美 *good, beautiful*
piqí·tan 使好 *to cause to be good*

maqárman 壞、病 *bad, ill*
mašiqárman 瘦 *thin, lean*
mašiqaqárman 很瘦 *very thin*
mará·muʔ 肥 *fat*
maʔú·raʔ 壞、不良、*bad, not good*
matá·taʔ 熱 *hot*
mantá·taʔ 熱 *hot*
mintá·taʔ 更熱了 *to become hotter*
pintá·taʔ 煑(菜) *to cook (food)*
makútnel 健狀 *young and strong*
mašímðaw 冷、寒 *cold (weather)*
matí·θiʔ 涼、冷 *cold (water)*
malúnʔduð 直 *straight*
ʔulúnʔduð 直走 *to go straight ahead*
maʔbá·rið 平、光滑 *smooth, even, level*
pakamʔbá·rið 放平 *to lay something flat, horizontally*
mjaʔbá·rið 並坐 *to sit side by side*
pakaʔba·riðú·wan 坐在一塊 *be seated together!*
tuŋkiwakí·war 彎曲 *crooked*
θá·ran tuŋkiwakí·war 路彎曲 *the road is crooked*
mapú·θun 荒蕪 *deserted, uncultivated (land)*
ʔišká·wan 髒 *dirty*
malámlam 快、利 *sharp*

ʔántu malámlam 不快 *not sharp*

mataríθtiθ 鈍、沒用 *dull, useless*

miŋqúrqur 朽爛 *rotten* (*wood*)

makúštur 厚 *thick*

maʔbá·ðaj 薄 *thin*

maqulí·juš 長 *long*

lújš 短 *short*

mahá·ran 寬 *wide*

máqtit 窄 *narrow*

maráʔin 大 *big*

pakaraʔinú·wan 讓他長大吧 *let him grow big*

laŋkinú·naj 小 *small*

laŋkiθú·θaj 小 *small*

muʔbalaʔbá·laj 對 *right* (*correct*)

makaripú·puʔ 圓 *round*

mapú·niš 滿 *full*

maʔdá·hun 甜 *sweet*

maqá·θʔbit 鹹 *salty*

maní·šir 酸 *sour*

maθí·ðaq 苦 *bitter*

maqánšuð 香 *fragment*

šáðkin 臭 *smells bad*, 參看 šmá·ðik 聞、嗅 *to smell.*

maká·mun 辣 *hot* (*taste*)

ʔišqá·laʔ 醉 *intoxicated*

qú·taš 白(髮) *white, grey* (*hair*)

qutá·šin 白髮者 *white haired*

minqutá·šin 變成白髮者 *one who has become white haired*

mjataðáʔbak 神經、瘋 *crazy*

mapá·nuʔ 懶 *lazy*

múqðaʔ 又、再 *again*

maθú·waw 很 *very*

jatú·naw 用力、使勁 *with force, hard*

3.10 動作、感覺 Movement, Body Sensations and Activities:

munáj 來 *to come*, 參看 ʔináj 這裏 *here*

já·min a tú·šaʔ munáj kina·qúwał 我們倆來玩 *we two come to play*

ʔunájwan ʔíhuʔ 你來！ *come!*

ʔamunáj já·ku θí·maq 我明天來 *I'll come to-morrow*

šináj já·ku tí·łaʔ 昨天我來了 *I came yesterday*

ʔunáj ta miłúŋquʔ 咱們來坐坐 *we come to sit*

ʔá·ni já·ku ʔamunáj 我不來 *I don't want to come*

ʔunáj hájaʔ 這裏來！ *come here!*

talina·náj 扔(給我)！ *throw it here* (<*throw it back here*(?))

punáj 放 *to put*

mutántuʔ 去 *to go away*

ʔutántuʔ 去！ *go away!*

tí·ła ʔíhu mutántuʔ 昨天你去了麼 *Did you go there yesterday?*

šitantúјða já·kuʔ 昨天我去了 *I did go yesterday*

ʔá·ni já·ku šitántuʔ 昨天我沒去 *I did not go yesterday*

ʔamutántu já·kuʔ θí·maq 我明天去 *I'll go to-morrow*

ʔá·ni já·ku ʔamutántuʔ 我不去 *I'll not go*

mutú·θiʔ 去 *to go away*, 參看 ʔitú·θiʔ 那裏 *there*

ʔamutú·θi maníjun 你們去啊？ *Will you go?*

ʔutú·θiʔ 去！ *go away!*

ʔutú·θi húјaʔ 去那裏！ *go there!*

muntú·θiʔ 從那裏來 *come from there*

(<*having gone there and back*)

minaqatú·θiʔ 從那裏來的 *came from there*

muθúj 去那裏 *to go over there*, 參看 ʔiθúj 那裏 *there*

mú·šaʔ 去 *to go*

já·min mú·šaʔ 我們去 *we are going*

ʔinqá·wan mú·šaʔ 別去！ *don't go!*

mutáwn 進(屋子) *to enter a house*

ʔutáwn miłúŋquʔ 進來坐 *come in and sit down!*

ʔití·ða mutáwn 回到家裏 *come back home*

márfað 飛 *to fly*

ʔántu márfað 不飛 *do not fly*

ʔá·ni ʔíta θáw márfað 咱們人不飛 *we people do not fly*

tí·łaʔ rúmfað márfað 昨天鳥兒飛 *yesterday the bird flew*

miłúŋquʔ 坐 *to sit*

ʔiłúŋqu ʔí·huʔ 你坐！ *sit!*

ʔutáwn miłúŋquʔ 進來坐！ *come in and sit down!*

miłí·łiʔ 站 *to stand*

ʔutáwn miłí·łiʔ 進來站 *come in and stand!*

ʔiłí·łiʔ 站着！ *stand!*

ʔá·ta ʔiłí·łiʔ 別站着！ *don't stand up!*

miniłi·łí·ða já·kuʔ 我已站起來了 *I have stood up*

ní·wan já·ku miniłí·łiʔ 我還沒有站起來 *I have not stood up yet*

pałałí·łiʔ 把他立起來！ *erect it!*

mušú·qiš 回轉 *to turn back*

mušú·qiš munáj 回來 *to come back*

tawšú·qiš 回轉 *to turn back*

ʔušuqišú·n 回轉！ *turn back!*

ʔiŋqájða ʔušú·qiš 不要回轉！ *don't turn back!*

m.:áwð 游泳 *to swim*

ʔi·hú·wan mráwð 你游水啊 *swim!*

minrawðí·ðaʔ 已游過了 *have already been swimming*

mármuð 扎猛子 *to dive*

munʔdaʔdá·n 走路 *to walk*

já·ku θújniʔ munʔdaʔdá·n 我現在走路 *I am now walking*

ʔá·ta ʔunʔdaʔdá·n 別走路！ *don't walk!*

minunʔdaʔdá·n já·kuʔ 我已走了路了 *I have walked already*

ʔunʔdaʔdaʔda·nú·n 走走！ *take a walk! let's take a walk!*

łumʔbá·haʔ 漂浮 *to float*

nú·ma θ ʔiðúj łumʔbá·haʔ 什麼在那裏漂着 *what is floating there?*

murúšruš 流 *to flow*

tawʔbúqʔbuq 跌倒 *to fall down*

mí·nu ʔí·hu tawʔbúqʔbuq 你爲什麼跌倒了 *why do you fall down?*

tinawʔbúqʔbuq 已經跌過了 *had already fallen down* (*up again down*)

maθá·θaq 落下 *to drop down, to fall*

minaθa·θaqí·ðaʔ 已落下來了 *already fallen down*

muntú·nuq 躺下 *to lie down*

ʔuntú·nuq 躺下！ *lie down!*

minuntu·nuqí·ðaʔ 已經睡下了 *have already lain down*

má·łuθ 睡 *to sleep*

qałuθí·ðaʔ 睡！ *sleep*

ʔá·ta qá·łuθ 別睡 *don't sleep!*

ʔá·ni já·ku má·łuθ 我不睡 *I don't sleep*

minałuθí·ða? 已經睡了 *have slept*
miła?áwra? 睡着了 *to fall asleep*
mitá·ła? 等候 *to wait*
?itałá·wan ?amaká·n 等他吃吧 *wait till he eats*
?ajnáj já·ku mitá·ła? 我要在這裏等 *I'll be here and wait*
já·ku ?ináj mitá·ła? 我在這裏等 *I am waiting here*
murí·?buš 打獵 (野猪、熊、羌等) *to hunt*, 參看 rí·?buš 樹林 *forest*
phá·laq 打鹿 *to hunt deer*
mapá·naq 打仗 *to fight*
pá·naq 射 *to shoot*
rúmpaš 滿溢 *to overflow*
qma·qú·tił 追 *to chase*
qa·qutíłu? 追！ *chase!*
qina·qú·tił 追了 *have chased*
múntal 跟隨 *to follow*
?úntal 跟着 *follow!*
minúntal 跟隨了 *having followed*
puntá·lin 讓他跟 *let him follow!*
puntatá·lin 讓他一直跟 *let him keep on following*
tumpáwri? 倒下來 *to tumble over*
ja?bíθkaw 大步走 *to walk with long steps*
?u?dáw?dawk 慢步走 *to walk slowly*
minpá·raw 跳舞、跳 *to dance, to jump*
mininpa·rawí·ða? 已跳舞了 *have danced*
šmájla? 做戲 *to have a ceremony dance*
páŋqa? 休息 *to rest*
paŋqá·wan kanú·wan tamá·ku? 休息吃烟吧！ *rest and smoke!*
má·θaj 死 *to die*
mina·θájða mí·nu múqða? miŋqá·štaš 死了爲什麼又活了 *it died, why does it come back to life again?*
maqá·štaš 活 *to live, be alive*
miŋqá·štaš 復活 *to come back to life*
ma?á·ra? 性交 *to copulate*
pištú?buk 撒尿 *to urinate*
małi?aðá·ðak 生小孩子 *to give birth to a child*
ní·ða tu minłi?aðá·ðak 沒有生過小孩子 *has never given birth to a child*
?á·ni já·ku t ?amałi?aðá·ðak 我不生小孩子 *I'll not give birth to a child*
min?dá·hip 幫助 *to help*
fuθí·kan 孵卵 *to hatch eggs*
puhú·?buk 生芽 *to grow buds*
mukhá·pan 開花 *to bloom*
púktu? (射)中 *to hit the mark*
?ántu púktu? 射不中 *did not hit the mark*
minšú·qup 長好了 *to become well*
pinšú·qup 治好 *to cure, to heal*
túmpur 長苗、發苗 *to grow new shoots (a tree)*
kma?á·naq 被彎樹枝打 *to be hit, such as by a bent twig*
kiłna·qúwał, kina·qúwał 玩 *to play*
mu?bú·hat 作工 *to work*
qmalá·wa? 做、建 *to make, to build*
má·ra? 取、拿來 *to take, to get*
já·ku má·ra? tamá·ku ?aká·nik 我拿烟來吃 *I take the tobacco and smoke*
?aráwan u·(<?í·hu) tamá·ku? 拿烟來 *bring the tobacco!*
?a·ráw 你拿來！ *bring it here!*
?ina·rájða já·ku? 我已經拿來了 *I have brought already*

mina·rájða ?jú·hu?(<?í·hu) 你拿了來了啊？ *you have brought it?*
łáj 給 *to give*
łáj θí·θu? 給他 *give to him*
?á·ni já·ku ?ałáj 我不給 *I'll not give*
?ántu ?ałá·jak (我)不給(你) *(I) will not give (you)*
?ałá·jak 自己給！ *give it yourself!*
?anáj 拿來 bring, 參看 ?ináj 這裏 *here*
?ananáj ?ariqáðak 拿來看 *bring it and see!*
qawrí·wa? 扔 *to throw*
qawrí·wan 扔！ *throw away!*
qawrí·wan łáj ?í·hu? 扔給你 *throw to you!*
qinawri·wájða 已扔掉了 *have already thrown away*
qmá·law 搶 *to rob, to take by force*
θmú·kuθ 推 *to push*
θú·kuθ 推！ *push!*
θminú·kuθ 推了 *have pushed*
jatú·naw θmú·kuθ 用力推 *to push with force*
pjú·tu? 放(在) *to put, to put on something*
pnjú·tu? 已放了 *have already put*
punáj 放置 *to put* (<*to cause it be here?*), 參看 ?ináj 這裏 *here*, munáj 來 *to come*
šmú·ruð 拉 *to pull*
jatú·naw šmú·ruð 用力拉 *to pull with force*
šú·ruð 拉！ *pull!*
?ašmú·ruð 要拉 *will pull, want to pull*
matá·qað 挑在肩上 *to carry on the shoulder things hanging from a pole*
má·pa? 背 *to carry on the back*
má·pa θ ?aðá·ðak 背小孩，*to carry a child on the back*
maŋqé·qe? 扛在肩上 *to carry on the shoulder*
ši·ná·wan 洗東西 *to wash (objects other than clothing)*
šini·na·waní·ða? 已經洗了 *have washed already*
fłúq 洗衣服 *to wash clothes*
finłuqí·ða? 已經洗了 *have washed already*
mí·lu? 洗身 *to wash the body, to bathe*
mini·lájða? 已經洗了 *have bathed*
?í·lu? 洗澡！ *take a bath!*
qájpłiq 打裂(竹子) *to crack (a bamboo) by pounding*
májpłiq (竹子)裂了 *cracked*
qinajpłiqí·ða? 已打裂了 *have cracked it*
tamáłtał 劈(柴) *to split (wood)*
táłtał ká·wi? 劈柴 *split the wood!*
tinałtałí·ða? 已經劈了 *have split already*
kmu·líqliq 撕 *to tear (cloth)*
?akmu·líqliq 要撕 *will tear*
kinu·liqliqí·ða? 已經撕了 *have torn*
qfá·tin 劈(竹篾)了！ *split (strips of bamboo)!*
qinfa·tí·ða? 已經劈了 *have split*
tumá·la? 砍柴 *to chop wood*
tina·lájða 已砍了 *have chopped*
kúnłit 切肉 *to cut meat*
kłíti? 切！ *cut the meat!*
já·ku ?amákłit 我要切 *I'll cut*
já·ku ?akúnłit 我要切 *I'll cut*
qmajtú·nu? 打、擊 *to hit, to be hitting*
qajtú·nu? 打！ *hit it!*
qinajtu·nújða? 已打了 *have hit already*

qmałpi·ðá·qi? 打嘴巴 to box (the ear)
maší·fuł 揉 to rub
ši·fú·łan 揉 rubbing
ši·fú·łi?í·hu? 你揉 rub
šini·fu·łaní·ða? 已經揉了 have rubbed
?ántu šini·fú·łak 沒揉 did not rub
?á·ni já·ku maší·fuł 我不揉 I do not rub
qmúθquθ 打結 to tie a knot
já·ku qmúθquθ 我打結呢 I am tying a knot
quθqú·θi? 打結！ tie a knot!
?á·ta quθqú·θi? 別打結 don't tie a knot!
qinúθquθ 已打結了 have tied already
?amaqúθquθ 要打結 will tie a knot
fú·tuł 繫、縛 to tie, to tie together, 參看 fú·tuł 弓 bow
fu·túłi? 縛起來！ tie together!
já·ku ?amafú·tuł 我要縛 I'll tie
finu·tułí·ða? 已縛起來了 have tied together
timí·tiš 擦、擦乾淨 to wipe
já·ku θ timí·tiš 我擦呢 I am wiping
tití·ši? 擦！ wipe!
titiší·wan 擦！ wipe!
páŋka tini·tišaní·ða? 棹子已擦了 the table has been wiped
tini·tiší·ða? 已擦了 have wiped
mutí·qu? 纏、包 to wrap, to wind around
šrá·k 解開 to untie
mínšrak 解開了 it is untied
maká·n 吃 to eat
maká·n ?á·fu? 吃飯 to eat rice
kiminá·n 吃過了 have eaten
kimina·ní·ða? 吃過了 have eaten
ká·nin 請吃！ please eat!
ká·n ?í·hu? 你吃！ eat!
kmá·n tamá·ku? 吸烟 to smoke
?itałá·wan ?amaká·n 等他吃 wait for him to eat!
paká·n ?á·tu? 餵狗 to feed the dog
pinaká·n ?á·tu? 已餵了狗了 have fed the dog
pinaka·naní·ða? 已餵過了 already fed
paŋqá·wan kanú·wan tamá·ku? 休息吃烟吧 rest and smoke!
ní·ða tu kmá·n 沒吃 have not eaten
ní·ða tu kmaká·n 沒吃過 have never eaten
kmú·ław 抓(癢) to scratch
kułá·win 抓！ scratch!
θújni kułá·win 現在抓癢呢 I am scratching now
kiminú·ław 已抓了 have scratched
kinú·ław 已抓了 have scratched
má·qa? kinu·łáwan 已被抓了 it has been scratched
makalúnhan 癢 itch
kmá·ri? 掘、挖 to dig
kina·rí·ða? 已掘了 have dug
kina·ri·janí·ða? 別人掘了 it has been dug
kiminá·ri? 已掘 have dug
mátaš 寫 to write
pátaš 寫！ write!
minátaš 已寫 have written
matátaš 老寫 to keep on writing
nú·ma patašá·nan ?í·hu? 你寫什麼 what are you writing?
patá·šan 書、賬 book, writing, account
pitpíti? 抓緊！ hold and squeeze! hold

tight!
pinítpit 已抓緊 held tight
míŋkmir 雙手擠 to squeeze with both hands
?íŋkmir 擠！ squeeze!
marúnθuð 揉 to press with the hand, to wring
minarúnθuð 已揉 have pressed with the hand
kmajpáqpaq 拍手 to clap the hands
kajpáqpaq 拍手！ clap the hands!
kiminajpáqpaq 已拍手了 have clapped
min?dámrið 擰衣服使乾 to wring (clothes) to make it dry, with two hands
?in?dámrið 擰 to wring!
?inin?dámrið 已擰了 have wrung
jatú·naw min?dámrið ?amá·qa? maqá·łiw 用力擰才能乾 wring it tightly before it can be dry
šmáqiš 縫 to sew
šáqiš u·(<?í·hu?) 你縫！ sew!
máp?an 補 to mend (clothes)
máp?an θ hú·luθ 補衣服 to mend clothes
pakašqú·tin 穿孔 to pierce through a hole
šmé·rik 札、刺 to pierce, to stab
šé·rik 刺！ pierce it!
šeríkin 刺！ pierce it!
?aše·ríkik ?í·hu? 要刺你 I'll stab you
θmákrið 捻繩子 to twist strings
matuqalimá·θað 紡線 to spin thread
tú·nun 織 to weave
θmá·lam 捻線 to spin thread
ma?bukθiwí·ða? 飽了 to be full (referring to eating)
pit?í·ja? 煑飯 to cook rice
pinit?ijájða? 煑好了 have cooked already
małá·łaθ 煑熟 to be cooked
mała·łaθí·ða θ panijá?an 菜已熟了 the food is cooked
pintá·ta? 煑菜 to cook (meat or vegetable)
pinintatájða? 煑好菜了 have cooked already
pišqáði? 燒水 to boil water
šuná·ra? 燒 to burn
já·ku θ pinašná·ra?我放火燒了 I burned it
šminarájða? 被燒了 It is burned
mjú·p 吹 to blow (with mouth)
jú·pi? 吹！ blow it!
?inju·paní·ða? 已被吹了 it has been blown at
θmá·puk, θmá·kup 捕魚 to catch fish (with hands)
θminá·puk, θiná·puk 已捕了魚了 have caught fish
puqá·faj 將飯放在籃中以便攜帶 to carry cooked rice in a basket
pinuqá·faj 已帶飯 have carried
mušqá·ðaš 嘗新 to taste the new crop
miqí·ła? 飲 to drink, 參看 qí·ła? 酒 wine
?iqí·ła ?í·hu? 喝！ drink!
?ajqí·łak 要喝 will drink
já·ku θ ?amiqí·ła? 我要喝 I'll drink
šmí·n?an 飲、喝 to drink
šmí·n?an θá·ðum 喝水 to drink water
ší·n?an ?í·hu? 你喝！ drink!
?á·ni já·ku ?amaší·n?an 我不喝 I'll not drink
ši·n?ának 自已喝 drink by one's self (?)
tunmá·ða? 聽見 to hear, to listen

ʔá·ni já·ku tunmá·ðaʔ 我沒聽見 *I did not hear*

tumá·ðak (自已) 聽！*listen!*

tuma·ðá·wan 聽！ *listen!*

ʔatunʔdúʔ 聽 *to listen*

ʔatúnʔdúʔ já·kuʔ 我要聽 *I'll listen*

mrí·qað 看、見 *to look, to see*

ʔananáj ʻariqáðak 拿來看 *bring it and see!*

ʔá·ni já·ku ʔam(a)rí·qað 我不看 *I'll not see*

minrí·qað u (<ʔí·hu) tí·łaʔ 你昨天見了他麼？ *did you see him yesterday?*

kaðá·šin 聽懂 *to understand*

ʔántu t kaðá·šin θ lalá·waʔ 聽不懂這話 *the language can't be understood*

mafá·ðaq 知道；會 *to know, to know how*

minafá·ðaq 曾經知道，現在又不知道了 *had known* (*no knowing now*)

qafá·ðaqin 無人不知！ *everybody knows!*

ʔántu mafá·ðaq 不會 *don't know how*

já·ku mafá·ðaq mátaš 我會寫 *I know how to write*

máwraʔ 不知道 *do not know*

ʔinʔawrá·n 忘記 *to forget*

ʔáta ʔinʔawrá·n 別忘記！ *don't forget!*

maŋtúktuʔ 想、悶想 *to think*

šúŋkaš 怕 *to be afraid*

minašúŋkaš 怕過，現在不怕了 *have been afraid* (*now no longer*)

maθá·lpuʔ 憂愁 *to worry; be sorry*

ʔišawá·ran 安心、平安 *at peace, not worrying*

ʔišawá·nan já·ku šnáw 我心安逸 *I am at peace in my mind, not worrying*

ʔúka t šawašá·wan θa šnáw maŋtúktuʔ 我心不安而悶想 *I am worried and think*

šnáw 心、呼吸 *mind; breath*

múšnaw 喜歡、愛 *to like, to love*

mákšnaw 呼吸 *to breath*

makšnášnaw 老呼吸 *to keep on breathing*

maθájða ʔukájða šnáw matí·θiʔ 死了，沒有氣了，冷了 (*he*) *died, stopped breathing and* (*the body*) *was cold*

makfí·nðiš 快呼吸 *to breathe rapidly*

makhálhal 喘 *to pant*

łuŋqáwšin 打噴嚏 *to sneeze*

ʔá·ta łqáwšin 別打噴嚏！ *don't sneeze!*

mú·taq 吐 *to vomit*

minu·taqí·ðaʔ 吐過了 *have vomitted*

šmá·ðik 嗅、聞 *to smell*

šminá·ðik 聞過了 *have smelt*

šá·ðik 聞！ *smell!*

šá·ðkin 臭 *it smells, has a bad odor*

maθaθá·waʔ 笑 *to laugh*

paθaθá·wa ʔí·huʔ 你笑 *you laugh!*

minaθaθá·waʔ 已笑了 *have laughed*

minší·raq 責罵 *to scold*

minširáqik 自責 *to scold one's self* (?)

maʔbúqnur 生氣、怒 *to be angry at*

mašaqá·ʔdaw 仰頭 *to raise the head*

muqrí·qað 睜眼 *to open the eyes*, 參看 mrí·qað 看 *to see*

mjamú·muʔ 閉眼 *to close the eyes*

θaʔbúj θ má·θaʔ 眨眼 *to wink*

tmá·naʔ 開(門) *to open* (*the door*)

tanáj θ pítaw 開門！ *open the door!*

tá·naʔ 開 *open!*

já·ku θ tmá·naʔ 我開門呢 *I am opening the door*

timiná·naʔ 已經開了 *have opened*

qʔdú·piʔ 關(門)！ *close* (*the door*)*!*

qʔdú·pi θ pítaw 關門！ *close the door!*

qinʔdu·pakí·ðaʔ 已關門了 *have closed the door* (*one's self*)

ú·m 關起來 *to close up, to imprison*

linu·mí·ðaʔ 已關起來 *have imprisoned*

ja·tuqlú·wan 蓋上 *cover up!*

qmašapí·qan 打扁了 *to flatten by pounding*

qumpí·łað 裂 *to crack*

qmé·rqer 咬 *to bite*

qerqé·riʔ 咬！ *bite!*

qerqé·ran ʔá·tuʔ 被狗咬 *bitten by a dog*

qminé·rqer 已咬了 *have bitten*

qminerqé·rqe 咬了麼 *has it bitten?*

maqaqú·jiš 唱 *to sing*

qú·jiš 歌 *song*

ʔá·ni já·ku ʔamaqaqú·jiš 我不唱 *I'll not sing*

paqaqú·jiš 唱！ *sing!*

minaqaqu·jiší·ðaʔ 已唱了 *have already sung*

maqú·jiš 嗓子好 *have a good voice, loud*

ʔúka maqú·jiš 嗓子不好 *the voice is bad*

šmiʔúθʔuθ 吸 *to suck in, to breathe in*

šminiʔúθʔuθ 已吸了 *have sucked in*

tumútuʔ 吃奶 *to feed on mother's breast*, 參看 tútuʔ 奶 *breast*

timinútuʔ 已吃奶了 *have fed already*

patutú·wan ʔáʔaʔ 餵小孩兒奶 *feed the child!*

małinú·naʔ 說話 *to talk, to speak*

pałinú·naʔ 說！ *speak!*

θmá·nit 哭 *to cry*

θá·nit 哭 *cry!*

θminá·nit 已哭了 *have cried*

paθá·nit 讓你哭 *let you cry*

θa·niθá·nit 老哭 *to keep on crying*

ʔá·ta paθa·nítiʔ 別讓他哭 *don't let him cry*

minaraʔbá·ðaʔ 小兒玩 *to play* (*referring to children*)

mafáłnaq 小兒鬧 *to be naughty* (*a child*)

šmú·pił 算、數 *to count, to calculate*

šú·pił 數！ *count!*

ʔará·(<ʔará-i) u (<ʔí·hu) patášan šu·piłú·wan 拿賬來算 *bring the account here and add it up*

šminú·pił 已數過了 *have counted*

kú·ðan 名字叫 *to be named*

kú·ðan ʔí·huʔ 你的名字叫什麼，*what is your name?*

kú·ðan mí·hu łá·nað 你的名字叫什麼？ *what is your name?*

3.11 位置 Locatives:

ʔiháʔðiš 遠 *far*

ʔiqúwał 近 *near*

tana·ʔájłiʔ 左 *left*

taná·ʔduʔ 右 *right*

fá·faw 上面 *up, top*

punáj fá·faw 拿來放在上面 *to bring and put on top*

pifá·faw páŋkaʔ 放在桌上 *to put on the*

table

ʔá·ni já·ku maná·faw 我不舉起來，我舉不起來 *I do not lift it up, I can't lift it up*

já·ku ní·wan maná·faw 我沒有舉起來 *I did not lift it up*

ʔaná·faw 舉起來！ *lift it up!*

ʔinaná·faw já·kuʔ 我已舉起來了 *I have lifted it up already*

ʔá·ta ʔaná·faw 別舉起來！ *don't lift it up!*

makitná·faw 舉高 *to be higher and higher*

pakaná·faw 斜立靠在牆 *to lean something up against the wall*

pakana·fá·wiʔ 倚起來！ *lean it up!*

katnafá·wiʔ 抬起來！ *lift it up (several persons)!*

manaθá·jaʔ 上坡 *up hill*

manaráwθ 下坡 *down hill*, 參看 ráwθ 入水口(地名) *place name*

makitqí·fat 橫走 *to move cross*

taŋqá·riw 平 *level*

mamfí·ðin 傾斜，斜坡 *sloping, slope*

ʔití·ja 有 *there is, to be*

ʔití·ja mí·hu tjámaʔ 你有店麼？ *Do you have a shop?*

3.12 地名 Place Names:

karjáwan 埔里

tariŋkú·wan 石印

θjuʔín 石印

ʔbaráwʔbaw 卜吉

ðí·ntun 日月潭

rúqruq 水門

táʔbuk 水社

lá·luʔ 光華島、珠仔山

pú·ðiʔ 土亭仔

ráwθ 竹湖、入水口

3.13 否定詞 Negatives:

ʔá·niʔ 不 *not*

ʔá·ni já·ku maná·faw 我不舉起來 *I don't lift it up*

ʔá·ni já·ku šitántuʔ 我沒去 *I did not go*

ʔántuʔ 不，不是 *not, be not*

ʔántu ʔałá·jak 不給，(我)不給 *(I) do not give*

ʔántu márfað 不飛 *it does not fly*

ʔántu malámlam 不利，不快 *not sharp*

ʔántu mafá·ðaq 不知，不會 *not know, not know how*

ʔá·taʔ 別 *don't*

ʔá·ta ʔiłí·łiʔ 別站起來 *don't stand up!*

ʔá·ta ʔaná·faw 別舉起來 *don't lift it up!*

ní·wan 還沒，沒 *not yet*

ní·wan já·ku miniłí·łiʔ 我還沒站起來 *I have not yet stood up*

já·ku ní·wan maná·faw 我沒舉起來 *I did not lift it up*

ní·ða 沒，不 *not*

ní·ða tu kmá·n 沒吃，不會吃(？) *did not eat*

ní·ða tu kmaká·n 沒吃過 *have not eaten*

ʔíŋqaʔ 不要，別，不必，*not necessary; don't please*

ʔiŋqájðaʔ 不要了！ *please don't*

ʔiŋqájða ʔušú·qiš 不要轉回來 *please don't turn back!*

ʔúkaʔ 不，沒有 *there is not; not*

ʔukájða 沒有了 *there is none*

ʔúka mará·muʔ 不肥 *not fat*

ʔúka maqú·jiš 不好聽，嗓子不好 *has not a good voice, does not sound good*

parší·jan 禁止 *it is forbidden, taboo*

4. 故事

4.1 從阿里山來的故事

minaqatú·θiʔ ʔariθán qma·qú·tił qnú·wan. nú·ma θa ʔá·tuʔ múntal murí·ʔbuš.
來自 阿里山 追趕 鹿 那麼 狗 隨着 打獵

nú·ma minpí·ða wa qá·liʔ puqá·faj já·min ʔá·fuʔ. šawnanájða pú·ðiʔ. nú·ma
那麼 有好幾 天 帶在籃子裏 我們的 飯 來到 土亭仔 那麼

mú·ša θa qnú·wan ʔúka θ rú·ða mutántuʔ. mjaði·θújða mríqað rú·θaw.
走 鹿 沒有 船 去 於是 看見 魚

maná·ša θ rú·θaw, maʔdúnʔdun.
許多 魚 很乖

"θá·puk ʔítaʔ! ka·nú·wan ʔí·huʔ! tá·taʔ qtá·ðam! maríq ʔí·hu tuqatuqaší·ðaʔ
捕魚 咱們 吃吧 你 一個 試 反正 你 很老

ʔapjakú·ðan ja ʔamá·θaj. qaðí·! maqí·taŋ qá·liʔ· kinájða ʔíta pintáwn."
無論如何 要死 看阿 好 天 就在這裡 咱們 居住下來

qmalá·wa θ táwn, latú·ša θ táwn. małiʔaðá·ðak łuŋpí·jaq, múqða tá·ta
建造 房子 兩所 房子 生孩子 双生 又 一

ʔbináwʔað małiʔaðá·ðak qutá·šin. miná·šaʔ, maθuwawí·ða miná·ša θa θáw.
婦人 生孩子 白髮的 變多了 很 多了 人

ʔitú·θiʔ tariŋkú·wan. ʔitú·θiʔ lá·luʔ maná·šaʔ. ʔitú·θiʔ pú·ðiʔ maná·šaʔ.
那裡 石印 那裡 珠仔山 多 那裡 土亭仔 多

nú·ma já·min pará·kað maráʔin kupaqí·tan. nú·ma maʔa·wakí·ðaʔ, nú·ma
那麼 我們的 茄苳樹 大 被斧砍 那麼 木中心相連 那麼

ʔántu muntú·nuq. nú·ma tu θí·maq mutántuʔ, múqða minšú·qup. minpí·ða wa
不 倒下來 那麼 次日 (他們)去 又 長好了 好幾

qá·li mjú·tuʔ, nú·ma jú·tuʔ má·łuθ, nú·ma matjá·šaq pjáðaj:
天 過了 那麼 去 睡 那麼 (他們)作夢 如此

"iá·ku ʔá·ni ʔamuntú·nuq ja ʔapá·qit. ja ʔapjaðájn łikłíkin ʔamuntú·nuq.
我(樹) 不 會倒下來 如果 以斧砍 如果 如是 被鋸 (我)要倒

ja tuqlú·wan θa kajtatúmtum, ʔá·ni já·ku ʔatúmpur." muntú·nuq.
如果 蓋 木桶、鼓 不 我 生長苗 (樹)倒了

maqułaqú·łaʔ θá·ðum mjaðáj θ tá·łum. nú·ma θa θáw šqárman. minʔúkaʔ.
紅紅的 水 像 血 那麼 人 瘦弱 變沒有了

譯文：

〔我們〕從阿里山那裡來追趕鹿。隨着狗打獵。好幾天都把我們的飯放在籃子裡頭帶着。來到了土亭仔。鹿走了，〔我們〕沒有船去。於是看見魚。魚很多，很馴。

"咱們捕魚吧！你吃吧！試一隻！反正你很老了，無論如何也得死。看阿！多好天氣！咱們就在這裡居住下來！"〔我們〕建造了房子，兩所房子。生了双生，又有一個婦人生了一個白頭髮的孩子。我們人多了，多得很了。在石印那裡，在珠仔山那裡，人很多，在土亭仔那裡人很多。

我們的大茄苳樹被人用斧砍了。可是木中心還連着，所以不倒下來。那麼〔他們〕次日又去，〔樹〕又長好了。過了好幾天〔他們〕去睡，做了這樣的一個夢：

"我〔樹自稱〕不會倒下來，如果要用斧砍。如果這樣被鋸，〔我〕就要倒了。如果用木桶蓋起〔我〕來，我就不生苗了。"〔樹〕倒了。紅紅的水像血一般。人就瘦弱了，變沒有了。

Translation:

We came from Alishan, chasing deer. Then we followed the dogs and hunted. Then for several days we brought our rice in the basket. We came to Pú·ðiʔ. Then the deer went away, and there was no boat (for us) to travel in. In that way we saw fish. The fish were numerous and tame.

"Let us catch fish! You eat one and try it. You are very old, anyhow you'll die. Look! What fine weather! Let us settle down here." We bui't houses, two houses. We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and another woman gave birth to a white-haired baby. The Thao people became numerous, very numerous. There at Tariŋkú·wan, there at Lá·luʔ, they were numerous. There at Pú·ðiʔ, they were numerous.

Then our big Ka-tan tree (Bischoffia javanicus, Linn.) was chopped with an axe (by the Chinese). Then the middle of the tree was still connected, and the tree wou d not fall down. Then the next day, they (i.e. Chinese) went there, and the tree grew well again. Quite a few days went by, then they went to sleep, and they dreamed thus:

"I (the tree) will not fall down, if you chop me with an axe. If you thus saw me, I will fall down. If you cover me up with a wooden bucket, I will not grow." The tree fall. The red sap was like blood. Then the Thao people became weak, and will be no more.

4.2 變鳥的故事

θí·θu wa ʔí·na θmá·lam kłíw. ʔaðá·ðak mapá·nuʔ, ʔántu minʔdá·hip θmá·lam.
他的 母親 捻 麻線 孩子 懶 不 幫助 捻線

ʔí·na θí·θuʔ minší·raq. θmá·nit. maθá·lpuʔ. muθúj fá·faw tá·fuq, má·ra
母親 他 罵 他哭 他愁悶 去那裡 上面 房頂 取

qatá·paj, punáj minpá·liʔ ta·lá·han qatá·paj. márfað makitná·faw. nú·ma
晒籭 放在(腋下) 變成翅膀 斬爲二 晒籭 飛 漸高 那麼

ʔí·na mjaðáj nú·ma mašaqá·ʔdaw mríqað ʔaðá·ðak. θmá·nit ʔí·na. nú·ma θa
母親 如此 那麼 仰頭 看 孩子 哭 母親 那麼

ʔaðá·ðak pištúʔbuʔ. nú·ma ʔí·na má·θaj.
孩子 撒尿 那麼 母親 死了

譯文：

他的母親捻麻線。小孩子很懶，不幫着捻麻線。母親罵他。他哭，愁悶。去房頂上面，取個晒籭，把斬爲兩半的晒籭放在〔腋下〕變成翅膀。他飛得愈來愈高。那麼母親就這樣，仰頭看小孩子。他母親哭。那麼那小孩子就撒尿。那麼他母親就死了。

Translation:

His mother was twisting thread. The child was lazy, and did not help to twist. The mother scolded him. He cried. He was sad. He went there on top of the roof, and took a flat basket, cut into two, and put the two pieces under the armpit and formed wings. He flew higher and higher. Then his mother was like that. She raised her head and looked at the child. The mother cried. Then the child urinated, and the mother died.

NOTES ON THAO LANGUAGE

(Summary)

LI FANG-KWEI,
CHEN CHI-LU and TANG MEI-CHÜ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material gathered by the authors from January 31 to February 4, 1956 at the Thao village on the edge of Sun Moon Lake.* For a brief eth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Thao people, see "Preliminary Report of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Thao of Jih Yüeh T'an (Sun Moon Lake), Taiwa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 6, November 1955. The study consists of 4 parts: 1. phonology, where brief statements are made about the phonem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2. morphology, where important prefixes, infixes, and suffixes are given and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3. vocabulary, where words according to 13 semantic groups are listed, and 4. two short texts. This paper is admittedly preliminary in nature, and it is hoped that more texts and grammatical material may be gathered in the future to make possible a complet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pecialists of the Indonesian languages, who may not be able to follow the text of this article in Chinese, the main material, i.e. vocabulary and texts, are translated into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o that they may fully utilize this material for comparison or other purposes.

* This field investig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the Language Society, both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authors wish to acknowledge gratefully this help.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再版後記

台灣居民，漢語系最多，南島語系次之。前清時代，稱南島語系居民爲番族，以其漢化程度之深淺分爲二群，漢化較深者稱平埔番、熟番、或化番，光復初期稱平埔族；漢代較淺者稱山番、生番、或野番，光復初期稱高山族。

日人據台初期，專家學者對此二群之調查研究尚無有所偏重，其後由於行政與政策的需要，台灣總督府設立舊慣調查會，調查研究之對象乃集中於漢化較淺之一群。舊慣調查會調查之族群爲阿美族（蕃族調查報告書作阿眉族），卑南族，泰雅族（包括蕃族調查報告書之紗績族和大么族），鄒族（蕃族調查報告書作曹族），布農族（蕃族調查報告書作武崙族），排灣族（蕃族調查報告書作排彎族），賽夏族（蕃族調查報告書作獅設族）等七個族群。

一九二八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設置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任敎授，移川與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進行台灣原住民（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雖然移川早一年在「日本地理大系」寫「台灣的土俗和人種」一文時曾指出台灣東北部和西部平地地區仍有十族群爲數約五、六萬人的平埔族人口居住著，但因大部分已失卻其固有風習和語言，故其調查亦只限於漢化較淺之一群，包括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和雅美等九個族群，這是台灣南島語族分類爲九族的起源。

邵族的居地在海拔七百餘公尺之日月潭畔，但由於與漢文化接觸較早而被列入於平埔族群，因此常被民族學者所忽略，迄未有詳盡之民族誌記錄和研究，其在民族分類學上之地位亦迄未確立，這是我們於民國四十四年在邵族間進行調查研究的原因。

調查工作結束後，我曾先寫成一份「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載於台大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除了簡報調查所得外，曾附帶提出幾點意見，現在再簡記如下：

（一）邵族爲一獨立族群——台灣現存南島語族群的分類，雖有七族、九族、八族之不同，但諸分類在意見上均大體類似，僅爲精粗之別而無何重要之差異；只是，對於邵族的地位，諸家的意見卻未能一致；有視其爲布農族的一支的，有視其爲阿里山鄒族的一支的，有視其爲一獨立單位的，亦有視其爲平埔族之一族的。作者等調查邵族的結果，以爲邵族在分類學上實以視爲一與台灣尚保有固有文化和語言的諸族（即泰雅、賽夏、鄒族、魯凱、排

灣、卑南、阿美、和雅美等九族）相等之獨立單位爲宜。在民族分類學上一個單位的成立，應注意到其居住地域、遷移分合沿革、語言、文化系統等諸方面的特徵。台灣南島語族群今日被分爲九個單位，即基於此。關於邵族是否應視爲一獨立單位，由於前此調查研究之忽略與疏漏，至今未能確定，但在一九一〇年鳥居龍藏即視之爲一與布農、鄒族等相等之一族，而最近馬淵東一從學史回顧台灣南島語系諸族之分類，亦以爲「伊能、粟野兩氏以之爲布農族之一部，其後，亦有視之爲鄒族之分派之說者，兩說之根據均薄弱，似以視爲一獨立單位爲宜」的看法。我們贊同鳥居和馬淵的意見，因爲我們調查邵族，看出下列諸端：(1)今日邵族雖分據日月潭卜吉社與其鄰近之大平林兩地，而中間地帶爲漢人所占居，但自其遷徙沿革，我們很清楚知道，今日分爲兩部落之邵族，均係出自同源，即大平林之邵族，亦原來居住在日月潭附近，而在後來纔遷移至頭社，而後又再自頭社遷徙至大平林的。所以卜吉社和大平林的邵族應視爲一個單位。他們在可考的範圍內，與布農族和鄒族未見有沿革系統上的關係。(2)邵族在語言文化上與布農和鄒族雖屬相似，但亦有其特徵，這些特徵且足以使其自別於兩族而獨立爲另一族群。在語言方面，我們由採集所得的語彙與其最相近之布農語作一比較，其間雖有部分相同者，但其彼此間之距離比布農族諸群間之距離爲大。蕃族調查報告書曾將之列表比較。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以邵語爲一單位。現在多數邵人能懂布農語，但這正和鄰近泰雅族居區的賽夏人能操泰雅語一樣，實爲頗自然的現象。(3)在社會組織方面，台灣中部諸族均以父系外婚氏族爲其文化特徵，但布農族者分三級，鄒族（與邵族相去最近的北鄒族或阿里山鄒族）者亦分三級，而邵族的氏族則僅一級。(4)在經濟生活上邵族和布農族鄒族顯然不同，由於與漢人接觸較久，水田之導入頗早。近年由於該地之開發爲遊覽區，其經濟生活之改變更爲快速。日月潭爲台灣山中名湖，邵族卜居潭畔，除農耕外，兼事漁獵。邵人之漁撈方法之進步，爲台灣山地諸族之不能比擬者。(5)日月潭邵族以杵歌聞名，但其原來僅爲一種宗教儀式。豐年祭的第一日，男人上山狩獵，女人則聚集於頭人家中作舂米儀式。此種儀式今日已商業化而爲招攬遊客手段之一，且爲其近鄰的布農族所倣效，但其原來，則僅爲邵族所特有。(6)邵族的宗教信仰今日已頗漢化，但其固有成份，依舊存在。每家戶之客室內側之左牆角所懸掛之祖靈籃，爲不見於他族之一文化特質。

以上僅舉其較明顯的幾個文化特質，其他與他族不同之處尚多。總之，視邵族與布農或鄒族有別而爲一個獨立族群，應甚妥當。

（二）邵族是高山族抑是平埔族？——過去研究台灣南島語系居民的學者，將他們分爲高山族和平埔族二群。由於時間和涵化的關係。這種分類法現在與事實已有若干距離。今日我們把邵族與花蓮市附近的阿美族，台東市附近的阿美族或卑南族，或新竹苗栗一帶的賽夏族比較，我們實在很難說何者爲平埔族，何者爲高山族，所以我們擬提出另一個歸類法，即把台灣南島語系居民（民國八十三年以後改稱台灣原住民）分爲「仍保有其固有文化和語言者」和「已失去其固有文化和語言者」二組。雖然這種分法亦不免在時間的洗練中失去其意義，但至少在現在是切合實際的。過去，邵族被學者所忽略，即在其既爲平埔族，又屬高山族的不明歸屬上。我們以爲台灣南島語系族群中仍保有其固有文化和語言者有十族，其關係如表所示：

漢化程度	淺◄	————	►深
祭團組織群	泰雅	賽夏	
父系組織群	布農・鄒族		邵族
母系組織群		阿美	卑南
階級組織群	魯凱・排灣		
漁團組織群	雅美		

上表是民國四十四年寫調查初步報告時所製作的，自四十四年到八十四年四十年間，各族的漢化程度已有若干改變，在表中的地位自亦應予移動，但此分類法還大體可用，遺憾的是尚未爲一般所採用。十幾年前，設立於日月潭附近的「九族文化村」，也只得將邵族附設於鄒族村中，所以在本報告再版的時候，我們擬再次提出：今日論台灣南島語系居民不應再分其爲高山族或平埔族，而應將邵族包括於尚保有其固有文化和語言群之中而爲十族。

著　者

1996年元月20日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南天, 1996 [民85]印刷
面； 公分
ISBN 957-638-350-1（精裝）

1. 邵族

536.294 85001322

台灣原住民系列 3
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
定價新台幣500元

一九五八年一月初版一刷發行
一九九六年五月初版二刷發行

著 者：陳奇祿 等
發行者：魏德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 362-0190 電傳Fax：(886-2) 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製版廠：上都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02) 305-3207 台北市西園路2段256號3樓
印刷廠：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02) 303-5871 台北市長泰街297巷14號

ISBN 957-638-350-1